

# 施 公 案

(清) 佚 名 著

卷 上

出版社

圣朝康熙年间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

扬州府江都县，姓施，名仕伦，御赐讳不全。为人清正，五行甚陋，系镶黄旗汉军籍贯。东四旗，在东城；西四旗，在西城；乃为八旗。鼓楼就是界限，即住鼓楼东罗锅巷内。他父世袭镇海侯爵位。

诗曰：

施公为官甚清廉，秉正无私不惧权；  
百张呈词一日审，不顺人情不爱钱。

## 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 猪鸟梦鸣冤

话说江都县，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。他的父母，被人所杀，头颅不见。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，去禀县主。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。走至堂上，深打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尊：“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！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。”说着，将呈词递上。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。

施公细阅。上写：

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。生父曾作翰



林，告老归家，广行善事，怜恤贫穷，并无苛刻待人之事。不意于某日夜间，生父母闭户安眠，至天晓，生往请安，父母俱不言语。生情急，踢开门户，见父母尸身俱在床上，两颗人头，并没踪影。生忝居学校，父母如此死法，何以身列胶庠？为此具呈，叩乞老父师大人恩准，速赐拿获凶手，庶生冤仇得雪。感戴无既。

施公看罢，不由点头，暗暗吃惊。想道，夤夜入院，非奸即盗。胡翰林夫妇年老被杀，而不窃去财物，且将人头拿去，其中情由，显系仇谋。此宗无题文章，令人如何做法？为难良久，说道：“本县即委捕衙四老爷前去验尸。你只管入殓，自有头续结断。”胡秀才闻听，只得含泪下堂，出衙回家，伺候验尸。

且说施公吩咐人去知会四衙，往胡宅验尸呈报。把呈词收入袖内，吩咐退堂。进内书房坐下，长随献茶毕，用过晚饭，把呈词取出，铺在案上翻阅。低头细想，踌躇此案难结。欠身伸手，在书架上拿过古书一部，放在桌上，要看个对此案节目，好断这没头之事。将《拍案称奇》从头至尾看完，又取过一部，系海瑞参拿严嵩的故事。不觉困倦，合上书本，伏于书案之上，矇□打盹。

梦中，看见外边墙头之下，有群黄雀儿，九只，点头摇尾，唧鬚喳喳，不住乱叫。施公一见，心中甚惊。又听见地上哼哼唧唧的猪叫，原来是油光儿的七个小猪儿，望着贤臣乱叫。施公梦中称奇，才要出去细看，那九只黄雀儿，噗蹙一齐飞下墙来，与地下七个小猪儿，点头乱哨。那七个小猪儿，站起身来，望着黄雀拱抓，口内哼哼乱叫。雀哨猪叫，偶然起了一阵怪风，把猪雀都裹了去了。施公梦中一声大



叫，说：“奇怪的事！”施安在旁边站立，见主人如此惊叫，不知何故，连忙叫：“老爷醒来，醒来！”

施公听言，抬头睁眼，沉吟多会。想梦中之事，说：“奇哉！怪哉！”就问施安这天有多久了。施安答道：“日色西斜了。”施公点头，又问：“刚才你可见些什么东西没有？”施安说：“并没见什么东西，倒有一阵风，刮过墙去。”施公闻听，心中犯想，这九只黄雀、七个小猪，奇怪！想来内有曲情。将书搁在架上，前思后想，一夜不宁。

直到天亮，净面整衣，吩咐传梆升堂。坐下拔签，叫快头英公然、张子仁上来。

二人走上堂来，跪下叩头。施公就将昨日梦见九只黄雀，七个小猪为题标写，说：“限你二人五日之期，将九黄、七猪拿来。如若迟延，重责不饶。”将签递与二人。二人跪爬半步，口称：“老爷容禀。小的们请个示来，这九黄、七猪，是两个人名，还是两个物件，现在何处？求老爷吩咐明白，小的们好去访拿。”施公闻听，说道：“无用奴才，连个九黄、七猪都不知道，还在本县面前应役么？分明要偷闲躲懒，安心抗差玩法！”吩咐：“给我拉下去！”两边发喊按倒，每人打了十五板。二人跪下叩头，复又讨示。尊声：“老爷，究竟吩咐明白，待小的们好去拿人。”

施公闻言，心中不由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！本县深知你二人久惯应役，极会搪塞。如敢再行罗嗦，定加重责！”二人闻听，万分无奈，站起退下，去访拿九黄、七猪而去。施公也随退堂。一连五天，假装有恙，并未升堂。

到了第六日，一早吩咐点鼓，升堂坐下，衙役人等伺候。只见一人走至公堂案旁边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“父师，门生胡登举父母被杀之冤，叩求父师明鉴。倘迟久不获，凶犯走脱难捉。且门生读书一场，岂不有愧？若门生另去投呈



申冤，老爷台那时休怨！”言罢一躬，将呈递上。施公带笑道：“贤契不必急躁。本县已经差人明捕暗访，查拿形迹可疑之人，审明自然替你申冤。”胡登举无奈，说道：“父台！速替门生申冤，感恩不尽！”施公说：“贤契请回，催呈留下。”胡登举打躬下堂，出衙回家。

且说施公坐上为难多会，方要提胡宅管家的审问，只见公差英公然、张子仁上堂，跪下回禀：“小的二人，并访不着九黄、七猪，求老爷宽限。”施公闻听，激恼成怒，喝叫左右拉下，每人重责十五大板。不容分说，只打的哀声不止，鲜血直流。打完，提裤，战战兢兢，跪在尘埃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叩讨明示，以便好去捉人。”施公闻言无奈，硬着心肠说道：“再宽你们三日限期，如再拿不住凶犯，定行处死！”二差闻听，筛糠打战，只是磕头，如鸡食碎米一般。施公又说：“你们不必多说，快快去缉访要紧。”施公想二役两次受刑，亦觉心中不忍，退堂进内，可怜二人还在下面叩头，大叫：“老爷，可怜小的们性命罢！”言毕，又是咕咚咚的叩头。

县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，见二人这样，个个兔死狐悲，叹惜不止，一齐说：“罢呀！起来罢！老爷进内去了咧，还哀告哪个！”二人闻听，抬头不见老爷，忍气站起，腿带棒伤，身形晃乱。旁边上来了四个人，用手搀架下堂。

且说施公退堂，书房坐下。心中想，昨日梦得奇怪：黄雀、小猪，我即以九黄、七猪为凶人之名，出票差人。无凭无据，真难察访，不得已，两次当堂责打差役，倘不能获住，去官罢职，甚属小事；怨声载道，而遗臭万年。前思后想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转又欢悦，如此这般方好。随叫施安，说道：“我要私访。”施安听得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如要私访，想当初扮作老道，熊宅私访，危及性命，幸



亏内里有人护救。而今再去，内外人役，谁不认得？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不必多言，你快去，就把你破烂衣服取来，待我换上。”施安不敢违拗，只得答应。出书房，到自己屋内，将破烂衣服搬出，送至老爷房内。

且说施公将衣换上，拿钱数百，带在身上，以为盘费之用。施公自到任，没带家眷，只跟来施安一人，衙内并无多人，还有两名厨子。施公吩咐端饭，用毕，趁着天黑，好出衙门，以便办事。嘱咐施安小心看守，施安答应，随将主人悄悄送出，又对看门皂隶说道：“老爷今日出去私访，不许高声，快快开门。”施公迈步出门，一瘸一点而去。

施公正走中间，只见茶坊之内，一些人在灯下坐定吃茶。正往里面钻，走堂的见衣服破烂，不像个吃茶的客人，就出言不逊。施公闻听，心下不悦，后又叹息，既然私访，任说什么话，只装不闻，叫：“走堂的，快拿茶来，要用香片，快些泡来。无论什么点心，只管拿来，吃完照数给你们钱钞。”走堂的闻言，就不敢怠慢，随即送上茶来，并杂样点心。施公坐着吃茶，侧耳听那些人言言语语。内中一人道：“咱们这县里，老爷清正。自到任来，诸事廉敏，体惜民情，一方福星，真可谓青天！”众人说完，大家走散。

施公一见，欠身将茶钱会清出店。夜深路上人稀，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陡起，细雨濛濛，甚为焦急，又觉身疼，忽然想起：“我何不到城隍庙里去避雨投宿？”随即迈步前行，一瘸一点来至庙前。瞧一瞧，四顾无人，庙门紧闭。那雨密密而下，不由沉吟叹气，没奈何且在山门之下容身。可喜雨止云散，一轮月光。地湿难行。樵楼已交三鼓，只觉身上寒冷，实在满目凄凉。贤臣只为民情，绝无反悔之处，只知为官与民除害，诚谓事君能致身，快乐而无怨怼。只愁胡宅人命，如何访出真犯，如何结案。耳内忽听交了五鼓，看看黎



明，一夜未眠，渐至天亮。只有往来行人，连忙起身，下了台阶，一瘸一点，向街上走，且把这顶破帽子按了个齐眉，纵然撞着熟人，把头一低而过。留神细访那土豪恶棍，以及那杀人凶犯。

看看时交巳刻，肚内饥饿。见有个饭店，要进去吃饭，迈步前走。哪知掌柜的一见施公相似乞丐，浑身破绽，面目漆黑，一声大喝：“那穷人不要进来！”施公闻听，煞住脚步，带笑回答，叫声掌柜的：“不必口出恶言，我原是照顾你的，并非讨饭之人。我如今会了钱，然后吃东西，何如？”说罢，将钱掏出交与掌柜的，这才端出东西来。施公一边吃，一边暗叹，正嗟世情之薄。往外观看，见一个半老妇人，走到店前，又哭又喊。年纪三十三四，披头散发，脸上青紫，怀抱小儿，两眼流泪，口内数数落落，道：“奴家现有千般怨恨，这段冤枉，活活屈死人了！欲去告状，偏偏的县主又病，衙门人拦住。我这屈情，挨到几时才申？听说县老爷官清似水，谁知竟不坐堂了。未知病系真假。若是假病躲懒，有负皇恩，不理民词，枉为民之父母！明早我还去告，击鼓鸣冤，如再要不管，我就一头撞死！”说完，又哭又骂。后面围绕许多人看。施公听见，暗说道：“好叫人不解！一个妇人，他竟敢毁骂官府。但不知所为何情，待我出店跟他去，自得其详。”

且说奉差访拿九黄、七猪二役，回到家中，饮酒商量，九黄、七猪的事情，竟无法访缉。张子仁说：“英兄，咱俩歇一夜，明日装扮乞丐，再于城里关外，日夜巡访。不怕为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”公然闻言，点头道：“既办公事，要自己竭力。”二人酒饭都已吃完，安息一宿。次早起来，即忙改扮停当，同出门去，要访九黄、七猪的消息。子仁说：“英兄，咱两个日期都忘了，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，往年江



都县里，关外观音院寺，我见办会的不少。咱二人现未访着凶犯，何不到北关外莲花院庙中走走？”英公然答应：“使得。”二人一同迈步，直扑庙而来。登时到了门首，看了看，清门净户，并不办会。二人立了一会，打庙中角门内，走出两个小沙弥来。留心细看，但见大些的有十五、六岁，小些的有十一、二岁，个个生得唇红齿白，即如小女孩一样。一个手拿条帚，一个手拿簸箕，嬉嬉笑笑，走至山门以外。二差看见，忙忙让开。两小和尚抬头看见二人，身上褴褛，点头叹惜道：“你等可来不着了！往年间，我们这座庙里，必做盂兰盆会，二位穷大哥，要吃点子斋饭，是容易的。今年不能了，现在我们庙内来些人，倒像闹丧的，因此不办了。没的说，你哥儿们既来，也无空回之理。如肯替我们打扫打扫，我自然与你饭吃。”二差听说，一个来接条帚，一个来接簸箕，一面扫地，一面同沙弥讲话，说道：“二位小师父，几时做和尚的，老师父叫何名字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我本是良家子弟，因从小多病，无奈做了和尚。起早睡晚，烧香、扫地、念经。我师父真厉害，他的法号，人称‘九黄僧人’。”小沙弥说的无心之话，两公差闻听，不由心内一动。英公然向子仁挤挤眼：“九黄”二字对了！又见一人从外挑了担菜蔬，往庙里送去，还有鸡鸭鱼肉。公然看见，要套访真情，叫声：“二位小师父，我今斗胆，借问一声。依我想来，此乃善地，不知用此荤物何故？既不办会，或是请客么？”小沙弥见问，就望着大沙弥连忙扭嘴。小沙弥方交十二岁，哪知好歹，先就嘴快说：“穷大哥，听我细细讲来，千万外面勿要告诉别人！我家师，真真厉害，手使单刀，有飞檐走壁之能，结交天下英雄、江湖弟兄。今日做东请客，故买鸡肉。还有一言，我们庙内，缺少烧火之人。二位愿意，岂不是好？”二差闻听此言，正中机关。子仁带笑，又问：“令师



想来现在庙中，我们进去见见，如其果能用我二人，深感大情。”沙弥见问，又低声说道：“若问家师，今日早晨进城，未回庙中。因城里尼姑庵，七月十五办会，请客演戏，夜晚还放烟火。那女尼，是我家师的干妹子，年纪二十几岁，生得美色。家师与他买的庙宇，传授他些武艺，跨马抡刀，件件皆能。法名叫‘七珠姑姑’，远近皆知。”大沙弥在旁听见，大喝一声，骂道：“你又混学舌！前者师父打谁来？又说瞎话，叫师父知道，把筋还打断了你的！”正说间，忽从内里走出一人。这凶眉恶眼、粗壮高大之人，一声大叫：“大沙弥，后面的哥儿们叫你！”大沙弥答应，即忙跑进去了。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回 暗探人头案 公差得消息

且说公然，见天色将晚，叫子仁别等吃斋，既得真信，快快回衙。子仁答应：“一齐出寺，进城禀报，好结此案销签，也算咱俩头一大功。”说着，满心欢喜。

且说施公，从饭店出来，跟随那妇人，窃听哭诉告状缘故，竟白跟了一回，不得明白。见天色尚早，不便回衙，“何不出城访访，等天黑回衙”，想过，迈步出了城门。可巧正遇二差，欣然而来。施公远远望见二差，也是乞丐打扮，不由赞叹，“我且躲避，任他过去。”不意早被二人望见，随后跟来。施公进庙，公差紧行，也进了神堂。施公坐在台阶。二人看一看无人，抢步下跪，叫声老爷：“小的等奉差，访拿九黄、七猪，今在莲花院内访明，恶僧九黄与七珠，乃是干兄妹，系苏州人，先奸后拐到此。”施公闻听，忧化为喜。又问：“因何名叫九黄、七猪？”二差说：“他徒弟曾对小的说过：因他师父背后有黄豆大的九个猴子，故名九黄；尼姑因胸前七个黑痣子，故名七珠。恶僧庙内，还有盗寇十二名，无所不为。”从头一一禀明。

施公闻听，沉吟良久，道：“天色不早，你二人随我进城。天黑到十字横街，瞧瞧凶僧淫尼的举动。”言罢，站起。二差搀扶施公前往进城。看见那军民人等，闹闹吵吵，听那



些人议论纷纷：也有说“县主比前任好”的；也有说“耳软衙役”的；也有说“私访爱百姓”的；也有说“真真清廉”的。正中间一人，喊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们住口，莫要乱道，仔细县衙人听见，你可吃不了的包子！”施公在人群之内，窃听闲话，为的是公案不结。抬头只见一片灯光，人语喧哗，又听挤挤嚷嚷说：“到了！到了。”

施公站在众人之中，观见这法台上——正对观音庵门，搭着一座高台，台上结彩悬花，纱灯挂满。正面设着法座。座上有一个和尚，浓眉大眼，满脸横肉；头戴佛冠，身搭红衣。口喧佛号，手叠佛印，混捏酸款。两边还有众僧陪坐。细看，非尽男僧，还有女僧一旁接音，年纪都在三十上下。因七月佳节，天气还热，个个光头无帽，肩搭偏衫。虽说接音，其中一人，杏眼含春，与凶僧眉来眼去，喜笑颜开，还不住的往台下东张西望，卖弄轻狂。施公看罢，又往台下瞧，正中设摆高桌，两旁板凳。数了一数，一边九个尼姑，两边共十八位。各穿法衣，都是光着脑袋，接打各样法器，年纪都在二十上下，个个风骚，人人袅娜。虽无脂粉，俱是齿白唇红，面似桃花。虽然俱着法器，口念佛语，也是南瞧北看，芙蓉满面，并无一点道心。贤臣看罢，暗暗点头：“怪不得搅乱江都，原来如此！这正位上坐者，必是九黄；但众尼之中，未知哪是七珠？”细看桌子上首，有敲钟磬的一个女僧，比别的女僧，更有风采，更生美貌。施公看后，暗说：“难怪招惹僧俗乱心！”听得法器连打三阵，天有二更时分，施食放完，许多军民四散。施公同着二差，说：“这九黄、七珠的原故，我全知晓。你二人明日先不用进衙门，还到莲花院中，千万小心，引诱小和尚，套问真情，把那十二名盗寇的根由，访了来，回衙定计，以便获拿。”二役答应“晓得”，施公趁天黑回衙。



施安迎接施公进房，净面更衣。酒饭用罢，上床安息一宿。至次早起来，净面，吩咐点鼓升堂。贤臣坐了大堂，众役排班。施公伸手拔签二枝，向下叫王仁、徐茂。二人答应，即上前跪下。施公说：“你俩速去十字街观音庵，把尼姑七珠请来，本县要办吉祥道场；再到城外莲花院，把九黄和尚请来，本县要僧尼对坛。”二人答应，站起下堂而去。又往下吩咐去请振守府，又派那些马步三班人等预备。

且说去请九黄、七珠的徐茂、王仁二人，会在一处同行，彼此闲谈县主之事，不觉来到观音庵前，一同迈步进庵。那七珠淫尼，正在禅堂内，心中思想九黄和尚情浓，忽听院内走的脚步响动，心下惊疑，腹内说，什么人呢，一定是施主送香灯来。想罢，慢吐娇声，叫“小尼哪里？”答应“来了”，小尼跑入禅房，满面笑迎，口称：“师父，不知呼唤弟子，有何吩咐？”淫尼见问，说：“你快去看看，是谁在那里走的脚步响？”小尼闻言，忙忙跑出，一见二人，就问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，怎么往里硬闯？我们这是女僧所在，岂可轻易进来么！”二差闻听小尼之言，心中不悦，没好气的回说：“不必如此！我们是熟人。”小尼噗哧一笑，说：“熟人？我怎么没见过呢，你们可倒是谁？”二差闻听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县衙里头儿。你快去告诉令师，我们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七珠姑姑，立刻进衙，去办吉祥道场。”小尼一听，故意取笑说：“噯哟，原来是衙役老爷么，略等一等，我回明家师，回头再请爷进去。”言罢，转身进禅房，将公差之言说了一遍。七珠闻听，心中不解，说：“县主请我办事？”细想，施不全与我并无往来。闻近日众家寨主们，闹的不像，人命案甚多，莫非有什么知觉？若不去，他是一县之主，居他治下；若去，又恐不便。沉吟一会，偶生一计，说，有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允他？遂叫小尼：“请他们来见我。”小



尼答应，出去把二差引入禅房。

七珠偷眼一看，两差人不过是缨帽袍套，拐古啷当的打扮，雁儿孤的相貌。七珠心烦，无奈口尊：“上差，到此何干？小尼献茶。”二人一见，浑身软麻，神飘魂荡，意马难拴。人人说七珠美貌，今见方知话不虚传。淫尼与二差问了姓名。二差便说：“我二人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你到衙办吉祥道场。须得尊驾亲自跟我们同去方好。”说罢，忪怔怔的歪着脖子，目不转睛，瞅着尼姑。七珠一见，暗骂二役皮脸可恶，如不是王法之地，立刻给你个狗头落地。今施不全叫人来请，有些吉凶难定。我想城内人命极多，或有动静消息，亦未可知；倘无动静，不去，又是不便。沉吟一会，“管他什么，少不得要去走走。就有变动，料着外有九黄哥哥，众家寨主；自己又能飞檐走壁，马上双刀，何足惧哉！恼一恼马践江都，杀他个魂胆飞裂！就见他何妨！”想罢，假意带笑，叫声：“上差，不知单叫我进县，果还叫的有别人？”徐茂说：“还请北关莲花院的九黄师父。咱们就走罢，我家恩主立候着哩！”七珠带笑说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更换衣服，一同进衙。”二差听说就走，心中欢喜，说：“使得。”

且说七珠转身入内，登时换了一套新衣帽出来。二差鼻子里，只是闻着阵阵兰香。留神一看，真真可爱，一言难尽，把他两个痒痒难熬，口内不住的赞叹，说道：“七老爷快走！”七珠出了禅房，叫小尼快来关门。小尼说：“来了。”淫尼在前，公差跟着在后，一同出庵。

且说徐茂相伴七珠进衙，叫王仁出城去请九黄和尚。王仁答应而去，不敢怠慢。出了北关，无心看那庙外之景，忙进角门，正往里走，抬头看见公然、子仁，倒唬一跳。他两个打扮乞丐的形相，在那里打扫山门后庭。王仁心下纳闷，方要上前说话，只见公然忙把手摆，子仁摇头抛眼。他二人



恐有旁人识破了机关，走漏消息。王仁心灵透，连连点头，往外而行。窃喜庙内无人瞧见。三人先后出了庙，走到僻静所在，各叙各人之事。王仁说：“奉差来寺，特请九黄进县。”公然、子仁听说，心下吃惊，叫声：“老弟，快些回去！你想请他，万万不能。”王仁道：“还求二兄指教，小弟如何行法才好？”公然说：“贤弟，这凶僧甚是厉害，单刀双拐，半空能行，过墙越房，如走平地。现今聚了许多强寇，个个武艺纯熟，万夫之勇。”王仁听完公然之言，不由噗哧笑了一声，叫声：“英哥，休要担惊！俺在六扇门里走动，若要没些本领，小弟如何敢在公门应役。今日务要将九黄恶僧请去。”又说：“只须如此这般，管叫他应允，二兄但请放心。”说罢，张、英二差站起，先进庙去。

王仁略迟一会，迈步进庙，走至院中，一声大叫：“庙里有人么？”庙中走出僧人，一见王仁就问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，是做什么的？”王仁道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僧人带笑说：“你好像衙门中公差么？请入内堂吃茶！”王仁跟僧人走入云堂，让坐，敬茶已毕。王仁说：“我无事不来，今领县主之命，立刻请你九黄师父进县，去办吉祥道场。”僧人闻听，带笑说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禀明了当家的，就来请你们去见。”说罢，迈步穿门，走入密室。九黄和尚，正同十二个响马饮酒作乐，忽抬头看见小僧，说：“你不在外面照看门户，为何进来？”小僧就将王仁之言，告诉九黄。九黄心中不悦，带怒道：“你去告诉他，就说我少时出去见他。”小僧答应，出了密室，来见王仁说：“我师父就来。”

且说凶僧听得公差来请他，望着众寇说道：“列位寨主，依我想来，施不全差人来请，不知是好意、歹意。咱们倒要商议商议，方保无事。耳闻他诡计多端，狐迷假道。若进衙，恐其不便。”众寇见问，一齐说道：“虽说是咱们所行之



事甚大，而料天大胆之人，不敢惊动于咱。江都县文武官员，何惧之有？若有风吹草动，战马撒欢，杀他个江都县天昏地暗！九哥千万别要怯胆。请你，你就去，见他何妨？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。既设坛场，你就念经。自今来往走动，与咱交好，又怕何人？我们在庙打听动静，九哥又能走壁飞檐，果有不测，弟兄都住这里，一同努力上前，杀官劫库，把人斩尽，闯城骗海，高山啸聚，官兵无可奈何！”凶僧一听，心中大悦，道：“众位言之有理。你们在此，我到前面，见他有何言语。若是礼貌恭敬，我就应允；倘是混充上差，一怒将他杀了。”说罢，凶僧站起，一溜邪歪出来，狂言大话：“何人请我念经？九老爷不爱钱的。”王仁看见九黄凶恶，暗道，倒应了他二人之话，自应小心，便问小僧：“这就是你当家的师父么？”小僧说：“正是。”王仁恼在心里，忙移步至凶僧面前。见九黄闭目合眼，酒气喷人。王仁心最灵透，走至九黄身旁，带笑道：“大师父好呵！”九黄虽醉，心里明白，听公差问好，把醉眼一睁，答道：“我好！你好么？”王仁肚里暗骂，好个撒野秃驴，令人可恼！又暗想，且住！我来求他，少不得要下些气儿。无奈何，答道：“重承九老爷一问，何以克当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# 第三回 王仁请九黄 守府进县署

且说凶僧，歪邪两眼，说：“你，就是县衙里公差么？”王仁答应：“我就是。特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九老爷的法驾，进衙去办吉祥道场。故此小的才到宝刹惊动。”凶僧闻听，心中不悦，叫声朋友：“你可了不得了！你瞧不起人。我银钱广有，也不等念经的钱用。你自回去说与你老爷，我不去。”王仁闻听，心中着忙：不去如何是好？不如再与他些软话，再看如何。忽听凶僧复又冷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江都县界内，除九老爷一人，难道众和尚都死净了？莫说施不全请我不去，不是九老爷说句大话，就是万岁爷宣我，我不去，也不过平常的事情。”王仁闻听，连忙强笑，打了一躬，尊声：“九老爷，不要生气。你老人家不去，小的就该倒运了，如何回复县主之命？九老爷要不发点善心，小的回去，县主要将我活活打死了！九老爷是佛门弟子，无处不行慈悲，哪不是行好呢？我的九老爷，没的说，只当可怜我王仁当下役的苦处，万万相求，开一线之路，求九老爷的法驾一动，我小的就得了命了。”凶僧坐在椅子上边，正自生气，耳内只听得九老爷长，九老爷短，叫的振心，不由心眼儿里噗哧一笑，骂声：“鬼嘴的猴儿头！呕的你九老爷也没了法儿了。也罢！你九老爷要不可怜你，就苦了你了。”王仁一



听凶僧应允，喜之不尽，连连打躬，说：“真是救命了！谢过九老爷，少不得就劳法驾起身。小的还有一个伙计，先请横街观音庵的一位七珠尼僧，进县共办道场，前已去了。咱们赶上，一同进县。县主一见齐到，岂不甚好！”凶僧听的明白，心中大悦，肚内暗转，我当只请我一人，谁知还有七珠妹妹。若知请他，我早应允，大料去也无妨。施不全若是诚心请我，没有什么歹意，大家平安。心方想罢，说：“上差少等，就去。”迈步出禅堂，往后而行。众寇笑脸相迎，问明原由，俱各敬酒已毕。凶僧进房，换上美色衣服，暗带防身兵器，辞别从寇，往外而来。叫道：“上差！咱俩同走。”王仁答应，出庙进城。

且说施公，暗自忖度擒九黄、七珠之计。下役上来，跪回：“本城守府振大老爷，衙前下马。祈老爷定夺。”施公闻听，坐上摆手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贤臣忙出公座，下大堂迎接。迎着，二位老爷手拉手，说着满州语。旋公问守府：“阿哥好么？”振公回答：“好！”施公见堂上人多，不便言讲心事，吩咐：“尔等不必散去，本县与振老爷说话，回来办事。”众役答应，伺候。

且说施公同守府进二堂坐下。长随献茶，吃毕。施公见左右无人，说道：“今日特请驾临，烦鼎力相帮：只因几件人命盗案。今有凶僧、淫尼，与群寇作乱，许多人命案件未结。现发人去请九黄、七珠到县，假说作吉祥道场为由，拿他二人。除非如此这般，求老哥相帮，大事可定。”守府闻听，答道：“自当协力捉拿。小弟暂且告辞回衙，好暗派兵丁，早作预备。”施公送出守府而去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回 观音庵访尼 白水獭告状

且说施公升座，忽见一物，从公案下爬出，站起望着贤臣拱爪儿，口中乱叫。众役一见，上前就要赶打。施公见此物来得奇怪，喝住衙役别打。细看，原来一个白水獭。贤臣口内称奇，莫非此物也来告状？想罢，高声下叫：“白水獭，你果有冤屈，点点头儿。引着公差去拿恶人。不懂我话，要来胡闹，立即把筋打断！”施公言罢，往下观看。众役闻听，也为留神，见水獭拱爪点头。这是怨鬼跟随，附着畜类身形，横骨揼噪，不能言语，口中乱叫，内带悲音。故此施公坐上说：“大为怪事！”就知其中必有冤情，伸手抽签，往两边叫该值公差：“你们领签，快跟这水獭去。不许赶打，任着他走，或是见什么形迹，立刻锁拿，带进衙门。若有徇私粗心之处，本县查出，处死！”青衣答应，上来接签，至水獭前叫道：“领我快走。”公差言犹未尽，那物爬起来，往堂下就走。公差跟定白水獭，出衙而去。

施公又惊又喜：惊的是有头无尾，难以判断；喜的是畜牲竟通人性。堂上那些三班六房，人人称奇。忽抬头，只见头门外跑进两个人来，扭在一处，你嚷他揪，扯的这个脸上青紫，那个衣服撕破衣衿。个个布衣，容貌平常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。来到公堂，一齐跪下，满口乱嚷。施公喝住：



“你等无知，既来告状，何用吵嚷，慢慢说来。再要无礼，本县立刻用刑！”二人闻言，不敢高声。这个口尊：“老爷，小人姓朱，名有信，祖居江都人氏。自幼攻书，颇知义礼，我现在小本贸易度日。只因前赴码头起货，路过钱铺，换银九两八钱，整整四块。掌柜的用秤子称了。偏有小的母舅经过，慌忙放下银子，去迎母舅。相叙罢时，再来问银，他不承认。昧银拐赖，因此告状。求老爷判明。”诉罢，叩头碰地。施公问那一人：“你是开钱铺的么？”那人见问，叩头禀道：“小人姓刘，名永。本系徐州人氏，带领家口，来此江都，钱铺生理。开了已十余年，老少无欺。朱有信来，并未见他银子什样儿的，明明讹诈，撕破我衣衫。旁人来劝，破口大骂，平白向我要银四块——九两八钱银子。小的往日，并没会过，不知他是哪里人氏。叩求老爷公断。若不与民人作主，只恐趁了刁人之心了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回 县主判断曲直 民妇言讲道理

话说刘永，诉罢叩首，屈的他二目垂泪。施公闻听，沉吟良久，想这江都民刁，颇能撒赖。此事无凭无据，怎得问明？再三踌躇，主意拿定，带笑叫声朱有信：“本县问你，世界上银钱最为要紧，你自不小心，失落银两，先有罪过，还来告状？”那人气的满口大叫。施公故意动怒，断喝：“下去，少时再问！”朱有信诺诺而退。

施公叫声刘永：“本县问你，果真没有见他的银子么？”刘永说：“小人实未见朱有信的银子。如若昧心，岂无个天理？”施公点头，说：“你既没有见他银子，也就罢了。本县如今吩咐你，你要不遵，立刻重处。”施公说：“你近前来听着。”刘永站起，走至公案旁边，才要下跪，施公摆手，他即站在一旁。施公提起朱笔，说：“刘永，伸手过来！”刘永伸手在公案。施公写了“银子”二字，把笔放下，带笑吩咐说：“刘永听真：你去面向外，跪在月台之上，不许东张西望，只瞅着手中‘银子’二字。如若擦去一点，立刻叫你将银赔出，还要重责！”刘永答应，不敢不遵，心中含怒，走至月台跪下，只瞅着手中“银子”二字。施公又叫衙役上来，近前附耳低言，如此这般，疾去快来。

衙役答应出衙去后，施公又见打角门进来一个妇人，披



头散发，脸上青肿，脚步忙乱，年纪约有五旬，喊叫冤枉。他口称“青天救命”，气的疯颠颠，跑至公案前跪倒，数数落落，悲声凄惨。施公叫声：“那妇人有什么冤情，款款诉来，本县与你公断。”那妇人见问，停悲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妇人告夫主万恶！”施公一听，大怒道：“放刁胡言！自古至今，妻告夫，先有罪过。律有明条，难以容恕。你快把告夫情由说来，我立刻拿到对词。”那妇人口尊：“老爷！小妇人丈夫，名董六，嫖赌不规。求老爷差人拿来，当堂对词，就知小妇人的冤枉。”施公听罢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下去等候。”那妇人答应，下堂伺候。施公即出签去拿董六，不在话下。

但见先所差去青衣，把钱铺刘永之妻，带上公堂跪下。施公见那妇人，邪淡不俗。就说：“你丈夫欠下官银数两，他叫把你传来交还，此款或有或无，快快说来！”妇人见问，口称：“老爷言之差矣！凡事自有家主，小妇人的丈夫，该下官银，理应追究他还。小妇人难道自有银偿还么？小妇人清白良家，闺阁女人，传我前来，什么缘故？抛头露面，进县见官见吏，岂不令人笑谈！知道的，言是丈夫连累了妻子；不知道的，说我败坏闺门。只恐娘家邻右，人言不逊。老爷本是一县之主，为民父母，作官不正，甚是糊涂，枉受皇家爵禄之封。”贤臣听民妇言之有理，心中倒觉欢悦，并不动怒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回 施公审银子 断姜酒烂肺

且说贤臣含笑讲话，说：“那妇人，休得乱道。俗言为臣要忠，为子要孝，官清吏肃，萧何法律，朝廷定例公平，钢刀虽快，不斩无罪之人。你且休含怨，凡事自有神鉴。你今略待片时，就知详细。人起亏心，天必不容。”说罢，施公叫差役上来，细听吩咐。又叫那妇人：“不用你生气。你往那月台上瞧瞧。因你男人欠银不交，罚跪在那里。等本县当着你问他，听他说有银无银，你也就不怨本县了。”那妇人闻听，扭头一瞧，见男人果然跪在月台之上，低着头，不知瞅着手里的什么。妇人看了，正在纳闷。施公往下吩咐公差：“你去站立堂口，高声问刘永有银子没有？”公差答应，走至堂口，一声大叫：“刘永呵！老爷问你，银子有没有？”刘永只当问手内写的“银子”二字，高声答道：“银子有。”公差回禀：“老爷，方才那刘永答应，银子有，未敢动。”施公叫：“那妇人，你可听见你丈夫说：银子还未敢动，故此他叫本县将你传来的。本县想，你家中必有银子。你不肯实说，本县此时也不深究于你。你既不念夫妻之情，本县无怜民之意，严刑追迫你的丈夫，你可休怨本县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偷看。

那妇人听见这话，就有些惧怕之形。施公故意作威，将



惊堂拍的连响震耳，喝叫：“快抬大刑伺候！”众役跑去，把夹棍抬来，哗唧一声，扔在当堂，真乃吓人。施公并不叫人动刑，倒望着旁边站立书吏说：“汝等伺候本县，也知道本县法重刑狠，铁面无私。本县甚有怜念贸易之人，苦挣财利，养妻贍子。今刘永之妻进衙，认赔官项，岂不大家省事，且显本县之德。哪知这妇人不明道理，还怨本县。他不念夫妇之情，本县不得不用刑法了。”那书吏灵透，深知本官心事，回答道：“老爷圣明，理该重究，方服民心。”施公又看那妇人的动静，低垂粉项。施公又将惊堂连拍威压，叫人动手，夹他男人。吓得妇人面目变色，在下连连叩头，说道：“青天，且莫动刑，我实说就是了。”贤臣坐上微微冷笑，回手一指，叫那妇人：“快讲，若是有理，就免动刑打你丈夫。”妇人道：“银子家中有一包，不知多少，丈夫叫我收起，不许言语。先蒙老爷追问，我不敢说出有银子的话来。方才老爷问他，他说有银子没动，小妇人方敢直诉。求老爷开恩，情愿将银子拿交官项，恳求宽免夫刑。”

施公闻听，哈哈大笑，传刘永问话。青衣答应，忙到堂口，高叫：“刘永上堂，与你妻对词。”刘永一听，爬起迈步答应，转身上行，来至堂上；看见妻子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就知瞒银之事已露，面色顿改，无奈一旁跪下。施公叫声：“刘永，银子动了没动？”刘永见问，把手往上一伸，说：“银子还在。”施公点头，说：“有银子就好。”忽听刘永对他妻子说：“你不在家，为何到此？”吴氏见问，桃腮带怒，骂：“没良心还有脸问我！我且问你，你是男子，欠下官银，你自作主意，该交不该交，凭你，为何胡说，叫老爷把我女人家传进衙门，抛头露面？你体面何存，你怎见亲朋？快些去拿你给我的银子——我藏在柜顶上皮箱里面。拿来交还官项，好求老爷免打。”吴氏这些话，把刘永说的目瞪口呆，



无言可答，迟了一会。吴氏不知其故，偏偏追迫，说：“你还不快去，难道发呆就算了帐不成？”刘永闻听，一声大骂：“好个蠢妇，谁叫你多话！”施公闻听他这事现已败露，心中大怒，一声断喝：“髻！你夫妇再要争吵，掌嘴！”刘永、吴氏都吓得低头不语。施公带怒，叫声：“刘永，你昧他这些银子，早已欺心。并不想天理昭彰，鬼神鉴察。该死奴才，人生天地之间，全凭忠孝礼义、廉耻信行。大丈夫严妻训子，须要守分。买卖交易，秉心公平，老少无欺，处处正道，神灵自然加护，贸易必得兴隆。害人之心将萌，孰料神佛先知，默默之中，早已照察。适才朱有信换银，你欲瞒昧，上天不容，还敢厮打到衙门来，仍是胡赖。非本县神明如电，赃证俱无，何处判断？你自知陡起亏心，你哪知本县判事如神，略用小计，即入圈套。理应枷号，本县姑念你初犯无知，开恩罚银五两，自新改过。如再欺心，决然处死！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回 瞒银倒罚银 碰死真烈妇

施公又望着吴氏说：“妇人休怨本县，你可听我吩咐：你丈夫并非欠的是官债，他竟敢欺心，讹诈换银之人。因为当堂追问，尚不肯认，所以本县设计，传你进衙。原先你怪本县，不该传你对词。事今败露，无可话说。为何夫妇暗起亏心害人？本县仍念你是妇道，宽免刑责。”吴氏闻言，叩头求老爷格外施恩。刘永在旁，吓得面黄脸青，叩头碰地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情愿受罚。”施公闻听，哈哈一笑。吩咐：“把刘永拉下去，重打十五板，以戒下次昧心。”众役答应，把刘永拉下，打完十五板。吴氏见夫受刑，心疼不过。

施公又叫把朱有信上来问话，说道：“你银子失落，皆因大意。原要财不离人，纵与娘舅说话，理该将银收起。如或被左右贼人窃去，就难明白了。幸是刘永欺心瞒昧，以致争吵入衙。本县如不将银断出，你必埋怨本县不明白，在外面议论，言语不逊。今日判银归你，这其中你也有过。本该责以粗心，本县加恩饶恕。以后凡事必须留心。”朱有信叩头谢恩。施公复又开言，叫声刘永：“你昧良心，责打于你，何以又罚银子五两？所罚之银，入官济贫，为的是叫你知过自新。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！”贤臣名正言顺，不但刘永等知感，而三班六房，个个点头心服。施公又往下叫一人跟去



钱铺，把原银取来，交付朱有信。外取罚银五两，以作公款。又问刘永、朱有信二人：“本县方才的话，听真了没有？”二人回说：“听真了。”“既是如此，释放你等回去。”众人叩谢，下堂而去。公差跟着刘永，出衙取银。

且说施公正要退堂，又见从角门进来二人，走至月台。一人挑了剃头担子，放在廊下，同上公堂跪下。回话说：“小的将董六儿传到。”施公摆手，公差站起。施公说：“把那妇人叫上来问话。”公差答应，转身而行。施公往下观瞧，留神打量董六形色相貌：粗皮大眼，鼻子高耸，燕尾胡须，有四旬上下，凶气满面，怒气忿忿。施公看罢，心内明亮，往下就问：“姓何名谁？快快说来！”那人见问，只是叩头，尊声：“老爷，小人祖居江都县中，姓董名铠。原是良民，排行六儿，靠剃头生意度日。不知为何传小的进衙？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你妻告你。”董六闻言，吓了一跳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回 审讯真情用刑具 替前夫伸冤雪恨

董六尊声：“老爷！小的妻子冯氏，她偶得气迷之症，于今半年有余。小的不知他来告，只求老爷叫他当面问明，到底告的是什么条款？”施公说：“本县早已想到，他告你，若要没理，一来欺夫灭伦，二来他必是疯症。因此才将你传来，对对口供，便见真假。”吩咐青衣，抬过大刑来伺候着，众役一齐答应。

早有人把冯氏带上，跪在一旁。董六一见，叫声蠢妇：“自身有病，就该保养。为何闹进衙门？”冯氏闻听，气得浑身打战，骂道：“天杀的！你这狂言么！罢了，罢了，算来你我是对头冤家！”

施公闻听，一声断喝：“髻！何用你胡吵，先叫冯氏说来。你在旁，如要争论，一定掌嘴。”冯氏叩头，尊声：“老爷！小妇人的冤枉之事，铁石人闻之也要痛情。我家祖居江都，父母双亡，哥嫂把奴嫁与郝遇朋。丈夫开设成衣铺，本好贪杯。老实之人，交这无义之徒董六，为人轻狂。夫主在时，引他入内，穿房入户，好似至亲，与夫同来同往，情谊交厚。哪知贼囚，人面兽心，看上奴貌，暗起不良之心。嗣后与夫终日饮酒，不治果菜，一味姜酒敬他。不上几月，夫主得了重病，身肿吐血而亡。可怜奴家孤苦，又无伯叔兄



弟，正当天气炎热，出于无奈，舍身改嫁，得获身价银数两，为葬夫主之计。可恨忙乱之中，并没主意，也无相看，刚过七天过门，及到他家见面，才知是董六所娶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盗 土地祠判鬼

话说冯氏说：“我有心不允，更难追悔，身价银已经花用。小妇人无奈，含忍将就而过。数载以来，生下一双儿女。谁料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真正报应无差。前日，恶人吃得沉醉而归，神差鬼使，通说实情。他说为我使尽心机：姜酒烂肺，无人知晓。百日之功，治死你的前夫，方得娶你快乐，如今生儿养女，我今将实情告诉你，谅也不怕。夫妻旧情，你疼不疼？言罢，沉沉而睡。小妇人闻言，痛气交迫。伏思既生男子于世间，全凭忠孝；女生宇宙，秉节为重。不讲礼义廉耻，何异于猪狗？当在老爷堂下，我今难顾儿女牵连，也都付流水。昔若不含羞，前夫不能入土。含幸与夫报仇，小妇人虽死九泉之下，瞑目无憾。我与这贼，恩爱反为仇寇。小妇人惟求老爷伸此冤枉，千刀万剐，情所愿受。”冯氏诉罢，令人凄惨。

董六一旁闻听，急得不顾王法，大骂：“淫妇满口胡说，尽是疯言！你就为短了点吃的穿的，不得如意，也要忍耐，何必对青天老爷乱吵。你该想想我董六打着许多钗儿呢，岂是容易的？你这泼妇，疯癫告我，有何证据？幸蒙老爷宽厚，不曾怪你，由你泼妇乱说。”只见冯氏气的白面发紫，骂声：“囚徒，还敢强辩！鬼神使着你自己说出姜酒烂肺之



言，谋死我夫图奴家。当着清官，还不承认么？”董六闻听，骂道：“嫌汉子的淫恶泼妇！你的前夫死后，无钱埋葬，你央媒人求我，说着愿嫁与我，乃是明媒正娶。已经数载，生儿育女。你因在家中衣食不继，气成疯疾，装出鬼魔告状，说我谋害你夫，图你为妻。有何证据害你前夫？再者，你既知我是仇家，就该早告。我问你，为什么嫁了我，又来告我，何故？”冯氏只气得打战，口不能言。

施公心中明白，故意皱眉，大骂：“恶妇疯颠无知，告你夫主，三从四德，全然不知。既知前夫死亡有故，就该早来鸣冤。你既嫁于他，又成仇寇，不是同谋害却你夫么？过了这数年，怎么再来告夫主？料此人又是不趁你心。真像古有句俗言：‘毒妇心似鹤顶红’！”便叫青衣抬大刑过来，“我把你这刁妇！有心怨你过，犹恐不改，又生害人之心。”施公越说越怒，命左右拉下去，“把这恶妇，领到班房，快动大刑！”众人答应，上前如鹰捉燕雀，不肯容情，套绳拉着，往下就走。真叫冯氏，气的浑身打战，急的张口结舌，高声叫喊：“冤枉我！”喉咙叫哑，无人理问。

且说施公，未传董六之先，就吩咐过：虽说冯氏入班房，并不用刑，叫假装受刑之声；众役又把刑具弄的响声不绝。这是计套真情，好鸣不白之冤。恶人哪知其故，一闻妻子叫苦之声，心中疼忍不过，他就往前跪扒半步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容民细禀：小的原回过他有些疯症，叩老爷宽恩免刑。留他十指，好作针线，以度光阴。听这刑法，也够他受的了，叫他知道改过前非罢了。”施公听罢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大胆奴才，就欠打嘴！此乃朝廷设立衙门，理化军民，也许你夫妻到此胡闹，本县作你家的官儿不成？”吩咐人来：“快去班房，说与动刑的，格外加重！”青衣答应，跑到班房门口，高声大叫。传话已毕，只听一阵刑具响动，衙役发喊，



又听冯氏分外叫唤，十分悲苦。

施公偷眼下看，但见董六不住回头往外看，十分怜惜。施公叫声：“董六，你心莫惜那个恶妇，叫他受受刑法，往后就知利害，再不敢告丈夫。我今且问你：先曾娶过妻子没有，娶这冯氏有几年了呢，现在生有几个儿女？实实讲来我听，我好开恩与你。”恶人见问，口尊：“老爷容禀。小的父母双亡，没有手足姐妹。学个剃头生意，以后开了个剃头棚。交了个郝遇朋裁缝，他生意甚是兴隆。我与他穿房入户，往来走动，彼此投合，赛似至亲。后来他不幸得病而亡。妻子孤苦无亲，少儿缺女，又没兄弟，可怜无资殡葬，急得他妻悲啼。可喜冯氏贤惠，卖身改嫁葬夫。偏偏媒人提到小的名下，打听我自幼并未娶过亲事，到铺诉说一番，气的小的两眼发红。巧嘴媒人甜舌蜜语，又说‘朋友不过义气，且是一举两得’。小的因思郝兄死后，需钱置备棺木，冯氏嫂子也有倚靠。死者入土为安，生者终身有赖。小的那日带酒应允，聘礼拿去。小的醉醒，追悔莫及。刚过七日，催娶过门。想起郝兄，至今羞悔。幸而夫妻和美，儿女已长成七岁。不料蠢妇偶得气迷疯癫，进衙告状。此是以往的实情。小的代妇恳求宽恕回家，感恩不浅。”连连叩头碰地。施公微微冷笑，叫声：“董六，念其朋情，又是明媒正娶，何言后悔？此事世上常有。本县再问你，郝遇朋何病亡故？”董六见问，神鬼拨乱，不由答道：“老爷，他哪里有什么病，吃酒吃死的。”施公故意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怎么喝酒就把个人喝死了？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回 诱哄恶人吐实言 吩咐重刑讯凶徒

“本县问你，你会喝酒不会？”恶人见问，只当好话，答道：“小的也会喝一点。”施公又问：“不知你喝得多少，若是酒后害酒不害呢？”恶人说：“小的也不瞒哄老爷，还喝过数斤。”施公说：“这等讲来，你还喝不过本县。本县除了办事，退堂后，是吃酒为乐。只有一宗毛病，很不好：饮酒，懒怠吃菜；只爱吃点姜儿，图他性暖胃。”恶人一听此言，大声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！快别拿姜下酒，很不好呢！”此必是吃死冤魂当报，怨鬼拨乱他的性。施公听得话内有因，就得了主意了。故意说：“姜酒不可同吃，也不知怎么讲呢？你若解说的明白，真有不好之处，本县就不用了。”恶人见问，才觉失口，吓得浑身打战，张口结舌，又不敢不说。施公见此光景，冷笑骂道：“迷徒！你既不说，本县少不得要动刑追你。”吩咐把冯氏带上来对词。青衣答应而去。施公又追问姜酒不可同吃之故。恶人不敢说出，只是发怔，立刻把脸都变青了。施公心中明白，复又哈哈大笑。只见青衣把冯氏带来跪下。施公吩咐冯氏：“你把董六谋害你前夫，细细说来。”冯氏答应，又照前所告之言，一一哭诉。施公问：“董六，你可听真了么？难怪你方才说姜酒不可同吃，内中有此隐情。烂肺之事，你这该死的囚徒，快快说来，免得用刑。”



恶人见问，不住的叩头，泪流满面，求生。无奈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贸易守法，不敢越礼胡行。小的便娶冯氏，乃是明媒正娶，他心愿从。今来告状，无凭无据。若以姜酒烂肺，谋死前夫，何不早告？含冤数年，忽又喊冤，而且赃证全无。他有疯症，是以枉告。”施公一声大喝：“髻！你这囚徒，好张利口！事已败露，亲口自言姜酒害人。你与郝遇朋生前，每日一早，空心以姜饮酒。此乃《本草》遗留‘六沉八反姜酒烂肺毒方’。谅你不懂药性赋，若依本县想来，必有主谋之人，问真再议。”吩咐动刑，夹起来。众役一齐声答应，上堂把董六拉下摺倒，两腿套上夹棍，右左拉绳。只听恶人叫“哎哟”，魂离天外。青衣用凉水，照脸连喷几口。恶人醒转，疼的叫苦哀求。施公问道：“招不招？”青衣回说：“他不招。”施公又问：“冯氏，你丈夫不招。倘若你告不实，立即追你之命！”冯氏说：“小妇人所告，并非谎言。一有不实，情愿领死。”施公一听，吩咐将夹棍收绳。恶人听得，魂飞胆裂，大声叫道：“招了，招了。”

青衣停刑。施公说：“哪怕你坚心似铁，难尝官法如炉。”吩咐松棍带上来。青衣将夹棍松下，把董六抬上去。跪下，把怎样与郝遇朋交好，入房见色生心，谋命图妻，因用姜酒百日烂肺之功，治死郝遇朋，得娶冯氏，从头至尾，细说一番，招供是实。施公听罢，又问道：“你用的这个毒方，从何而来？其中必有主谋之人，告诉于我。你快快讲来，免再受刑。”青衣接口，一旁喊道：“快说！若迟了，老爷又要用刑。”恶人胆怯，叫声：“老爷，听小的实说传方之人。因小的见色迷乱，终日神魂不定。小的干妈妈，见此光景，问小的有何心事。小的即将前情告诉于他，是以将方传于小的。不料小的酒后失言，该死。叩求老爷免刑。”

施公闻听，见恶人招承，伏在台阶，眼瞧着冯氏说：



“你来告状，你也想想：生儿育女，已经多年。生米煮成熟饭。罢咧！我董六死了，我与你也是解不开这段扣儿！”冯氏闻听，只气得浑身打战，用手一指，骂声：“伤天理的狠贼！当着老爷，你还敢胡言！从前我丈夫入了你这囚徒牢笼。俗说的却也不错，奸因夫引。若不引你，焉有此事？如今老爷断事如神，青天有报。你醉后失口泄机，还讲什么夫妻？大家命该尽了。”冯氏气恼在心，说：“你就该打死！”又用口咬打罢，倒退，向着阶柱，一头碰死。施公夸奖：“好个节女！”复又大怒，骂声董六，“大胆囚徒，只顾你与王婆定计，连害二命。本县问你，你这干妈住在何处，快说！”恶人心想不说，又怕受刑，叫声：“老爷，王婆住在东街，关帝庙南首，门前挂着收生招牌就是。”施公闻言，立刻差人把王婆拿来。

王婆上堂跪下，瞧见冯氏尸首，又见董六受了刑法，心中害怕。且说恶人见了王婆，大叫一声：“干妈，多谢你的仙方，传的不错！”施公闻听，断喝：“再要多话，打嘴！”喝声：“王婆！你干儿子供出你传他药方，毒死郝遇朋，谋娶冯氏。是与不是，快快实说，免得受拶。”王婆说：“小人并无此事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一回 拿王婆结案 僧尼等念佛

施公吩咐：“贱妇不拶不招”，青衣答应，将王婆拶起。王婆疼痛难忍，大叫：“老爷不用拶了，我都说了罢。”施公吩咐松刑：“快快实招！”王婆子说：“小妇人与董六，通奸数年，传方是实。”施公闻言大怒，道：“姜酒烂肺之事，料你不懂。是谁传你？讲来！”王婆叫声：“老爷，小妇人的丈夫在日，是个大夫，常言六沉八反之药方子，所以记得。不敢撒谎。老爷详情。”施公听罢，吩咐卸刑。众役答应，把刑松下。施公提笔判断：王婆子，先与董六通奸，后又传方，良妇被他谋娶。水落石出，冯氏自尽。按律王婆应绞，秋后处决。董六谋奸，毒死前夫，谋娶冯氏为妻，依律正法。判毕，叫拿下去画押，吩咐收监。立刻禁子将王婆、董六收禁看守，不题。

且说施公，叫人把冯氏娘家人传来领尸。可巧罚刘永银五两，差人呈上，施公吩咐与冯氏买棺。董氏家产，断给亲丁变卖，养贍他儿女。众人叩谢出衙。堂上三班人役，个个称奇。施公吩咐书吏，拟稿详报上司。

堂事方毕，又见请九黄、七珠的王仁、徐茂上堂跪下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二人，把僧尼都传了来，在衙门外边等候。”施公吩咐：“带进来！”二役答应出去，领僧尼上堂。



施公看那恶僧：豹头环眼，黑肉满脸，胡须寸许，年约四旬。又瞧淫尼：白面如粉，唇红齿白，年纪不过二十以外，生的袅娜。站在堂前，并不下跪，打躬问讯，带笑问道：“老爷呼唤何事？”施公闻听，心中暗怒，勉强含笑，说：“奉请二位，本县虔诚还愿，许下僧尼对坛念经，各请十三位拜忏。行观灯、破狱、取水、金桥过往、放烟火、施食，行水陆吊挂、金身佛相。幡帜宝盖，要扯满棚。僧冠僧衣，普用一切，都要新鲜。香供斋食，有烦二位费心。明早设坛，三天共要多少白银？”僧尼闻得施公之言，九黄尊声：“大老爷，小僧承县主吩咐，不辞辛苦，应当照办。”淫尼带笑说：“九黄爷，小尼穷介。”九黄复口尊：“老爷，明早设坛，我们二人，先要取些银子，以备请客之资，余待事毕再算。”施公叫施安取银，交付僧尼，出衙而去。每人又各请僧尼十三名，预备应用东西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二回 县衙念经办会 僧尼行香游街

且说施公，见僧尼领银去后，吩咐该值，去知会守府：暗派兵丁，计拿凶僧、淫尼。衙前搭起对面彩台、芦棚各五间。又悄悄分派衙内三班人等，明日如此这般。施公吩咐已毕，又见胡登举上堂，手捧催呈，一旁打躬。施公接呈子，说：“贤契请回，本县虽未捕获，现今暗中查有踪迹，事在早晚结案。”胡登举答应，出衙回去。

又见堂下走上二人，跪在左右，都举呈词，同口呼冤。施公就问：“尔等何事？不用如此，个个讲来。”齐声答应。一个说：“小人名叫海潮，久在本县居住，昨晚偶出怪事：贼人盗去东西，又把女儿抢去。婆家日后要娶，如何是好？求恩差人拿贼，以解其恨。”施公一听，大惊。又问这个：“你为何事？”那人说：“小人名叫李天成，南北贸易。昨在界内，被强盗将伙计砍死路旁，货物劫去，求老爷差人速拿强人。”施公闻说，就知是九黄和尚与那十二名强盗做的事情。施公道：“尔等呈子留下，听传结案。”二人答应而去。施公退堂，众役散出，个个你言我语。

且说凶僧、淫尼，领银各回庵院。九黄进寺，会晤十二个兄弟，言讲县衙办事，明早设坛，我已应允。倘有吉凶，众兄弟必须商议而行。



不言众寇提防，且说施公退堂，书房闷坐，沉吟：“江都这些豪霸，施某略用小计，必要捉清。那人命盗案，犹如雪片飞来。还有无头的案件。观音庵里尼姑，莲花院内凶僧，还有十二个响马。我今设计要拿凶徒，先捉强盗，再拿余党。”施公前思后想，不觉三鼓，宽衣安睡。次日起来，净面更衣已毕，吩咐施安到外面预备停当，专等僧尼对坛，施公好出去拜佛。

且说九黄和尚，先打点铺排一应佛像，送至县衙，在经棚内陈设。凶僧随后请众僧一同进县，共办佛事。七珠也是先将法器送至县衙，各样陈设，结彩挂灯。鼓楼旁边，搭起高棚。不多时，僧尼陆续入县，各归各棚，茶房献茶已毕。守府施公，来至衙门外下马。入报，施公迎出大门。二公都是蟒袍补褂。施公在僧棚内参拜主坛，守府在尼棚内参拜主坛。九黄、七珠个个身藏兵器，提防不测。二公进棚拜佛，九黄留神偷看，并不带多人跟随。凶僧淫尼，一见这般光景，就不以为有别的意了，一齐站起。施公带笑，望着九黄说：“和尚请坐，大众不用多礼。”众僧回答：“不敢”，都站立合掌向心。施公上香行礼毕，起身外走，带笑说：“本县失陪。”二公出棚，大堂设椅而坐，闲谈。僧尼点鼓敲磬，打了三通，烧香开赞，宣毕，正了法器，就叫茶房送茶。献毕，僧尼就辅排幢幡执事等物，运出衙门。守府县公所办，人民随着走看，那街市上三教九流，都看热闹行香。走了四条街，回至衙门前，鼓手吹打，大锣大鼓，响声应天。住了法器，斋房吃斋。二人带领多人，拥进棚来，吩咐下役人等，将汤、饭、茶，不住折换新鲜的，把人使唤的手脚不闲。僧尼留神，观看二位老爷动静，真是别无他意，都放下心怀，安然吃斋。饭毕，各入经棚，茶罢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三回 施食台上斗法 军民进衙瞧会

话说众僧茶毕，取水请神。天晚，施食一台，三更方散。僧尼出衙，各归寺院，次早进县。凶僧淫尼，见无动静，渐觉放心。施食已毕，散出回寺。

话说施公，叫施安快去，如此这般，“到北关莲花院内，叫英公然、张子仁暗暗进衙，有机密事用他。”施安答应出衙。不多时，二人进衙，跪下叩头。施公含笑说：“起来，听我吩咐。”二人站起，施公说：“你们在庙中，怎么样来呢？”二人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那庙中十二寇与众僧，个个俱是全身本领。小的们瞧着有些扎手。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不用你们夸奖，本县深知你俩的武艺也不弱。现有一事，须你二人去办，别人反要误事。这莲花院十二寇，须得你二人设计拿他。若是走脱一个，拿你家口入监，限今夜将人捉来。”二役一听，浑身打战，复又跪下，说：“强盗实是厉害，刀马纯熟，求老爷多派些人去。”施公闻听大怒，喝道：“你二人本领，本县深知。总要你等今晚三更到庙，捉拿十二寇与众小和尚。但有错误，唯你二人是问！”二役不敢再说，诺诺而退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四回 二役复入莲花院 两官再三定宁计

且说庙中那些和尚，一早都进衙，入棚念经作法。见无动静，并不介意。凶僧、淫尼俱不带防身兵器。念完经时，各上斋堂；斋完散归棚内，伺候施食。

且说守府、县公，彼此讲满洲话，如此这般定计，到晚拿捉僧尼。渐渐天黑，点灯之时，僧尼都上法堂。在施食台上，正位是九黄。左右接拨文的是别僧。施公就在九黄身后坐定，二人伺候，两三日施食都是这样，凶僧故不理睬。

这一日，施公暗挑好汉，外穿长衣，内穿绑身小袄，暗带兵器，跟随左右，好拿凶僧。台下一溜高桌，两边坐着两溜和尚，接打法器；尼姑那边，也照样办理。振公也照施公行事，专坐在七珠背后；台上跟随两人伺候。只等施公那边动手，这边也就动手。内外埋伏停当，单等号令，一拥而入，并力捕获。

且说二差去庙中，拿十二个响马。衙役走至庙中，两个小和尚一见，带笑道：“二位穷大哥，你们不打扫佛殿，往哪里去来？”公然说：“你有所不知。昨日听见城中吴乡宦家放堂，打量去赶个串儿，哪知给了点子稀汤。”小和尚笑盈盈说：“你们运气不好，我们给你们送菜，找你不着，到晚上吃罢！再烦二位上楼打扫。”二役答应，大喜，正好趁机



会打听响马的消息，便好下手。随即携带笤帚、簸箕，上楼打扫。渐渐天晚，灯烛点齐。十二强盗聚会，上楼饮酒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五回 众寇饮酒在高楼 二公差定计倒扣门

且说二公差，将楼打扫干净。强盗上去，坐定饮酒，揶揄行令。将到三更时分，都喝得有九分酒了，因等九黄回家再饮，商量要去打劫人家。二公差趁空将蒙汗药下在樽中。二公差又去哄小和尚取酒菜，以戏法为由，把小和尚绑个结实，棉花塞口。

二公差转身扣门，又到厨房。众僧个个贪杯，一见二人，说：“穷大哥，与我们张罗，再谢。”英公然、张子仁同说：“使得。”出厨房，至楼下，听上面还有人声，就知药性尚未行到。二人暗急，说：“此时县内还无救应，如何是好？”

且说县里施食台上僧尼之事。九黄舒展喉咙，声音响亮，吐字真切；台下僧配法器，虽然手执着法器，个个瞧着僧尼。堪堪三更时分，施公看棚里外埋伏兵役甚多，专等号令下手。施公一看，洋洋得意，暗送眼色。快头心下明白，就知瞅空叫动手了。又送眼色与壮丁、马快、兵役。快头不敢怠慢，走到凶僧背后，把九黄连腰抱住，滚在台下。各人各持铁尺短棍，乒乒一阵，把九黄两肘两腿打伤，难以转动，绳捆结实。振公那边，见僧台一乱，也就动手。七珠方散施食，正在闹热，忽听人嚷。尼姑正在暗惊，守府站起，



忙使饿虎扑食的架式，把七珠后腰搂紧。七珠复用力挣扎，二人一齐跌倒尘埃。七珠用解法要跑，两个快头扑上。手举铁尺，当肩一下。七珠空手，难以躲避，打得二目发昏，栽倒在地。振公爬起，嚷说：“好厉害！淫尼力大。”叫兵役按住。即时背捆起来，守府这才放心。淫尼满口混喊，守府令人打了一顿嘴巴。淫尼不敢喊叫。其余僧尼，也不敢转动，令人看守。

二人会同，带领兵役，开北门。灯笼火把，照如白日，直扑莲花院庙内。公差等的正心急，只见远远一片灯光，就知城内人马来了，说道：“咱们快去迎接！”二人往前紧跑几步，迎着跪下，报名。施公带笑问道：“你二人办的事情如何？”二人见问，随即将事禀明。施公闻听大悦。叫声振阿哥：“你我先守住山门。叫他二人带了兵役进去，将强寇拿住。其余众僧全行捆绑，一同回衙。”守府答应，随吩咐公然、子仁：“带兵五十名进庙，将强寇与众僧捆绑，抬进城去，重赏尔等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六回 小和尚实诉 遭难妇有救

且说二公差，领兵一拥而进，直扑玉皇阁。十二寇被蒙汗药治住，尽然被擒。又领至厨房，余僧醉卧，登时被擒。二役回明，二公下马进庙，廊下坐定，吩咐带上众寇与僧等问话。公然说：“众寇被药酒所迷，尚未醒来。小和尚明白。”施公说：“带上来！”

二役走至空房，掀开棉被，把口中棉花掏出，解开腿上的绳，提到二公前面。施公用手一指，断喝：“髻！休得胡言。九黄已经被擒，若不实说，立追狗命！”小沙弥听见九黄、七珠被擒，甚喜，知是老爷到庙，说：“老爷不用动刑，我们实说了。”就将从小怎生进寺，恶僧如何作恶，如何奸淫，恶僧留小俩口避雨，诱女进庙内，乱棍打死他男人，把妇人养在庙中，尸首现在庙后……，一一说明。施公闻听，就说道：“既有妇人，衙役跟去唤来。”

不多时带到。施公一看，那妇人泪眼愁眉，形容憔悴。施公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氏，丈夫到哪里去了？”那妇人尊声：“老爷，小妇人丈夫，姓杨名进贵，被和尚害死，将小妇人强占在寺。”施公说：“为何不替你夫告状，缘何夫死从僧？”那妇人说：“关在空房，万难脱身。”施公说：“也该一死全节，何忍偷生？本县不明，细说其故。”那妇人说道：



“小妇人住在罗文路，名叫罗凤英。丈夫贸易折本，无奈投亲。只因大伯住在江都城内十字街前生理，小妇人同夫投奔到彼，还可度日。不料至此下雨，暂在山门避雨。适遇恶僧无故用棍把夫打死，将奴严藏，任意宣淫。小妇人无奈，只望拨云见日，替夫伸冤，叫大伯领尸入土，小妇人纵死九泉，也可闭目。”施公闻听，意甚怜悯。天已大亮，施公吩咐：“你且起来，随本县进城，自有公断。”又吩咐将十二寇并一切人等带着，留兵看守庙宇。分派已毕，二公出庙，上马进城。大街两旁观看之人，拥挤不堪，议论纷纷。不表。

且说两个男子、一妇人，拦马跪倒，口喊“冤枉”。二公勒马。打量这女子：年纪约有三旬，头挽仙髻，桃面朱颜，腰似杨柳；素衣蓝裙，三寸春笋，杏眼微睁。两个男人：一个相貌凶恶，衣帽齐整；一个口眼歪斜，一身粗衣，白袜尖鞋，瞪目张口，满面发青。施公看罢，说道：“尔等都是告状的么？”那恶人先答应，说：“是。”忽又一人喊冤，系告土地。其人不过是俗常打扮。施公吩咐：“一并带起，当堂再问。”青衣答应上锁，二公并辔进衙，至滴水檐下马，立刻升堂。振公旁坐。三班排列。

只见角门跑进一人，上了公堂，跪下大叫：“县主爷爷，小人来报出首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七回 状告泥土地 哑巴喊冤枉

且说施公，闪目看那告状之人：身穿绸绫，生得清秀，年纪四旬有余，面貌慈善。看罢，施公道：“报上姓名来，有什么怪事？”那人说：“小的姓王，名叫自臣，住在东关。父母亡故，只有妻室。小的在南关作典当生理。家之对门，有座地藏尼庵，女尼在内。昨晚小的自铺回家稍迟，月明当空，三鼓时分。小的来至家门首叫门，忽见庵门之上，挂着两颗男女人头。吓得小的魂魄俱无，急进家门，将门关上。直到天明，不敢隐瞒。今早尼庵中女僧老尼，反倒怪人。不得不报。”施公闻言，心中暗想，真正奇事，都出此地。除非如此，……想罢，吩咐衙役，跟王自臣传了庵主来。该值答应，随同而去。

施公又往下叫，众役答应，“速去带那告奸的海潮来听审；再将报抢劫杀命的李天成，并胡登举，传来听审。”众役答应而去。施公吩咐先带凶僧听审。公差答应，立刻带上，一齐呼堂施威。凶僧并不下跪。施公大怒，骂声：“凶徒，快快招认过犯！”九黄大叱：“贫僧如来佛教之下的弟子，谨守规法。原是请办佛会，为何拿我？大清法严，凭甚锁擒？”施公见他一派不忿之气，用手一指：“本县给你个对证。”叫两个小和尚上来跪下。九黄一见，骂道：“小秃驴，



来此何干！”小和尚说：“你的事情犯了，你不如早些招认罢，免的驴腿吃苦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自作为，本县已访真切。”吩咐把凶僧带下去，将莲花院众僧带上来。青衣答应，把八个僧人，带上公堂跪下。施公反带笑脸开言道：“你等实说，本县定然轻恕。”和尚们一听，叩头回道：“求老爷只问九黄，则人命盗案，登时就明。”施公吩咐带下去。又把十二寇带上，一齐跪下，相貌狰狞。此时众寇药酒都醒，知道被擒。施公说：“本县有一言，与你们好汉商议。目下九黄、七珠被拿。本县颇有好生之德，你们只管实言讲来。要替九黄、七珠瞒昧的，反误自己。不但自身受罪过，还不知性命如何，你们想想。”强盗闻听施公吩咐，个个感化，不约而同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们不敢不招，方才宪训煌煌。只求老爷把九黄叫来，好当面对词，即见清浑。”众寇讲完，又说：“叩祈老爷超生。”施公听罢众寇之言，说道：“少时即唤问凶僧。你们报名上来，本县好分别结案，以便开脱，俱各说了姓名，再叫九黄上堂面对。”众寇一听，都报姓名，说道：凤眼郭义、上飞腿赵六、宽胳膊吴老四、快马张八、抱星鬼周九、铁头刘五、活阎王乔大、独眼龙王唤、小银枪杜老叔、朴刀赵二、单鞭胡七。挨次报名已毕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诉苦 哑巴着急难言

施公吩咐，将名记了。又叫把这十二人带下，另在一处，别与九黄见面。原差答应押下。又叫告土地的那人，立刻提到，公堂跪下。施公说：“你是告土地的么？”那人答应：“是。”“即将实情诉来。”那人口称：“老爷听禀：小人今出无奈，舍命告土地尊神。小人家住县城以外桃花村，名叫李志顺，妻子就是本村王氏之女，从小结发。父母亡故，又无兄弟儿女。因家贫困，没奈何出外经营。小人素手空拳，有开药铺的亲眷，留小人学生意。刻苦三年，积了五六十两银子。牵挂妻子无靠，小人辞回，仍扮讨饭之人。那日到家，要试妻子之心。小人走进土地庙内，四望无人，把银子埋在香炉之内，交给本庄土地，出庙回家。可敬妻子耐守苦节。次早到庙内香炉中取银子，那银子却不见了。小人思想无计，来告当方土地之神。叩求青天大老爷判明。”施公闻听微笑。两班衙役，个个抿嘴。施公叫道：“李志顺，你的银子交与土地，虽无人看见，那神是泥塑的，混来胡告，就该打嘴。罢咧，今日准你，你且回去，明日在庙内伺候，本县去审土地。”李志顺答应，叩头出衙而去。

施公又叫把告状的男女三人带来问话。原差答应带上，男左女右，跪在地下。施公道：“你告状为何事？快快说来！”



若有虚言，本县官法如炉。”下面那雄壮之人先说，尊声：“老爷，小人姓周，名顺，住在城外五里桥。父母不在，缺弟少兄。此妇是我妻子，素贤耐守清贫。积善之家，偏有横祸。那一个他是哑巴，姓武，原系无籍之人。怜其贫穷，留他家中使唤。吃着饱饭，改变心肠，他竟狠心，硬讹我妻是他妇。拿刀持杖，竟与小的拚命。小人无法，同妻进城，在老爷台下告状。叩求老爷作主，判断伸冤。”诉罢，叩头。旁边急的哑巴连声喊叫，二目如灯，泪似雨下。呵呵说话不明，急的拍拍胸膛，把天指指，抓耳挠腮，不能言语，不顾王法，呜呜乱嚷，倒像疯癫，堂上人皆发怔。施公向下说道：“你不必着急。你与周顺先下去，少迟与你们结案。”施公设计问妇人道：“本县问你，想必你们夫妇心慈。那哑巴素日老实，你与周顺怜其孤苦，留在家中使唤，也是有的。可恼不怕王法的，妄生讹心，说你是他的妻子。本县也恼这种狠心人，该重打，逐出境外，免得你夫妇受害，这是正理。本县问你，你到底是哑巴之妻，还是周顺之妻呢？快些说来！”那妇人答道：“小妇人乃是周顺之妻。”施公又说：“本县想来，你素与哑巴非亲非戚，焉肯招来入内行走，便不回避么？只用你实说一句，本县立刻一顿大板，追了哑巴的狗命，决不姑容这人在江都地方胡闹。你快说来。”施公一片虚言，那妇人认以为真，随即说道：“小妇人不敢谎言，那哑巴是我哥哥，小妇人是他妹子。因丈夫叫他在家过活，谁知他改变，衣冠中禽兽。因此丈夫无奈，才来告他。”施公引诱实情，毫不动怒，吩咐下去，带周顺上堂跪下。施公含笑道：“周顺，你听了本县初任江都，最恼棍徒。你好心待人，反成冤家。哑巴真是不良的棍徒，本该打板枷号示众。本县要先问你，这哑巴不是亲戚，焉能留下？面生之人，岂能进门？必是哑巴无理，得罪于你，反目无情。快实



说来！”周顺见问，心慌意乱，张口结舌。施公见周顺这般形相，便说道：“不用着急，快说来！”众役使威。周顺见追的紧了，更没主意，说道：“小的与哑巴，是两姨亲。”又转说道：“不是，姑舅亲。”施公不由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到底是姑舅亲。”吩咐把周顺带下去，又要叫哑巴问话。

忽见堂下两个人走来。看是先前尼姑庵门口来报挂人头的王自臣与尼姑，跪在下面。王自臣道：“老师父，当家师，咱是多年邻居，你自说，昨晚山门的人头，今往哪里去了，你说实话。”施公听了，大喝道：“髻，好奴才！上堂混闹。自有本县裁处，你先下去！”王自臣随即下堂。施公说道：“女僧，你不必害怕，这事依本县想来，你若欺心，庵中把人害死，岂肯将首级挂在山门？必是你一早开门看见，心中害怕，藏起来也有的。”尼姑闻听，心中发毛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九回 地藏庵出异事 尼姑隐撻人头

施公看他如此，又叫女僧不用思虑：“只管说来，本县自有开脱你的道理。”尼姑口称：“老爷，小尼祖居本县人氏。父母双亡，自幼出家，谨守清规。今降大祸，小尼并不知道有什么人头，恳求老爷恩典。”施公听罢尼姑之言，故意带笑，说：“女僧，适才王姓直证。”再问王自臣，道：“王自臣，你见首级挂在庵门，你来呈报。这尼姑竟说没有。”王自臣说：“老爷，小的与尼姑，往日并无仇恨，小的岂敢生事赖人？求老爷用刑严问。要是无有此事，情愿领罪。”言罢叩头。施公吩咐把尼姑拶起来。青衣答应，上来拶起尼姑，左右把绳一拢，“哎呀！”疼得浑身打战，说：“老爷，小尼招了。小尼开门，看见了两个人头，挂在庵门，一时心中害怕，叫老道抛在野外，给他纹银五两，是实。”

施公听了尼姑之言，说道：“好大胆的恶尼，见了人头，就该呈报才是。且带下去！”青衣答应，带下。又吩咐把庵中老道拿来对词，公差答应而去。不一时，锁到，战战兢兢跪下。施公问道：“老道，你将人头抛在何处？从实招来！”老道说：“小的今年七十五岁，孤身伶仃，栖身庵内。那日图银几两，包送人头，恐人瞧见，抛在隔墙一家院子墙豁口以内，即转回庵中是实。”



施公闻听，说：“好个迷徒！”吩咐公差，同他到那一家，把人头取来。倘无人头，把那家主带来。公差答应出衙。不多时，带了一人，上堂跪下。公差回道：“小的同老道到了那家，原是广货铺子，有一墙口后院。小的问他们人头一事，那店主与众人一口同音说没见人头。小的就把店主带来了，请老爷定夺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回 审老道追逼首级 转拿人究问真情

施公听罢，叫声老道：“果然你把人头抛在他家院子里的？”老道答应：“是的。”施公就问那店主，说：“老道将人头抛在你院中，你见过？只管直说，此事与你无干。”那人叩头说道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祖居山西，今来到江都贸易。三间门面广货铺子，到后共有房五层，买卖作了十有余年。小的姓刘，名叫君配，今年五旬。铺中伙计十多人。小的墙内，未见人头。若说是有，焉敢无知矇哄老爷。况且人多目众，谁人不晓？求老爷明察。”

施公听罢，吩咐再把他店中伙计叫一个来。公差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带一人上堂跪下。施公观看此人，衣帽随时，年纪不过四旬，就问道：“你是刘君配的伙计么？”答应：“是。”又说：“那地藏庵的老道，说将两个人头抛在你家后院之内，快些说来！”那人口叫：“老爷在上，容小民细禀。小的祖居山西，与财东同府。姓王，名公弼，今年四十五岁。有个表弟，昨日早晨往后院去，如今未回，不知去向，也无踪迹。正在愁烦，老爷使查人头之事。小的全然不晓，只求老爷台前恩赐，速找小的表弟。”言罢，痛哭。

施公说：“奇了！正追人头，又出怪事。”思忖良久，心生一计，何不如此这般，事情对景。想罢，叫声王公弼：



“你的表弟，往后院一去，就不见了？”王公弼说：“正是。小的那日只听见财东说表弟到后院，跳出墙口，随即就找不见踪迹。”施公听了，内心明白，吩咐王公弼：“你且下去伺候。”

施公吩咐：“把老道夹起来！”众役发声喊，一拥而上。抬过大刑，摆在当堂。那老道吓得魂飞天外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一回 判头异事相连 人命又套命案

且说众役撂倒老道，拉去鞋袜，夹起。施公吩咐：“拢起！”老道发昏，用水喷醒。口尊：“青天！小的原本抛在后院是实。”施公说：“卸了夹棍，抬在一旁。”又叫刘君配：“那老道所言，你可听见？你若不招，本县要夹你了。”刘君配说：“小的真正没见。”施公动怒，吩咐夹起来再问。众役上来，将刘君配夹上。一拢，昏迷过去。用水喷醒，又问，不招。吩咐敲起几杠子。刘君配忍刑不过，说：“招了。”施公说：“官法如炉，不怕不招。快些实说！”

君配招道：“那日微明，小的肚痛要出恭，走到后院。忽然一响，瞧见却是男女两个脑袋。小的即至院外一看，并无一人，心中正怕，王公弼的表弟开门，也到后院。他看见头颅，与小的讹诈银两，若不依他，就要告状。因此小的忽起杀人之意，哄骗允他。他就挖坑，哄着跳下，使他不防，当头一镢打死。小的连那两颗头颅，俱埋在此坑之内，铺中无人知晓是实。”施公一听，吩咐写供。又叫人知会四衙，立刻去验起人头，对词结案。

不多时，捕衙回署。施公见有男女人头，放在当堂。公差把胡登举传来。登举方要打躬，见有人头，上前细看，认是父母的头，双手捧定，一阵大哭。施公道：“胡贤契，这



就是令尊、令堂的首级么？”胡登举含悲道：“正是！”口称：“老父台，速拿凶贼，替生员父母伸冤，感恩不浅。”施公说：“贤契稍待，以便结案。”胡登举闪在一旁。

施公吩咐带九黄和尚听审。不多时，带上凶僧，昂然站立。施公大怒道：“你这囚徒，事已败露，还敢强横。夹起来再问！”众役发喊撂倒，把刑一拢，九黄“哎哟”昏绝。用水喷醒。他叫道：“老爷，贫僧照实招认定供。”施公吩咐把小和尚带来对词。衙役带上，跪在一旁。施公道：“本县先问你，杀死胡翰林夫妇，为何将人头挂在尼庵门上？快说，饶你不死！”小和尚说：“老爷若问，小僧深知。那九黄在庙饮酒，小僧时常伺候。他与七珠，原系通奸。城中胡乡宦，本是庵内施主。那日，翰林同夫人、小姐，到庵内焚香。看破了淫尼，甚属不堪。翰林催了夫人、小姐回家。七珠羞愧，九黄替他报恨。那日酒后，越墙而过。去了一个时辰，手提两个人头回来。七珠心中大喜。”施公又问：“如何挂在尼姑庵门呢？快讲！”小和尚说：“老爷，那九黄是色中饿鬼。那日进城，从地藏庵门口过，见一个美色尼姑，把他魂引去。因不得到手，九黄回庙，愁思无门可入，若将人头挂在庵门，必将庵主锁拿进县，得空他好飞檐走壁，夤夜淫骗。倘若不允，用刀杀死。”施公听罢，吩咐将小和尚带下去。施公又问九黄凶僧：“小和尚之言，你可听真没有？”凶僧闻听，大叫：“罢了！应该命尽。老爷不必再问，贫僧招了。”施公吩咐书吏写招。又叫七珠上堂跪倒，一见九黄受刑招认，也就画招。吩咐请胡相公上来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二回 贤臣判结案 行文斩众囚

且说胡登举上来，站立公案一旁，施公带笑说：“贤契，刚才九黄、七珠等对词，都听真了？”胡登举含悲，说：“门生听真了。叩求老父师公判。候结。”施公道：“祸因自招，才能生事。令尊当朝伴主，身居翰林，贤契也读孔圣之书。嗣后莫招三姑六婆之人。令堂不到尼庵，焉有此灾？以恩作怨，七珠、九黄才下狠心。这首级，贤契送回府去安葬，专等回文斩贼。再劝你免悲伤。”胡登举听毕，跪倒，说：“多谢父师指教之恩，今与门生报仇，来生衔环。”言罢，叩首站起，退至旁边，脱下衣服包好，抱在怀中，下堂出衙回家。

且说施公，不免叹息。又叫把刘君配抬过来，与王公弼、地藏庵的道人上来对词结案。差役答应，全带上来。先问尼姑：“祸因你起，听本县判断：见头就报，焉有此患？带累多人。财买老道抛去首级，迷徒图银，忘却残生。人头抛在人家后院，哪知移祸与人，暗有神明。君配就该当官来报。事可逢巧，又生祸端。遇公弼表弟，心生不良，见头讹诈银子五百。刘君配疼银，又生拙志，棍打倾生，埋在一处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又问：“老道，你是哪里人氏？”老道说：“小的河南人氏，名叫吴琳。只因家贫流落江都。”



施公说：“尼姑给你五两银子呢？”吴琳向腰中取出。公差接过，放在公案。又问尼姑：“你隐藏人头，移害与人。拉下去重责十五大板！”放起下去。又叫王自臣：“此事算你有功。老道之银五两，赏你去罢！”又吩咐将老道收监，伤好发回本处。又往下叫王公弼、刘君配：“你二人听我吩咐。”公弼说：“叩求老爷，替小人表弟报仇。”施公说：“本县作文具报，但等回文正法。你将表弟速速埋葬，随时传你，报仇伸冤。”公弼听罢，叩首谢恩。施公又叫君配：“当日见人头早报，焉有今日？因你起了亏心害人，应当抵命。本县详文回来，再行定刑。”施公叫人解押刘君配回铺，算清帐目，交了买卖，带回入监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毕等回文 断女子亲父收领

且说施公，吩咐行文，报明上司。又见衙役下跪回话，说：“被盗去财物、贼奸女儿的海潮带到。”施公说：“叫上来。”不多时，海潮上堂跪下。施公道：“你告失盗骗女众寇，已被本县拿住，少时叫你结案。”吩咐先把九黄、七珠带下去，再把十二寇带上来。众役答应，立刻带上跪倒。施公叫海潮：“你认认十二人之内，见过哪几个，好给你结案。”海潮答应，上前挨次瞧了一遍，跪下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容小人禀明。那日晚上被他拿住，就昏迷了。叫女儿上前来认罢！”施公说：“使得。”

海潮叩首而去。不多时，同女儿上堂，跪在一旁。施公见他愁眉不展，两眼含泪，见人惭愧。施公看罢，道：“海潮，叫你女儿上前认认。”答应：“领命。”走下来至众寇面前辨认。海潮说：“那晚就是这些个贼，往我嘴里塞紧棉花。那个用绳子，把我背剪，吓得我二目昏花，认不真切。因此叫吾儿认个真切。”女儿认罢，上堂回明。

施公带怒，叫二寇说：“你们偷盗人财，已各可恶；见色强奸，罪上加罪。快些实说！”二盗随即画招。施公吩咐海潮领女回家，详文到时，再领赃物。谢恩而去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四回 螃蟹鸣冤枉 飞签拿老宠

且说施公，只见二人上堂跪下，呈签回话：“小的将失物的李天成带到。”施公说：“李天成，本县拿获十二寇在此。你既失盗被害，你必认识。且把你伙计丧命之由说来，本县与你结案。”李天成答应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施公闻听话语与诉呈相符，说：“你休要伤感，本县判断公平。”又叫众寇上前跪下，问：“你们在南北两路打劫事情，从实招来，免受苦刑。”众寇闻听，齐说：“小的等作恶，原是不假，情愿认罪画供，求老爷免刑。”施公闻言大悦，道：“你等顺理，本县岂无好生之德。”遂叫李天成：“你可听见了？这强盗都招口供，你事可结案。先回收殓你伙计尸首，再听传领赃物。”李天成答应，谢恩出衙而去。

且说施公，又问众寇：“那海潮、李天成二人之赃，现放何处？”众寇说：“两家财物，银钱花费一半，下剩在莲花院内。”施公闻听，吩咐将招单拿下去，叫众寇画押呈上。施公带笑说：“你们听我吩咐，我这里行文，详报上司。少不得委屈你们，在监候着喜信。本县但有开脱生路，无不尽力。”众寇认作好话，个个心喜，一齐答应。施公叫禁役收监，吩咐小心。牢头答应，把十二寇带去收监，多加防范，不必细说。



施公又叫两个小和尚上来，说：“你们再把凶僧之过，说与本县听听，好结此案。”小和尚遵命，自始至终，又说一遍。施公听罢，与招单相符。又提僧尼，画押呈上。立刻吩咐：连十二寇共作移文，详报上司。回文一到，以便正法结案。又吩咐牢头，当堂给九黄钉了脚镣。又把七珠打了三十大板，治了个死去活来，这才一同收监。又把施食的十二个和尚，带来跪下，施公说：“尔等内中有莲花院里的僧人没有？”众僧回道：“我等十人，各庙居住，他们是莲花院的。”施公说：“你们十人，既不是九黄庙中之僧，与你们无干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要谨守清规，本县今日开放你们，去罢。”众僧一齐叩首谢恩，下堂念经，各回本庙而去。施公又看二僧，面貌慈善，都有年纪，不像行恶之人，说：“你二人同这小和尚回庙焚修去罢！”四僧谢恩，叩头起来，回莲花院。又带上莲花院余僧跪下。施公观瞧，个个腰粗膀大，凶眉恶眼，都是不法之徒。不问情由，拔签掷下：每人打三十大板，大枷一面，枷在江都要路口上，一月示众。开释重处还俗，回家为民！

又叫施食的十二尼姑跪下。一看，就认出不贤惠的有四个尼姑，吩咐带在一旁。向那八个尼姑说道：“你们听本县吩咐，你们各回庵去。七珠自作自受。从今你们须守清规。那七珠的观音庵内，每人轮流照看焚修。但有风吹草动，本县查出定不宽恕。去罢！”八尼一齐答应，叩谢而去。四个尼姑都担惊怕。施公说：“你们四人作的坏事，你们自己明白。还有什么辩处，快快实说，本县好结此案。”四尼不敢强辩，个个叩头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小尼心邪。不料老爷神目如电，小尼等岂敢虚言强辩，只求老爷看佛面怜尼，以后改邪归正，谨守清规了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五回 当堂申文详报 判哑巴打手式

且说施公，闻听四尼之言，大笑道：“国法难容，把四尼拉下，每人重责十五大板。”皂役答应齐喊，拉将下去，登时打完。断离尼庵，还俗配人。

施公放了四尼，又吩咐知会四老爷，亲到莲花院，清查财物。传海潮、李天成领赃；再叫他待文书回来，看立斩众盗，以解心中之恨。公差答应下堂，去知会四衙，传海、李二姓，跟去莲花院查领赃物。

且说施公，当着振公，又叫将哑巴带上来，登时带到跪下。但见二目流泪，急得搓手，抓嗓拍心，指指口，摇摇手。众役与振公都不解其意。施公说：“武二，你不用着急，方才你抓抓嗓子，是自恨不会说话；拍拍心，是心中明白。本县懂得手式，只要你把手式打的明白，本县就立刻替你审明。”哑巴一听，心中欢喜，连连叩头。施公说：“你家住何处？”哑巴见问，用手向东一指。施公说：“东关以外。”哑巴点点头。施公又问：“什么地名？”哑巴用手指头，满地混画。施公吩咐给他纸笔写来。哑巴接了，立刻写完。衙役呈上。施公闪目一观，纸上画的两座塔，当中一座庙。看罢，施公说：“必是家住双塔寺。”哑巴点点头。施公又问：“你家中有什么人口？”哑巴摇摇头。施公说：“只你一人，父母



手足全无，是不是？”哑巴点头。施公叫声：“武二，少时本县叫周顺夫妇上来，不许你多嘴，问着你再打手式。”哑巴点头。

施公吩咐把周顺夫妇带上来。叫道：“周顺，你与武二是什么亲眷？再说一遍，好替你结案。”周顺心内打算主意，先前问我说是姑舅亲，少不得还照旧，又说了一回。施公听罢，微微冷笑：“本县问你，与哑巴是姑舅亲么？”答应：“正是。”又问：“你这门亲，你女人知道么？”说：“老爷，小的与武二系表兄弟，千真万真。小的女人焉有不知之理？”施公说：“既是真亲，你女人固然知道。少时叫女人上来，不许你开口！”“小的岂敢多话。”

施公叫那妇人上来跪下：“本县曾问过，你也知道，方才你可听见你夫主说：父母俱亡，田宅花尽，你哥哥不成器，胡闹。不知真假，本县问你。”淫妇答云：“民妇出嫁六年，我哥哥口不能言，自幼哑巴。”周顺听见，不由就要多言。施公动怒，喝声：“打嘴！”不管他，乒乒乒乒打完，打的血水淋漓。施公叫道：“那妇人，不用胡思乱想，实诉真情，本县自有公断。你要听真，少时本县问哑巴，不许你多嘴。”那妇人答应“晓得”，跪在一旁。施公叫声武二：“本县问你，不许撒谎，周顺是你什么亲戚？”武二摆手摇头。施公说：“你与他无亲？”武二点点头。又问：“那个妇人与你什么亲呢？”武二闻听，把手指指那妇人，又指指自己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参透手式 巧判哑巴奇冤

施公问哑巴说：“你与那妇人有什么亲？”哑巴指了自己，将两手第二指十字架儿，反比比；又把身子仄倒，将手比枕：二人同睡之相。又起身抓抓嗓子，拍拍心口，急的呵呵连哭带嚷。施公带笑叫声武二：“本县知晓，你才用手指指他，说你俩不是兄妹；又把手指指头十字比比，说你俩是夫妻；躺在地，你俩是同枕之人；抓抓嗓子，是不能说话；拍拍心，是心里明白。你的冤枉，别人不知。本县猜的是不是？”武二听毕，登时止泪，拍着胸膛，又指指施公，又往外朝上指指天，又连叩了几个响头。施公深知他心里，说：“指指天，指指官，言官可比天，判的是了。”施公说：“不用比式了，说那妇人是你妻子。本县问你，现有丈母没有？”武二摇头。又问：“你有丈人没有？”武二点点头。施公说：“你既有丈人，岂不是有了活口么。好对证了。”说罢大笑，吩咐差人跟了武二去，立刻把他丈人传来，问明了好结案。差役答应而去，将武二带下同往。周顺与那妇人一听去传武二的丈人，登时变了颜色。施公看得明白，吩咐将他二人押去收监，要小心看守。

天晚，守府见施公判案如神，心中大悦，欠身告辞。施公离座相送。二公手拉手儿走着。守府带笑，夸奖施公，尽



是满洲话语。说着送至衙外，彼此哈腰分手。

施公进衙，见一公差跪下回话道：“小的奉命跟了白獭去，到北关外河涯，那个白獭往河内指一指，乱叫一会，旁有一洞，钻入里面去了。小的回来禀明，请老爷定夺。”施公听说，一声大喝：“髻！好个胆大奴才，竟敢把那白妖放走，空身回来。待本县明早亲自去验，再看缘故，追你狗命。下去！”公差起来，吓得诺诺而退。施公吩咐：“明早伺候本县，往桃杏村断泥土地。”众役答应，施公退入后堂，走入书房坐下。用饭已毕，在灯下闲看古今书籍。施安就溜出去躲懒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审土地 问老者赖亲结案

且说施公独坐看书，天交二鼓时候，耳内忽听唧唧鼠叫。施公往下细看，拿灯一照，只见地下跑过两个水鼠，咬在一处。看见施公瞧他，他两个一齐立起，前爪儿拱，口中唧唧的乱叫。施公心下自疑，说：这也奇怪，往常老鼠见人必躲，今日为何大胆，竟不怕人，莫非他也来告状不成？想罢，取灯细照，两鼠齐往房外而跑。施公秉灯跟着，找到书房门首，即不见了，地上只有新瓢半片。施公拾起来，转身将灯放在桌上，坐下细想这瓢片、水鼠之故，不由自叹。忽见施安送茶进来，站在一旁。施公手内拿茶，暗想，为官哪得清闲，晨起晚眠，我想显显威名，岂知官司烦难。又听衣架上衣服掉落，施公闻声，即叫施安拾起，搭在架上。连掉几次。施公心内就明白了：明早升堂，这般断法。想罢，宽衣上床而寝。

次早，净面，更衣吃茶，吩咐伺候升堂。施安传出，登时敲响梆敲，升了堂坐，众役呼堂。施公想昨晚之故，伸手抽签二枝，高叫：“徐茂、郭龙。”二役答应，上前跪下。施公吩咐：“徐茂，你去把瓢鼠限五日拿到。郭龙，你去把流衣限五日拿来。若逾限期，重责不饶”。

且说施公，才要起身去审土地，只见公差同哑巴把他丈



人传到跪下。施公看那老人：面皮苍老，形容瘦弱，发须皆白，色如银丝；吁吁而喘，还带咳嗽，二目昏花，微有泪痕；头带毡帽，浑身布衣、布鞋、布袜，手持拐杖，年纪花甲，面貌慈善。施公看毕，问道：“你是哑巴什么亲戚？”老者见问，口叫：“老爷，哑巴是小人的女婿。同村居住，情好结亲。他的父母亡故，小人无奈，招他上门。只因女儿不甚贤惠，憎夫不能言语，暗中偷逃，不见踪迹。哑巴心急，也出在外。今蒙老爷传唤进城，叩求老爷判明情由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不必悲伤。本县问你，家住哪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小人住双塔寺，名叫鲍君美。”施公说：“有个周顺，你可认得么？”老人说：“周顺乃是小人的内侄儿。自从女儿逃了，至今也没有见他。”施公听罢大怒：“把周顺并那妇人捉来！”青衣不敢怠慢，立刻带来跪下。老者一见周顺、女儿，明白了八九分，不由发怒。

施公道：“周顺，快把拐骗之事说来！”周顺仍不肯招，施公吩咐夹起来。众役发喊，一齐上前推倒，套上夹棍，将绳一收，周顺昏将过去，用水喷醒。又将那妇人手也拶起，真痛彻于心。只得实招说，怎么他姨妹嫌弃哑巴，二人偷情，后又逃走，要成夫妇……一一招认。施公听他二人招供，吩咐书吏写供，拿下与周顺同那妇人画押呈上。施公过目，定罪已毕，吩咐把周顺打了二十大板，拖起跪下。施公说：“周顺，你通奸拐骗，恕你不死，收监，伤好充军，以免哑巴之害。”周顺收监，不表。施公吩咐把那妇人拉下，重责十五大板，以戒私通。打的淫妇声叫哑巴求情。打完，施公说：“你们翁婿听了：此妇领回家去严教，莫招闲杂人等来往。久而知羞，改邪归正。去罢！”君美、哑巴叩谢，三人出衙而去。

施公吩咐前往土地庙去审事。下堂上轿，全付执事人



等，登时出了衙门。那跟白獭的公差，跪下回话，说：“白獭从此钻下水去。”施公一听，说：“你等起来，待我验看。”施公轿内闪目观看，树下之穴无数，大小不同。验罢，施公说：“他用嘴指了几指，钻入树下？”答应“正是。”施公说：“罚你下河摸上一摸！”公差无奈，只得下河。幸喜天气温和，脱去衣服鞋袜，跳在河内。有一顿饭时，慌忙上岸，不顾穿衣，跪在施公轿前，心内战战兢兢，口中叫道：“老爷，小的摸着一个死尸，用绳子拴着一扇小磨子，搬不起来。回明老爷知道。”施公听毕，沉吟一回，吩咐卫豹：“下去，把那拴的尸首，将绳用刀割去，捞上；再把磨子拿上来。本县重赏你。”卫豹复又下去，即将死尸拉上；次把石磨拉上岸来。穿好衣裳，立在一旁。施公验尸，浑身无衣。又看石磨一个眼。那些百姓，观看不言。

且说施公在轿内暗想，只一扇阴磨有眼，将尸坠下。要有那一扇有脐的阳磨，定然明此冤枉。遂差李茂领签：“不许怠慢！限五日以内，必要见真。若是粗心大意，重责不恕。”说罢，又吩咐起轿，来至东关。方上吊桥，忽然天变。狂风大作，搅天灰尘，黄沙乱滚，红日无光。耳内只听人声乱喊。霎时风定尘伏，施公就问众役：“方才是什么响？”公役答应，近前看见轿顶没了。连忙回说道：“轿顶刮去。想必被风刮落河内。”施公闻听，心内大惊，吩咐起去，将此处地保传来。公役即时叫了来，跪在轿前报名：“地方王保伺候。”施公说：“此段地方你管的？本县轿顶刮落河内，你快些找来。”王地保答应。叫一水手脱下鞋袜去摸，摸了多时不见。复又去摸，把轿顶摸着，上岸穿衣，手持轿顶，走至轿前跪叩。口称：“老爷，小的摸着轿顶了。”施公一见大悦，说道：“你且起来。”即将轿顶安上。“本县问你，轿顶在何处摸着？”水手回说：“小人摸到桥桩之下，有二尺多



深，伸手摸着的。”施公见事有可疑，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小的姓夏名叫进忠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再到那摸轿顶之处，不论何物，摸来我看。”夏进忠复又去摸。不知摸着何物，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八回 解开螃蟹情弊 差人访拿凶犯

且说水手夏进忠，下去摸了多时，并无别物，只有一蟹，拿来请验。施公细看，有碗口大的螃蟹，浑身发青，其形可疑：四个抓儿，两个钳子。看罢，心内暗说奇怪！灵机忽动：方才旋风阻路，刮去轿顶；轿字拆开，乃“车、乔”二字，却像光棍之名。又摸出此蟹，四根爪儿。必须如此这般，方能结案。发签差衙役王仁说：“你领此签，限三日把车乔拿进衙门听审。”王仁无奈接签，答应而去。

施公吩咐起身。不一时，将到桃杏村，忽听喊冤之声。施公用脚一踉，轿夫连忙停步。门子上前，揭起轿帘。施公问：“什么人喊冤？”公差带上，原是一个贫婆，口称告穷。施公闻听，不由发了一笑说：“世上也有告穷的么？想来你无依靠。罢咧，念你年老，发在尼姑庵中，叫差役送你去罢。说本县之言，交代明白。”青衣答应，贫婆谢恩而去，军民称颂。不表。

施公直往桃杏村审土地，人役马夫，前呼后拥，登时进了村口。地保跪迎轿前报名：“东关里地方王麻子，迎接老爷。”门子说：“起来引路！”入村不多时，大轿到土地庙前，施公下轿。先看破绽，再升公座。想罢进庙，闪目观看，上面供奉一位土地，左右侍立二位小童。供桌以下，左判官，



右小鬼，并无别的陈设，只有一个大香炉。施公看罢，心中纳闷，腹内自语：“这事全无题目可做，怎么是好？”不得已转身出庙，升了公座，吏役人等，左右侍立。施公往四面瞧了瞧：来看的男男女女，千佛头一般，周围环绕。施公看罢，将脸一变，要审土地。吩咐：“叫告土地的李志顺快上来。”公差一听，回说道：“李志顺伺候多时。”施公点头，又叫把庙内土地抬出来听审。众役答应，不敢怠慢，一个个跑入庙内，立刻把位泥土地尊神抬出。施公一见，故意拿腔慌忙站起，带笑把手一拱，高声说：“施某今日惊动贤契了，请坐。”言罢，回头吩咐看坐。青衣答应，拿了一张椅子，放在下面，众役把土地抬起，放在椅子上坐定。青衣在旁扶着。施公设智推情，忙出公座，往前一瘸一点，哈着腰，紧行几步，故伸双手，倒像与人拉手的那一种款式。又见施公把手拉了，复倒退几步，哈着腰，带笑大声说：“贤契，请坐！”又吩咐：“把我的公座转过来，对坐好商议事情。”青衣答应，把椅子拿来，放在土地对面。施公又故意哈哈腰，退步坐下。眼望土地讲话，叫声贤契：“休要见怪，惊动尊驾，为的民情。我是知县，你也是一方之主。我与你居官一样，阴阳一理，原无二致，都受皇恩，所事不过管辖百姓，公判民间冤枉，不负君王雨露之恩。请问，本村李志顺回家，将银子埋在炉中，老贤契就该留心照应才是，为什么被人窃去，为何知情不举？既为守主，贤契只管告诉与我，好拿窃银贼人。你我官官相护，我不碍你。若是不说，即作表文，升天参事，你莫后悔。”施公满口捣鬼。

忽然听见众人丛中，有人冷笑一声，说：“真真捣鬼！惑哄愚人。”施公闻听，大怒道：“什么人说话？带他过来！”衙役即行到众人内找寻，将说话之人，带至公案前跪下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你笑本县惑哄愚人，想来偷银你必



知情，从实说来。如不招认，立刻处死！”那人叩头，口叫：“老爷，小人姓刘，名义。因见老爷审问土地，是以小人不觉失笑。小的该死，叩求老爷施恩。”施公问：“你如何知土地庙内有银？”刘二说：“小的是李志顺同村之人。那日晚间，李志顺回来，酒店相遇，上前问候他，李志顺不理。小的气忿不过，随后即跟他去。他夫妇叙话，方知他的银子在香炉内。小的即到庙中，将银取了。现闻李志顺在老爷台下投告土地，老爷已准他状。今日审土地，是以带来，分文未动。”即将银包呈上。

施公吩咐叫志顺上来，打开银包，看过银子数目，跪禀：“银数不少。”施公大怒道：“你今银子有了，本县问你知罪否？可恼你不念糟糠之妇，反怀疑心，才有失银之故，理应重处。那刘义虽说偷银，原是气忿戏弄。夤夜入户，盗听言语，本该重责枷号。但本县有好生之德，罚你二人修理土地神祠，重装金身。”二人叩头谢恩。施公吩咐打轿回衙。此案施公审土地，实出不得已。既为民之父母，不得不为民分忧。失银无证，从何追问。岂不知土地泥塑，何能说话。借审土地之名，百姓晓得奇闻之事。看者千万，同在内中，察其形色。不料果然刘义说出，始得结案。可见施公为民用竭苦心，不愧民之父母。

且说李茂，奉差缉访磨盘踪迹，访了数日，并无影子。限期又到，恐怕责打，只得四处寻觅。那日进一酒店，看见桌子底下，放着一扇有脐的小磨，用心细看，与河内小磨相同。即问掌柜的：“你桌下小磨，上扇放在哪里？我要借用一用，就还。”掌柜的见问，回答道：“老客，那上扇磨盘没有。我自到这李姓铺子，只有下扇。如有上扇，客人尽可借用。”李茂闻言，冷笑道：“我倒有上片，不知是一付不是，须得你把这一扇背去，合合是不是。”掌柜的心中不悦，说



道：“老客酒并未吃，倒说醉话。既不照顾，请便出去。”公差闻听，心中大怒，说：“爷们与你好说不去，牵着才走。”咣啷倒出锁来，套在颈上，不由分说，牵着就走。说：“你不认得，我们是奉太爷之命，特来叫你背这小磨进衙门里去。”掌柜的无奈，只得立起，同出店门。

且说施公大轿，前呼后拥，方进东关。街道狭窄，人多拥挤，执事前行。忽听道旁一人，高声哭喊不止。施公轿内闻听不悦。心内说，此人胆大！明知本县过路，喊叫，定有奇冤。施公吩咐：“住轿，把喊叫之人，立刻拿来。”该值闻听，连忙跑去，一拥上前，拉到轿前跪下。乡民浑身打战，跪倒叩头。施公就问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快说来！”那人说：“小的住在南关以外，姓王，名叫王二。父亲去世……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九回 戚胡子告妻 黑犬闯公堂

话说王二说：“小的父亲去世，寡母在堂，兄弟全无，卖豆腐为生。因躲老爷，被众人所挤，石狮子绊倒，一盘豆腐全都洒了。”施公听罢，说：“带起王二来，锁拘石狮子听审。”军民人等，听见审石狮子，以为新闻，三五成群，来看热闹。

且说奉命锁拿石狮的公差，见施公大轿去远，齐至石狮子跟前。只见多年狮子，横歪在地，被土埋了半截。卖豆腐人在旁。众公差个个抱抱怨怨锹锄掘出，用绳抬进县衙。贤臣立刻升堂，书吏三班喊堂。才要吩咐书吏，看那些结的招供，忽听堂下叫一声——不知打哪里进来一只黑犬，窜至堂口。可也奇怪，竟至公堂，他就不胡窜乱跳，把身形伏地，前爪儿跪下，抬起头来，望贤臣汪汪大叫三声，不住摆尾。清官与书吏三班人等，留神察看；各役举棍要打，贤臣喝退。施公腹内自思说，这狗来的奇怪，跑上公堂，竟会下跪，大叫三声就不动。我施某有心不究，古云“马有垂缰之力，狗有守户之功”。他果有灵性，问他必懂。贤臣想罢，带笑说：“那只犬，你乃畜类，来闹公堂，大叫三声。果有屈情，再叫三声。”那犬听见吩咐，随又叫了三声，叫毕扒伏不动。贤臣称奇：“来人！尔等去一人，跟了他去，若有



缘故，立刻拘拿见我。”该值役名叫韩禄进，答应，上前接签。那犬咬着公差衣服，拉着出衙而去。贤臣吩咐退堂。

施公用毕茶饭，传出点鼓升堂。贤臣说：“带上石狮子听审！”公差答应，无奈将石狮子抬上堂来。又把王二带到。施公叫声王二：“本县问你，因躲轿子，被石狮子绊倒，洒了你的豆腐，你才大叫。”王二答应：“是。”施公说：“少时我问石狮子，他若不应，算你说谎言不实，难免责打。你且起去，跪石狮子一旁，好与他对词。”王二至石狮子旁边跪倒。贤臣原是哄骗。离坐，一瘸一点，走下公堂，至石狮子跟前站住，吩咐：“拿椅子来。”该值人答应，把椅子拿来。贤臣坐下，瞧看军民甚多，心生一计。勃然大怒，吩咐衙役将仪门关锁，传众百姓上堂。衙役答应，高声叫道：“老爷传众人上堂问话！”众人无奈，皆上堂跪倒。施公道：“尔等是什么人？”众人同声说：“是买卖人。”施公说：“来本县衙门何事？尔等既是生意之人，理宜守居，各司其事。何得擅入衙门，听审官事！喧哗吵闹，应该何罪！”众人磕头，说道：“子民无知，该死！求老爷施恩饶恕。”施公思想良久，说：“尔等求饶，本县姑念愚民免责，每人罚钱十文，与王二以作资本。”众人身边带有钱文，随即交给；也有未带钱的，向相熟借给。衙役挨次攒得钱，共有串余，拿到施公面前。贤臣吩咐：“传王二上来领钱。”王二跪倒。施公说：“你将钱拿去回家去，尽心生理，孝养寡母，不可枉费。”王二磕头，谢太爷恩典。施公吩咐开放仪门。众人俱各散出衙门，议论纷纷。不提。

且说贤臣吩咐退堂，施安献茶用饭。堪堪天晚秉烛，施公灯下观看古今书籍，看到天有三更，人都去偷懒，独有施安伺候。忽听门外脚步之声，贤臣往外问：“什么人？”那人豪气答应：“我呀！”一掀帘帟，闯进书房。贤臣留神观看：



小帽青衣，浑身钮扣，腰紧搭包，单刀横腰，薄底快靴；年纪二旬有余，额下无须，满面凶光，带着怒容，身轻体健，甚是雄壮。贤臣看罢，不慌不忙，面带春风：“请问壮士夤夜入内，有何事情？”那人大叫道：“施不全听真！我本豪杰英雄。江湖朋友，被拿进监，我心不平，有意反狱。你把众家兄弟快放出来，若有一字不允，今晚伤你之命，除却众害，好叫朋友任性而行。”言罢抽出刀来，用刀一扬，举在空中。施安一见，魂不附体，躲在外边桌底之下。贤臣高叫：“壮士停手！施某好比笼中之鸟，救应全无。生死任从尊意，暂容片刻，再杀不迟。壮士此来为义，本县就死，也是要忠言尽心事，即死闭目。”那人闻听，横刀住手，微微淡笑，说：“有话快快言来！”下文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回

## 飞贼书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义

话表那人闻听，一声大叫：“施不全，有话快说！你好闭目受死！”贤臣一见，虽然心中胆怯，忠字在心，全无惧色，满面含笑，叫声壮士：“既容言明肺腑，施某拙语奉告，纲常大礼，忠孝节义，人生世间，都须有点，不枉奔走风尘江湖。我施某，官居县宰，清廉自守，难趁百人之心。俗说为臣要忠，作子必孝，大丈夫不忠不孝，枉生世界。为官要与地方除害，不全尽忠，即难顾众。因此，多人恨我。”贤臣又云：“人怀善念，天必从之。心怀恶意，众祸相侵。不思己过，还怨恨别人。壮士明义，人不犯法，国律虽严，无罪之人，心也不惊。既要作孽，天地难容，施某若是留情，我即不忠。他们果系英雄好汉，你今害我，情愿倾生，立意尽忠，死何惧哉？壮士想想，那些猫鼠同眠，无能之辈，可惜好汉前来，与彼报仇。施某死后，今古标名，可惜壮士反落不义之名。”施公言罢，故意哈哈大笑：“壮士要杀要剐，任从于你，我不全皱眉，算个什么人！”

那人被施公这些话，说了个进退两难，低头一想，叫声不全：“我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罢咧！把你作官的印给我拿去，好见江湖众友，作进衙凭据。”贤臣闻听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一阵冷笑道：“壮士不用留情，一刀把我杀死，



倒也爽快。想施某为官失印，也是一死，请壮士想想。”那人闻听，心中不悦，说：“不全，真不拿印出来，定要杀你。”施公无奈，故意迟迟拿出一个布包，在桌上打开，取出一物，点头叹气，双手递过。那人随手接去，不管真假，出房说“走也！”贤臣说：“好汉留名！”那人见问，微微冷笑着说：“吾便留名，有何惧哉，吾大名就叫‘我’！”言罢，纵身一跳，踪迹全无。

施公呆了半晌，叫声：“哎哟！吓死我也！”吓了一身冷汗，自叹说：“若不亏我两行利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吾命休矣！”叹罢，回书房来找施安。忽听桌下哼哼，施公秉烛一照，施安浑身打战。施公大骂：“畜生！如此恩待你，畏刀避剑，若不念你勤劳，我决不恕！”

一夜未眠，天亮吩咐升堂。点鼓喊堂，贤臣坐下，抽签叫王栋、王梁。二人答应，上前跪倒。贤臣说：“本县差你弟兄二人，领签限五天，将名叫‘我’的拿住，来见本县。如要违限，定行处死。去罢！”王栋接签叩头，口尊：“老爷，与小的个示下。这个‘我’到底是谁？吩咐明白，小的好去拿。”施公见问，硬着心肠，一声断喝：“髻！满口胡说。你们既闯江湖，连‘我’也不认的？下去。”二人无奈，领签下堂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见那只黑犬跑上公堂，摆尾摇头，爬在堂下。又见跟犬的公差，跑了个张口结舌，上堂跪倒。贤臣叫声：“韩禄进！”公差见问，叩头，喘吁吁口尊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跟犬出了北关数里之遥，漫荒无人之处。此狗跑进芦苇之内，前爪刨土，鼻子又闻。小的借锄，掘了三尺多深，底下埋一死尸，身上无衣，有刀伤血迹。年纪不老，相似病形。小的看罢，用土掩盖，留下地方看守尸首，小的特来禀报。”贤臣听罢，沉吟多会，腹内自说“有了”，何不如此这般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一回 庆贺三官唱戏 栋梁巧遇拿“我”

贤臣灵机忽动，叫声韩禄进：“此犬你就带去，小心喂养。再去知会四老爷，验明尸首刀伤，留地方看守。”公差答应爬起。贤臣又往下叫：“那黑犬听真：古言良马比君子，畜类也胎产。既有鸣冤之故，心必灵通。你就跟韩禄进去，叫他喂养，不可乱跑。但有不遵，本县把你重处！”那犬听得此言，扒起跑过，随在差役后边。不表。

贤臣又见二人抬着一扇磨盘；公差跟进角门上堂，带着一人，跪在一旁。青衣跪倒回话：“小的将阳磨拿到。”贤臣吩咐：“放在旁边，将河中那扇磨盘取来。”李茂答应，不多时，取到放在一处。施公吩咐李茂将二扇合在一处看看。公差猫腰端起，往一处一合。只听咯当合在一处，不大不小，正正一付。贤臣往下叫那人：“本县问你，河内小磨坠尸，被本县搜出。如今小磨相对。快把害人之故，从实招来，免得用刑。”洪顺只得叩头，口称：“青天，磨盘坠尸，小人不知。小民祖居江都。北关外桃柳村姓李的开设一座酒铺，嗣后不开，才盘给小人。一应家伙，言明价银二十两。其银当时交足，不知他的去向。收拾铺子，才见一扇小磨，在后面存放。昨日公差拿来小人来见老爷。至于死尸，不知情是实。”施公又问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回答：“小人名叫洪顺。”



施公说：“虽言你到铺原有一扇，此话想来，也是有的。你果不知李姓去向？”

正在讲话，忽见堂下跑上一人跪倒，高声大叫：“老爷，要找李姓，小的知道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“姓王名德，与洪顺是义兄弟。”施公说：“要找不来，拿你治罪。”贤臣抽签叫李茂：“你就跟王德前去，把这李姓拿来问话。”公差接签。王德叩头爬起，一同下堂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二回 王梁要伏旧路 王栋劝解粗心

且说贤臣，心神不爽，往下吩咐：“人来，尔等把这两扇小磨拿下收好。将洪顺带下看守。”随即吩咐退堂。

且说奉命拿“我”的公差王栋、王梁二人，领签出衙，一边走着，王梁望王栋说道：“想当年咱何等快乐！只因身犯官私，拿进衙门，前任县主开恩，收在衙内应役。如今逢到这难办差使，叫咱无处去拿，我想依旧去做绿林。”言罢，回身就要走。王栋用言劝了几句，王梁无奈，随兄去访。

且言奉命拿流衣的公差郭龙，他爱吃一盅，喝了个大醉，一走出店来，嘟嘟嚷嚷的骂人。耳内听见有人闲谈论说：“我浑身发热，肚子胀大，访医调治。”又一人说道：“有异人，此人姓刘，在南关住，来的不久，是个高人。我的痲症，是他治好的。看好受谢，国手刘医。”郭龙闻得此言，立刻酒醒。“刘医”二字，管他是与不是，拿去搪塞免打。忙行几步，赶上那人：“刚才你说刘医，但不知他住在何处。我有要事求他，借问一声。”那人说：“郭爷，刘大夫是我街坊。跟了我来，到他家去。”

且言王栋、王梁，一连九天，没有访着消息。一日南关三官庙唱戏，弟兄无精打采，王梁叫声兄长：“何不到酒楼去吃酒？”王栋说：“使得。”二人迈步向前，刚至楼下，忽



听楼上一声大叫：“谁敢拿我！”王栋、王梁听见，慢慢上楼，悄言说：“有了踪迹，咱们进铺，瞧探明白，好上楼去拿他。”王梁低低回答：“晓得。”他二人进酒楼，店家一见认得的，满面带笑，忙忙站起，口说：“上差，好久不到小铺，今日光降，奉敬三杯。”王栋、王梁说：“楼上有座么？”掌柜的说：“今来了一个恶人，拍桌子打凳，吃了个烂醉，闹得不像样，年轻雄壮。”王栋、王梁说：“不如趁醉下手要紧。”说罢，忙上酒楼。强人正在睡梦之中。二人上去捆住，就用杠子抬往县衙而来。不表。

且说公差徐茂，一连几天，并无题目。这一日入茶铺消愁，明为吃茶，暗暗留神。只见又来几人，内中一人，带怒说道：“咱自吃茶，不用劝。他瓢老鼠如今大长混充财主。忘记他父卖瓢——瓢半片，即是他父外号。”徐茂正访瓢鼠，听见“瓢老鼠”三字，心中一动，正打主意。外面又有一人，骂骂咧咧的。徐茂就不吃茶，起身会钞，出铺观瞧，但见五短三粗，凶眉恶眼之人打架。徐茂上前说：“列位闪开，让我走！”余人退后。徐茂说：“你先不用打，事犯了！”那人闻听，话戳心病，登时变色。说：“罢了！跟你去见老爷，回来再讲。”徐茂点头，拿出无情锁，套在那人项上，扣上疙瘩，拉了去了。下文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三回 义士保贤臣 私访关家堡

且说公差郭龙，跟那人去带大夫刘医。他二人转弯抹角，登时来到。那人用手指道：“这门里就是，你叫罢。我有事不能奉陪。”一拱手，回头而走。

公差闪目观看，果然门旁有板牌，黑漆大书“国手刘医”。看罢，郭龙上前，用手击门，高声叫道：“里边有人么？”不多时，里边走出一人，摇摇摆摆，手中拿扇，长袍短褂，体面不过，年纪四旬上下。郭龙一见，不容分说，伸手揪住。刘大夫气的大声嚷叫：“你是何人，为什么揪我？”郭龙说：“你事犯了。”哗啷拿出锁来，套在项上，拉着就走。

且说贤臣，一连两天，并未升堂。闷坐书房，思索无形之案难结。次早吩咐点鼓升堂。只见王仁、赵虎二差，叩头求限，再拿众犯。贤臣硬着心肠说：“尔等二人，久役必猾，专会抗限。”伸手抽签，拉下每人打十五大板。挨次打完，贤臣说：“再限十天，如违加倍重责。”二人谢恩下去，无奈出衙办事。

仪门又进来三人，同上公堂跪倒，回话：“小的跟着王德，将李姓拿到。”施公摆手，公差退后。贤臣叫声：“王德，这人就是前面开铺子李姓么？”王德答应：“是”。贤臣说：“与你无事，下去！”王德叩头，爬起而去。施公往下问



那人：“你姓李么？”“是。”“名字叫什么？”“小人名叫李龙池。”又问：“当日北关外桃柳村，你开过铺子么？”“是。”“为什么不开，盘与洪顺？”李龙池说：“因伙计回家去，小人一人，不能照应，才盘与洪顺。”施公说：“你伙计哪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，几时回去？”“老爷，小的伙计苏州人，姓郝，名叫良玉，年三十九岁。”贤臣闻听，话已相对，叫书吏把北关验尸报呈拿过一看，贤臣就明白了。复叫李龙池：“你的伙计苏州人，本县把他传来，与对你词。洪顺告你之故，你可晓得么？”李姓闻听说：“老爷，只管拿文去提。”贤臣闻听，微哂：“人来，带洪顺问话。”该值人答应，回身下堂，立刻带来，跪在一旁。施公说：“洪顺，铺子是李龙池盘与你么？”洪顺回答：“是他。”又问：“你盘他铺，见过他的伙计无有？”洪顺说：“小的未见。”且说堂外王德，听得明白，冒冒失失，跑上堂来，跑下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见过郝良玉的。”贤臣闻听，大喜：“人来，将王德带往北关外，叫他把尸认认，回来再问。”不多时，回到公堂，公差退后。王德跪下，口尊：“老爷，那尸竟是郝良玉。不知何人谋死，抛在河内。可怜，可怜！”施公闻言，叫声王德：“与你无干，下去！李龙池，你可听着了？分明是你谋害伙计，贻害于人。”吩咐拿夹棍来夹起。两边答应，如虎如狼，一齐拥上，翻倒，拉去鞋袜。套刑一拢，昏迷。冷水喷活，仍然巧辩。施公说：“本县与你据证。快把两扇磨拿来！”差役答应，立刻抬放堂下。凶徒还辩不招。施公说：“必是见财起意谋害，还敢强辩！人来，夹棍上加刑。”公差答应，上前用棍敲打。恶人死去活来，说：“招了！”施公吩咐：“诉上来！”恶人忙将见财起意，把伙计灌醉勒死，拖往河内，磨盘坠尸，不能漂起，日后将店盘去，避祸之故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施公听毕，提笔判断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四回 风吹檐前瓦 七人告土豪

且说施公，吩咐书吏呈招，提笔定案：李龙池，图财勒死伙计，律应抵偿，折产算赃存库。申文到苏州，传郝良玉亲人收尸领赃。死尸暂掩官地。洪顺释放。王德有功，赏钱十千。判毕，拿下给恶人画招呈上。施公叫书吏作文详报。令禁卒把李龙池收监。王德、洪顺领赏而去。

又见公差王栋、王梁回话，说：“小的二人，把‘我’拿到，现在衙外。”施公闻听大笑，说：“带进来！”王栋答应，不多时，抬进一人。王梁把单刀放在堂口，站立。施公离坐，一瘸一点，细看。

施公见他浑身上下，十字八道，绕了一身绳子，双合二目。施公点头叹惜，弯腰与那人亲手松绑。王栋、王梁一见了忙，跪倒回话：“老爷，要是松了他，倘若逃走，再要拿他，比登天还难。”施公说：“有眼不识泰山！他乃盖世英雄，今日何以至此？”二役无奈，闪在左右。但见与那人把绳子全解。那人翻身爬起，盘膝坐在地上，闭目垂头不语。施公见他不跪，带笑说：“壮士受惊了！”又善化一回。野性知化，下跪说话：“老爷舍职放我，心下何忍；愧见朋友，愿求一死。不然，投到老爷台下，少效犬马微劳，以报饶命之恩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有真心，施某万幸。”“小人若有私心，



死不善终。”施公听说，伸手拉起，说：“好汉，你的大名，本县不知。”那人回答：“小的名叫黄天霸。”施公说：“此名叫之不雅，改名施忠，不知壮士意为如何？”天霸说：“太爷吩咐就是。”施公大悦，转身升堂。吩咐施安说：“王栋、王梁每人赏银五两，免差一月。”二人领赏谢恩，不表。

又见二人跪倒回话：“小的徐茂，奉命将瓢老鼠拿到。小的郭龙，奉命将大夫刘医拿到。”施公说：“此二人音同字不同。”吩咐带上来。答应不多时，带至跪在左右，公差退下。施公闪目观罢，问：“瓢姓，你实在叫何名？从实说来，本县好放你。”那人见问，不敢撒谎，说：“小的是本县穷民。小的父亲在日，卖过瓢，所以诸人取笑叫瓢半片。”施公闻听，对了那晚鼠拉半片破瓢之故。那人又说：“小人本姓毛，名叫毛老儿，顽笑人叫瓢老鼠。小的无过犯，公差锁拿，不知何故？”言罢，叩头。施公又问：“大夫，你叫流衣么？”那人回答：“小人名叫刘凤。因大夫二字，称名‘刘医’。小人分外守法，不知为何锁拿？”施公闻听，心中有些为难，无据为证，怎么动刑？坐下思维，心生一计，说“有了”，往下叫声徐茂：“把他暂且带下，不许作践。拿住对头再问。”又叫郭龙近前，附耳悄言说：“把他带到城隍庙内……十日限期，如此这般，不可泄漏。”郭龙领命下堂，赶上徐茂，同往庙内用计。

且说施公同书吏，低低秘密说话。书吏点头答应。去后，堂前忽然狂风骤起，只见檐瓦掉落三块，跌的粉碎。施公大惊道：“莫非是房上瓦三块，檐三片。”书吏接言：“此方有个恶人阎三骗，前任刘县主坏在他手内。”施公才要追问，忽听一片喊冤进门。留神下看，有许多人，老老少少，上堂跪下，哭哭啼啼。一个说：“恶霸名叫关大胆，打死小的父亲，叫犬吞吃。”一个说：“小的妻子被硬霸作妾。赖小



的欠他银钱。”一个说：“强奸小的女儿；刚交十五岁的儿子，霸去作奴仆。”一个说：“小的母亲，从他门前经过，拉进家去，配作夫妇；看见小的家房宅好，假契一张，就叫腾出。”一个说：“知道小的稻田禾壮，硬割去。”一个说：“恶奴管家阎三骗，又名三片，爱者就抢。老爷不与民作主，小的们难居住江都了！”言罢，众人磕头，施公听众人诉罢，腹内暗惊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民状 改装又私访

施公说：“尔等不必混嚷，本县准告。”又说：“那一老人，把他们的事，慢慢实说。”那人答应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容民细禀：关宅仗势厉害。他父作过本朝监院，告老回家，甚是豪富。他父辞世，一子名叫关升，见人妇女美貌，谋害奸骗。远近叫他关大胆，杀人如同儿戏，遭害者不少。前任县主，小的等去告状，可惜清官被参。今复舍死投天。”施公说：“尔有状拿来。”七人答应，每人递上呈子。施公一张一张看完，与他们口诉一样：“尔等暂且隐藏，等本县治住恶人，传你对词结案。”众人答应，叩谢而去。施公吩咐退堂。

施公书房坐下，仆人献茶，手拿茶杯。不多时摆饭，施忠同桌而食。饭罢茶毕，施公思想，短叹长吁。施忠看见施公为难，走过来，口尊：“恩主，有何疑难心事？小的自能出力报效。”施公就将告关家之事，又前次私访扮老道，二次为九黄、七珠扮乞丐，备说一遍。这次仍欲私访。义士回答：“这有何难，只用老爷扮作客商，小的改扮跟仆，老爷骑驴，小的跟随。咱们到了饮马河关家堡，私访贼徒。纵然难得消息，小的夤夜施展走壁之能，暗进贼宅，何愁大事不成？”施公闻听大喜，连连赞好。叫声施安：“明日掩门，只



说老爷有恙。”

次早改妆，腰中带钱。施忠进内，收拾停当起身。施忠忙把行李，搭在驴上，拉出后宅门而去。一路听军民议论纷纷，不觉来到饮马河边。施公低低叫声施忠：“少时若入虎穴，要你小心。”好汉答应，心中早有主意。主仆私访，不表。

且说王仁自从讨限，挨了十五大板，又给十天限期，无精打采，混了两天。这日私访到北关以外，肚饥饿了。找个熟饭铺，坐下吃饭。忽听铺外嚷闹说：“爷们一个钱也是照顾，算你养身父母。缘何瞧不起我？要这也没有，要那样也没有。我才知道江都县欺人。我在家，何人敢慢待我车乔。”公差听见“车乔”二字，即走向前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车乔 豪奴识破贤臣

王仁走到跟前，打量了打量，不容分说，套锁拉起就走。来到县衙，闻听老爷染恙，只好等升堂，好交签销票。且将车乔锁在那里。

且说施公，到了关家堡，见那边树下有人迈步。他一瘸一点，走到跟前一看，原是老叟，须发皆白。含笑说：“借问一声，此地何名？”老叟见有人问话，抬头打量，是买卖人打扮，站起带笑回答：“不敢。客官要问此地，往南去，名叫饮马河。”老者复又往东一指，说：“那边有树围绕，那里叫作关家堡，可恶得紧，千万别往那里去。”老叟才要往下讲，忽听见那壁厢一片马蹄之声。闪目细观，但见是一群人马，蜂拥而来。老者一见，只吓的魂飞天外，把舌头一伸，转身磕磕绊绊奔走而去。施公不解何故，那一群人马来至面前。施公举目细看，见当中一人，骑着骏马，衣帽华丽，年有三旬，扬眉吐气。旁有一人，兔头蛇睛，衣帽应时，年有五旬——面前一个随奴。施公耳中正听咆哮声音。那年轻人，嘴内哼哼响几声，人们一拥过去，有一箭之遥。又见哧的的，吧啦啦，跑回几匹马来，至施公面前，一个个扑扑跳下马来。内有那年轻人，上前带笑，举手望施公说话。口尊：“客官，我家老爷请客官一叙。”施公心下惊



疑，腹内自思：“莫非他识破本县？若前去吉凶不保；不去，又可惜施某劳苦。俗言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望施忠，施忠点头。施公暗喜：“有他保我，何足惧哉？”施公望众人带笑说：“愚下与你主人素不认识，未必是叫请我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不错。”施公说：“既承贵主人美意，就到府上一拜。”言毕迈步，随众而去。

施公一路仔细看，来到关家堡。依濠沟旁边，桃柳槐桧，板桥直过府门下。两株大树下，立着许多院奴。施公暗叹，不亚虎穴龙潭！众奴下马停步。施公无心观看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七回 贤臣入虎穴 吊打问口话

施公随恶奴走至门外。见那人进内，打一旁上前至恶棍跟前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人们奉命，把客人叫来，现在门外伺候。”关升闻听，一摆手，那人叩首站起，闪过一旁。恶棍闪目外看，站立一人：麻脸、缺耳、歪嘴，鸡胸驼背，身躯瘦弱，容甚不好。看罢，心中不悦，高叫：“那客人既进了我的宅舍，缘何发怔，只管来见。”施公闻听，心下着忙，腹内说：罢了，罢了！可算入绝地了。想毕，把心一横，迈步瘸点进门，强陪笑脸，把手望恶人一拱，说：“买卖人有礼。”恶人望施公说：“施县主，你来的意思，我已知道。且坐下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施公闻听恶人识破，明知祸事到身，也就怕不得许多，故把手望恶人拱了一拱，带笑说：“买卖人大胆谢坐！”转身一屁股坐下。恶人一见，微笑说：“不枉你我通家之好，前来看我。”复又叫声施县主：“我且问你，你此来，必为你黎民。总而言之，你我乃明家达子，来意倒要实讲，咱们露面不藏私。知道你未曾上任，扮云游老道，访捉五虎，此方的光棍，被你杀尽。又听为九黄、七珠，假扮乞丐说话，念经拿捉，也叫你拿到。这次难为你，好高想：扮作客人前来哄我。话要实说，只怕还有商量。我已经把你机关看破，你不



实说，也难放你回去了！”施公听恶人之言，心中着急，勉强陪笑，道：“官长，错认了人了。我要是作客之人，焉肯自寻死路，请上裁想。吾真贸易之人。既承呼唤，还求吩咐明白，放我出去。”故意装愚人之相，站起向恶人深打一躬，转回身子，就要出去。

关升坐上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施知县，你先莫慌，来意我已透彻：私访关某作恶之情。”施公道：“世界上广有同姓同貌之人，官长赖我是县堂，岂不活活把人急煞。”恶棍闻听此言，心头火起，叫声：“人来，尔等与我把这可恶的赃官绑捆起来，高高吊在马棚，拷打一顿！”众奴答应，一拥上来。贤臣只吓了个身软体颤。阎三片说：“且自招认！”又见施公还不说实言，阎三片说：“既不招认，与我绑了！”众奴答应齐上，四马拴蹄绑起，立刻就到喂马棚，用绳抛过驮梁，把位县主拉在悬空。恶奴阎三片说：“打！”好厉害，施公被打得死去活来。不表。

且说义士施忠，看见恩主去后，把驴送在店中，回来好等消息。倘至天黑不回，好施展走壁之能，夤夜入院，以救恩官。义士想罢，连忙牵驴到店拴上，就将美酒煎炒吃尽。天气不早，腰带利刃，起身出店，到关家堡打探消息。四下寻找，不见踪影；又见宅门紧闭，他心内着急，就知其故，有些不妥，急想窥探。忙解单刀，插在背后，慌忙迈步，往里行走，真急熬好汉。又寻找多时，并无影踪。英雄一想，不敢怠慢，将身跳过沟去，走至墙根，瞧瞧墙高，施展武艺，将身纵到墙上。施忠舍命去找恩主，大庭内房，都找遍了；爬伏瓦陇，往下观瞧。忽听房下脚步响声，留神细听，是妇人声音。好汉救那恩官的心急，又听这边男人说话声音。口中不言，心内自思，好像熟人言语，莫非江湖一拜之朋，不在绿林，夤夜至此，有何事情？仔细看准，好救难中



之人。想罢，偷眼隔窗瞧看提刀之人，越看越似贺天保的形容。好汉仔细看罢，心中欢喜，急忙迈步往房内就走，将利刃拿在手内。为的是许久不见，难以凭信，痰嗽一声，就往里闯。

贺天保手拿钢刀，正自威吓难民王二。刀映灯光射入两目，难民苦口哀告。天保忽听有人进房，不由吃惊。认出是结拜弟兄，说：“老弟，为何夤夜至此？”施忠听说话亲热，满面春风，叫声兄长：“自从那年分手之后，江湖闲游。闻听江都拿住响马，为县衙行刺。见贤令忠心，治国安民，是以饶命，盗印留名。后来带酒被获擒拿，与我亲解其绑，以恩报怨，舍职放我，感动天地，弃却绿林，投效县主。”从头说了一遍。施忠又说：“兄长既在关宅，必知详细。”天保见问，也将情形告诉施忠。二人直扑马棚，回手取刀，嚓嚓挑断施公身上绳缚。天保用手提起贤臣，不闻哼吟之声。施忠说：“恩主醒来！”不见动转。天保恐人瞧见，双手托起施公，浑身攒力，高擎过顶。叫声：“贤弟上墙，小心接住。”施忠上墙伏身，探着双手抓住施公。天保挺身上送，好汉就力拉上去了。施忠回身，将贤臣放在棚上，提出天罗地网，又低叫道：“兄长快出墙去，我好送下恩官。”天保答应说：“晓得。”好汉对着施忠，要显本领，手扳墙拐角把身子一拧，脚朝上，头往下，展翅之状，手扒至房檐，伸腿用脚挂住瓦陇，挺身跃起来，至施公一处。施忠说：“兄长快下墙外，好救县主出去。”天保依言从墙上跳下，等接贤臣。施忠也不敢怠慢，双手提起贤臣，放在墙头；忙解腰带，拴在施公腰间，这才用力把贤臣系到墙下。天保接住，解开带子，回身背上肩头而去。施忠不见动静，低声叫唤：“贺哥，你在哪里？”不听答应，好汉随即下墙。

施忠耳边忽听哨声响，便顺音如飞追去。只见松林透出



灯光。施忠进林一看，内有残庙，殿中有灯。又听人声不断，施忠进入庙内。那伙人借灯光认出施忠，嚷说：“黄寨主到了！”众人闻听，轰的都奔向施忠。个个执手当胸，施忠一看，原来旧日朋友。好汉满脸含笑，真乃三生有幸，都拉了拉手。随见他们已将施公放在桌上，天保一旁站立。施忠与众人道说其详，个个动气，才要行粗，被施忠拦住。好汉见施公面如金纸，只当丧命，心中一急，拿出单刀，才要自刎，只见恩官伸腿伸手，大叫一声：“腰肋疼杀我也！”施忠尊声：“老爷醒来，施忠在此。小的无能，使恩公受刑。”贤臣听见“施忠”二字，睁眼又伸了伸手脚：“虽然疼痛，觉着有些活动。”贤臣翻身坐起在供桌上，看见施忠又气又急；瞧瞧满殿灯光，闹烘烘多人。暗想，我刚才呆在马棚受刑，莫非命尽？不然焉能到此？叫声“施忠”，好汉连忙答应。施公说：“本县问你，我与你梦中相会呢，还在阳世？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八回 回县审豪霸 举监闹公堂

施忠回答：“老爷何言不幸，恩公现在阳世。”就把自关宅同天保如何搭救他到此，备说其细。正说间，贺天保走过叩头，又叫众家弟兄过来叩见，个个跪倒。天保口尊：“太爷，小的等俱是响马，叩求太爷开恩，从今改过，愿投太爷台下，以效犬马之劳。”贤臣闻听，说：“好汉请起，有话商议。”众人站起。施公说：“众位好汉，本县有拙言奉告。依我瞧来，你们这样的壮士，何愁高迁。今言投施某，感情不尽，就只一宗，本县此时，官卑权小，众位目下不能显达，施某岂不埋没了众位好汉，那时悔之晚矣。列位三思。”贤臣又带笑说：“施某还有一件奉恳：拿捉关升、三片，再把王姓夫妻救出。一并解进官衙。难民好作状头；本县动刑严究，好定恶人重罪。”众好汉一齐答应，留下两个保守贤臣，其余八人前去。越墙进院，拿住两个家奴引路，登时关升、三片及众恶奴，个个用绳绑起。又把男女救出。王二夫妻上前叩谢救命之恩。好汉叫声王二：“少时你搀你妻，同我们去见老爷，一同回县。”王二夫妻答应，叩首站起，闪在一旁。又吩咐关宅家奴引路，开门送出宅外。王姓夫妻在前，众寇押关升、三片。见恶人迟慢，拿刀背就打。不表关宅家奴，投亲友送信，天亮进城搭救。



且说众寇离了关家堡，登时回到庙中，押众犯进殿门。见了贤臣，一齐告明就理。贤臣听见得了关升、三片，少不得心中欢喜，仰天大笑。贤臣说：“有劳众位，异日再谢。”众人各散。又说：“趁此回县。”施忠答应，转身望天保说：“兄长保护老爷，少等片刻。我去把驴牵来，老爷骑上回衙。”天保说：“快来！”施忠答应，迈步出殿，到店把驴牵到庙前。贤臣一见，慌忙出殿。两家好汉，扶持老爷上驴。施忠拉着关升、三片，王二夫妻跟随天保后面，押出三义庙上路。此时天亮。王二搀妻，顾不得鞋弓袜小，紧紧跟随。恶人主仆，羞愧不走，天保拳打脚踢，无奈只得随驴紧走。豪奴恶棍，虽说受屈，心中不服。军民一见，欢悦不表。

且说贤臣骑驴，多人围随，登时进了江都城门，竟奔县衙。就有那些县役，见了施公，个个上前跪接进衙，至滴水檐下驴，立刻升堂，传齐内外书吏，马步三班人等，喊堂站班。只见施忠、天保，带领关升、三片、王二夫妻上堂。施公一摆手，施忠等闪在一旁。贤臣吩咐书吏写牌，一面放告，又叫人传先前告状七人进衙，当堂对词。分派已毕，叫声：“施忠，请贺壮士！”天保闻听，忙上前双膝点地，往上跪倒。贤臣一见大悦，带笑说：“壮士免礼，救命之恩，未暇报答，理应留在衙内。犹恐不雅，怕招风声。”天保闻听点，叩谢县主饶恕之恩，又与施忠说了几句，下堂出衙而去。

且说贤臣，见施忠带天保出衙，施公心才放下。但见角门外，进来多人，个个手举状呈，跪了一月台。贤臣一见，就知是见牌告状，心中大悦，吩咐：“人来，尔等把告状人都叫他们起来，站在月台下东边。既有呈状，接上来，本县看明呈词，叫着上堂回话。”下役答应，立刻接状，不许堂下喧哗，将状送上公案。贤臣伸手，一张一张阅完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九回 严讯三片贼 细问受害情

贤臣看完状词，吩咐把关升、三片带来听审。众役知关宅势力，也怕贤臣法度森严，无奈，一齐迈步至堂外，把恶人关升、三片，推推拥拥上堂。众役齐声喊叫：“下跪！”恶人不跪。贤臣一见，不由微微冷笑。骂声凶徒：“真真大胆，无法无天，坑害黎民。差人拿你，竟敢不服，私打官兵。本县为民父母，与民除害，私自访你。恶人阎三片，他竟认识本县，把我骗进宅内，胆敢吊在马棚之上，藤鞭打我，安心要害本县。幸神佛保佑，暗里有救。家将施忠一到，救我出虎穴。你们作为，我亲眼看见。今又有告你多人。再者，罪犯公然不跪，应该死罪。你二人实招，免受刑法。”关升大叫：“施知县，你我官司打不清。私访由你，不该勾通响马。明为私访，暗行打劫，抢去首饰、衣服、金银。不用审我，问你罢，或是官休私休，快些说来！”三片接说：“话实不错，作官不该与响马私通。”

施公闻听，大怒：“人来！尔等把他二人的耳朵拧上，再着人用棍打腿弯子，看他跪本县不跪！”众役答应，立刻将两个恶徒苦打一顿。恶人疼痛不过，只得跪下。贤臣骂声“该死囚徒”，叫声：“人来，把王二夫妻带上对词。”下役答应，立刻带王二至堂前跪倒。贤臣说：“王二，你夫妻怎么



遭害，快快言明！”王二见问，泪流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爷爷，容民细禀。小的父死，只有寡母。一家三口，离关家堡不远，做小本生意。那日妻子站在门前，看见关升骑驴经过。妻子陶氏，回避不及，硬被他家奴抢去。讹赖说小的欠他的银子百两，有银交还，放给妻子；若是无银，算作妾婢。无奈小的赶去哀告，被拉进他家，用非刑苦打，锁在屋内，夤夜暗暗谋害。幸亏爷爷家人，将小的一同救出。只因那晚恶人大醉，未被沾身。家中寡母，活活吓死，尸灵还在床上。”诉罢叩头。贤臣闻听，用手指定关升，骂声：“大胆！敢作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，从实招来！”关升仍是不招，贤臣吩咐打嘴，各打了三十个嘴巴。两个恶人，哪里架得住，打得满口流血。贤臣摆手，青衣退后。

施公才要叫原告对词，动夹棍严究。只见打角门进来四人，摇摇摆摆往上厅走。四穷酸一齐带笑说：“关大爷受惊了。”三片说：“反了！事毕再议！”贤臣坐上听的明白，带笑道：“四位贤契来意，我已深知。免开尊口，请回。”正说间，州尊差人投书。施公拆开一看，不近情理——为恶棍关升讲情。施公吩咐把五人硬往外逐出。州官怀仇——派施公拿黄河套水寇银勾大王。且说四穷酸也气忿忿回家，打点行贿州尊，欲坏施公。

且说那告状之人，与瞧看军民、书吏、下役等，一见贤臣把五人硬叫拖出衙门堂外，个个皆言忠正。却说施公，见下役把五人拖出，心中气平。还恐有人来搅扰，吩咐立刻闭门看守，不放一人出入，有心严究恶人定案。“人来，快带关升、三片上来！”差人答应，立时带上。两个恶人，不肯下跪，坐在地上。贤臣微微冷笑，说：“关升、三片，你这两个囚徒，好手段，真乃不错！我问你两个，还有什么变动？料你纵有泼天的本领，也不怕你两个。今日先尝尝夹棍



的滋味！”吩咐动刑：“夹起囚徒，待本县取了口供，才好定罪，好与那些仇未报冤未伸的了案。”言犹未尽，下边答应，一齐发喊，弄翻倒地。关升、三片走了真魂，口内齐说：“不好，救星全无。早知施公如此厉害，不该在马棚吊打！”耳边只听堂上砖响，咯噔撂下夹棍。公差上来拉去鞋袜，叫两恶人骑上。两个人，一人掌刑，拢着夹棍；一人手提犯人胸膛。绳子一拢，二恶人死去。施公吩咐“住手”。停了一会，关升“哎呀”一声，阎三片忍痛咬牙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爷爷宽恩饶恕，从前做的事，我尽招认。”关升也一一招了。施公闻听两个恶人齐都招认，叫书吏把众人告的状子呈上，按重款定了个十恶不赦的斩罪，叫人拿下。恶人画了招认呈上。施公过目，叫人卸刑。又叫告状人等：“听本县严究关升、三片同招，定成死罪。本县即刻辞详上司，回文立斩。那时传尔等瞧看，正当报仇。请你四老爷，把尔等带到关宅，把霸去人丁妻子，各认领回，不许冒认。占去房产、地亩、物件，仍归本主。”众人闻听，齐口称：“谢太爷救命之恩。”施公吩咐起去，众人答应。施公叫人把告状人等带去；知会四衙到关宅，照施公吩咐而行。杀死人命，责在关升，不用细说。施公吩咐传禁卒上堂，把恶人主仆上刑收监。生员人等，叫书吏作稿，说他们藐法闹堂一套，安心作对。差人送到府学。那穷酸交官通吏，行贿府学老师，按住文书。可叹施公，枉作恶人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回 施公修家书 差施忠上京

施公也怕关升走门路，州官、众儒怀仇报复，恐有不便。堂事毕，写封家书上京，一来与老太爷上寿，二来也要保自己头巾。站起退堂。书吏、马快、三班，瞧看军民人等，纷纷议论，都替施公担惊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退堂，进书房归坐。施安献茶。施公思想州官怀仇，又想起太老爷的生辰，理当差人上京拜寿。施公伸手，拿过纸笔，将家书登时写毕，封好，差义士施忠到京。不言施忠随即次日起程，且说施公，天晚秉烛，独自看那未结呈词招稿，好明早升堂。不觉天交三鼓，施公困倦，上床安歇。

次早起来，净面更衣，吩咐点鼓，升堂坐下。书吏上堂，衙役伺候。拿车乔的差人王仁，上堂跪下回话：“小的奉命把车乔拿到。”施公一摆手，王仁站起。

施公虽说出签叫拿车乔，今日到了，又无原告题目，如何判断？沉吟良久，无奈下问：“你叫车乔么！”“小人本姓乔。因为赶车营生，人都叫小人车乔。”施公听他不是江都声音，说得一口京话，说：“你是何处人氏？”车乔说：“小人是京都人。”“来江都何干？不许隐瞒，快快实诉，好放你回京。”车乔口尊：“老爷在上，容小人细禀：小人祖居京



城。父亲早丧，只剩寡母，并无弟兄，住海岱门外栏杆市标杆胡同，赶车催牲口为生。花儿市口程万全堂老药铺，有个蛮子姓陈，吃茶饮酒，彼此相好。他认小的母亲作为干母。他因得病，想念家乡，雇车叫送至扬州，择日起身。小的抛母送他到家，挂念老母，要速回京。路过江都，小的到店吃饭，可恼走堂的欺是远客，张口就骂。小的与他理论。遇着老爷公差，不容分说锁来，真正冤枉。求老爷明断，放小的回家探母，感恩不浅。”说罢，不住叩头流泪。

施公闻听点头，心中为难，且说暗中鬼魂，岂肯相容。命差人韩禄进带喂养之犬。死尸冤魂附在黑犬身上，看见车乔在堂上跪着，连跑带跳到恶人身边，带耳连腮，汪的一口，咬的恶人魂惊：“哎哟！哪家喂养的畜牲，不顾王法！”想要站起，怎奈魂伏黑犬，哪肯放松，摇头摆尾，不撒口儿，咬的车乔乱叫“救命”。施公想起黑犬郊外刨出死尸，今见此犬上堂痛咬，就知应此人身上。施公高叫：“黑犬听真，若是为故主报冤，畜牲既能通灵性，听我吩咐：此乃朝廷设立公堂，焉许混闹！他有过恶，自有国法治罪。再要无礼，一定重处。闪在一旁，听本县问他。”可也奇怪，那犬闻听，松口退在一旁。但魂伏黑犬，呲牙瞪眼，哼哼嗔瞅恶人。又见车乔口中只嚷厉害，扭头一看，有些害怕。施公便有主意了，叫声王仁：“上前跪在一旁。本县问你，不知他牲口上，还驮着何物！”王仁回说：“他的牲口，驮的是被套行李，现存店中。”施公说：“取来我看。”王仁下堂，去不多时，取到放在堂下。众目同观：一个有毡子的大褥套，一个小褥套儿，取出来，堆了一地，棉袄、单袍、小衣、靴袜、被褥全有。小套里取出一个包儿，银钱不少。施公看罢，参透其故，带怒叫声车乔：“本县问你，你送亲回家，如何这样饱载行李？快说，不讲实话，动刑严问，休生含



糊！”

恶人见问，故意作屈，泣哭不招。“人来，将他夹起！”众役答应，一拥齐上，请过大刑，伸手倒搭领子弄倒，嘴脸朝尘。拉去鞋袜，套上夹棍。恶人害怕，口叫“冤屈”。夹棍拢的凶恶，犯人昏迷。用水喷过，车乔睁眼，叫：“青天爷爷，小人实招。”施公吩咐：“住刑！”公差答应退后。施公说声：“车乔，快说真情，说！”“老爷，小的原系送陈姓回家。他在江都城中城隍庙后居住。小的见他衣服、银钱，偶起贪心。一路无得下手，行至江都临近荒地，小的见四下无人，把陈姓用刀扎死，抛尸水坑。天黑歇店，次日起身，被人拿住解县。自知害人，无人知觉，哪晓犬来执证。当日陈姓在万全堂药铺中，从小抱养此狗，昼夜不离左右。把黑犬养大，得病回家，难舍此狗，带犬回家。小的害陈姓，此狗吓的跑了，踪影全无。哪知这黑畜生，竟会告状鸣冤。这是已往真情，只求免刑，情甘领罪。”施公听罢，说：“好大胆奴才，既已认亲，就该好好送他回家，与理才通。缘何又有歹意，谋害人死，上天不容！你只晓黑犬是一畜生，即不理论。你哪知古时犬有救主报恩。用刀杀死他主，掩埋水坑下边，即为此犬看真，当堂来告，领人刨出死尸拿你。你今朝把事情犯了，报应循环，真真不错。黑犬鸣冤，可垂千古。你的恶名，遗臭万年！”施公一席话，说的车乔无言可对。

且说施公提笔，断车乔谋财杀命，应该抵偿不赦。判毕，又差人到城隍庙后，把陈姓嫡亲，立刻传来，当堂言明其故。陈姓嫡亲，哭恨不绝。施公吩咐把车乔的牲口立刻变卖，连衣服银钱等物，交其领去，取尸掩埋。又叫陈姓亲丁，把黑犬带回去恩养。分派明白，不必细表。贤臣又叫书吏作稿，立刻申文；又令禁卒，将车乔收监，等回文正法。



不提。

施公才要退堂，忽见门上人慌慌张张，跑上公堂，跪倒回话，说：“衙外马上一人，口称有州尊太爷的紧急公文到了。请老爷定夺。”施公闻报变色，一摆手，那人叩首爬起，回身下堂。贤臣心中犯想，这狗官，又有什么动静？他若与关升讲情，也未可知。随即吩咐：“着他进来。”州官来人，随即上堂，将文呈上即回去。且说贤臣展开，上写：“本州示江都县知悉：顷奉上文，以渡口黄河套一带水寇作祟，劫伤客商，名曰银勾大王，为贼之首，一名刘六、刘七，藏在海岛，招聚手下水人几百。素知江都捕快，个个能干，限一月内获到。如拿不到，革职！年月日期。”贤臣看罢，心中大怒，骂声狗官，害我不浅！思想多会，计上心来，何不如此这般，将先谋而用后兵。施公往下吩咐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一回 州文催办事 县尊瞧来文

施公吩咐退堂，不表。

且说差去拿老庞、解四的两名公差，自从领了签票，城里关外，访了几回，不见形影。到了这日，赵虎、刘奇两人，在关外撞见，同到一座小庙。坐在石阶，彼此抱怨，说道：“十天限期，眼下又满，违限定例要打。纵然宽限寻找，又没原告，先要人犯，只得耐性访拿。”

二人讲话，只听打呼震耳。公差闪目观瞧，殿内一人，躺着睡觉，浑身破烂。那人一翻身，如神差鬼使，忽说睡语，冒冒失失，一声大骂：“解四，我把你这狗娘养的！躲着我走，又不言语。”呼呼噜噜又睡。赵虎闻听，低言望刘奇说话：“老弟，你听见么？咱俩何不如此这般，给他个诈语吃吃，是不是，再讲。”刘奇回答使得。二人站起，一同迈步进殿。刘奇走到那人身边，也冒冒失失，用手往那人肩上加劲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老庞呵，解四回来咧。”那人闻听，梦中惊醒，一翻身坐起，忙问：“在哪里呢？”公差回答：“就是我。”那人睁眼一看，认的是公差，忙忙站起笑说：“二位上差，为何与我取笑？”二人闻听，立刻变脸，张口就骂：“老庞，我把你狗娘养的！解四在哪里呢？跟我们找他去要钱，有了他，就放你。”那人闻听，只当真话，口



尊：“二位公差，他家我认得的，头里我找他，不在家中。我再领爷们去找找，有何妨碍。”二人回答：“快走，到了他的门口，如叫不出来，只管骂他，有祸与你无干。”那人回答：“是。”不多时，来至解四门首。那人上前用手拍户，叫了几声，不见答应。依着公差之言，放着高声叫着解四就骂，公差在一旁。

且说解四，正坐与妻闲话，耳内听得门外骂的不祥，心中之气往上直冲。神差鬼使，他哪里受得住气的，即迈步出房开门，冒冒失失，照着那人就气呵呵大叫：“老庞没廉耻！”他二人揪起就打。两名公差听的明白，说：“有了解四的名字。”一齐抢步上前，不容分说，回手抖出铁锁，套上二人，拉起就走，往县而来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退堂，进入书房，取出州里来文细看，心中发恨，点头想计。施忠不在，如何是好？忽然想起一人，着施安即去传话，叫李升立刻来见。去不多时，传进李升，朝上跪倒。施公说：“起来。”李升叩首站起。施公满面带笑，将州文要拿水寇的话，说了一遍：“我今着你同施安去探黄河套事情，但得真信即回。”李升答应说：“老爷吩咐，小的与施安同去。”施公叫声施安：“莫辞辛苦，你同李升前去办理。”施安次日同李升早晨起身，不表。

次日，施公起来，净面毕，吩咐升堂。上坐，书吏衙役伺候。施公往下吩咐：“尔等马步三班听真，今日本县往城隍庙内判事，要排班伺候。”众役答应，个个手忙脚乱，登时执事刑具预备停当。轿夫搭轿，施公下堂上轿。

且说未访关升之前，奉命带去瓢鼠、刘医的徐茂、郭龙两名公差，昨日就知道，今日老爷在城隍庙审事。他俩就照施公之命用计。施公出衙，二人先带瓢鼠、刘医出了店门，也往城隍庙而走。二人一边用计说话，诱与瓢鼠、刘医两个



私谈所行之事，不觉来到城隍庙门首。只见老道门首站立。一见公差锁拉二人来到，道人满脸带笑，口尊：“二位上差何往？进小观坐坐吃茶。”徐、郭二人闻听，带笑说：“好说。道兄，我二人特来扰茶，恐当不便。”道人执手相让，一同进了城隍庙的角门。刚越灵官殿，来到配殿，徐茂叫声道兄：“今日午间，老爷到你观中问事，少不得茶水早早预备才好。”老道回答：“有现成的。”五人又进西殿，看了看，原是一座子孙殿。徐茂把瓢老鼠、刘大夫，一边一个，锁在小鬼脚上。郭龙带笑，望着瓢、刘二姓说话：“你们弟兄两个，也不用发迷了，听我告诉你们哥儿两个，自把主意拿正，若是见了我们老爷，只管响唧唧的回话。古人云：‘越怕越有鬼。’实告诉你们罢，我们终日跟着老爷，深知他欺软怕硬。”二人回答：“多谢上差的指教。”言毕，公差与道人出了殿，仍用锁把殿门锁上。三个人说话笑声，耳闻着都往后边去了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二回 贤臣审木柜 戚胡子弃妻

话说瓢老鼠、刘医，见两名公差锁上殿门，与道人往后去了，配殿内就剩他二人。迟有顿饭之时，不听人声。他二人闪目细看，只见正座供着九位娘娘，下面两边都是众神，紧靠窗口，有一口破木柜，余外并无别物。满殿尘土，厚有指许，蜘蛛结网。瓢老鼠看罢，先就长吁短叹。又迟一会，忍耐不住，低声望那边刘大夫说：“细想，我的这宗事情，除你，外人不知。家兄有病请你看脉吃药不效。家嫂原系风流，彼此留情。家兄碍眼，不能称心，因此才有谋害之意，商议用砒霜毒死病兄。家嫂守寡，与我通好，事情作的很妥。邻居亲朋不知，平平安安载余，与嫂嫂暗里夫妻。何故今日拿咱两个，莫非你口齿不严，告诉与人？”那刘医听了，长叹道：“老鼠，你这话说的欠通，既作的亏心，谁敢口齿不稳。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，岂肯老实告诉与人？依我猜来，一定是你嫂子又续了人，追欢之间，信口说出真情。别人听在腹中，醉后对人乱讲。当差的闻风禀知县尊，因才拿你我。少时县主判问，咱俩拿个主意。趁此无人，早些商议。”刘医又说：“咱们两个，舍出下身不要，万不可招。如若招出，决然抵命。挺刑不招，还得活命。必须改过前非，学作好人。”老鼠闻听，点了点头：“刘先生，你的主意不



错。”他二人正自私语，打算主意，忽听痰嗽之声，吓了一跳，并未听准声音在哪里。复又细听多时，不闻人声。老鼠又忍不住，叫声刘先生：“刚才是你痰嗽？”刘大夫回答：“我无有病，为什么痰嗽呢？”瓢老鼠闻听，说：“我又无痰嗽，外面又无人影，这就奇了。殿中就只你我，都没痰嗽，可是谁呢？”瓢老鼠思想多会，说：“是咧，刘先生，不用你我胡猜，这一定是上面的娘娘，闻之不顺，痰嗽一声，拦住咱们。”刘医闻听，低低回声老鼠：“你了不得了，竟吓的满嘴胡说。刚才我听的声音，像你身后，缘何赖娘娘呢？阿弥陀佛，也不敢当了。”瓢老鼠闻听，扭项一看，自己身后，就只有顶破木柜，自己颈子锁在小鬼腿上。二人看够多时，复又说：“是了，一定是鬼大哥见怪。”言罢，吓的他回身冲着泥小鬼跪倒磕头，祷告说：“鬼大爷，鬼祖宗，饶过我们罢！”吓的刘医也没脉了，登时发怔。

且说施公，坐轿出衙，来到城隍庙里。公差、道人在道旁站立，等候迎接。三人跪下通名，门子一旁喝道：“起来。”三人答应站起。施公下轿，迈步进庙，至灵官殿坐下。问郭龙、徐茂：“事情办妥么？”二人回答：“小的们遵照老爷吩咐所行。”施公说：“带瓢鼠、刘医问话。”公差答应，忙叫道人拿钥匙开锁，推开门，把二人拉出殿来，跪在公案之前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三回 书吏出柜外 施公回县衙

贤臣说：“尔等所犯过恶，快快实招，免得受刑！”二人见问，叩首：“老爷在上容禀：小的二人，江都良民，并无过犯。”贤臣闻听，微微冷笑，高声往殿里问话：“得了没有？”殿内有人答应：“回老爷，定咧。”施公吩咐差人去把殿中那顶木柜抬出来。众役立刻把柜抬出，放在对面。施公吩咐开柜。道人答应，上前用钥匙开锁。开开柜门，自里面跳出一人，手擎纸笔，走到公案，放在桌上。贤臣闪目一看，心中明白。惟有瓢鼠、刘医一见，只吓了个胆裂魂飞，浑身打战。“头里听见痰嗽之声，我俩胡猜。原来柜内有人。”贤臣说：“瓢鼠、刘医，谅你二人也无可巧辩，跟本县回衙定案。”二人闻听，泪眼愁眉，不敢强言。

刚出庙门，才要上轿，忽听对过有男女之声吵嚷。又听妇人喊骂，又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情”。贤臣闻听，心中不悦，吩咐：“人来，尔等去速拿吵嚷之人，进衙问话。”青衣答应：“是！”

贤臣上轿回衙。公差领定瓢鼠、刘医跟随，登时进衙升堂。贤臣吩咐：“带瓢鼠、刘医结案。”衙役立刻带进，跪在堂下。施公微笑，说：“你二人还有辩处没有？”二人见问，叩头求恕，情愿领罪。贤臣叫人立把瓢鼠嫂子拿到，当堂跪



倒。施公提笔问话，那妇人一一承招。即时判断：瓢老鼠鸩兄图嫂，本应立斩。梅氏通奸谋夫，即刻处决。刘医图财卖方，毒死良民，应当充军烟瘴。判毕，拿下恶人画招。贤臣过目。又叫把男女三人重责三十大板，传禁卒收监。立刻作稿，申详上司，等回文正法。

片时，又见堂下带上男女二人，披头散发，跪在左右。下役打千回话：“小的把吵嘴之人拿到。”施公下看男女二人，带怒问说：“你等系何亲着？”男子见问，先就说话，口尊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并非亲故，乃是夫妻，因事不明拌嘴，被老爷差人拿来。”施公闻听，心中不悦，一声大喝：“髻！你们夫妻吵嘴，人间常有，缘何骂我，应该何罪？”那人见问，叩头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姓戚名顺，本县居民，贸易为生。昨日讨帐五十两银子，酒醉归家，暗把银子放在床下坛内。今朝不见，问妻不知，因此吵嘴，小的要当官鸣冤，狗妇失口冒犯，被老爷听见拿来，叩恳老爷公断。”贤臣闻听，并不生嗔，反倒带笑。又问那妇人：“你的男人藏银，你没看见，因此争吵，是与不是？”那妇人说：“老爷明见。”施公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带怒叫：“戚顺，你乃男子，带酒不自小心，失去银子，也是有的。诬赖妻子，以致吵嚷，算无家教，理当归罪于你。人来！看守戚顺，明日重处。”其妻释放归家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四回 贤臣审竹床 判断告妻案

戚顺妻子下堂而去。瞧其光景，并无恋夫之意。贤臣心生一计，叫声“人来”，近前附耳低言。说罢，下役答应，退步下堂行事。施公退堂。

至次日，施公升堂，吩咐：“今日尔等全班伺候出衙，本县行香。”众役答应。昨日奉差之人上堂，走至施公身边，低声复命。施公点头，那差人退下。

施公吩咐：“搭轿。”又说：“带戚顺同去。”不多时，到了戚顺家门。地方上前跪倒报名：“地方接太爷。”施公摆手，地方站起。吩咐：“带戚顺夫妻问话。”二人跪下。施公说：“戚顺，你的银子放在床下坛内，除你夫妻，再无外人知晓？”施公又问戚顺之妻：“本县问你，娘家姓什么？”那妇人说：“小妇人娘家姓刁。”施公叫声刁氏：“你夫带酒回家，银子放在床下坛内，你无看见，及你夫找银不见，你夫妻拌嘴。”那妇人说：“是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就是了。本县问你，床坛在哪屋里？”夫妻用手一指：“就在正房。”施公起身说：“你夫妻引路，本县验看。”答应，引领进屋。施公闪目细看床帐陈设，叫声：“人来，把床搭起，本县过目。”众役答应，上前搭起竹床，放在一边。施公复验床下破绽，只见有往来手扒的手印，紧里边又有个人身子印子。施公验



毕，心中明亮，出房归坐，故意施威：“人来，快把大胆床坛拿来，本县严审。”差役跑进几人，把床坛拿出。施公大叫：“床坛听真，尔等家主告你，问藏银，快快实讲。不然本县就要动刑！”复又故意点头：“缘何你们说不知？岂有此理！人来，快把竹床重处，再问。”下役虽然答应，心里暗笑，不敢怠慢。施公又想一想，说：“竹床翻过。”一看，床下蜘蛛结网全无，点了点头。吩咐：“着实打起来！”登时把张床打的散烂。施公说：“住刑。叫他诉招。”迟了一会，施公自言：“怪不得，因年深月久，受了男女阴阳气候，得空参星拜斗，得了点精气，不能正果。偷了家主银五十两，交与城隍庙的小道，为的是好上供烧香祈神，脱他轮回之苦。”施公又说：“偷银既与了道士，人来，即拿城隍庙的小道，一同戚顺、刁氏，赴县听审结案。将门封锁。”

施公进衙，立刻升堂。只见下役把戚顺夫妻带来，跪在左右。差人退下。且说施公叫声戚顺：“听本县吩咐，你银交与床坛，被人盗去，交给城隍庙的小道。竹床受刑俱招，都是刁氏之过。少不的本县就要难为汝妻。人来，把他拶起来再问。”众役发喊，一拥齐上，立刻拶上刁氏，只疼的粉面焦黄。刁氏忍刑不过，说：“情愿实招。”施公摆手停刑。施公冷笑，骂声恶妇：“哪怕你私心似铁，不怕你不招，快快说来！”刁氏回答：“老爷在上，容小妇人细禀。小妇人今年二十九岁，半路改嫁戚门。是小道士的媒，是以认得往来。丈夫戚顺贸易，时常在外。前日夫主出去讨帐，那晚小道在小妇人家中。不料丈夫半夜带酒回家叫门，慌的小妇人把小道藏在床下，披衣开户。丈夫大醉，小妇人又不敢秉灯，怕他看出形迹。细听睡熟，小妇人即便送小道出门。次早夫起，床下去摸，不见银子，赖小妇人偷去，因此吵嚷。”施公叫声戚顺：“你的银子有了。你听见刁氏所供，有点不



好。”戚顺闻听，只气得胡须乱竖，说：“只求老爷把对头叫来治罪。”施公吩咐带小道问话。登时带至，跪在一旁。公差退下。施公下问小道：“刁氏言说与你私通，盗去银子五十两。快快实招。”小道说：“并无此事。”施公吩咐：“动刑！”登时夹起。小道高声喊叫：“招了，招了！”施公摆手，停住刑具。小道与刁氏成奸偷银之事，一一招认。施公闻听，前后相投，吩咐书吏按口词定了招稿，差人取银交戚顺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五回 气恼黄杰士 智擒三水寇

贤臣叫人将银取来，叫戚顺看，道“不少”。贤臣吩咐卸了男女的刑具，又令人拿下招词，男女画了招字，复又呈上。贤臣叫声戚顺：“本县问你，妻还要不要？”戚顺见问，往前跪扒半步，口尊：“老爷，不用问了，想这种老婆，小的不要他了，叩求老爷当堂发卖。”贤臣说：“算你还有男子之志。”随提笔判断：妙灵不守清规，通奸盗银，二罪俱犯，应重责三十大板，城隍庙前枷号一月；卸枷之日，照律重处还俗。戚顺自不小心，应责，姑念失偶，释放。刁氏通奸，忘其夫妇恩义，应处，暂免；传官媒当堂领下官卖，价银戚顺领去。判毕，拿下叫戚顺画了手字。发放已毕。不表。

贤臣才要退堂，想起出签拿老庞、解四的差人，就问书吏到了无有。书吏回说：“他二人今日打的到单，明日见老爷。”贤臣闻听，吩咐立刻传来。下役答应下堂。不多时，赵虎、刘奇各拉一人上堂跪下。两名公差下跪回话：“小的等把老庞、解四拿到。”贤臣一摆手，公差站起。

贤臣闪目打量说：“尔等祖居哪里？”二人见问，庞大先说：“小的庞大，他叫解四。小的俩都是本县人氏，因为开铺折本，倒与钱姓。”贤臣又问：“你在什么地方开铺？”庞大说：“小的在池边开铺。”贤臣点头，随抽签下叫：“人来，



将钱姓立刻拿来。”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带到。贤臣看毕，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那人见问，叩头碰地，口称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是本县居民，姓钱，名叫廷玉。父母早丧，小的一人要寻买卖为生。可巧池边有铺，一应家伙。中人说合，倒给小的，言明制钱五千。中人名叫解四，铺主姓庞。小的接生意只有两月。”贤臣说：“钱廷玉，你看那铺子可是倒的他俩的么？”廷玉见问，言道：“就是他的。”庞大接口说：“铺子，小的与解四同开的，小的俩是亲邻伙计，因不同心，他认得钱姓，故此假说解四说合。小人的倒与钱姓，并无欠少，当下交足。铺面一应东西，交代明白。不知老爷把小的二人拿来何故。”贤臣说：“叫你二人，并无别故。你二人作的事情，还来问本县么？人来，把他二人夹起再问！”老庞恐受刑不过，扭项大叫：“解四，我可顾不得你了！老爷，叫人写招，不用动刑了。小的两个，开铺正没趣致，那日夜晚，见一孤客被套丰盛，小的两人诱哄进铺，用酒灌醉谋杀，将尸首卸碎，装在麻连口袋，放鱼池边掩埋之后，各分银六十两，衣裳在外。恐有祸事，是以倒铺与钱姓。小的不招，岂不带累好人？”贤臣说：“解四，你招不招？”解四见庞大招认，只得招承。施公吩咐书吏，定了口供拿下，二人画了手押呈上。施公提笔判断：二人图财谋杀，过客不知家乡。解四应该抵偿，立斩。庞大年老，应定秋后绞罪。追解四家产，变卖入库。令人到池边找着尸首，赏棺木，仍埋鱼池一旁。墓前立碑，一面上写被害情由。施公判毕，立刻作稿，申详上司。发放完毕，差人把犯人带去收监。钱廷玉叩谢出衙。施公公事了结，吩咐退堂。书吏三班散出衙外，纷纷议论施公才情，不必说了。

且说施公至三鼓而寝，次早升堂，忽有鸣冤之声。自角门进来一个少年女子，跪在堂下，泪流满面。施公下问说：



“女子，你告何事？有状拿上来。”那女子回答：“有状在此。”施公吩咐接状，书吏答应，接上呈词，铺在公案。施公举目观看，上写：

具呈为万恶侄谋夺家产，斩宗灭后，冤辱贞节事。妾王氏贞娘叩禀青天大老爷台前：亡夫方节成，本系盐商，家财数万，九十无子。妾父素感方公之恩，以妾报德。亡夫一宿而终，妾身怀孕，十月生男德保。不料族侄方刚，嫉妒生谋，冤妾为私情之胎孕，岂九十老儿生子。亲邻皆顺方刚之言。族中长幼二十余房，公分夫主家财，撵出母子无归。妾之父母，皆以方刚之言为准，羞辱逼于死路。幸得母舅收留。往往呈告，皆被方刚买通官吏，各有司衙门，不准辩白，以致冤成覆盆。今日幸睹天颜，恩准陈情上告。再乞青天大老爷恩准，提究灭伦欺孤之恶侄，救正脉之香烟。庶妾身冤洗清白，不枉操持节志，生死衔沐洪恩于万世矣。

施公看罢状词，往下开言，说：“王氏，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，作何生理？你今多少年纪？嫁那盐商时，有几多岁数？”那妇人说：“老爷，小妇人的父亲名叫王守成，领方盐商一千两资本，出外为客。不料遭风，资本消尽，不敢露面。只因祖母身亡，缺少棺木殡葬之资，小妇人父亲无奈，出门设法。方盐商闻知，叫小妇人父亲前去说道：‘作客为商，赚折乃是常事，何必挂怀。’前项又送纹银百两。殡葬祖母之后，又叫小妇人之父，与他侄儿方刚共办行商之事。小妇人父亲感其大恩，更叹老者九十无子，情愿将妾献与商人为妾，苦苦哀求，方公权纳。不料一宿怀孕，次日方公身



亡，家产俱系方刚执掌。余事俱载呈状之上。”施公听毕，又看妇人举止端庄，叫声王氏：“你是十几嫁与盐商的？老者死了几年了？方家众房族既然有心吞谋家产，见你怀孕必有闲言。及生儿男，岂无暗害之意？此儿现有多大？”王氏叩头说：“老爷，小妇人嫁他之时，才十六岁。二月二十日过门，他二十一日数尽。奴情愿守志，族人不容，逼奴改嫁，以死不从。自产婴儿之后，步步谋害，羞骂小妇人。爷娘无奈，将小妇人领回，要害妾命。幸喜母舅收留，以全方门之后。已经六载，含冤未伸，今朝始得拨云见天。”

施公闻听，不由长叹。想当日刘元普，古稀之外，双生贵子。长沙太守，寿高八十曾养儿郎。可知方公九十生子，积德感动上苍。施公想罢，叫声王氏：“难为你贞心持节，扶养幼子。本县给你分清皂白，洗却污名，留芳古今。”王氏见施公准了状词，心中十分欢喜，连连叩谢。施公叫声王氏贞娘：“明朝把你父母、舅舅，带着德保，同来午堂听审。”王氏听说，止泪下堂。施公随即出票，传那方刚族中老幼，限明日午堂听审。公差答应，接票而去。施公吩咐退堂。

且说公差于次日将方刚等未到午刻带至衙前，皆是骑骡骑马而来，伺候听审。不多时，施公升堂。那瞧看军民，挤满丹墀。

施公吩咐带上王守成夫妻来，青衣答应。夫妇走上跪倒。施公说：“你女贞娘告状，你快把此中情节，细细诉来。”王守成夫妇见问，叩头流泪：“禀老爷，贞娘原是小的女儿，小的只生一男一女。只因方盐商恩重无子，将女儿送去。且是与女儿相面：‘必生贵子，命犯孤鸾。’倘生子嗣，不绝其后，以报他德。上天怜其良善，一宿怀孕，盐商寿终九十，降生德保。那房族生气，只说九十多岁老儿焉能种



子，是以小的夫妇也有疑心。被他房族人等，硬撵出门。”施公微微冷笑，骂声：“奴才，满口胡说！亲生女子，谁不心疼？纵有报恩之心，哪一处报不得，将女儿送给九十老翁为妾？人过六十，精枯血败，便不能生子，岂有九十之人还能安胎之理？你这奴才非是疼女，系误其终身也。不是老翁生儿养女，分明是你那女儿不肖，干出丑事。如再巧辩，一定动刑。”施公带怒，手拍惊堂。王守成夫妇吓得魂飞，连叩响头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女儿在家遵守闺训，不出房门。”施公听罢，叫声王守成；“你女既无作出别事，为什么被逐回家？方姓血口喷人，你岂受其辱？你为何反逼女死？快把情由说明。若有言差语错，动刑拷问。”王守成含泪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也曾分辩，若不满十月，算小的夫妇闺门不紧。已经十个月满足，如何是为败坏？怎奈方宅族人不依，当面差燥，小的也觉荒唐，是以领回家来逼他寻死。偶遇内弟刘之贵苦救，贞娘随他母舅过活。贞娘屡次要告，无遇清官。今幸青天荣任，望乞公断。”

施公听罢，吩咐刘之贵、贞娘母子上堂。青衣答应，带至下跪。施公先看德保，虽然仅只五岁，却是品貌端方清秀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两耳垂肩，鼻如悬胆，十分安详。身穿红绸棉袄，两手扶着他母。施公不由满面添欢，认准是老翁骨血。向青衣说话，讲道：“此子年轻胆小，尔等传话，不必高声喊叫。”又见德保也随他母跪在一旁，施公心中大喜，叫人把他抱上来，接到怀中。施公便向之贵说话：“你甥女被方宅丧其名节，王守成尚且疑心，你夫妇留下是何缘故？”刘之贵跪爬半步，说：“老爷，小的知道甥女从小遵守规矩，不肯乱道。既然长成十六岁，礼义更又明白。知父受其恩惠，是以才肯嫁与老者，替父报德。至于偷香之事，断然没有。嫁与方宅，成其夫妇。仅能一宿，太翁



而终，令人可怜。适喜十个月满足，降生一子。方族人藉以九十生子为辞，图赖产业情真。怎奈方姓势力兼全，告他不动。甥女被方宅撵出，他父母不管，是以小的收留，待有伸冤。今蒙老爷准状，恳求判断家财。”施公听罢，说：“你言有理。世间也有九十生子之理乎？”之贵见问，不言，施公又问：“你为何不答？”刘之贵说：“若论九十生子的，任凭说给谁听不信。小的默思，甥女平日是个最贤惠的，若是冤他有私心，小的纵死，心中也是不服。”施公闻言，含笑说：“难为你凭信贞娘，真乃眼力高强。九十老儿种子，世间也算奇事。因你们少读诗书，哪得知道？本县自有凭据，除其疑心。”甥舅一闻此言，连忙叩头。施公吩咐：“刘之贵、王氏起去，站在一旁听候发落。”命人传方刚合族人等，上堂听审。

不多时，进来多人。个个朗帽纱靴，洋洋得意。共有二十五房，俱有前程，州同二府，玉堂进士，文举武举，秀才监生。上堂打拱，丹墀挤满。施公带笑说：“年兄，天地间为人不作亏心之事，半夜敲门心即不惊。尊宅哪位是族长？本县推情审讯。其余者，站立一旁，等候发落，不许多嘴。”只见上来一人，年老，名叫方敏文，扫地一恭，口尊：“老父台，方家支派族长，就是商人。”说罢，下跪。施公说：“去世的方节成，是你的何人？”方敏文回答：“是商人的嫡派堂侄。”施公说：“你那堂侄，娶王氏之时，族中知道么？”方敏文说：“这件事，族人都知道，但只是明媒正娶，原是通房使妾。”施公说：“九十纳宠，你们为何不拦？”敏文说：“商人同合族，也曾劝过。怎奈贞娘之父苦苦缠扰，以恩酬情。族侄虽然九十，身体康健，两下情愿。不料仅只一宿而亡，贞娘如同催命之鬼。望父台判断！”施公微微冷笑，叫声年兄：“莫非贞娘暗里有甚隐情？你侄之死若有屈冤，



只管实诉，本县严刑拷问。”方敏文闻听，不由暗喜，内藏机关，想是要徇私情送份薄礼，何不将计就计。想罢，尊声：“父台明见如神。商人侄儿虽然寿高九十，但十分健壮。娶贞娘过门，次日身亡，合族人等都有些疑心。望老父台拷问明白，衔环以报天恩。”施公说：“据你所言，本县倒提醒与你，要问屈打成招，才见情分？我且问你，老者无子，几时去世，为甚合族全无挂孝，你们是一姓两家？快实讲来。”施公说着，登时变脸，把惊堂一拍。敏文见施公如此光景，不由害怕，下面叩头，口尊：“老父台容禀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辩服众 救孤寡回家

方敏文说：“商人们与节成是嫡派亲支，现有家谱可证。”施公说：“既是嫡亲支派，堂叔也有半年反服，今并无一人穿孝。”敏文说：“节成已经死了五载，方刚是嫡亲堂侄，过继与节成，曾承三年孝服已满，邻里街坊可证。”施公闻言，故意吃惊说：“又来了，你越发胡说。既然侄儿死过五载，连他死的情由也不明白，还要本县追问，还敢说亲支嫡派？”问的敏文无话回答，只是叩头。施公伸手指定，连骂：“你就该死，真是衣冠畜牲！既为嫡派族长，为什么人死情由不去问明？安顿王氏，心怀反意，分明你们长幼全谋害你堂侄，贪图家产，不顾纲常。恐其娶妾生子嗣，擎受家业，所以害其父，今又谋其母子。岂不知苍天难容！一宿成胎，冤枉贞娘私情，逞强撵出，家财肥己。全不想图谋家产灭嗣，应该何罪。你既为族长，即是头一罪人。”施公吩咐：“先打三十戒方，再究。”下面答应，就要动手。

只见敏文长子二府方标，捐纳出身，领头向前一躬，尊声：“老父台暂息雷霆，听治下细将情由禀明。”施公吩咐暂且停住，说：“年兄有何分辩，你是方节成的何人？”方标说：“节成是职员堂兄，家君本是族长。堂兄有疾而终是真。九十老人如风中之灯，草上之霜，绝不该纳宠合欢。不惜性



命，丧其残生，尚无子嗣。现有承嗣之人，族中之人甚众，谁敢侵吞家产？职兄若是有人谋死，尸骸必有伤痕。老父台不信，开棺请验。若有差错，情愿领罪。职兄果能种子，也是阴德所感，谁不愿从。但只过门一宿，职兄年老，无人凭信，所以将贞娘撵出。虽说通房使妾，行出丑事，关系方门声名。到底王氏年轻不知羞耻，必有私情。十月生子，如何算得？”施公闻听，微微冷晒，说：“年兄，据你说来，却也有理。节成入殓，既无伤痕，你父如何又说问本县拷问王氏呢？”方标听说，满面飞红，口尊：“父台，家君老拙颠倒，气郁在心，求老父台宽恩。”说罢一躬。施公说：“年兄，据你讲来，实是量窄之故，想着官报私仇。这也容易，把王氏叫来，夹几夹棍，拶几拶子，给他出了气如何？”方标闻言，连连打躬，说道：“职员无知冒犯，情愿领罪。”施公叫声：“年兄何言领罪。本县说个人情，少缓加刑重处。那淫乱之妇，告你合族，而你贤父子当堂说他送暖偷香，但此事无凭无据，你贤父子怎肯无故蜚言？”又说：“孤儿不是节成之子，通情何人？求年兄说出名姓，本县立刻拿到严刑究问。”方标闻听，连忙躬身，尊声：“父台，若问王氏淫邪，而其实无凭无据，只因服侍亡兄一宿而亡。但是年老，血败精枯，是以起疑。老父台明镜高悬，细细判断。”施公含笑说：“年兄现有爵禄在身，将来也要临民，岂肯顺着那些愚蠢无知之人乱说？贼情以赃为证，奸情以双为凭。若不满十个月生儿，是他父母拘禁不严。既满十个月，就是你方宅门中之事。德保既不是节成骨肉，要拿奸夫是谁。若是无凭无证，即为以强欺弱。年兄之父身为族长，自有家法。快说奸夫姓名，以便论罪王氏。若无证据，难怪贞娘伸冤。”施公问得方标张口结舌，汗流如雨，不住打躬。口尊：“老父台吩咐的极是。家君虽是族长，原不同居。王氏原是通房使妾，先



兄家中奴仆最多，持家不严，也是方刚之过。族人因方刚年幼，所以不便深究。只可撵出无耻之妇，免得再生祸乱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七回 仗乡绅巧言折辩 差二府追问奸夫

施公闻听，不由发之大笑，说：“年兄越发糊涂起来！日后还要为官出仕，道理不明，谁肯相服？方刚年轻，族长就该照应。岂不知小儿作罪，祸遗家主，哪容家下作乱。未曾撵他，就该先把情由问出。若说不知踪影姓名，明明愚蒙本县。凭你巧辩，全然无理，年兄枉费工夫。”施公登时动怒。方标一见着忙，无言答对，自觉理短情虚，羞愧满面。

施公吩咐：“传方刚上堂。”下面答应。方刚战兢兢，阶前跪倒。施公说：“你多少岁数了？”方刚说：“商人二十二了。”施公向方标说：“他竟比王氏还长一岁，你如何说他年幼无知？”方标不住的打躬告罪。施公又问：“方刚，你承嗣几年了？快快说来。”方刚说：“商人过继之时，刚十六岁。”施公说：“既在他家已经六年，你说年老当家，必然是你。”方刚闻听，越是发怔，无头绪对答，跪在下边。施公把惊堂一拍，问道：“你为何一言不发？”方刚说：“不知老爷所问何事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来为的什么呢？你仗是盐商，在本县跟前推傻装憨。我且问你，把王氏撵出，说他作了丑事，与何人苟合？你可说来！”方刚说：“商人终日在外办事，并不知情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既然不知，如何就把德保驱逐出门？德保不是你义父的骨肉呢？”方刚回禀道：“原是族人说的。”施



公说：“既是私情，就该拷问根底。你只顾分财肥己，即不辨真假，仗势威压。寡妇孤儿，负屈伸冤到此，叫本县与他判断分明。你今若指出奸夫，有了凭据，将王氏定罪。无凭无据，显系斩宗灭嗣，该当何罪？你可知王法无情！”方刚闻言，登时变色，叩头碰地，说道：“商人粗心该死，合族生疑是真。王氏若有败门之事，家下共有百十余人，岂无一人知觉？断不是商人家的事情，定是他父母家教不严作来之事。虽生孩儿，怎容承嗣？王氏一派刁辞。族长也曾苦苦追问，要查奸夫。商人恐众观不雅，代其哀求，是以逐王氏而回。”施公含嗔，叫声方刚：“若是他父母闺门不紧，如何到十个月才生？你们合族人的妇女们，都是怀胎几个月生子呢？”方刚目看族长，张着大嘴，不能对答。他的堂兄方璉，是新科进士，见他答对不来，连忙上前打躬，口尊：“老父亲容禀，十月生儿原是常理，难怨王氏含冤。九十老者种子，也难怪方家疑心。老父亲明见如神，此事古今罕闻。贞娘不无暗地私情，若谆谆拷问，有碍颜面。今王氏告状公堂，求父亲断明。”施公含笑，叫声年兄：“贵族说王氏无耻，并无什么凭据，真假难辨，是不是呢？”方璉说道：“老父亲明见万里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八回 讲古典服众 验寒暑明冤

施公说：“莫怪你族中勿因知事少，还欠读书。古来八十生子刘元普，二胎降产，皆因他阴功浩大，故此天答其德。节成九十，较之八十又长十年，谅来贵族不能辨其真假。要求清白，又有何难？辨出，把家产仍归于他。若果有私情，将王氏当堂立刻处死。”方璉闻言，心内欢喜，向上打躬说道：“老父师吩咐极明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件事年兄虽依，贵族分去家财花尽，如何是好？”方璉说：“合族情愿公赔。”施公说：“年兄金榜标名，清高贵客，断无失言之理。只恐内中有不情愿的，年兄须与贵族讲明方好。”

方璉暗自纳闷，这施公先说勿因知事少，还欠读书，莫非有什么比例？思想多会，说道：“老父师，若怕族中言不应口，何不齐叫上堂问一问。”施公说：“有理。”随把方宅合族叫上，将前情说了一遍。一面一口同音，说：“公同赔垫，并无更改。”施公听罢，说道：“昔日文王曾生百子，八十五岁而生周公旦，乃是九十九子。武王登殿，将周公旦封齐王。雷震子为义男，凑成百子图。论你方族有这许多读书之人，岂不知晓？因分家财，就推不知。此是比例，内中还有效验，你们难解。但凡过古稀能生子者，此子骨髓不满，身不耐寒，惧热怕寒，站在日中无影，即有，也须细看，才



能看出。此先天不足之故。德保方交五岁，你们家有与此子同年的抱来比比，自然分出真假。本县说你们少读诗书，知事者少，你们未必实服。”方家族人闻听，惊喜交集，堂下叩头打躬。口尊：“老父台，若能验出真假，德保果系无影，节成有后，王氏贞烈，宗祖增光，感恩不浅。”

方标令人即把管家个病孩子抱来。施公观看，比德保矮小，骨瘦如柴，身穿夹袄，愁眉不展。施公冷笑，遂把众人骂了几声畜生：“与本县还敢胡混。小儿有病怕冷，比孤儿胜似一层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九回 众商人堂前请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

施公看罢婴儿，向方进士说道：“此是何人之子？”方珽回说：“家人来保之子。来保今年二十七岁。”施公说：“此子虽然有病，穿的是夹袄。德保那样肥胖，当此初秋，却穿一件棉袄，可见比那孩子更大不是了。”

施公又命衙役，到街市上将五岁孩子找了几个来。施公将德保递过，衙役领下，都在丹墀。又叫拿各样东西玩意糖食等类，哄着玩耍，同在院中闹闹哄哄。那瞧看军民议论不表。

施公叫上方宅族长，下去看看德保影儿。方敏文答应，留心细看，个个小孩皆有形影，惟德保影形看不甚明。只当年老眼花，仔细又看，并无影儿。这不就证倒族长，登时如同泥塑，不由暗叹：草木翎毛，尚且有影，真真奇怪！这定是节成亲生骨肉，可见王氏屈情。

施公见方敏文发怔，就知应验，吩咐传方商人上堂。敏文堂前下跪。施公说：“你看德保有影无影？”敏文口呼：“青天老爷，商人看过，真正无影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就是老翁有德，上天不爽之故。小儿纯阳之体，赤身亦无妨碍。你将有病孩童领过来，比德保瘦弱，仅穿夹衣；街上众童都是单衣。就在堂前脱衣一试，立刻分明。”施公说：“人来，你们



把各家孩子都脱去衣裤，哄着玩耍。”青衣答应，遵依而行，把病孩子也是脱去。小人们贪吃贪玩，俱都喜悦，不怕寒冷。惟独德保，不耐风寒，与他果子银钱都不要，哭着要穿衣服，口中呼唤妈妈。方盐商合族人等，面面相觑。施公坐在上面摆手，吩咐青衣：“别冻着，快与他穿衣服，交与王氏，领在一旁，伺候发落。”

施公又叫上方家合族之人，说：“你等胡言，无凭无据，又没比例，所以心内怀疑不信。今日当堂试过，有什么不服，只管讲明。”方宅族人闻听，含羞抱愧，面目飞红，一齐打躬叩头。都说：“青天博通古今，明见如神。寒族无知，冤枉王氏贞娘。哪知节成阴德，阴德积下子嗣。从此再不胡行，望父台开恩超生。”施公听罢，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诸公的疑心去了，没有不服之处了！”方宅合族一口同音，说：“谢太爷的天恩，给绝户断出孩儿，为节妇洗明冤枉，并无有不服之处。”施公说：“你们不该冤枉节妇有那外事，因家产坏节妇之名。怎知贞娘青春嫁与老者，为他爷娘受过恩德。哪料一宿而终。可怜操持之志不去改嫁，给你方门增光。此乃去世老翁阴功，天使王氏产养后代。你们为家财逐他出来，若非告到本县案前，王氏贞娘之屈，如何得伸？臭名莫洗。你们既系乡宦读书之家，岂不知律有明条，全不想斩宗灭嗣应该何罪！快快说来，按律治罪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回 遵古验寒暑 因节赐旌表

方家合族之人，听得施公要按律治罪，叫他们自招，吓得魂飞。惟有打躬磕头，央求赦免。施公吩咐青衣，先将孩子送出，每人赏银一两，都在族长方敏文家领给。青衣答应，遵依而行。

施公说：“你们不肯认罪，央求本县，使我劳尽心力。你等若是愚民，还可恕过。你等乡绅读书明理之人，似觉难容。即不深究，人说本县赏罚不公。若诸公无意吞谋产业，为甚带来有病孩童？谋着有病，自然更怕冷，以致本县当堂审问不真。你们存心不善，情理实实难容。本县有心加刑治罪，念你们宦家体面何存？族众每名罚米五十石，以备冬月济贫。族长家法不慎，额外罚银百金，为庆贺去世老翁生子之德，旌奖王氏贞娘操守之真。限三日把家产归齐，尔等合族绅駁，亲到刘门迎请节妇、保德，好叫他光宗耀祖，转回家门。至于方刚立嗣，不该逐出孤寡，从今一应家务概由王氏执掌，永不准方刚经手。如有人不遵，来禀本县定夺。”方族人等一齐打躬，叩头拜谢。

施公吩咐传王氏、刘之贵、王守成夫妇上堂，跪倒。施公叫声王守成：“本县为汝女贞娘，判明泾渭。当日被方宅之人冤你女儿作了无耻之事，你夫妇逼那节妇自尽，险些儿



误他母子之命。本当加刑治罪，姑念你因羞辱，实出无奈。你还要怜年少烈孀、孤儿，从今必须诸事照前。若是有人欺压她母子，只管来禀本县知道。”王守成夫妇闻听，往上叩头说：“大老爷今将女儿污名洗清，小的就死也安。”施公听罢，又叫声王氏：“听本县吩咐：难为你玉洁冰清，今朝辨白，你心无愧。暂且跟你母舅回去，三日内家财归齐，花红鼓乐，迎接回转方门，执掌家务，与方刚无干。看他孝你如何，若有不好，立刻撵出。仍与老翁守节，抚养幼子。本县详请与你挂匾增光，流芳百世。”贞娘听罢，千恩万谢。施公又叫刘之贵：“可羡你能识贞娘节操，恩养甥女、外孙，非是容易。总要照常照应他母子。一应家务，盐行买卖，也须你时刻代伊料理。德保成人，子承父业。他族人若有侵欺孤子寡妇之处，来禀本县拿究。”刘之贵叩头谢恩。

施公又派人押下方族人等，限三日归齐家产诸事。判毕，各具散出。施公复又差人挂匾额一面，美贞娘节烈。立刻禀明上司，当堂存案。吩咐退堂。入书房，刑房书吏送人犯招稿。施公灯下观看，至晚宽衣上床而寝。

次早净面，整衣升堂，放告牌挂出。只听喊冤之声由角门而入，至堂前下跪，说：“小妇人冤枉，求大爷恩准判断。”施公闪目观看，原是一年老贫婆，有五旬上下，身穿布衣白裙，两眼垂泪。施公说：“你为何事，家住哪里，细细诉来。”贫婆说：“小妇人本姓崔氏，家居城外双杨树，孤儿寡妇，母子务农为生。今年种了几亩茄子，每日浇灌，结的茄子甚大。实指望卖钱还债，不料连夜被贼偷去。儿子一气，重病染身，不但无钱交纳国税，冬天衣食皆无，只有死路。闻说老爷判事如神，因此前来告状，求老爷拘贼救命。”施公闻听，微微笑道：“你种园子，岂无街坊邻右？庄稼在地，晚间必要巡查。”崔寡妇见问，说：“老爷，小妇人的园



子紧靠河边，离街甚远，夜间并没巡逻，不知那贼怎么偷去的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施公说：“贼人不过偷盗茄子，难道连茄根都拔去不成？”崔寡妇说：“他要茄根何用，只恐茄子长大还是来偷。”施公说：“茄子已被偷去，失有几担？据实说来。”寡妇回答：“茄子偷去有六、七垧，算来价钱五千有零。虽然茄根仍在，还能结子，粪钱、人工如何开发。”施公叫声崔氏：“茄子已经失落七八天，又不比别的盗案，拿着有赃可证。贼偷茄子，挑到长街随时卖去，又不知姓名是谁，即拿住也是枉然。无凭无据，怎样查问？本县念你孤寡，逢贼之害，秋季钱粮免你。偷茄子只可认个晦气，且自回去。”崔氏不肯下堂，青衣硬行撵出。那些瞧看军民不悦，议论纷纷。不表。施公见崔氏去后，却又暗差青衣前去，查访有无，暗同崔氏定计。

这日施公升堂，就有昨日差往双杨树崔寡妇家的八个公差当堂回说。施公一见，便问：“你们可将本县吩咐之言，告诉崔寡妇么？”众役回禀：“遵依办妥。”正说话间，又有差去叫卖茄子的几个公差回话，说：“小人们奉差，把守东门，将卖茄子的俱都叫来。”施公闻听，满心欢喜，吩咐：“连担子全带进来听审。”不多时，担子筐儿都放到堂前，个个害怕，跪下叩头。施公留神观看，下问说：“你们是江都县的居民么？”回说：“小的们都是江都百姓。”施公又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，报上来。”齐说：“赵大、刘二、周三、阿四、金五、姚六。个个书吏记明，各写一帖儿，就令各人即去认各人的担子，将帖贴上，站定。青衣上堂复命，施公连忙离坐，来到茄担面前，数了一数，共四十三担。施公细细看验，瞧到二十筐的上面，伸手拿起一个，端详多时，看出破绽。又见几个茄苞，又看筐上贴的姓名。施公随放下茄子，转身归坐，往下吩咐：“把偷茄之人白进忠、白进义带来听



审。”

青衣答应，立刻带上跪倒，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听禀下情，小的弟兄本籍江都。小买卖营生，不敢越理胡行。不知拿到主甚情由？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万恶凶徒，你二人欺心胆大，还敢在公堂装憨。崔家与你何仇，只顾偷茄肥己，害的寡妇孤儿痛心伤情。尔等早些实招，免得动刑。”二人闻言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老爷，寡妇茄子不知何人偷去，小的不知其故。”施公见不肯招认，带怒骂声贼徒：“竟敢巧辩！”分明是你们偷去，还说屈情，本县给你个真赃实犯。”吩咐青衣：“把筐内茄子，多拿几个上来观看。”公差答应。不多时拿到，放在公案上面。施公说：“白进忠、白进义，你们口称未偷崔氏茄子，本县问你，既是自家种的，为何茄苞儿还未长大，因何就摘？”二人闻听，一齐强辩。施公说：“这茄子因何个个打着窟窿，这又是什么原故？”二人闻听，一齐发怔，说：“虫咬的，或被风打的，也是有的。”施公闻听，不由大怒，说：“分明偷的茄子，公然肥己。今日事犯，还敢胡说！昨日崔氏告状，本县故意撵出。暗里定计，差人察访，令他母子将茄子上面扎一些小窟窿，不论大小茄苞扎遍。你二人今日已经中计，还辩什么！”吩咐公差拿下茄子给他们看。青衣接茄来至二人跟前。二人一见，个个只有发呆，这才无言可对，只是叩头求饶，说：“小的原是一时图财，无意中干出此事。”施公闻听冷笑，说：“你这两个该死的奴才！要是你们自种的茄子，岂肯一时尽摘？只顾自己过活，不肯顾别人，天理何存！你们还说什么！可叹崔家母子，好容易种的，真真操心费力，指望卖些银钱度日。你们坑害于他，真正可恶。今日实犯难逃，依律条处治，还是照盗人田苗律例赔补？此两条任你们择。”二人说：“情愿赔补。”施公说：“本县儆戒你下次，将二人拉下，每人重责二



十大板，再叫他赔补。”青衣答应，上前重责。二贼徒叫苦哀哉。

施公吩咐传崔寡妇上堂。不多时，跪在下面。施公说：“你的茄子，被贼偷去，也是自不小心，论理不准，念你寡妇孤儿，故此昨日差人帮你设计哄贼，针扎茄苞为证，叫他口服心服。贼徒既已认罪，情愿赔补。茄子值多少钱，从实说来，着他赔补。”崔氏说：“亩半茄子，共算钱六、七千。”施公听罢，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本县与你追赔。”又吩咐两个贼人：“你们回去，速速打点十四串铜钱来，赔补崔氏的茄价。若短分文，本县一定依律治罪。”二人一齐答应。施公又派了两名公差，跟随贼徒，带着寡妇，一齐出衙回家，等领赔价。崔氏感念，复又叩头拜谢，同青衣跟着贼徒去取赔价，不表。

施公吩咐退堂。进了书房坐下，心中思想水寇之事。昨日遣差施安同李升私探黄河，尚无音信。复又想起施忠，缘何上京还不回转。施公正在烦闷，忽听云牌响声。不多时，只见施安回衙，只当事妥，心中大悦，带笑叫声施安：“不知李升他在哪里？”施安见问，不由得一阵心酸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一回 施安报凶信 施公痛义士

施安见贤臣问李升，不由心中一痛，泪如雨下。贤臣一惊，说道：“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，你快快讲来。”施安闻听，带泪含悲，口尊：“老爷，要问李升，不由不痛。前者小的两人奉命私探，肩扛被套，扮作行人。一日赶到那黄河套，小的们下在渡口旅店之中。天有平西之时，小的身乏打盹，李升性快出了店门。小的睡醒，问他店东，回说不知李客出店，并无留信。小的有心去找，不知去向。等至黄昏，不见回店。小的坐到三更时分，忽然睡去。李升迈步进房，小的梦中一见，抱怨几句。他说：‘老爷恩重，安心私探水寇，误上贼船。到了江心，忽听胡哨一响，四下来了许多船只，将我命丧水中。’”施公闻听，不觉泪下：“这如今怎么拿贼报仇？”施安又说了一番，施公又叹息不已，即叫施安拿银送到李升家里，安其妻子之心，不可说此凶信。施安说：“晓得。”不表。

且说外面云牌响声，不多时，只见施忠进来。施公看见义士，心中甚喜。好汉上前请安，口尊：“老爷在上，小的施忠回转。京内老太爷都好。今有回书一封，请老爷过目。”言罢，打怀取出，双手呈上。施公接过，为国心烦，不看家书，先告诉李升之事。施忠闻听水寇之猛，李升之义，心中



难忍，一声大叫：“哎呀，老爷不必悲哀，气死人也！”又尊：“老爷何用担惊，等小的去拿水寇，与李升报仇，兼答恩主之德。”好汉说：“小的还讨二人。此二人乃亲兄弟，名叫王栋、王梁，武艺高强，小的深知。”施公点头，伸手提笔，立刻标判红票，递与施忠收起。施公复又吩咐：“你三人务要机密行事，不可招摇。你去打点行李，明早好走。”好汉答应，回到自己房中不表。

且说施公把家书打开，留神细看一遍。看完，不觉三鼓。施公困倦，站起收了家书，宽衣解带，上床而寝。次早升堂办事，叫施忠等起身，三人一同迈步出衙。众差役纳闷，私言不必细说。

且说他三人，到无人之处，施忠这才言讲奉差的缘故，一一告诉栋、梁二人知道。又言李升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三人下店歇息。王栋带笑说：“当日我们弟兄二人，绿林贸易，山东一带颇有名望，不入江湖，吃穿快乐。昔年撞见捕官，甚是厉害，弹弓无虚，长枪短棒，人人惊怕。围住我们，弟兄两膀中箭。忽见一人骑着黄马，扬手发镖，并不脱空，伤了达官几人。我们赶上请他留名，外号飞镖黄三太，有五旬上，似过天神。恐人追赶，分手而别，至今未曾相逢。”施忠闻听，说：“二位，那就是先父。那匹黄马，日行千里。他独作绿林，嗣后逢赦洗手，学作耕种。小的八岁，学会家传之艺。父母西归，亦入绿林。十五出马，即无对手，今年二十二岁。”栋、梁闻听，说：“原是令尊大人，失敬，失敬。”三人即时叙了年庚八字，结为生死，更加亲热。王栋居长，次者施忠，王梁居三。三人叙说，天已三鼓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早起来，出店去探水寇消息。连在江口探听几天，并无踪影。三个好汉正自着急，忽听店主叫店小二说，今夜隔



---

---

壁刘家有事，水寨好汉差人先叫他腾店备酒。三位好汉听见此言，私自议论，莫非就是水寇？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贪杯 施忠展艺擒贼

且说店东，只知三家好汉也是江湖客人，并不知是县中应役。高声大语，叫小心，早掩店门。

且说三名水寇，今晚是刘六、刘七的东道，请银勾大王杜角蛟。堪堪天晚，水寇驾舟离江上岸，竟奔刘家店而来。三寇贪杯好色，正在热闹。

且说施忠等三家好汉，店中商议妥当，知会店东拿贼之故。各带随身兵器，侧耳细听，那边耍笑讴歌，欢声震耳。王栋说：“天气不早，你我过墙行事。”施忠答应，三人上墙，观看动静，翻身顺墙溜下，脚站实地，高声大叫道：“尔等水寇听真，你们今逢狭路，快快出来受死。牙崩不字，快刀斩尽。”且说三寇正在高兴，酒有八分。银勾大王怀抱娼妓取乐，闻听人喊，心慌意乱，往外就跑，被施忠拿住绑起。好汉这才通名说：“我名施忠，三人奉县主之命，特来拿你。”把三人捆起，天明到渡口。武职衙门廉三元千把等官，哪敢怠慢，立刻传车发兵，到店等候护送。三家好汉叫把水寇抬在车上。两家店主，不敢言语，只求无事。

且说施忠、栋、梁三人，在车前后保护。刚离店不远，忽见有一群人来得不善。施忠说：“列位小心，等我挡住那些鼠寇。”下车站住，迎面拦挡通名。喽囉水卒们闻听，个



个败兴，各保性命而散。施忠方又催车前进。

且说贤臣这一日升堂，廉三元上堂跪倒，口尊：“老爷，今有京都差官，不久到县。”施公闻报，吩咐书吏三班人等伺候，到接官亭迎接。众役答应。贤臣上轿，到接官亭等候。廉三元跪倒回话：“禀老爷，差官离此不远。”贤臣说：“再去打探。”三元答应退去。贤臣又吩咐：“人来，即回县衙，门上结彩悬花，鼓乐伺候。”该值答应而去。

且说贤臣起身出亭，闪目一看，尘垢飞空，对子马、龙旗、王杖缓缓拥来。贤臣紧走几步，跪在尘埃报名。马上差官说：“起来。”施公站起，不乘轿，骑马绕道，先行进城。衙前下马，躬身等候。扬州官员得信，也到江都县衙之前。州官引领，跪接钦差大人。钦差上堂，居中而站，众官跪听宣读。钦差高声朗诵：

江都知县施仕伦，作事清廉，为国爱民，不惧势利，忠正可嘉。再扬州作官不清，有害黎庶，贪赃殃民，有坏国风，革职为庶，宽恩免究。扬州现在令二衙暂权，不日补缺。命江都知县升知州二衙，盘查扬州仓库。但有亏空，行文上报治罪。扬州、江都官吏，如有私通之事，议处。钦此。

钦差读罢，众官叩头谢恩。州官立刻脱去吉服，换上便衣。贤臣含笑，躬身望钦差说话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等斗胆，请大人台驾暂歇金亭馆驿，卑职等好尽恭敬之诚。”钦差伸手，拉住施公的手，叫声贤公：“说哪里话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何言恭敬。可贺贤公初任成名，不久高迁。出京见过令尊翁之面，本欲盘桓几日，怎奈钦限紧严，不敢停留，暂别再会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三回 群寇得凶信 会议江都县

差官告辞下堂，众官跟随出衙。送到界外，众官回转江都。扬州坏官先告辞出衙，等候交任盘查仓库。扬州二衙与施公入坐，公议到州衙盘查仓库。二衙姓王名辉，乃东昌人氏，以文才选的，为人耿直，深服施公断才。王辉带笑望施公说话，口尊：“县令，贪官坏任，上谕命你我二人盘查仓库。又令下官署印，少不得领教，好一同进州。”贤臣素闻王辉与贪官不合，为官正大，一闻王辉之言，忙忙站起，躬身口尊：“州尊大人，卑职焉敢多言，任凭尊裁。”王辉闻听，起身陪笑说：“贤公请坐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何需套言。”施公连忙回答：“恕卑职斗胆。”王辉笑说：“兄再毋提‘卑职’二字，有失孔圣，令人耻之。贤公请坐，公议正事要紧。”施公坐下，对王州尊说：“你我先让他回州，好作手脚。咱们后进州衙，如此这般，大家取便，岂不美善？”王辉闻听，回答：“很妙。”

二公正议之间，忽见施忠进来，走至贤臣身旁，跪倒回话。把奉命到黄河套，水寇吃酒擒来，营兵护送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说：“事毕领赏。”施忠站起。又叫书吏写了回票。好汉手拿回文，出衙交与兵头，带兵黄河口。不表。



且说贤臣即命书吏出告示，贴在十字要路口。上写：

扬州府江都县正堂施，为晓谕江都远近受屈人等知悉：今奉上文到县，五日以后出斩九黄、七珠，并莲花院十二寇。内有恶人关升，豪奴三片；还有那些应斩之徒，尽行诛之。传其仇家到法场瞧看正法，以为报仇雪恨。特此晓谕军民人等知悉。

话说贤臣与二衙，一同出衙，马步快兵跟随。施忠、王栋、王梁保护水寇车辆，前呼后拥出江都城。瞧看军民称赞，不表。施公与二衙解水寇，兼上扬州盘查仓库。

且言扬州、江都远近有四名响马，称为南方四霸天，个个武艺精通，能飞墙走壁。黄天霸改名施忠，手使镖枪三支，改邪归正。下剩头一名贺天保，苏州人氏，年三十六岁，黄胡子，马蜂腰，使的一口朴刀，骑红鬃马。第二名濮天雕，年三十二岁，黑面目，五短三长，江南人氏，手使单刀，坐骑青马。第三名武天虬，杭州人氏，年二十六岁，手使亚虬枪，坐骑白头马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四回 杀场斩众犯 响马闹江都

三人各霸一方，都有手下余寇。江都县贴出告示，踞盘人看见，报与三寇。濮天雕、武天虬集在一处，打发手下人去迎请贺天保，公议到江都劫夺法场，救莲花院的十二寇，因有免死狐悲之故。贺天保见过施忠，打那关家堡同救施公后，知道贤臣忠正，施忠义气。若说不到，有伤绿林之好汉。偶生一计，公私两为。面议各带手下到江都，到西门外观斩犯。看了一座酒店住下，令人暗暗打探。

且说贤臣同王辉，押解水寇，进了扬州。贪官坏任无职，二衙、县令进州。施公把三名水寇，交与州官收监。赃官交印，二衙受事，与知县盘查仓库，所有亏空，容赃官住馆驿，变产交还。

贤臣告辞回衙，进书房坐下。施安献茶摆饭完毕。天黑秉灯，施公查对囚犯招词，想起杀场斩囚犯，人甚众，难保无事。施忠见施公为难，好汉参透其意，说：“老爷，倘杀场之内有变动，小的承管，只请放心。”施公闻言，满心欢喜。

次日，施忠闻知贺天保等在西关，遂去见面说了话。贺天保应允，二人分手。施忠回身，登时来到县衙，只见施公升堂未散，好汉打一旁走到施公身边侍立。施公见施忠回



来，不肯明问，含糊说话：“见了无有？”施忠见问，也是含糊答应：“料也无妨。”施公点头，往下吩咐：“王栋、王梁。”兄弟答应，上前跪下。贤臣先叫王栋：“即传扎彩，到西门外，正面高搭芦棚五间，起脊要悬花结彩，内设文武公案，伺候明日吉时行刑，不可有误。”王栋答应，叩首下堂办事。贤臣又叫王梁：“你去知会守府振大老爷，就说本县奉请明早借兵卒，先到西门外保护法场，人人都要器械鲜明。务必请大老爷驾到，并晓谕江都门军，明日西门紧闭。”王梁答应，出衙而去。又叫徐茂：“你去说与禁子，明日五鼓预备。”徐茂答应，转身下堂。又吩咐：“你们内外马步三班人等听真，明日五鼓全班伺候。”贤臣分派已毕，站起退堂。进内书房坐下，望施忠讲话，说：“你出衙私探，事情如何？”施忠说：“小的已托贺天保，抑住众寇，谅来无妨。”贤臣原听见群寇要劫牢反狱，心内着忙。又听施忠之言，略略放心。天有三更时分，方才安寝。

次早，净面用茶已毕。贤臣升堂，吩咐：“再搭囚棚二间。你们诸事小心，事毕有赏。”英公然答应，回身下堂办事，不表。又往下叫：“张子仁，你去出城请守府振大老爷回明，马步营兵巡查四面。若有仇家来进杀场，瞧着正法报仇，问对了姓名放进，寸铁不许带入。监斩棚右边站立，不许喊叫。你也把守囚棚，等本县押犯出城，一同守府监斩。”又叫跟随人役，在南牢门首即设公案，再预备绑手押犯。公差答应，登时预备停当。贤臣移步至狱门首升坐。该值人手取斩犯牌高擎，如飞来到监门，高声大叫：“里面禁公听真，牌提五虎出监，再提四个恶犯、关升、阎三片。”个个五花大绑。施公手提朱笔点名，押赴西门而来。王梁一见，开放城门，押着众犯出城，来至杀场。见守府振公带领兵马，在囚棚巡逻严密。



且说众寇在住处等信，武天虬、濮天雕先发小卒探听消息。这名小卒哨探杀场外面，回绕兵丁巡逻，城门紧闭，只说城内绑犯。这名小卒忙忙进店报信，众寇也就不敢迟慢，装扮各样人物，暗带兵器。濮天雕未曾出店，先传暗令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，把没关系的死囚绑出门外，刘医、瓢老鼠早已发去。贤臣又往下叫：“人来！快提四寇：流星腿、二横子、草东胡、二道毛。”都系外号，不报真名。该值人差役答应，手举囚犯牌，跑到监门喊道：“里面听着，牌提犯人，按照点号！”禁子闻听，一拥进牢，提出四寇。贤臣点名，推出衙外。施忠一见，吩咐营兵查看巷口。屠家走过，抡刀加劲，登时斩完。又点出四名。总而言之，一连三次，把十二寇斩了。施公这才点九黄、七珠。牢头到男女监，提出僧尼二人，照样上绑，推到施公面前点名。复又推出衙外，施忠一见，就吩咐众兵、屠家，好好预备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五回 州县官闻志 捉风审小鬼

话说从牢中绑出九黄、七珠凶僧恶尼。贤臣、施忠命众役推出衙外，屠家手举头落。

且说施忠，见杀了十二寇、九黄、七珠，大事定矣。此乃提防劫法场之虞。迈步进衙报与，施公大悦，起身上轿出衙。施忠乘骖，后跟四名行刑的屠户，带领士兵人等，簇拥县主，竟奔西门而来，出关监斩人犯。有武天虬差来哨探消息的小卒，混在里面。贤臣轿至西门，快头王梁一见，哪敢怠慢，叫门军将门开放。贤臣轿出西门，众人役跟随，飞奔杀场。

且说武天虬，一见城门开放，眼望天雕说道：“杀场来的犯人甚奇，怎不见你我一拜之交？一起起押来的都是无干犯人。兄长你瞧关门，又闻出来轿马人夫，莫非此来，内有众友？见面之时，须要齐心努力，刀剃官役。今日马踩江都，不必留情。”天雕点头。

且说施公，登时进了法场下轿。人报守府到。两人分文武而坐。吉时一到，好同点名。

且说城中哨探的那名小卒跑来，口呼：“众家寨主，不好了！”即将城中十二寇、九黄、七珠已斩，说了一遍。天保闻听，不动声色。惟有天雕、天虬一闻此言，一声大喊：



“呀，气死人也！好个不义黄短命，不思神前一拜，少不得大家与你作对。”言罢，二寇口吹胡哨山响，众寇一闻暗号，只见八名强寇齐站天保身后，一字排开，个个扯出兵器。贺天保一见，即行劝住，说：“你们众家兄弟不必动手，人已经被斩了。十二人虽系朋友，自作取死之道。此事官也遵的国法，无妄诛之理。二位寨主、众家弟兄听真，此事何用为难！古言人死不能复生，他等无耻，自作自受。即如黄天霸能知时务，可敬。”众人闻听，俱各止气停刀，默默无言。大家又抱怨一会，用刀一摆，齐收兵器，瞧瞧热闹。

且说施公与振公，在监斩囚棚内坐定，二人闲谈，等施忠去令行刑斩犯，而悦人心。施公正与振公谈话，探报子下马上前跪倒：“小的来报，廉三元与老爷叩头。”施公下问：“所报何事，快快言来。”探报答应：“小的回老爷，扬州补缺州官到任，请老爷前去迎接。”施公说：“我已晓得。”探报叩头爬起，转身拉马，出杀场而去。施公吩咐：“带人犯进棚。”五虎、关升、三片，姜酒烂肺谋奸董六，老庞、解四、车乔、瓢老鼠、老西儿张才、传方王媒等，不过是杀绞，斩而诛之。立刻作抬尸，散了杀场。有那瞧瞧仇家的，个个合掌念佛。真乃是军悦民欢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施公、守府二公出棚，上马乘轿进城，十字口分手。施公因接迎州官，回衙进内更衣。出来吩咐：“马步三班人等不用跟随，轿夫散去，牵马伺候。”不多时，拉到两匹马。施公乘马，施忠扶鞍，随同出衙。他主仆二人，即刻进了扬州衙门。施忠服侍施公下马，一瘸一点，同进州衙角门。但见堂前结彩悬灯，三班六房闹闹哄哄。大小官员站起来迎接，恭敬施公站在居中。官吏带笑，齐呼县主：“专候台驾到临。州尊太爷刚才来到，怪县主未去接迎，带怒进内。又传话出来，有礼相见，即履堂规。”施公闻听，恼怒在心，



道：“我今奉旨监斩犯人，是以未敢远接。太爷但言有礼相见，这算他升官便要铺堂的。不用商议，咱去打点礼物。”官吏闻得，信以为真，齐说：“县主速去料理，以免太爷见怪。”言罢，个个出衙回去。施公带笑说：“列位细听，伺候州尊，勿要远去，我也回去打点金银。”州役答应：“小的晓得。”

施公翻身即往外行。出衙同施忠步行往西，一座铺面鲜明。施公进去，施忠挽马拴住，随后进铺，好汉旁站。堂倌过来，带笑请问：“爷们用酒用饭？吩咐小的好办。”施公回答：“不拘什么，选好吃的快些办来。”走堂端上汤饭等，排在桌上，主仆二人用毕会钞。施公又与施忠商议州礼之事，施忠说：“小的身边带有银钱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罚县把门 硬驳众官礼物

施忠回答身边带有银钱。贤臣说：“你去办买八色水礼，用食盒装好，着人抬送。”好汉答应“晓得”。登时办妥，开礼单写手本，施忠拿定。贤臣起身，出铺上马，施忠押着食盒，往州衙而来，州官可巧回衙，外县各官未到，贤臣说：“正投机关。”叫声施忠：“拿手本礼单。”施忠递过，施公吩咐：“你可拉马到此等候，我进去投递。”好汉说：“晓得。”贤臣回身迈步，一瘸一点，进了角门。只见州衙书吏三班人等，伺候新官升堂。一见贤臣，认得是县令，人人站起。贤臣带笑上堂，眼望书吏问话：“不知哪位是州尊的内司？”回答说：“那边坐的就是。”贤臣闻听，扭头观看，来到那人面前，把手本礼单递上，带笑说：“奉烦投递。”那人接手本礼单，往内宅回话，口尊：“老爷，今有江都县知县施仕伦县手本礼单。”赃官闻言，心中大悦。瞧了瞧礼单，不过是平常礼物，并无银两。心下沉吟，不由动怒，用手把礼单扯碎，叫声：“进才，出去告诉于他，本州不收礼物，少时升堂。”进才答应，来至大堂见了施公，就把吩咐之话说了一番。

贤臣听罢，转身下堂出衙。施忠上前，口尊：“老爷，不知事情如何？”贤臣心中有气，不便细说，叫声施忠：“把



那礼物叫抬盒人拿了去罢，回来快把我的座褥铺在正门台阶以下。”好汉答应，依言打发抬盒之人去后，回来将坐褥铺下。贤臣又嘱咐施忠，别要远离。说罢，起身走至台阶，赌气坐了，专等机会愠气，又暗骂贪赃狗官。

众同寅及书吏上前就问，说：“老爷生气，为送礼之故？”贤臣说：“太爷清正，我施某带来重礼不受，反罚我小官把门，是以在此代太爷辞礼。”众官吏听施公之言，个个迟疑，半晌讲话说：“县主，既是州尊之命，焉有不遵之理，我们何苦碰钉？”吩咐将礼抬回，专等贪官升堂行礼，齐至大堂伺候。就有内司走过，问门包礼儿，官吏回言，照着施公讲的话说了一遍。内司听了，心中恼怒，去见贪官，叫声老爷：“了不得了，不用等礼。小的才见施知县投帖送礼，老爷动气说不要他的礼。他赌气放下坐褥，把守大门。见众官的礼到，他竟大胆吩咐说：‘太爷一概免礼。’众人把礼拿回。老爷还等什么。”赃官听说：“快去吩咐外班，我立刻升堂。”进禄随到外宅门，高声说道：“三班伺候，太爷坐堂。”只听梆点齐鸣。赃官上堂，拜印已毕，归位。官吏参拜，书役、牢头、禁卒，各乡的保甲、地方人等叩头，已罢。贪官安心要寻施公，带怒下叫江都知县。施公遂即向前，口称：“卑职施不全，参拜州尊。”听见贤臣报名，慌忙站起，一摆手，说：“请起。”施公站起，躬身一旁侍立。州官又叫：“施知县。”“卑职伺候。”说：“你知罪么？”施公躬身回答：“卑职不知，在大人台下领教。”州尊刘元见问，含怒说：“本州钦受御旨，点我扬州，管理万民。大小官员，都来迎接，惟少贵县，莫非轻视本州？你等我盘查仓库再讲，若有一点私弊，立刻革职。”贤臣闻听，强笑躬身行礼，说：“非是卑职无来迎接，只因今朝奉旨监斩人犯，国规完毕，始敢动身。及赶到衙门，大人驾已早到，万望大人宽容。盘查仓



库，清算或足或少，自然有数。卑职不作亏心之事，焉怕暴雨粗风！叩恳州尊秦镜高悬，必须忠奸二字分明。”贤臣说毕，又是一躬。刘元听罢，面带愧色。忽见堂下走上一人，公案前跪倒，手举呈词。州官着人接状词观看，上告：

具诉呈人东邻赵大，西舍王二，前居张三，后住李四，地方陈虎，呈为本郡南关以里，东路口坐东向西，有三教寺一座。山门正殿，四层配殿，群房共计七十九间，数年并无僧道在内焚修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有邻人进寺烧香。本月十五日，众人进庙献供，进殿遇见怪事，众目同视。第四层魁星殿内，泥小鬼项挂少妇人头一颗，并无尸骸。不敢隐匿，众人共同叩恳大老爷仁明台下，秦镜高悬，查昭不白之冤，子民感叩洪恩，万载无既。

州官看罢诉呈，不由肺腑吃惊。他在坐上，不好明言，暗叫自己：“我刘元大运不济，上任就逢此事。头一人施不全对头，还未判断，他是我刘某命中仇星，到手银子，他偏横挡。”赃官急中生计，肚内说，何不如此这般，公报私仇，参了他的知县，易如反掌。刘元故意含笑叫声县令，“施不全伺候。”贪官说，“今有人头无尸一案，委汝查明。本州才升到此，官事冗杂，不能办理。我出批你要作速去办。”言罢，伸手提笔上写：

州批县审。批为本州南关以里，路东三教寺中魁星殿中，泥鬼项上挂少妇人头一颗，无尸。被告全无，邻居、地方人等公举。必须三天内断出尸亲，回复。倘三日内不结，该令才短，摘印后递



结，决不轻恕。为此特批。

州官写毕下递，贤臣接过。贪官下叫：“陈虎，你领县令速去三教寺断鬼回复。”施公深打一躬，走下堂来。刘元吩咐退堂，众官散出，都与施公担惊。贪官又派人役刑具。

贤臣看见州批，微微冷笑。出衙，同施忠来到饭铺。贤臣进内，好汉把马拴在铺外，回身进铺。看见贤臣面色带怒，才待要问，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进铺，走至施公身旁跪倒。乃是地方陈虎，奉州官之命，见贤臣出衙，所以赶来回话。口尊：“老爷在上，小的南关地方陈虎，天气不早，请老爷驾至三教寺，审断人头公案。”贤臣说：“起来。”陈虎答应起来。贤臣主仆，饭毕会钞，起身出铺。好汉扶侍施公上马，施忠乘驢，地方引路，竟奔三教寺而来。

贤臣偶然灵机一动，叫地方陈虎上来。贤臣说：“本县问你，你缘何呈报人头之事，胆大不带凶犯上来？理该把你重处。”地方叩头，口尊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呈状写的明白，原无被告，老爷上裁。”贤臣闻听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本县再问你，你报人头挂在何处？”地方回答：“人头挂在鬼项。”贤臣说：“却又来了，你既呈报妇人头挂在鬼项，本该就把小鬼带来听审，因何粗心玩法！”陈虎闻听，越发慌忙，口尊：“老爷，一个泥塑的小鬼，拿来何益？”贤臣带怒，一声断喝：“髻！只管抬来听审，本县好问他，是谁把人头挂在他的项上，好明不白之冤。快去！”地方赌气爬起，转身去找绳杠。不多时，陈虎进庙，令人伺候公案，一应铺设停当。地方引路，贤臣进庙升坐。又见本州四名衙役、刑房、乡绅、总甲、牢头人等，上前叩见。报名已毕，贤臣上叫：“陈虎。”地方答应，跪倒。施公说：“传四邻问话。”陈虎答应，翻身下行，立刻传到，跪下回话：“小的张三，小的李



四，小的赵大，小的王二，给老爷叩头。”贤臣说：“尔等知此妇死的缘故么？”四人从头至尾诉说一遍，与呈词无异。贤臣摆手，退下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七回 传四邻问话 各人报姓名

四邻报名诉罢，退下出殿。贤臣安心要看庙内的破绽，好推情断事，审人头冤屈之案。贤臣站起离座，一瘸一点下殿。施忠与众役，同施公重新绕殿细看。转过游廊、配殿，群墙瞧遍，并坍塌之处。又至后殿梓潼殿上，左瞧右看，并无尸骸。少不得打草惊蛇，再察形迹。主意已定，连忙回至大殿，下役人等围随。贤臣升坐，往外留神，只见那些瞧看的军民，闹闹哄哄乱说：“从未见过审泥小鬼的这稀奇事。”纷纷说话，不题。

且说贤臣吩咐带小鬼，陈虎答应，抬上。施公高叫：“陈虎进殿。”地方随即进去。贤臣说：“少等。”施公安心展才惊众，判断泥鬼。贤臣伸手提笔，上写：

州批县审。本州南关以里，路东有三教古庙一座。山门大殿共三层，计七十九间。后有梓潼殿中，小鬼项挂少妇人头一颗，无尸。今本地地方呈报，众目同观事实。此庙内，数年以来并无僧道焚修，现今原被告全无。州尊批委本县施断，严限三天以内回复。尤恐此郡举监生员、三教军民不知，今出示晓谕知悉，愿瞧者赴庙听审泥鬼。倘有断不



清不明之故，许尔等公举。特示。

贤臣写完，往下又叫：“陈虎，你把告条速去贴在冲要之处。”地方答应接过，出殿去贴。贤臣闪目往殿外观看，三教寺人山人海。施公故意叫声上差：“陈虎他不过心中不服，勉强答应而去。”贤臣又说：“听我吩咐，今州尊委我，派你等四人大家公办，审清人头，俱各有功。若是你我怠慢，州尊恼怪，罪名非轻。”四公差闻言，也是鼻内面哼。贤臣恼在腹中，假装不知，说道：“蒋虎，你去把住庙门，并吩咐举监军民三教之人，你们既来进寺瞧看，许进不许出，如有不遵，立刻锁拿去见州尊严究，就算杀人之犯。如期莫怨施某断事不明。你要徇私放出一个，本县送你算犯法之人。”蒋虎闻听，吓了一跳，无奈答应“小的晓得”，转步往殿外而行。走至月台，高声说毕。众人齐说：“亘古无见，我们既来就不动身。”蒋虎点头。且说陈虎手拿告示，竟奔十字路口。一边走着，一边腹内想，施公在江都审了多多少少无头事情，算是能员。今日又审泥鬼。地方思思想想来到十字路口，用面糊贴上。就有那些过往之人，都来瞧看，蒋虎拦挡。都说：“老爷告示，叫我们来看审鬼新闻。”拦不住，也有进庙的，也有在外面的，真真一片人山。地方把告示贴上，回来复命。贤臣一摆手，地方闪在一旁。

天色将晚，贤臣瞧月台上站着泥塑小鬼，项挂少妇之头。看罢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离坐出殿，走至月台站住，带笑高声说话：“你们这内中举监文人，贤愚不等，瞧看本县审鬼，须得听我施某吩咐，不可玩法。”又叫件作，只听答应，上来跪下。贤臣就问：“你是件作么，名叫什么？”“小的名叫张五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把鬼项挂的少妇首级验看，是何物所伤，不许粗心谎报。”张五答应，至泥鬼跟前，



伸手取出一根筷子，拉着那少妇之头，细细看够多时，回身进殿，跪倒回话：“老爷，小的细验明白，妇人头上致命斧伤二处，脑袋是斧子砍下来的。”贤臣闻听，一摆手，佯作退下。

贤臣设计诱哄愚人，审鬼是由头，好追寻题目。说道：“本县奉州尊之委，势难推脱。皇上点我作官，岂肯有负圣恩。本县幼年学习法术，与你报仇寻恨。”霎时间，忽见东南狂风大作，旋风来了乱滚，围着泥鬼打转。贤臣一见，就知其意，不由暗喜感动佛祖神圣，往下高叫：“风中女鬼听我吩咐，不可徇私，快捉人犯，本县差人带你人群里找去。”随叫：“马滕，你跟旋风，不可拦挡，任他旋转。倘有可遇之处，锁来见我。”

马滕答应，迈步出殿，跟定旋风。东就东，西就西。旋风滚的疾快，公差两眼似灯。马滕高叫：“列位闪路，莫挡风神。”众人闻听害怕，心中无病还好，有病之人面如金纸。旋风在人空中钻出钻进，找寻仇人不见。又起一阵狂风，往寺外而滚。马滕也随即跟出，转眼不见，心下为难。正在犯想，忽见旋风从阴沟里进庵，复又出庵来引公差。那风哧溜溜，连转三转，从阴沟刮入庵内去了。公差一见，说：“想来杀人之犯一定在内，何不进庙。”用手拍门，高叫：“里边有人么？”女僧正坐，忽听外面打门，忙唤小尼看外面什么人打门。小尼回身，来至角门，开开门，公差迈步进庵，闪自找风。只见旋风哧溜溜，往里直滚。公差哪管内外，跟风往里就来，那风滚进禅堂，哧溜溜围着大尼姑团团而转，刮的尼姑用袖遮面。马滕一见，不管好歹，回手取锁，咣啷一声，就套在女僧项上。那风出房，又起一阵大风，刮去不见，把个尼姑吓得白面焦黄，口中怪叫。公差不容分说，拉起就走，穿街越巷，直奔三教寺而来。



那些瞧看军民人等一见，个个大嚷，说：“拿了人来了，咱们快听老爷断鬼。”贤臣听得明白，闪目外看，只见锁拉一人，却是女僧。头上无帽，白面桃腮，杏眼秋波，樱桃小口，甚是袅娜。身穿绫罗，足登镶鞋，年纪三旬，迈步上台阶，进殿跪下。公差报名：“小的带到女僧。”贤臣闻听，摆手，马腾退后。贤臣点头，难怪尼姑乱性，败坏法门。叫声：“女僧听真，今有屈死女鬼，在本县台下投告你私通谋杀他命。冤魂聚而成风，引领差人拿你。快快实诉，免得动刑严究。”尼姑叩头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尼本州人氏，多病出家，奉公守法，不敢为非。老爷就便夹死，岂不冤枉佛门弟子么？”贤臣闻听，微微冷笑，往下吩咐：“那女僧，不用巧辩，你去在台上把鬼项挂的人头看真，回来再讲。”尼姑只得爬起出殿，走到泥鬼跟前。睁眼一看那颗人头，不由心中害怕。忙忙回身，进殿跪倒。口尊：“老爷，小尼看过，不识其面。”贤臣闻听微笑：“你竟是满口胡说，本县知道其故，屈死冤魂是你所害，因奸杀命，还不肯实招！”喝叫两边：“与我拶起来再问！”众役答应，把女僧拶起。十指连心，忍疼不过。又吩咐：“加拶。”只见蒋虎跪倒回话：“禀老爷，今有本州三老爷，奉太爷之命到寺，不知何事，现在门外。”施公闻听，就知来看人头的消息。贤臣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公差退去。施公腹内说，一定是狗官叫他来监审人头，三日不能问清，好寻本县。贤臣心中恨骂：狗官，施某既感动神佛，有何惧怕！贤臣轻视来官，并不迎接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审 蛮人心怀忿恨

扬州三衙，奉州官刘元之命催审，马到寺门。见人进报，不见县公迎接，心中不悦。他乃蛮地之人，捐纳三衙，到任不久，暗恼在心：“待我进寺，看他怎样。”弃驢走上月台。贤臣难越大礼，离坐下迎，一瘸一点至殿门槛，就不肯外迎，麻脸带笑，说些客套，高叫：“三爷，恕我有事在身，失迎之过，另日赔礼。”三衙答道：“岂敢。”迈步进殿。下役设坐，三衙把手一拱，二公坐下，又言讲人头之事，三天限满之话。这位三衙，姓穆，名叫作印，在旁听审。

且说尼姑上拶不肯招认，贤臣吩咐：“加拶。”尼姑总不招认。贤臣用手一指，喝声：“大胆恶尼，你不招认，暂且下去！”叫声施忠：“你同马公差速到尼庵，把庵内所有尼僧，不论大小，全都叫来问话。”

好汉答应，迈步前行，与马滕离了三教寺，竟往白衣庵而去。不多时拿到，先带一尼上殿跪倒。贤臣观瞧女僧已罢，说：“你师父犯下之罪，他赖你们谋害人命，与他帮手。你要实说，莫要虚言。”尼僧见问，吓的磕头碰地，口尊：“青天爷爷，小尼今年十八岁，命犯孤独，八岁进庵。蒙师训诲，紧守清规，法度严肃。不知何故，将师徒全拿进寺，叩求爷爷秦镜高悬。”贤臣大怒，吩咐动刑。一连三拶，可



怜把小尼十指拶伤，怎奈心坚似铁，不肯招认，只求超生。又说：“小尼并无过犯。”贤臣见他不招，吩咐卸去刑具，带过，不许与那小尼见面，换个答话。青衣答应，遵依而行。且说施公为难，吩咐：“人来，把那一个小尼带上问话。”下役答应，立刻带到，吓着叫他下跪。

只见那小尼浑身旧衣，奔搂头，呕扣眼，漆黑的麻子，长的不堪。施公看罢，腹内暗转，要明此冤，得诱哄于他。满脸笑着，忙出公位，小尼跟前伸手拉住，叫声：“小孩子起来，不用啼哭，你的师父师兄先回庵中去了。跟了我来，我好叫人送你回庵。不用哭，不听人说，我还叫人把你锁上，还打一顿板子。跟我来罢。”言毕，拉起小尼往上走来。贤臣复归公位坐下，也不嫌脏，取这腰间纺绸手巾，替小尼擦那眼泪鼻涕。拭干细看，带笑问话：“小孩子，太爷问你，你今年几岁了？不要哭，别害怕，告诉我，好买东西你吃。”回头叫声施忠：“你去买些果子与他吃，吃饱了好送他回庵。”好汉答应，去不多时，拿来些果子糖食。贤臣伸手拿起，递与小尼，复又带笑说：“小孩子，你吃罢，吃的饱饱的，好送你回庵，别害怕。”小尼闻听快活，笑嘻嘻接过就吃。且说三衙暗笑：“我看他审事平常，倒会哄小孩子，若到临期怎了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九回 奸夫与尼对词 判结人头公案

不言三衙有气，且说贤臣安心诱哄真情。一回手，把腰间花小腰子荷包解下，拴在小尼胸前。俗言小孩子识哄，哪里见得吃呢？又见给一个怪好的荷包，乐的他眉开眼笑，指手划脚的叫声：“太爷，你给我这个荷包可好装钱，便宜了我师父了。”施公听出题头，不由心中大悦，扭头叫声：“施忠，把你腰中散钱给我些。”好汉答应，回手从腰中打摸些钱递上。贤臣接过，都给小尼装在荷包里。贤臣带笑说：“小孩子，这些钱带回庵去，好买东西吃。我问你，不知昨晚来的那位大爷，是你什么人呢？告诉了我，我好叫人送你回庵去。”小尼见钱心喜，乐的手脚乱动，满面欢笑，说：“太爷，你问我，我不敢说，师父会打我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师父不在这里，你只管说，好送你回去。”小尼四处一看，果不见师父，这才说：“那位大爷比你还俊，他每晚半夜总到庵中，带些饽饽酒肉，与我师父、师哥饮酒耍顽。饽饽加肉，我吃饱了，打发我睡，还给我钱。每日晚上嘱咐与我，不叫告诉外边之人。那大爷，白日并不见来。”

贤臣闻听大悦，下叫：“人来，快把那老少二尼带来对词。”下役答应，翻身下跑。不多时，把二尼拿来跪下。贤臣说：“你们不招，有人招了。”叫那孩子：“把告诉我的话，



对你师父、师哥再说一遍。”小尼见问，复又啼哭，叫声太爷：“我不和你好咧！我说了，告诉你不叫我师父、师哥知道，因何又叫他们来对话呢？我不说，我怕打。”旁边老尼闻听着忙，叫声：“你要胡说，回庵追了你的小命！”贤臣大怒：“人来，掌嘴！”公差答应，上前，一边五个嘴巴，打得牙落。贤臣又问，小尼，你不实说，照样打嘴。小尼害怕，叫声太爷：“我说，别要打我。”又照前说了一遍。二尼闻听，无言可对，个个仰面长叹活该命尽，口尊：“老爷不用再问，小尼招了。师徒同与西茶铺陈姓往来是实。”贤臣吩咐：“人来，带下老小三尼，少时对词。”下役答应，立刻带下。施公又叫马滕：“差你速拿西关茶铺陈姓听审。”马滕接签，下殿出寺。

不多时，将陈姓带到，上殿跪下。贤臣喝声：“陈姓，今州尊委我断人头公案，鬼诉真情，旋风到庵，捉拿女僧，诉说尔因奸杀命。快快实招，免得受刑！”那人见问，叩头口尊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与尼姑并无通奸之事，如杀人更没此事。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何敢杀人？老爷主裁，岂不冤枉好人。”贤臣说：“你倒言通理顺，善问你如何肯招。”吩咐：“人来，把他夹起再问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回 判明妇人头 回复见州尊

公差答应，一拥齐上夹起。陈公义见无据证，求生忍刑，不招。贤臣说：“好一个恶徒！”吩咐：“人来，快把那三名女僧带来对词。”下役立刻带上，跪下。贤臣叫声：“小尼，你认认那人，是你那大爷不是？快说，不说打嘴！”小尼害怕，细看回答，叫声：“太爷，这就是我那个大爷。”贤臣闻听事情都对，心中大悦，问那老尼：“快把实情招来，免得动刑。”老尼见问，不由仰面长叹，眼望公义，叫声：“冤家，不用强辩，老尼替你招罢。”尊声：“老爷听禀，小尼俗家姓屈，父住东关，无儿，只生二女。小尼年幼多病，因此许进西关白衣庵中。不多几年，师父在外募化修塔。后来小尼又收两个徒弟，紧守清规。遇见西关茶铺陈公义，见小尼容貌好看，安下歹心，用计进庵许愿，常常来往。请小尼到他家里，不防被他灌醉骗奸。酒醒，无奈通奸，续了徒弟，打量无人知晓。不幸父母去世，发送事毕。小尼妹妹许嫁与人，妹夫姓贾名君车，贸易在外。妹夫出门，妹子暂住小尼庵内。公义那晚来庵，看中妹妹芳容，安心要行苟且之事。妹妹再三不依，气得寻死觅活，只要告状。陈公义带酒行凶，用斧砍死，尸首埋在庵后。他半夜将人头拿出尼庵，嗣后不知怎样挂在鬼项，只求青天再问公义便明。”贤臣扭



项，下问公义：“从实招来。如有一字虚假，立刻处死。”陈公义见问，回答：“小人情犯是实，不敢强辩。小人南关有一仇家，想着移祸雪恨。那晚仇家有事，人烟不断，小人未曾得手，故把人头隔墙抛在三教寺内。小人不知怎么挂在鬼项是实。”贤臣闻听，说：“神鬼宣昭，不必深究。”吩咐卸去夹棍，带下，跪在一旁伺候。又叫带过老小三尼，事情算结，少时就要回复州尊。贤臣不理三衙，吩咐带定三尼，令人抬起公义，传齐四邻人等，下殿出庙。贤臣同三衙上马，下役将犯人带去。贤臣又叫地方看守人头，等回复州尊，起尸对头。那瞧看军民议论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同三衙到了州衙门首，二公下马，进了角门。下役带着犯人。贤臣打书吏手中接过招词，一癩一点，方至州尊衙内。施公带笑说：“烦你代我通报一声。”那人站起来说：“老爷请坐少等，我替老爷递进。”伸手接过，迈步进里走。内司把招词递给贪官，瞧了一遍，不过因谋奸不允，害死尼妹，奸夫埋移尸头二处，回复起尸完案。刘元看罢，心中又喜又恼。喜的是不全断法精奇，恼的是江都有他作对，不能行事。贪官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何不打点一份重礼，差心腹家人暗暗上京，求皇亲索老爷急急提拔，升离江都。贤臣借贪官的力，升转顺天府，不表。且说贪官又叫人传出，命三衙起尸头验明，明早升堂结案，暂把人犯寄监。刘元的内司，奉命上堂，见了贤臣，不过说了几句褒奖之话。贤臣随即出衙，叫声施忠：“天色晚了，到馆驿歇息，明早起身。”

次日，主仆出了扬州。在路正言贪官的过恶，贤臣抬头，见迎面跑过几匹马来，又听内有一人大叫：“伙计们，不用上扬州去报，这位老爷就是江都县的清官施公。”只见那些人听说，勒住坐骑，个个跳下马来。一人跪在当道，哭



诉情由。贤臣不解，勒马留神，都系买卖打扮，个个惊慌，挡住马头，口中只嚷。内有一人，腮流痛泪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前已告过失盗实情，蒙老爷拿获斩犯报仇。另搭伙计别处治货，从此经过五里牌，路遇一伙强盗劫财，尽行抢去。吓得小的等魂冒，不顾财帛，只得逃命。小的等特奔扬州来报贼情，幸而途遇爷爷，叩求青天救命。小的名叫李大成。”说罢，一齐叩头。贤臣闻听“李大成”三字，想起前番莲花院的十二寇那一案，就是此人失盗。贤臣长叹，叫声：“李大成，可叹你命犯贼星，今搭伙又被寇盗。但五里牌不是本县地界，属扬州辖管。”客人闻听施公话语，似有不管之意，放声大哭。这些人哭得贤臣心软，说：“尔等莫哭，那些贼寇去有多远，人有多少？”客人口尊：“老爷，贼去不远，小的等只顾逃命，未从细看，不知几人。只闻称贺寨主，声音渐去无踪。”施公闻听，想必是贺天保在内。彼时临别，言过保江都无事，此地方乃属扬州地面。嗣又劫法场，多亏义士施忠吓退。贤臣想罢，何不拿话激于施忠？说：“施忠，方才他言内有贺天保，想是绿林之人。他当初原说保我江都安然无虞，此地虽属扬州管辖，然而与我之交界接壤。今番又猖狂抢劫客商，其情可恶，真不啻匹夫小人之谈。但不知你管与不管？”施忠闻听羞愧，一声大叫：“气煞我也！”双脚跺了几跺，说：“恩主不用急躁，老爷略等，小的前去。”言罢，催马而行。

未顿饭之工追上，果是贺天保同众朋友。施忠一见喜悦。贺天保见施忠说他言而无信，亦觉愧意。天虬、天雕面红说道：“原物未动，老弟拿回，送还客人，我等就此散去，免伤弟兄和气。”言毕，带怒叫声众友：“想你我尘土不染，方称英雄，义气为重。”其余众人撇下货物，抓鬃上马，高叫：“黄老弟，但愿指日高升，才见得朋友。”众人将手一



拱，齐叩坐骑，扬长而去。那众人去后，贺天保自知理短，羞过一阵，无奈眼望施忠讲话，叫声：“黄老弟，为你一人，愚兄伤却众友。没的说，你把货物银两拿去，交还原客，我也告辞了。”施忠尊声：“兄长，你我焉比他们。他等含羞自散，何用介意，另日狭路再让。”随叫众客，原物照数收去。众客千恩万谢而走。且说施忠，来见贤臣，登时来到树下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一回 皇恩诏贤臣 回京都引见

贤臣见施忠回来，就问事情办得如何。好汉从头至尾详禀一番，贤臣甚喜。又向众好汉说道：“容日再谢。”贺天保等九人闻听施公之言，就势告辞，各上坐骑，施公相送。众寇望施忠说话：“异日再会。”言罢，一齐上马，催驹回归林下。

施忠回到树下站立，贤臣说：“施忠，就此起身进县。”好汉闻言牵马，施公乘骑，施忠扳鞍。主仆并辔，正走之间，抬头看见江都城门。进了关厢，即是闹市，耳内听得斧钺之声。闪目一瞧，路东一家好齐整宅舍，在那里安盖大门。贤臣一见，肚内把天干地支细细推算，值日神将从头暗数。心中说道：“既盖大门，岂不择吉？他家看来不懂礼义，难道他家无有读书之人？今日黑道五鬼破败，要想兴隆，万万不能。其中必有缘故，本县何不问其内里之情？”随叫施忠：“你去把安门的家主叫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好汉下马，迈步走到那家门首，带笑开言说：“借问你们一声，哪位是家主？”门里一人，年有四旬，应声答道：“不敢，愚下就是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施忠说：“本县老爷有话问你。”那人闻听，连忙整衣戴帽，迈步出门，跟定好汉，来至施公马前。那人并不下跪，深深一躬，口尊：“老父师，生员不知驾到，未



得远接，恕门生之罪。”施公说：“贤契免礼。本县一事不明，贤契既读孔圣之篇，必达周公之礼。安门换户乃是吉祥正事，今日五鬼破败，动工岂不有损。”那人闻听，复打一躬，口尊：“老父师，门生既读诗书，安门岂有不看看宪书之理。奈门生家设有学馆，请了一位先生，性情格外古怪。安门烦他择吉，说道今日甚好。门生也有些不悦，问他之故，他说不用问，赶安门之时，必有明公问故，你就知道了。故此门生伺候这里。今听老父师呼唤，门生特出拜见。”贤臣闻听，心中纳闷，叫声：“贤契，大约此人与你有仇？”那人回答：“无仇。”“既是这样，你去把他叫来，本县有话问他。”那人答应回身。

去不多时，忙忙回来，手举字柬，口尊：“老父师，门生家先生有书一封，叫门生拿来，求老父师一看。”又说：“今日理当叩见，恐其冲破县尊眼下不能高迁矣。”贤臣闻听，心里说：“此人奇异，我先看看字柬是何言语。”想罢，伸手接过，封皮上写：今月今日今时县尊驾到，二手开折。贤臣心惊，仰面视天，时分相对。贤臣点头，心内说：“妙哉，待我看里面如何。”用手拆开，上写：

山东曲阜县民人孔净，字奉江都县主。今日今时台驾回县，路过此户，马上有观。吾乃孔圣之后，微习天文地理之妙术。今日本系五鬼破败之期，内有吉星冲破，不敢报名，恐泄天机，神鬼见怪。此户转祸为祥，家道丰盛，顶带绵绵，子在父死，夫在妻亡，代代恒足矣。民人孔净，数字不恭，求恕具。

贤臣观罢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心中默言：“此人学术通神，



未来先知，预写字柬，犹如板上钉钉，所言真真不错。我只知古人书礼之妙，却不晓陋室之中有此高人。但能有日官到初品，必请孔净主文。有心此时行聘，惟恐轻我前程微小。”贤臣沉吟多会，除非如此这般。想罢，带笑说：“贤契听我一言，回府多多替我拜上孔先生，转言就说本县路过，不曾修帖奉拜，容日再谒。”那人闻听，又打一躬，说：“门生请教老父师，今日安门，到底好不好？”贤臣见问，含糊答道：“贤契不必追问，今日很好，最大吉大利。贤契请回。”言罢，贤臣把字柬插入靴桶里。贤臣讲罢，不多时主仆进县，就有下役迎接喊道，拥护进衙，滴水下马。天色将晚，竟进内室，下役散去。贤臣歇息三天。

这日黎明，点鼓升堂，书吏人等伺候。忽见来报，廉三元上堂跪倒回话：“老爷在上，小的探得京都传牌到了，召老爷回都补缺。新补江都老爷，不日就要上任。回老爷定夺。”贤臣闻听，吩咐再去打探回报。报子答应。叩头下堂，出衙哨探。且说贤臣暗说：“好狗官，你纵把我施某打点离了江都之任，你想受用，怎得能够！我若回都，但能面君，遇着机会，我必参你。”贤臣怀恨州尊，即叫六房盘查清结，好交代下手，以备回京。诸事分派停当，点鼓退堂。

贤臣进内，吩咐施安、施忠收拾细软，打成包裹，预备起程。忙乱完毕，主仆安歇。次早贤臣升堂，三班伺候。只见从角门进来一人，上堂至公案一旁下跪，口尊：“少爷在上，老奴请安。”贤臣含笑叫声：“施孝，你来江都有何事情？太老爷、老太太安否？”老奴见问，答道：“满宅俱各平安。太老爷叫老奴前来，接少爷进京。查清仓库，太老爷说不可缺少，务要盘清。”施公闻听，吩咐：“施孝，俟我盘查仓廩清白，一同进京。”施孝答应，站起，下堂伺候。贤臣又吩咐书役人等：“你们着几人在衙办事，好接新太爷。着



几人跟我出去迎接新官。”众人答应。

贤臣离坐，上轿出城，至接官亭等候。不多时，新官已到，二人礼毕，一同进署交印，盘查仓库。诸事全结，交代明白，新官送施公出衙。施忠、王栋、王梁三人把贤臣送进馆驿，就有那些江都县的乡绅耆老等，听得贤臣离任，感仰德政，各备下程送至馆驿。又知会那些举监良民及铺户人等，商议与清官脱靴，盖祠塑像。不必细言。

且说贤臣吩咐施安，雇包程驮骡驮轿，长随领银去办，不多时雇妥，领进馆驿。施安走到贤臣身边回明，施公又吩咐施安、施忠等打成驮子。诸事停当，专等明早起程，贤臣又写信一封，打发施忠去请孔先生到京。施忠接柬，领命出馆。不多时回来，上前禀话：“小的奉差投书，孔先生无容相见，回字一封，请老爷过目。”言罢，双手呈上。施公接过，闪目观看，书皮上写：“民人孔净，字奉贤公。此柬不可令旁人观看，目下也不可自观。可喜贤公往后步步高迁，到了官居总漕，身逢大难，再观此柬，必有应验。万望不可轻视，临期自然明白。再者，吾乃草莽之人，朽木之才，不敢相陪，望乞恕之。”贤臣看罢，暗说：“真神人也。”依言将书收入锦囊之中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懒心灰 商议告归林下

且说施忠、王栋、王梁他三人，见施公观看书信，个个溜到避人之处。王梁带笑开言，望施忠、王栋说话，叫声：“二位老弟，听愚兄一言公议。明日县主回京，你我早拿主意。自当差以来，我先灰却上进之心。新官到任，要想在施爷台下办事一样，断然不能。且是未知新官生情。可喜施爷性贤，孰料你我命小福薄。若是跟随进京，谅来也是小差，倒不如决辞施爷，退归林下，与众朋友无拘无束，岂不快乐？望二位三思而行。”施忠闻听，沉吟不语。王梁答言说：“兄长讲的不错，很在理上。”施忠见他二人都是如此言讲，不由意动心活，点头。

三人一同迈步进庭，到施公面前一齐下跪。贤臣一见，不解，忙问说：“你三人这等光景，有何事情？”王梁先就接言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容小的细禀。今见老爷高迁，明早起身，小的等不忍分别。再者，小的三人蒙老爷恩待，深感高厚，本应伺候老爷进京。奈小的有家口牵连，因此叩见，小的等不能进京。”贤臣闻听心惊，自思王家弟兄不跟尤可，可听其口气，连施忠也有不跟之意。施公不悦，先望施忠说话，叫声施忠：“我问你，他二人不跟我进京，有恋新官之意。你想想，你未从不跟，岂不知既有当初，何必今日！又言



‘败子回头，真金难换’。我念你侠义，待你可也不薄。兼之你父母俱故，缘何你也辞我？”施忠见问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父母虽已辞世，祖茔在此，不肯远离，断了祭扫。古人去：为臣要忠，作子当孝。老爷高升，乃万千之喜。无奈小人草木之身，不敢言忠。命小福薄，不敢上京，情愿庐墓守孝。”言罢，叩头求恕：“只愿老爷恩典。”施公竟无言可对，沉吟多会，开口说：“你三人今日齐辞本县，你们心灰意懒，不愿跟去。古言孝悌忠信，纲常大义。人生天地间，不过占一个字。要想十全，万万不能。俗云：尽忠者不能尽孝。居官怜下，有伤国体，误了情名。想恋故土，即不能远行。本县难以留你同我进京，请问你们意归何处？告诉于我。”三人见问，一齐叩首：“老爷请听，小的等仍归林下，养妻贍子，去学务农。”贤臣闻听，答道：“很好，你们隐居林下，须仿古人。本县还有一句话，好歹莫要心愚不改，岂不闻猛虎回头落那朽名。”三人闻说，猛然点悟：“叩谢老爷指教之恩。老爷，男儿若无冲天之志，死后怎入祖坟？”施公说：“驷马难追，总要信行。”言罢，把手一摆。下面三人，叩头站起。

又见一人，上庭跪下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是守府振大老爷的家人。我家老爷奉差公干未回，知道老爷高升回都，不能亲送。太太吩咐小的，送来路费银五十两，还有家信一封，求老爷带上京去。”打怀内把银子、书信取出，一并上递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乡宦饯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

贤臣接过，带笑说：“多承你家老爷费心，回去告诉太太，替我致意道谢。我钦限急紧，不能面辞，容日到京拜见。”家人答应，出馆而去。且说贤臣带笑望施忠、栋、梁说话：“我无物可敬，这是银子五十两，留与你三人，莫嫌菲薄，每人作件衣服为念。”言罢，把银递与三人。施忠接过，三人复又叩谢。登时天晚，贤臣用饭已毕，秉上灯烛，坐谈闲话。一夜未合眼，天已大亮。施安、施孝、得禄、得寿叫骡夫把驮轿驮子牵出馆驿，出城先往十里亭伺候。只听驿外人语喧哗，是与贤臣相好的书吏、乡宦、举监军民人等，候送贤臣回京。施公起身外行，施忠、栋、梁扶侍上马。众军民与贤臣脱靴，送到十里亭，一齐洒泪分别。施忠、栋、梁又扶侍贤臣上了驮轿，众人复又敬酒饯别。施忠、栋、梁随众而散。

贤臣的驮轿驮子，家人马匹，上了官塘大道，竟奔京都。程途正逢七月佳景，驮轿撑起窗子，往外观看甚真，雁过成对，秋成普野，万种更新。贤臣思思想想，天晚进店，次早登程。这日正走大有饭时，瞧了一座面店，贤臣打尖歇息。施孝下马，上前扶侍贤臣下了驮轿，护进正房坐下。施安等外面照看，骡夫卷下驮子驮轿，喂上牲口。店小儿擦



桌，带笑问道：“老爷吃什么东西？吩咐小的，好去传话。”贤臣见他一团和气，回答：“不论什么，荤素都使得，只要速快。”店小儿答应：“晓得”。出房不多时，用手托定进房，摆在桌上。贤臣用毕，拿下与下人吃完，施安会帐。贤臣拿茶，忽听隔壁房中有人讲话，说：“伙计，咱们快着吃饱，收拾收拾，等这位坐驮轿的老爷走，好搭伴同行。你无走过，出了这座桃花镇不远漫洼，那就是恶虎庄。眼力要差，不是玩的。若是撞见他哥儿们，所有行李都得留下。”又一人回答说：“老弟，放心走罢。咱们有什么？除了性命就是人。再者，不过是破烂褥套几百钱，要就拿了去，怕他怎的？可恼远近官员都保为身家，惧悚贼寇，由着他们胡闹，害人肥己，路截运商。”又一人说：“你们哥儿俩，也不用怕。贼不同党，这南路一带有四霸，谁人敢惹？有个姓黄的，名叫天霸，比那三霸行事能干。虽说是贼，专截贪官污吏，不截孝子节妇，孤客穷商。闻听黄天霸投到扬州府江都县施老爷门下。你没见过，好官府，真真清似水明如镜，断事如神。又闻得天霸改名施忠，当了内司，盗寇还怕他几分。昨日听见施老爷升迁进京都，施忠不跟，告辞不知去向。也怕不得许多造化。”说罢出店，挑起担子，也有背包的，走过门去。贤臣听的明白，心里钦服施忠好汉名不虚传，真正可惜，放他归林，便宜盗寇作乱。话说且住，我过这恶虎庄，倘要被盗寇拦截，少不得借借施忠名头，吉凶再讲。

贤臣想罢，吩咐起身，下人答应，扶持施公上了驮轿。抬上驮骡，牵出店外。下人上马，出桃花镇，疾奔恶虎庄而走。贤臣思想后悔，绝不该放走施忠。自己怨恨自己行的不仁，才有今日担此惊怕，只恨不能插翅飞过此庄。众人正自奔命，心里都想逃过险地。刚到漫洼，忽听马嘶，四面上马



跑，登时围裹上来。众客商魂飞魄散，抛下被套，各顾性命。施公的骡夫久惯包程，懂强盗的规矩，不敢前走，忙把驮子围住。四面八匹马围裹上来，得禄、得寿年轻，不管死活，开口大骂：“少要往上，惊着老爷，你们狗命不保！”只听得一声响，得禄栽于马下，得寿旋马就跑。贤臣着忙，高叫：“好汉且休动手，江湖英雄有好几位认的我施某。今日提名道姓，休要见罪。头一名姓贺名天保，第二位姓濮名天雕，第三位姓武名天虬，第四位姓黄名天霸。四家好汉，都与施某会过几面，胜似同胞弟兄。”盗寇闻听停刀，说：“众家兄弟听真，休要动手，须得禀明寨主再讲。”

一人飞马进了恶虎庄，至门前下马，进厅抱拳，口尊：“寨主万千之喜，买卖到门，又遇施不全来临。我听二位兄长常常念及，不敢动手，请令而行。”天虬闻听，想起莲花院的十二寇都死在杀场；而尤惧怕天霸，被其羞臊方还，直到而今仇还未报。天虬沉吟多会，望天雕讲话：“濮兄长，狗官到来，令人想起从前之事，抱怨在心。不可迟疑，就此出去。”吩咐拉马。三寇乘马，登时来到施公驮轿一旁，慌慌忙忙下马，故意忙行几步，跑至贤臣面前，迎着拱手，口称：“贤公既到，请进荒庄一叙。”贤臣答说：“多承寨主美意，少不得施某领情。”二寇闻听甚喜，随叫人引路，请贤公的驮轿骡子在前，二寇上马尾随后面，奔恶虎庄而来。转眼进庄，至门首众寇下马。施孝等拥骡与骡夫，搭下驮轿，贤臣猫腰下来。二寇相让，一同进门，上厅分主宾坐下。二寇吩咐把骡子驮轿拉进后院，立刻摆酒。贤臣告辞不允，登时设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武天虬性快，带笑口尊：“老爷，小人请教，不在江都居官，不知上京何事？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四回 恶虎庄遇寇 聚义厅报仇

贤臣见问，带笑就将奉旨召进京城，施忠离归林下的话说了一遍。武天虬一闻施忠不在跟前，称了心怀，满面笑容，口尊：“贤公，恕小人失陪。”贤臣说：“请便。”天虬望天雕递眼色，也即告退，在僻静处计议。且言施公，余寇相陪。贤臣见一强寇眉来眼去，才觉后悔，不该言施忠告退，越想越怕起来。贤臣专等二寇回转，见机告辞出庄，方免无害。

且说二寇同到厅后，武天虬悄言叫声兄长：“理该冤仇当报了。黄天霸、贺天保既无跟随，咱们还怕哪个商议？回厅把施不全剥衣，绑在厅柱之上，把他刚心，与十二弟兄享祭亡灵，有何不可？”二人商议已定，二寇复归座位。

施公才要告辞，天虬面带怒色，大叫：“施不全，今日大王爷有两句话问你：有仇不报，怎么讲？”贤臣就知祸不远矣，心中也不怕了，面无惧色，答道：“寨主，有仇不报非君子。”天虬闻听，拍掌大笑，说：“好哇！人来，把狗官拿下，剥去上身衣服，绑在厅柱之上，与死去十二寨主刚心祭奠。”小卒答应，一齐拥上。得寿等一见，吓走真魂，迈步想跑。濮天雕取刀，下了绝情。其余施孝、施安、得禄等全行绑起，将三人绑在厅柱之上。四人把死都弃于度外，破



口大骂。堪堪主仆，命在旦夕。二强寇哭祭十二寇方毕，才要去取贤臣心肝献祭饮酒，只见从外跑进一人，在众寇面前跪倒：“仰祈众家大王，小的奉命四路哨探踩盘。今有一起贩红花紫草绸缎商人路过，离庄不远。打听明白，只有四名差官保护，本领平常，稟寨主定夺。”二寇摆手：“再手哨探。”小卒爬起而去。天雕说：“依愚兄看来，施不全好似笼中之鸟，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？咱们先出庄去，大家饱载而归，那时取心渗酒，一来新鲜味美，二来吃个庆功喜宴，岂不快乐？”众寇齐声道好。二寇率众各带兵刃备马，又叫小卒看守施公主仆，一齐出门，抓鬃上马前去。

且说施忠、栋、梁三人，自从告别施公之后，心中挂念，恐其路途遭害。又听见说这条道上不净，三家好汉随后跟来。施忠诚心送施公过恶虎庄，旋转坐骑，直扑恶虎庄而来。不住催马，刚过桃花镇，带领了众人正要奔恶虎庄，又听行路之人言讲，众寇截住一起人打仗。施忠望栋、梁讲话，叫声：“二位兄长，可都听见了么？必是濮天雕、武天虬他二人记怀前仇，今日狭路相逢，截住施公不能前行。咱们快走。贤公必遭大难。”言罢，好汉催马如飞而去。

众寇正被李五一阵弹弓打的着伤，无奈强寇比先愈多，将李五围住。正在进退两难，认得是施忠，李五不由大喜，忍不住大叫：“黄老弟，你打哪里来？想杀我李五了。”施忠心中只记施公，留心细找，耳内忽听李五二字，按马一看，原来是镖行神弹子李五。又望那边，瞧见濮天雕、武天虬，并不见施公与家人驮轿驮子。施忠这才将心放下，催马上前，带笑回答：“李兄长，可曾会过武、濮二位寨主么？”李五说：“久已闻名，未曾会过。”施忠说：“今日应了俗语：大水冲了龙王庙咧！无的说，今求众位赏我天霸点脸，大家笑合笑合，也免旁人耻笑。”言毕，催马过去。众寇一见施



忠到来，一齐上前亲近。惟有天虬、天雕心惊，无奈叫声：“黄老弟，贵体可安？”施忠陪笑答道：“二位兄长与众家寨主近来康泰？”施忠又问武、濮：“寨中二位嫂嫂可好？”二寇回答：“多谢。”好汉又问说：“二位兄长，难道不认的李兄么？”二寇回答：“未从见过。”施忠说：“众位不用动手，大家见见。”话言未了，栋、梁也到。众人不识，施忠带笑望众寇说话：“你们不认得他弟兄，这就是常说的王栋、王梁。”彼此在马上拉了拉手，见礼已毕。施忠说：“众家仁兄老弟，容我一言奉禀。这位李兄长，名琨，绰号神禅子李五。结交远近朋友，贯走镖行。今日到庄，他算一客，大家过去笑合笑合。咱们既涉江湖，朋友要紧，免伤和气。”二寇依言。李五闻听，下马收弓，说道：“众家寨主，恕小弟多有得罪。”言罢，李五收拾货物起程，告辞施忠等而去。

施忠见李五去后，望二寇说：“兄长，小弟进庄拜见嫂嫂。”二寇一闻此言，心中着忙，答说：“多承老弟高情，我二人回庄替贤弟代问。”施忠闻二寇之言，不由心中犯疑，带怒开言说：“二兄缘何今朝轻视于我？许久未见，理应让我进庄，为何不让？莫非小弟有短礼之处？不然，适才放过李五之货见怪于我？二兄重财轻人，岂是丈夫！你等无情于黄某，也是无义英雄。”言罢，催马就走。二寇随后，也即上马进庄。

施忠忽然醒悟，说声：“不好！莫中二寇之计。往常敬我如同上宾，今待我如草芥，其中必有别故。大概施公遭难在庄也未可定。我何不暂且忍耐，回庄见机生情，方无一失。”好汉搂回马来，与栋、梁竟往庄内而来。二寇刚到庄头，又见施忠也到。为何去而复返？登时走到一处，二寇心下为难。施忠看破，假装不懂，强陪笑脸，高叫：“二位兄长好的，不错，我不过试探二位，以为二位兄长必发人追



赶。哪料二位心直，竟不以我为意。小弟有心去了，又恐兄长倒打一耙，怪我小弟，是以去而复返。”天虬、天雕闻听，思量施忠必要进庄，说：“黄老弟休要客套，咱们胜似同胞一母所生，如何恼着愚兄，我等也参透你是假去必回，何用追赶。”彼此说话，一同进庄。天雕催马到僻处，叫心腹小卒说，疾速回庄，如此这般。小卒答应飞去。天雕旋马，复到一处，故意闲谈，慢慢进庄。施忠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小弟请问，此庙收拾的很好，未知盖的什么庙宇。”天雕带笑回答：“此乃姓许的施建的一座三义庙。”施忠说：“很好，想咱作好汉的人，要的是‘义气’二字。三义者，乃刘、关、张，不知有赵云无有？如有，就与咱们一样了。四霸天结义，贺天保居长，二位居二、三，小弟岂不是四弟赵云么？”天虬说：“老兄弟，你比赵云还使的，怎么把兄比一个莽张飞？这算你赖我了。”言毕，催马进庄。

到了门首，一齐下马，彼此谦让。上厅分宾主坐下，献茶接盏。施忠留神瞧出破绽，又见地下水痕，莫非施公丧命？观此光景，像是祭奠，一定凉水浇头摘心。细看不错，意欲使急追问，又恐不合反伤和气，除非如此这般。主意已定，勉强带笑说：“二位兄长，黄天霸今见灵牌心酸，想起众朋友在江都丧命，内中可恨九黄僧。他们也算无才，都跟和尚胡行。兄长供奉灵牌必有缘故，想是到了周年应上坟之期？”二寇见问，不由吃惊。天虬答道：“老弟既同在江湖，全凭义气。咱们香烛纸马人前一拜，他们虽说升天去世，人死情长依然。向前人敬酒，后人见之，好叫宾朋敬服。厅前常设牌位，见了姓名，如睹故人。”天雕说：“不必闲谈，何不饮酒？”顷刻设摆上来，众寇左右相陪，小卒上前巡杯。天虬望施忠说话，口呼老弟：“你不在江都跟官享福，未知到贱地何干？想当初愿结生死，都在绿林很好。偏你要妻荣



子贵，洗手不干，又不趁愿？”施忠闻言气恼在心，为施公忍耐在心，带笑说：“三哥，你的话讲得不是。我天霸虽作绿林，人所共知，专截贪官污吏，爱劝孝子贤孙。当日因众友，才到江都县里行刺。施老爷是位俊节，见害不怕，言明大义，说透心怀，我才改邪归正。众家弟兄江都丧命，因随九黄和尚而行，才遭毒手，缘何怨小弟？施公现今进京面圣，我要跟随何愁高升？小弟因祖莹在此，岂肯弃墓断了祭扫，故此辞施公未去，为的庐墓守孝。三哥言我天霸之过，岂有此理！”天雕听此急话，连忙高呼：“小卒，换大杯上来。”小卒答应，登时拿到。天雕说：“老弟休要介意。”好汉见酒，用手接盏。看光景难问实话，故意连饮数杯，带出酒形。天霸站起来乱晃，口内说：“我可醉了。众位兄长少坐，小弟告便。”出席一溜歪斜往外而走。众寇说：“老弟量如沧海，缘何说醉？千万别要逃席，我等候驾。”施忠回答：“少陪就到。”迈步出厅，闲步瞧看。至旧马圈，从门缝细观，被他看出破绽来了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五回 见骡夫驮轿心惊 越墙找寻施县主

话说施忠，隔着门缝一望，瞧见驮轿骡子都在院内。又望那边马棚内，倒剪几人，躺在地上。好汉吃惊，酒气全无，说：“不好！恩公有难，大约丧命。恨我匹夫粗心误事，早来焉能落空！”心内一急，嗖，将身纵在墙上，顺墙翻过那边，脚站尘地，忙至马棚，打听施公吉凶。瞧见骡夫，问道：“你知老爷现在何处？快快说来，好救尔等之命。”骡夫见问，说：“老爷无有伤命，口内塞棉，用绳剪背，锁在那边空房之内。”施忠听见贤臣有命，减却愁容，连忙上前回手取刀，把绑骡夫的绳挑断。二人爬起，施忠说：“你二人不用远离，我去救老爷要紧。”言罢，好汉迈步竟奔空房。

且说跟施忠的那名小卒，见好汉隔门越墙而过，不敢怠慢，跑至前厅一声大叫：“众家寨主，不好了！黄寨主见锁着马圈之门，隔门缝一望，越墙而过，进圈去了。”天虬、天雕闻听，就知事情败露，恼羞成怒，大叫：“好个负义囚徒，安心要来寻气！”站起，用手把桌子往栋、梁一推，只听“哗喇”，碗盏杯盘落地粉碎，豁了栋、梁一身菜汤。两家好汉，气往上撞，随身都带着兵刃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连忙站立，上前动手。地方窄狭，二人瞅空，各使飞步跑出当院，回手“刷”抽出兵刃。武天虬一见大叫：“二哥，你去



擒拿这两个鼠辈，我去捉拿黄短命，好一并摘心。”天虬等答应，各抓兵器出厅，围裹栋、梁动手。

天虬今日竟把施忠的厉害忘了，伸手打架上忙取亚靶枪，迈步忙至圈门首。心头有气，也不顾叫人开门，用力一脚，“咭咯”把门踢开。雄赳赳闯进圈门，高声大骂：“无义之贼，吾来拿你！”好汉一见武天虬要动粗鲁，不由也动杀人之心，回手忙取镖枪托在掌上，大叫：“武哥休得撒横，今朝小弟难顾刺血之盟。”两下阻隔数步，施忠哪肯容情，单背一僭浑身之力，镖枪对着天虬，照心“刷”的一声响亮。武天虬“哎哟”，“咭咯”倒在地上，镖穿前心，魂魄飘荡，手脚乱动，命归泉下。施忠也觉伤心，为施公难以顾义，不免从今江湖落下骂名。

好汉叹惜，上前，猫腰取镖，擦去血迹，收在皮鞘。忽见家人王虎赶到，施忠叫声：“王虎，小心看守房门，倘有舛错，追你的狗命！”好汉嘱咐一毕，迈步往前院来帮栋、梁成功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六回 鏢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雕

话说后跟小卒，看见天虬丧命，吓的惊魂失色，跑至前院，说：“不好了！武寨主被黄寨主一鏢，穿心而过，死在马圈之内。”天雕闻听，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，气死人也！”天雕抛下栋、梁，竟奔施忠，搂头一刀，好汉侧身躲过。天雕一刀砍空，气的破口大骂：“狠心贼徒，你为不全一人，伤许多朋友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”高叫：“众家兄弟，大家拿住匹夫！”众寇答应，一齐都奔施忠。好汉能飞檐走壁，身轻体健，并不招架，蹿到那边。天雕砍空，使的力猛，往前一栽。施忠说：“仔细栽着贵体，小弟又要惹不便了。”天雕闻听，只羞了个面红。施忠又见余寇，忙使退步，窜到墙下，复又将身纵起，上在墙头。展跟之工上了大房。天雕一见，只急的怪嚷，众寇心惊。施忠坐在房脊上面，故意哈哈大笑，叫声濮兄长：“听小弟拙言奉劝，休要动气。小弟当初既为县主，难顾朋情。古言为人须要始终如一，半途而废，算是什么人物？小弟既然骑在虎身，要想下虎万万不能。我天霸若无擒龙手段，焉敢长江把浪分。我的本事众位深晓。寨主留情，黄某有义；放了施公，领你大情。众位若无义气，以天虬为样，一鏢一个，谅无处可跑，试试天霸狠毒手段。列位允与不允，快快讲来。”



群寇闻言，齐说不好，惟天雕一声怪叫：“待我擒拿于他，今日先叫他试试我的箭罢！”房上施忠闻听，“我何不先下手”，取出镖枪，托在掌中。天雕才要去取弓箭，施忠此时不肯稍停，高叫：“兄长莫要怨我，你不留情，谁人有义！”只听“刷”的一声响亮，盗寇臂上受伤。濮天雕“哎哟”，往后一仰，险些跌倒。钢刀难举，抛在地上，疼得浑身是汗，眼望房上，开言就骂：“断义绝交，你心太狠！彼时原说同生同死，有官同作，有马同乘。今镖伤同盟，理上欠通！”说着，拾起刀来，天雕心横自刎而死。众寇一见，登时散乱，不顾围着栋、梁。

房上施忠，心中暗叹自己绝情，因为施爷一人，忠正感动天霸，绿林全伤义气。房上一声喊叫：“哪个再动，黄某不容！”手捏房椽翻身下落，脚站实地，满面带笑说：“众家寨主休要见怪，人生天地之间，全凭忠孝节义。当日天霸归顺施爷，既有当初，必有今日。小弟全忠，难以全义。万望众位包涵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七回 好汉救贤臣 天霸叙旧言

众寇闻施忠之言，一齐弃棒并棍，口呼：“黄寨主，我等原系武、濮二位手下。他俩既亡，我等愿弃绿林，各自四散。”施忠闻听，带笑回答：“众位各随其便。”

好汉望栋、梁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快跟我来，搭救施爷要紧。”二人答应，众寇相随，全进马圈。来至空房门首，家人王虎持刀把守房门，小卒将门开放。施公与施安等主仆四人，口内塞棉，二手反捆，正都愁死。忽听人声门开，心下着忙，腹内说，不好了，要命人来也。闪目细看，见施忠、栋、梁，心中纳闷，他三人打哪来，莫非我想的心迷了？正自惊疑。施忠赶上前，见贤臣光景，心里叹惜，口呼：“恩公在上，恕小的等救护来迟。”贤臣闻听，急的口不能言，张嘴瞪眼。施忠纳闷。众寇知道，几人上前伸手与他主仆把塞口棉花掏出，又用小刀挑去绳缚。贤臣心中羞愧，不觉泪下。施忠解劝：“恩公不可悲伤，请老爷前厅一叙。”吩咐小卒立刻把衣服取来，与他主仆穿好。

栋、梁左右搀扶贤臣，迈步回转西厅，让施公上坐，众寇两边站立。贤臣眼望施忠、栋、梁说话，叫声三位好汉：“救我之恩，何以答报。容日结草，刻骨难忘。”施忠口尊：“老爷，容小的一言奉禀。小的三人，只知老爷回转京城，



朝王见驾，就要升官。哪晓路遇无情之寇，把爷诓进恶虎庄中摘心祭灵，逢此大难，老爷命在眼前。天使其然，小的等到此救护，也是忠心感动天地。今日小的几句不智之话，当着绿林众友表说心怀。我天霸为爷伤却江湖朋友，四海忘交。此时为爷镖打天虬，天雕着伤自刎。小的今不顾人之秽骂，愧见天下弟兄。小的为爷所谓图名上进，孰知劳而成空。当年为友行义，施展飞檐走壁，夜静更深进衙，书房以内提刀行刺。老爷见小的，并不心惊，言明大义。小的醒悟，方知恩公是位能臣。要留姓名，小的即说叫‘我’，无伤爷命，是以留情。手拉爷手送出房门，上墙而走。嗣后小的带酒遭擒，王家弟兄押进县衙，小的自知性命难保。恩公并不动怒，舍职释放，亲解其绑。老爷当堂言讲，说道：‘一人成名，九祖荣光。作贼为寇，究竟不久，哪个江湖害人者庆过八旬？’小的听透金石之言，情愿投拜恩公台前。小的为报恩，访过黄河擒拿水寇，关家堡救爷，捉拿恶豪，定计斩决十二寇。小的使碎心机，总买不动恩公之心。老爷只顾不用我天霸，闭塞喉引，以挡后人。”好汉越说越有气，颜色更变。栋、梁旁边连忙相劝：“黄老弟，使不得。不必刚暴，皆因命小福薄，难怨贤公。再往下讲到恩公相待情分。”施忠点头后悔，暗说错了，岂不叫别人瞧不起吗？回嗔作喜，吩咐小卒：“快杀猪宰羊，收拾酒饭。”小卒答应，顷刻停当。天色将晚，秉烛，小卒摆桌设椅，让贤臣上坐，众寇下陪。摆设肉山酒海，小卒巡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几味，施公这才答应，心里还想施忠上京，未及开口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八回 施忠见二嫂 火烧恶虎庄

施忠高叫：“众家仁兄老弟，今晚听小弟有几句拙言奉禀。只因为信即难全义，镖打三兄，二哥自刎。小弟心中牵挂二位嫂嫂，叶老归根究靠何人？众位，二位长兄若有后，何用悬心，日后成人长大，知道我伤他的父亲，报仇雪恨，黄某却乐。我伤人，人杀我，倒也理当。惟二位嫂嫂正在年轻，咱们若是不管，又恐伤了亡者之情，且是难见众友。请出嫂嫂，问问归期，我才放心。小卒快去请二位夫人，前厅有话商议。”小卒答应，登时将刘氏、李氏请到。众寇同施礼相见，观他雅淡梳妆，都在二十外。施忠带笑让二位佳人正坐。好汉上前行叔嫂礼拜见，躬身说：“请二位嫂嫂相谅。小弟原本耿直，方才镖伤武兄，濮哥自刎。可惜二位兄长无后，嫂嫂倚靠何人？”二家夫人回言说：“黄叔叔不必多言，我们甚懂，你哥已死，我等坤道冰霜节烈，何须多虑？我们寻死，以报汝兄英名，少时便见分明。”施忠闻言，自觉惭愧无地，勉强答说：“二位嫂嫂，你去升天，我却放心。”刘、李二氏，拜辞便行。少时，小卒来报，二夫人自缢窗棂之上。施忠暗叹，复又归坐，高叫：“众家寨主，此事并非我天霸心毒。出乎自然，以尽他夫妻之情，倒也罢了。”吩咐掩埋此庄，天明四面放火烧之。众寇答应，搬运



柴薪，依言埋尸。

且说贤臣羞愧，又见众寇饮酒，眼望施忠，叫声好汉：“我还有一言相商。施某蒙你救命数次，兼承贺壮士搭救之情。只因官卑权小，暂时委曲。而今圣旨召我进京见驾，倘能升擢，补报大德，也未可定。壮士若肯同我前去，管保有始自能有终。但可尽意之处，也免人传我之不仁，还请三位细详。”施忠闻听冷笑，口尊：“老爷快快歇心，休提上京之话，小人们不敢从命。无如福薄，灰却名利之心。想起老爷未上任之先，带领施安装扮出门。熊家遭难，命在顷刻。若非佛保，天差来一壮士，外号傻三，名字李升，夤夜救出险地，不过得一马快兵役。黄河出水寇，上司行文到县，限期一月捉齐，违限革职。彼时命傻三去访，命丧水中。嗣后老爷闻信，也属平常，赏银数两而已。他妻无靠，嫁与别人。算是跟官一场，白白丧命，痴心妄想，总成画饼。老爷恩收天霸，小的并擒水寇，保住老爷前程，后来累次尽心。细想世事，如作春梦。临危回头土一堆，因此心灰意懒。恩公免此设想，小的从此再不跟官了。”贤臣闻听，愧汗交并。栋、梁听不过意，叫声黄老弟：“不必讲了。古云，尽忠而不能怜下。恩公得你我三人，情出恒常，只是命途不济。大家畅饮，堪堪天亮，各干其事。”

且说施忠闻言，回嗔带笑，让贤臣用毕酒饭，撤去碗盏。吩咐先把贤臣送出庄外。又叫小卒，自有养的，各把家资领去，无家口的小卒，等候分资。诸事齐毕，小卒放火。施忠又出庄，至贤臣驮轿以前，带笑说：“老爷此去上京，路上平安，指日高升。小的等不能远送，就此告别。”言罢，乘骡而去。

贤臣一见，心下难忍，叹惜不已，吩咐起程。骡夫答应，催动牲口。施安、施孝、得禄三人围随，入官塘大道。



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。这日天晚，进了彰仪门。至西河沿，离前门不远，下住三合店内。茶饭用毕，骡夫喂料牲口，施孝看守骡子驮轿，施安等伺候。贤臣灯下正看面君的律例，耳内忽听丝弦之声。贤臣不解，莫非店中有家眷？既开店，就该回避。贤臣正自思想，又听娇音接耳，男女欢笑。贤臣吩咐施安伺候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九回 贤臣心下疑 侧耳细听音

贤臣说：“施安，你去打听，正房内是什么弦唱，访真回话。”施安答应，转步出房，走到院中。听店外锣声三棒，瞧见门房内闪出灯光。至门首，把门一推推开，一人在灯下写帐。听见门响，停笔一看，慌忙站起，口呼：“客官请坐。”施安带笑：“借问上房是什么人饮酒？”店东在施安耳边低低说了几句。施安点头，起身就走，说：“请了。”回步进东厢房。贤臣一见，就问：“打听真了么？”施安说：“小的禀老爷，正房内是前门里西兵部巷的黄带子八老爷，与东交民巷的红带子三老爷，把海岱门外、东边便门以里、雷振口下边双杨树的赛昭君八姐、赛天仙五娘子两名秧歌脚，接到店中取乐。”贤臣闻听，说：“京都大邦之地，也容这宗人混闹？可笑朝中文武，都是畏刀避剑之人。不管闲事，岂不有负皇恩！我今既遇此事，明朝朝王必奏。”夜深，贤臣安歇。

次早，净面更衣，上驮轿。一应驮子收拾妥当出让，家人一齐扳鞍上马离店。霎时出了西河沿的巷口，转弯。忽听城门点响，东西门大开。家人围随，骡夫加鞭，拥进前门，来到镇海侯施太爷门首。看门人一见哪敢怠慢，跑出多人搭下驮子，抬下驮轿。贤臣下来入内，正遇太老爷与夫人闲



坐。贤臣上前请安，太老爷吩咐坐下。太老爷说：“仕伦，你把江都做官情节陈与我听听。”贤臣将自始至终，一一告禀。太老爷叹息一会，说：“我儿，你乃皇亲题奏。明晨逢五大朝之期，带领引见。为父身体不爽，今日早发家人送告病职名去了。你今歇息一晚，明早须得先见国舅，好带你面君。”贤臣答应，站起告退，回自己房内。夫妻相见，欢喜不胜。

次早，贤臣净面更衣，出来门首上马，到国舅府门。事逢可巧，正遇皇亲出府。贤臣一见，慌忙下马，抢步上前行恭，口尊：“皇亲大人在上，卑职乃扬州府江都县施仕伦，请国舅大人安。”皇亲闻听，带笑哈着腰，伸手拉住贤臣的手，叫声：“阿哥请起，昨日皇上还问你。我今带你引见面君。”仕伦答应：“卑职晓得。”言毕，皇亲先行上马，贤臣随后乘骡，竟奔朝门而来。登时来至外禁门。

早有引见官员等候，见国舅到来，手举职名手本，哈着腰儿往前紧跑几步，赶上躬身带笑，望皇亲翻着满话，说了几句。国舅闻言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阿哥，你办事不错。少时面君，你们小心，皇上问什么奏什么，不许多话。”众官答应。国舅爷带领施公与引见人员同至内禁门，进了合勒阿思哈。皇亲回手接过职名，吩咐：“尔等不必近前，都在此处伺候，听我回信，好带你等面君。”众人答应。

且说此日随膳奏事，等到辰刻进膳的时分。这日该梁、卫二位值日，卫公带人请膳。国舅哪敢怠慢，移步至梁九公跟前，躬身带笑，口尊：“太府少停。”高擎官员职名，说道：“各该引见，恳求尊驾将职名带进。面君牌子，写得甚清。借重你老，皇上若喜，官员无有不感高情。”太府闻听，含笑说：“国舅免说客套，职分当为，敢不遵行。”伸手接过职名，头名江都施仕伦，闻听说此公作官清廉，转身进去。



顿饭时分，只见先是膳盒子，后是梁九公出来，站立金阶，高叫索奈：“旨下。”国舅闻听，领众人紧跑几步，近前跪听宣读。上面高声朗诵：“这排人挨次升官补缺，今单宣施仕伦见驾。”众人望阙谢恩已毕，该官引领散去。

且说索国舅与施公上前。梁太府一见贤臣，心中不悦，无奈，说：“跟我来。”二人答应，随后迈步，登时引到太和殿前。皇亲与施公，无旨不敢近前，站立金阶。只见九公进殿，不多时出来，招手。国舅同施公一见，打一旁哈着腰儿，紧跑几步，至九公面前。梁九公说：“国舅候旨，仕伦跟我面君。”施公答应，随后进了太和殿。九公退在一旁。贤臣上前，行三跪九叩礼，俯伏在地。皇上叫声施仕伦：“抬起头来。”贤臣挺身秉正。皇爷说：“朕耳闻你在江都作官清廉，你今把所结之案，实奏朕听。”贤臣见问叩首：“陛下，容臣诉奏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回 顺天府到任 秧歌脚出境

贤臣就把江都事情，从头至尾奏了一遍；又把施忠好处奏了一番；又奏扬州刘元到任，索要礼物之事。皇爷听罢，说：“请皇亲进殿。”梁九公答应，慌忙出殿，立刻把国舅召进金殿，跪在一旁。皇爷带怒说：“索国舅，刘元本是无耻之徒，缘何保举到任？索勒属下银钱，施仕伦送礼八色不收，竟罚仕伦把守大门。刘元不忠于国，下虐良民，你因何保他？朕想来，其中必有弊端。”索皇亲闻听，吓得脸黄，摘了帽子叩头，口尊：“陛下，奴才无此大胆，焉敢欺主。刘元唐县素日清廉，不爱民财，奴才始敢保举扬州州官。路隔遥远，哪知索取银钱。叩主天恩宽赦。”皇爷闻奏，带怒说：“你欺君瞒朕，寡人有心归罪于你。且看皇亲，暂免不究，罚俸一年。”国舅谢恩，心内恐惧。龙腕一摆，国舅叩首，站起退出，痛恨贤臣。

且说万岁叫声：“仕伦，还有何事奏来？”贤臣答应，又将捉风审鬼之故，件件细奏。皇爷听罢大怒，旨下，梁九公传出，即将刘元革职为民，查人另补。九公答应，传出不表。皇上带笑又问：“还有何事，只管奏朕。”贤臣答应，奏道：“那日主公钦差到江都县，召臣速即进京。新官到任，交代清白，星夜赶来。至彰仪门，天黑，难以进城，在西河



沿三合店内住下。臣夜晚又逢怪事，丝弦嘹亮，妇人歌唱，淫乱男女，饮酒取乐。令人打听，乃是官家子弟，宿店荒淫酒色。这班贱人曰‘秧歌脚’，打扮风骚，惹得那些无籍之徒，勾引良家子弟。明唱暗淫，有害军民。”皇上闻奏不悦，说：“朕不知近地竟有这宗事情，有碍国家风俗。卿家所奏，准行驱逐。”贤臣叩首谢恩。皇爷叫声仕伦：“听朕加封，即升顺天府尹。外赐彩缎八端，白金千两。自今以后，许卿面君奏事。”贤臣叩头谢恩。皇爷带笑说：“朕问你，不知黄天霸改名施忠，现在哪里？快把他叫来，朕好重用于他。”贤臣连忙回奏说：“自恶虎庄救臣一命，解围而去。蒙主圣谕，臣当差人找他前来，以受皇封。”万岁闻奏，说：“卿家出朝，即速召来，朕好重用。”言罢，龙驾转宫。贤臣下殿，梁九公把贤臣、国舅送出内禁门，回身进宫。

且说索公，见梁太府入内，带怒叫声施府尹：“你且站住。刚才好参！纵然要参州官，也该想想，索某保举，荐你越升府尹，平地云霄，以怨报德。若非圣恩浩大，归罪怎禁！闻你性傲难缠，我还不信，从今倒要提防，也要你防备于我。”施公闻听，淡笑说：“国舅，何必动怒，岂不知臣忠子孝？且是不知也系皇亲保荐，多有冒犯。”索国舅闻听气恨，回府而去。

贤臣也出外禁门，家人扶侍上马，手下家丁前呼后拥，到了自己府门。弃蹬进内，与施侯太老爷、太夫人请安已毕，赐坐，太老爷即问引见之故，贤臣就将朝王升官，参倒扬州牧，索国舅动怒，奏赶秧歌脚，名封施忠的话说了一遍。施侯闻听，叫声仕伦：“虽言你忠心为王，以后要你小心。你可叫人去找施忠，要紧要紧。”贤臣答应：“为儿的晓得，随即着人前去。”父子正自言讲，外面报子到了。太老爷大悦，叫声仕伦：“快叫人打发喜钱，办你的事去罢。”施



公答应起身，出厅到院，吩咐管家打发喜钱，只见远近亲朋都来道喜，施公定日期庆贺。

次日天明，贤臣起来，净面更衣，出来大门外上马。就有顺天府的衙役都来伺候，迎接新官到任。贤臣进了顺天府衙，印绶供在上面。贤臣参拜已毕，升位坐下。属员书吏、内外马步三班人等，叩见已罢，复又喊堂。众役见贤臣身躯瘦小，暗笑，被贤臣瞧破，要想法惊众。忽然想起正事，伸手抽签，叫声陈虎，公差答应，上前跪倒。贤臣说：“你领此签，速到前三门外，限月内把秧歌脚逐出境外。倘敢玩法不遵，一并处死。”差人接签出去。

且说差去找寻施忠下落之人，回来复命，说道：“各处探问，并不知去向。”贤臣闻听，点头暗叹，随即奏明皇爷，不提。

且说贤臣升堂正坐，忽听衙外喊冤之声。闪目向外观看，只见门上人拦挡，急得那人喊叫。贤臣吩咐：“人来，尔等把那喊冤之人带来。”差人答应，翻身跑去，大叫：“老爷吩咐，你们不必拦打那人，叫他问话。”随即带进跪倒。贤臣留神下看，那人头上无帽，面皮苍老，须发皆白，尖嘴缩颈，浑身褴褛，泪眼愁眉。贤臣看罢，说：“那一贫人，本府问你有什么冤枉，只管慢慢实诉。”那人叫声：“爷爷听老奴细禀。老奴名叫董成，家住东直门药王庙西小街口，年七十一岁，妻六十九岁。主母五十岁，小主二十七岁。老爷在日，作过江苏巡抚，作官八载，得病。新官到任，盘查库饷，亏空数万银两，家产折变尽绝。后卖人丁转回京来。可怜只剩四人，又少亲无故，度日只靠折卖，刻下一无所有。纵有亲故，也是枉然。”董成一哭诉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

贤臣一见老奴悲伤，不觉慈心一动，说：“董成，不必痛哭。屈情只管实诉，本府与你作主。”老奴闻听，尊声：“青天爷爷，老奴主仆坐吃山空，饥寒难受。无奈，老奴去作营生，常常作工挣几文钱，到家糊口，因此衣服鞋袜褴褛，年老腿迟，饥饿在家。主母看老奴奔波，不忍，说：‘老爷居官之时，造金两锭，重二十两，上有团龙，原作传家遗金。现受饥寒难受，拿金一锭换银，度过光阴。’老奴接金去换，不料金铺小视董成，拿话盘问。老奴只得从实相告。他说：‘今日天晚，明早取银。’”贤臣听说：“董成，金子拿回，明日再换，何用为难？”老奴见问，说：“老爷，金铺说将金子留下，明日取银，老奴就说：‘明日取银，何为凭据？’众人说道：‘换金老铺，远近无欺，留金自然与你执照。’财东提笔写毕，用一小印。老奴粗忽，记挂主母忍饥，与他要钱一串，是以急急而回。主母怪老奴留金铺内。及次早赴铺取银，金铺竟装不认识老奴，怒目横眉断喝。老奴取出执照，放在柜上，不防跑过一人，抢到手中撕烂，扔在火炉焚化。急得老奴浑身打战，与他说理，铺人反倒大骂。”贤臣说：“董成住口，铺家瞒金情真，就该当众街坊，与其理说才是。”董成叩头，尊声：“青天爷爷，金铺反倒跳出几



人，当着众人说道：‘人生天地之间，总要良心。愚下小铺年代已久，生意并无欺人，哪有黄金十两？若有不信，请进铺内一看。倘有金子，算是讹诈于他。分明穷急讨钱不给，他就生心，就便是换金子，又无执照，空口讹人。’众人听说，齐笑，都骂老奴。不容分说，又打了一顿。老奴无奈，送信与主母，倒说老奴昧下金子，屈情难伸。”贤臣听罢，察言观色，却像是真，吩咐：“董成，本府与你察访，快快回家，禀报你的主母，五日到衙拿金。”老奴闻听止泪，连忙叩谢：“但能有了金子，申明屈情，纵死黄泉，也感厚恩。”言罢，站起而去。贤臣也未发签票，退堂回宅。书役人等议论纷纷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到自己府门，下马进内，家礼已毕。远近亲朋至期都来庆贺，一连三天。这一日，贤臣早早起来，吩咐备马。贤臣至大门乘骡，到正阳门外廊房三条胡同。贤臣想着老奴董成说的换金铺面，留神细看，见有坐北向南三间门面，金铺相对。贤臣带领家人到铺门首，下马。贤臣到任日浅，钱铺内人俱不认得，只当换金赐顾之人，财东满面带笑让坐。贤臣坐在柜外，敬茶，贤臣说：“在下要换十两重一锭金子使用，正面有龙的才好。”伙计答应：“倒有一锭。”这财东闻听，心中有病，忙说道：“那锭金子早已兑换了。这位老爷，要正面团龙十两一锭的，容日惠顾。”贤臣见那人拦说，即参透他昧金是实，故意带笑：“请问贵姓？”那人回答：“贱姓陈。”贤臣又问：“宝铺就是尊驾开的么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是愚下开的。”贤臣说：“扰茶了，既无现成的，改日再换。”言罢告辞，出铺上马。

主仆正走之间，只见满街人都乱跑。贤臣心中不解，留神观看，勒马慢行。军民彼此言说：“咱们快躲，今日九门大人查看营城。陶提督在万岁前有脸，满朝文武都怕。自从



作提督以来，更加威风。前次有人冲他马道，喝令手下用鞭子就打。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九门大人查营，常有的事。”又见官厅上，官员都在台阶以下垂手侍立。那些巷口营兵，用鞭子赶打闲人。贤臣看罢，心里说，一个提督出城这等厉害，打的路绝人稀。要是王驾出都，就该把房子拆了。贤臣正想，催马前行。一名营兵上前，用黑鞭子拦住，说：“请回罢，让大人过去再走。”施公闻听，忍气说：“正要见见大人。”说罢，将马勒住，家人下马。贤臣一努嘴，家人把马牵进巷口。贤臣往前走了几步，在道旁垂手站立。又见一军冒冒失失跑过来，伸手把施公拉了一把，怒目横眉，说：“往后闪闪！”贤臣闻听，并不动怒，反倒陪笑，叫声上差：“不用动气，难道我不是清朝的人么？我也特来等候叩见大人的。”那军回答说：“既要叩见，小心着。”贤臣说：“知道。”只见对子马过去了五对，然后才是顶马。后面即是陶提督，围随多人。贤臣一见，暗恨在心，一瘸一点，往前跑了几步，迎着提督的马头，双膝点地，高声报名：“臣顺天府知府施仕伦迎接王驾。”言罢，把头一低，俯伏在地。

且说九门大人正走，忽的说顺天府知府迎接王驾，陶公大吃一惊。一勒丝缰，低头认得是施公趴伏地上，吓得慌忙下马，抛下偏缰，紧跑几步，哈着腰，一伸手，拉住施公的手，口内说：“施老爷请起，吾乃提督，并非王驾。”贤臣故装不闻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二回 贤臣跪提督 陶公求贤臣

贤臣反装惧罪之形，口尊：“陛下，恕臣之罪。臣今来此前门，为一宗公案，查访真情，求陛下赦免。”陶公闻听施公之话，唬的着忙，说：“休要取笑，施老爷你言说‘接驾’二字，其实不该。吾乃提督，并非王驾。今日出城查营，路过此间。贵府与我顽笑不大致紧，笑坏军民。施大人快快请起。”

贤臣闻言，站起身来，带怒说：“尊驾官高威大，国家封疆大臣。你既食君禄，必须秉正理民，持法平等。总要遵礼。大人想，自身不正，焉能治民？圣人留书，周公之礼，天子至贵，理当遵行。圣上出宫，也不过如此威严断人行。要像尊驾无礼，就得拆房行路。再者，还有清朝仪制，亲王才放马五对。提督并非国戚皇亲，私越国律，罪名非轻。今日出城，私摆对马五对，威严惊众，与理不通。吓得我顺天府尹叩头，只当皇驾出城。施不全今日大胆，先行禀过，少不得惊动大人。古语云：臣不奏，职之过也。既食君禄，理当报效。也算不全大胆，明早面君，必奏大人今日之事。请松手，尊驾只管查营。不全告辞进城，另有机密，不可明言，异日领教。”

九门提督一闻施公之言，羞的面红过耳，将手一摆，带



愧叫声施老爷：“留情要紧，须看同僚之分。晚上到府领教。”言罢，吩咐人来，告诉把对子马统行撤去，光要顶马，也不用威磳人了。该值答应，依言撤去。陶公带笑，口尊：“施老爷先请。”贤臣闻听，也不肯久恋，回说：“不全有罪了。”言罢，二公彼此哈哈腰儿分别。家人拉马，二公扳鞍乘驹，分南北而去。贤臣心中有事，连饭也不吃，带领家人进城回宅。

且说九门提督，心中大慌，不去查营，也回城中。到门首下马进内，多官散去。该值官伺候，陶公进内书房坐下，茶饭懒用，心中犯想，这祸难消，长呼短叹。谁知查营撞着施府尹，须得提防。倘或明日参我，又当何如？左右为难，偶生一计，何不如此这般。想罢，吩咐管家进内传话。诸事妥当，拿至书房，陶公修书一封，递与管事家人。复又吩咐如此这般：“疾去，不可使外人知晓！密到侯府下书，快去即回。”管家答应，照依主人行事，令人端定礼物出衙，竟奔侯府而来。

且言施公，进内与太老爷太夫人请安已毕，回到自己住宅书房坐下。心中思想：明日面君参陶提督，事毕下朝，进顺天府，好断金子。想罢，手提逍遥，写参九门提督折子底儿。写成款式，誊清提奏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三回 撞见陶提督 私放对子马

贤臣写完折底，预备明日题奏。

且说施侯，这日厅上闲坐，忽见得禄笑吟吟走至身旁回话，口尊：“太老爷在上，今有陶提督差人求见，口称还有书札投递。”施侯闻听，心中犯想，说：“陶花歧与我并无来往，他今叫人下书，莫非有什么风声不好？”施侯叫声行禄：“快把你大老爷叫来。”得禄答应。

不多时，贤臣上厅，走至太老爷身旁侍立。施侯说：“坐了。”贤臣坐在下面，施侯就将下书之故说毕。施公闻听，心下明白，微微冷笑，不敢瞒父，将前事告禀。施侯说：“为人不必过傲。陶花歧九门大人，权衡非小。而今满朝文武，不敢拦阻。久已私放对子马，科道各官，谁人敢参。依你如今怎样？俗云：踏人一脚，须防一拳。要看同僚之分，凡事和气，何苦为仇？”贤臣闻听，心中不悦，无奈带笑，口尊：“父亲何用挂心，受禄不做险中险，怎能名传天下。为儿在街当人已经夸口，若不面君，落人笑谈。他既差人求见，看看来书，上写何言。要是哀而不伤，若过的去，就得大家平安。仗势威权，我不惧怕，叫他认认为儿的。父亲只请放心，为儿自有道理。得禄你出去，见陶府的管家，只须如此这般。”得禄答应，迈步至大门，只见陶府



管家，上前带笑说：“你就是陶府的人么？”那人见问，回答：“不敢，愚下就是。”迎至下处，带笑说：“奉求替小弟进去回说，我家老爷请太爷的安。小柬一封，微礼一盒。先看书札，自然收礼。”言罢，打怀中取出书信，双手递过。得禄接柬，放在盒盖上面，猫腰端起盒子，揽在怀中。进去放在地上，把柬奉到太老爷面前。施侯说：“与你大老爷看。”施公接过，拆开，闪目瞧看。上写：

陶花歧柬奉贤公面前。须念国僚一殿之臣，一时昏愤，行事稍错，私越国例律，罪名非轻。贤公若将我过面君启奏，重必革职，轻则罚俸，陶某怎见合朝文武？望贤公海量宽恕，特肃寸柬，如同亲造府门。微礼一盒，笑纳，纹银千两，聊表寸心。数字不恭，顿首拜具。

贤臣看毕，哈哈一笑，站起望施侯讲话，口尊：“父亲，此书竟是求儿恕他。”施侯闻听，叫声仕伦：“他既相恳与你，尔可恕之，倒也罢了。这一盒礼物，不知什么东西？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四回 见书收礼物 面君奏国律

贤臣见施侯相问，连忙回答说：“是白银二十封。”施侯闻听，叫声我儿：“九门提督与你下书送礼，恐其科道闻风，大有不便。参你受贿作弊，反为不美。我儿，难道只许你参人，不许人参你不成？必须三思而行，方保无虞。”贤臣闻听说：“父亲大人何用担心，些微小事。他既送来，不收叫他反为担惊。明朝五鼓登殿，不参他越国法。为儿现有一计，收礼面君，不收礼更要登殿，以压众咻。”施侯点头。贤臣叫声得禄：“打开礼物。”小厮答应，上前掀开盒盖，吩咐收进内室。贤臣又叫得禄把盒子拿出，见了陶府管家，说修书不及，如此这般，告诉于他。得禄答应，拿起盒子，转身下厅，至大门带笑依言说了。陶府管家接过盒子，递与跟伴，哈哈腰儿分别。

且说陶府管家回转，心下暗想，我家老爷职分不小，现今提调京管九门。大人威严赫赫，满朝文武尊敬，怎倒怕顺天府？拿着大盒银子，就只买了个“知道了”。我不知“知道”二字这么贵重，待回到府中，照样就说。不多时，来到府中，禀复主命。

且说贤臣，提笔犯想：我已受人情，如何再参提督私放对子马之款，为难多会。不若明早面君，如此这般启奏，倘



或准本，岂不是清室定例！倘若流传，也算我以公济私奏进一款。贤臣想毕，提笔刷刷立刻写完草稿。天晚秉烛誊清，从头至尾，看了一遍。摺好，装入木匣。安歇。微亮，贤臣净面更衣，出门上马。穿街越巷，撞着王驾上朝，贤臣回避，让过轿马，复又前行。登时来到禁门，个个弃马下轿。王公侯伯、文武大人，进了哈勒阿思哈，齐至公议处，按品级而坐。

看看辰刻，请膳进宫，梁九公站立金阶等事。那些王公侯伯大人无事，只等御膳下来好散。

贤臣品小，在众大人下首坐定，让别人先奏。等够多时，他才出班，紧行几步，赶到梁公跟前，双手把木匣上举，带笑口尊：“梁老爷，卑职顺天府尹施仕伦有本面君，求为代奏。”梁九公闻听贤臣奏事，心中不悦，说：“施府尹，你漏着点子难缠。你果真的有胆，把我们现今四直上的穷老公也参上一款，我就服你。”贤臣闻听，回答说：“容易，我不全但能面君，必奏就是了。”九公听罢，带气翻身进内去了。贤臣回身归班坐等。众王公侯伯大人、六部九卿、十三科道文武等见府尹奏事，都不散去。这内中惟有九门提督陶公心中有病，因放对子马之故，他见贤臣奏事，有些担惊。提督正在气恼，忽听外面大叫：“施仕伦，旨下，单宣府尹面君。”贤臣闻听有旨，连忙答应，越众出班，一瘸一点，走至禁门，秉正双膝跪倒，口称“接旨”，俯身在地。九公正面传宣召旨。梁九公一见，说：“快跟我来。”贤臣平身，随后进太和门，至殿台阶下。梁九公进殿，不多会只见站立殿外，望贤臣一点首。施公不敢怠慢，哈着腰儿打一旁走金阶，步玉路，同进殿内。九公退闪一旁。贤臣口呼万岁三声，行三跪九叩朝王礼毕，俯伏在地。皇上问曰：“仕伦，朕看卿家奏章，真乃清室家例，依卿准奏。就命卿



家亲自看验，晓谕八旗众家。朝臣对子马、顶马，自今规则已定，有人越律者听参。国家亲王，许放对子马四对。世子、驸马，许放对子马四对。贝勒、觉罗，许放对子马三对。黄带子并五爵，许放对子马两对。九门提督，许放顶马二匹。六部大人，许放顶马一对。八旗古塞按板沙依梅音，放顶马一匹。无荫封的各旗，许放顶马一匹。越律者听参。”皇爷说：“即命卿家晓谕，钦此钦遵。越律者，按例治罪。卿乃治国能臣，还有何事，只管奏朕。”贤臣见问，正中机会，叩首说：“谢主龙恩。臣启陛下，清室江山一统，万国来朝，海晏河清，军乐民欢。五谷丰登。惟有穿宫太监，恐致弊端。必得挨次查验，以杜彼等邪思。”皇爷闻奏，龙心甚悦，叫声仕伦：“依卿所奏，就命卿家查验可也。”贤臣说：“谢主龙恩。”皇爷一摆手，贤臣平身。万岁叫声九公：“赏不全一年全俸。”言罢，驾转宫帟。

且说梁九公，在一旁听的明白，气的眼睛直勾勾的瞪着。贤臣分明看见，只装不知。九公见驾已回宫去，气得迟够多会，方说出话来。叫声不全：“跟我来。”出殿，下了御阶。梁九公瞧见无人，带怒说：“施不全，站住！我问你，先不过合你说了句玩话，就给我们一个眼里插棒，参了一款。你先出去，少时我们与伴儿商议再讲。”贤臣一闻九公之言，叫声：“梁老爷何用动气，且停贵步，听我一言。并非我成心参你，因你先叫我参，才敢斗胆。有心不奏，又恐老爷笑我无才。不过随口之言，何用嗔怪呢？”九公闻听，说：“不用你巧辩，请罢。”贤臣下太和殿，高声说道：“旨下。”那些王公侯伯等官闻听，不敢怠慢，轰然站起，走到贤臣面前，按品级跪听宣读对子马、顶马朝规定例。读毕，众公等望阙谢恩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五回 皇上准题本 恩赏一年俸

众朝臣谢恩已毕，一齐站起，与施公拉手道喜。散出朝来，乘轿骑马，各回府宅。内中惟有九门提督有病，见贤臣并无题他，心中知情，哈着腰儿，与贤臣拉了拉手，彼此一笑，都不说破，分别各乘马回府。

贤臣顿辔加鞭，离府门不远，瞧见门前多人闹吵，原是内监。看见贤臣，一齐发怒，跑过拦路说话。叫声府尹：“今朝咱们拼命。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什么无缘无故参我们一本！”众太监正要动粗，忽听背后有人断喝说：“众伴们，不必混闹，有理讲理。”贤臣闻听，扭项观看，认的是梁、卫二位到了，说道：“二位首领老爷来得正好，省得去请。”梁、卫二位太监回答：“不用老爷你叫，我们特来领教。”又望众内监高叫：“众伴儿们，不用混闹，回去各按次第办事，有我俩呢！”众太监不敢稍迟，个个气忿而去。卫太监叫声施老爷：“我俩特来私宅相见。”贤臣回答：“请到寒舍献茶。”说罢，一齐进府。贤臣让至内书房，分宾主坐下。梁、卫二位带笑说：“府尹，令人进去，就说我二人请侯爷的安。”贤臣说：“岂敢。”随教管家进去不表。

梁、卫二公眼望贤臣，说：“府尹老爷，请问这宗事怎么个办法？”卫太监又望梁太监说话：“早晨我先请膳进内，



不知怎么个起见？”梁太监备述其细，卫太监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叫声老弟，是你之过，话语不该小视于人。他乃黄堂，也算大臣。你我净身，虽当内监，随龙伴主，也秉忠心愿。咱自说轻话，其中有许多不便。你我时堂传旨，自取灾祸，怨不得贤公。从今以后改过才好。”又望贤臣讲话，叫声施老爷：“求恕我等，怎么想个法儿，把此事消灭，方感大情。”言罢，站起，望施公深深一躬到地。施公顶礼相还，带笑回答说：“二位老爷，不用为难，我有主意。”忙把嘴伸到卫公耳边，悄语低言，叽叽喳喳。只见卫太监点头“如此甚妙，只求老爷委婉些儿”，又叫：“梁老爷走罢。”随即告辞。贤臣送出门外，卫、梁乘驥，哈哈腰而去。贤臣进内，太老爷叫声：“我儿，方才不知梁、卫二位来此何故？”贤臣见问，将前事禀完。施侯说：“话虽如此，忠也要尽，和气也不可伤。”贤臣回答：“为儿晓得，自有道理。”

且说告金的老奴董成，见施公准告，限五天当堂断明，心中一喜，哪敢怠慢，出顺天府到家，从头告禀夫人、公子闻听，才觉放心。且说施公心中牵挂董成告金之故，吩咐说：“立刻进衙。”下人答应。用饭已毕，施公出来，到大门上马。家人跟随，登时到顺天府门。下役一见本官，不敢怠慢，青衣喊道进衙。至滴水下马，贤臣上堂升坐，众役喊堂已毕。只见去逐秧歌脚的公差陈虎，上堂跪倒回话：“小的奉命晓谕堂园子的，限十天以内，把秧歌脚赶出境外。回禀大老爷。”施公一摆手，公差叩头退下。

又听衙外喧哗，见二人走进大门，上堂跪下，年纪均都在三旬上下。贤臣说：“你两人来署何事？从实诉来。”二人见问叩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二人，乃系亲兄弟，父母早丧，兄弟分居。小的姓富，名叫富仁。他叫富义。因为弟家中遗失银子，他赖小的窃偷，因此争吵相打，告到大老爷台



下断明。”施公闻听，下问：“你是兄，他是弟，你二人各住，他的银子怎么说你偷去？不知你住在哪里，家中还有什么人？从实讲来，不许放刁。”富仁说：“太爷容禀，小的家住东直门金太监寺对过街南。妻子钱氏。女儿今年十二岁，叫他大叔。现小的裱行手艺。一家三口，小的年三十八岁，妻三十四岁。因无买卖，柴米短少，听见兄弟弃卖房子，有纹银二十两。小的无处借贷，无奈向他借银二两，未应。留小的吃饭，兄弟去买东西。小的等了好多时，外房只弟妇一人，似觉不便，是以小的走出回家。刚坐下，见弟找我来要银子。回说小的不见他的银子，即时动气。街邻相劝，总是不听，把小的衣服拉破，是实。”贤臣闻听，叫声富仁：“你见过他的银子无有？”回答：“小的并没见过，是他凭空讹诈。”贤臣说：“这就奇了。你且下去。”富仁叩头下堂。施公又叫富义：“本府问你，家中有什么人，作何生意，银子放在何处？从实言来。”口尊：“大老爷容小的细禀。小的家住钟鼓楼后。妻何氏，年三十二岁，小的三十五岁，子名索住，八岁。钱行生理，因乏银钱，才把房屋变卖，价银二十两，心想添在铺内。不料兄长前来借贷，有心周济，未从出口。小的留兄吃饭，出去沽酒回来，兄长就回家去了。小的随即拉开抽屉，就不见银两。妻子说：‘屋中大伯独坐，又听抽屉之声。’自兄长去后，再无人来。是以小的无奈，去找问他。没见银子，倒动嗔怒，开口就骂，举手便打，打的鼻青脸肿。小的不敢还手，因此告他，叩恳青天老爷断明。”贤臣闻听，叫声富义：“你卖房二十两银子，共是几块几件，几分成色？”富义回答：“二十两银子，是三个半镲子零四块，九九成色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银 告当官恢心

贤臣闻听，又问：“你出门去买东西，回来不见你兄长，又找不见银子。本府再问，你怎么就知道是你兄长偷去？”富义说：“小的妻说，在里间房听见外房中抽屉响声，又无别人进门。”施公说：“真正哑子难鸣。”吩咐带富仁问话，公差答应。登时上堂，跪在一旁。贤臣说：“你二人乃一母所生，私打闹上公堂。富义听妻之言，赖兄偷银。不思弟忍兄宽，都有罪过。”贤臣故意大怒：“本府问你，到底见过他的银子无有？”富仁回答：“小的无见。只听旁人告诉小的，说他卖房二十两银子，小的才向他求借。见其满口推辞，小的就回家来。”贤臣闻听为难，想计主意已定，回嗔变喜，带笑叫声：“富仁，你家住金太监寺街南对过，你妻钱氏。”贤臣又叫：“富义，你家住钟鼓楼后，妻子何氏。银子不用问，向本府要罢。本府想来，你二人未必吃早饭。实说，吃了无有？”二人见问，异口同音说：“小的二人并未吃饭。”贤臣闻听，说：“我说呢，不用你二人生气，银子向本府要。先赏你二人制钱二百文，先去吃饭。吃的饱饱的，回来好领银子。”言罢，吩咐：“来人，把他二人带去吃饭，不许远离。”该值人答应。贤臣又叫施安给了差人二百钱，差人接过。二人叩首站起，一同往外就走。贤臣坐上高叫公差刘



用：“把他二人带回来！”差人答应，又把富仁、富义带回，跪在堂下。贤臣说：“忘了一事。放你二人去吃饭，须得留下点东西。你俩把袜子脱下，吃完回来好取银子。”弟兄答应，回身坐在地上，将袜脱了，当堂放下。二人穿鞋站起身来，贤臣吩咐：“吃饭去罢。”二人出衙，不表。却闷坏堂下看瞧人等，不知其故。

且说贤臣叫差人来，近前附耳，这般如此，即去快来。郭凤答应，翻身走至堂前，猫腰把富仁穿的袜子拿起，出衙竟奔富仁家门而去。贤臣坐在上面，心内想法惊众。

忽见原告董成，带领少年人上堂，跪在面前。贤臣就问：“董成，这少年人上堂何故？”董成见问，尊声：“老爷，此人是老奴家主，名董凤鸣。今日拿金子以作证明。叩求爷爷明冤洗刷老奴，感恩非浅。”贤臣说：“董凤鸣，将金留下，本府好替你拿人。回家告诉汝母，不可难为董成。断回金时，在家听传。”二人叩首谢恩，主仆爬起，下堂回家。

且说公差郭凤，手提富仁的袜子，出顺天府，竟奔东直门金太监寺而来。不多时，来到富仁门首，用手拍户。只听人声答应：“是谁？”钱氏移动金莲，往外而行。来至门边，伸手开门，闪在一旁，说：“叫门那人是作什么的？我家男人不在家中，有什么事情，只管留话，等着回来好说。”公差开言，答话说道：“我与富爷时常见面，有个缘故，方来扣门。今早弟兄拌嘴，因为银子相争。他们两个告进顺天府里。现在弟兄俱受苦刑，我亲眼看见他忍刑不过，招认家有二十两银子，求我家中来取。向大娘要出拿去，免受拷打。恐其不信，又说二十两银子，是三个半镞子另四块。这不是还有他穿的袜子一双，因挨夹棍脱下来的，叫我拿来作证。”郭凤叫声奶奶：“难道大爷穿的袜子不认的吗？”钱氏闻听，又看见袜子，信以为真。忙进内房，开开箱子，把银子一包



拿出，回身出来，眼望公差说：“这就是我丈夫与我的银子，小妇人也不知有多少。”公差接过点了点，块数不错，连忙回身，迈步出门回衙。自言自语说话：“府爷生的相貌虽丑，心性灵巧，良谋诡计，真真难得。谈笑得银，不费艰难。”思前想后，不觉来至衙前。上大堂，公案前边跪倒，打袜内取出银子，往上一举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郭凤奉命把银子拿到，请老爷过目。”

贤臣闻听，心中大悦。将银包打开观验，块数、成色与富义说的相对。又见下役带富仁、富义上堂下跪。贤臣一见，带笑说：“你二人吃饱了么？”二人回答：“多谢老爷赏赐，小的们吃饱了。”贤臣说：“你二人各把袜子穿上。”二人跪爬几步，拿袜子穿好，复又跪下。贤臣下叫：“富仁，把你这个迷徒！手足无情，昧心盗银。哪知本府略施小计，差人到你家中，向你妻钱氏把银取来。我问你，还有什么折辩无有？”富仁闻听，心中不信，只当假话，还想巧辩折证。贤臣大怒，吩咐：“人来，将银子拿去他看。”下役答应，上前接过银包，回身放在他兄弟面前。二人一看，分毫不错。富仁见银，只是发怔。贤臣坐上发怒，大骂富仁：“奴才！全不思千朵桃花，一株所生。你昧良心，本府若一时粗心，用严刑拷问你兄弟，岂不冤枉与他。略施小计，献出银子，断出黑白之心。”吩咐左右拉下重打三十大板。皂隶答应喊堂。富仁浑身打战。他兄弟又替哀怜，免责，枷号半月，在富义钱铺门首示众。开枷再处。银子交还富义，立刻把富仁当堂枷号出衙。施公才要出签拿人，听的喊声不断。留神一听，原是衙内门斗人家着火，满天通红，不由吃惊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七回 拿火头门斗之妻 因奸情究出陈蛮

话说贤臣，见火心惊。衙内书吏三班，并瞧看之人，一齐害怕。贤臣不顾出签拿人，唯恐烧着堂库，一瘸一点，往后紧跑，站立滴水之下验看。都嚷门斗之家失火。街坊邻舍，闹闹哄哄。地方报火，登时来了救火众军，都是急忙将桶取水。一片哭声震耳。霎时九门提督也来督令救火。顷刻房倒屋塌，压下火头。又用水泼，烟消火灭。即拿火头之家，并无踪影。九门提督并四门大人，贤臣坐在下首，说道：“救火之人，点名注册，都有赏赐。”

只见带来一个年少妇人。众官观其动作，非是良女。陶提督忙问：“你们带来此妇何故？”大拨什库见问，上前打千回话：“此妇就是火头。”陶公心中不悦，说：“你们都是胡闹！难道他家无有男人么？”大拨什库说：“大人，小的问过。他说他男人在顺天府当门斗，家中并无别人。他男人已在火中烧死，因此将他拿到。”贤臣一旁说话：“本府问你，你既知火内有你男人，缘何不听见嚷着救人？”那妇见问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火息之后，不见男人。小妇人估量必是火内烧死。”

贤臣闻听，哼哼了几声。扭项望陶公说话，口尊：“陶大人，此妇大人不用带去，内有隐情。卑职带回衙门审问，



内中必有缘故。”陶公闻言，回答说：“使得。”贤臣随令人搜验尸首，果然搜出死尸。众大人说：“贵府将妇人带去，我们也走。”贤臣相送。各位大人去后，回身升堂坐下，把那妇人带过来跪在堂上。贤臣叫声那妇人：“你男人叫什么名字？从实讲来。”那妇人口尊：“大老爷容禀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八回 当堂审张氏 张氏吐真情

那妇人叩头说道：“小妇人男人，当顺天府门斗。姓孟，名叫文科，好酒。今日吃醉，不幸烧死。小妇人因为不知，失了喊叫。”贤臣闻言，大怒说：“本府问你，与你男人还是结发，还是半路夫妻？从实说来！”那妇说：“娘家姓张，今年二十三岁，自十八岁嫁与孟姓为妻。小妇人是女儿填房，迄今六载。男人今年四十九岁，并无亲眷。小妇人父母俱在，父亲五十九岁，母亲陶氏四十岁。父名叫张义，现在换金铺内当伙计。”贤臣闻听提起金铺，又问：“不知金铺在于何处，铺家姓什么，哪里人氏？你父在铺作何手艺，劳金多少？”张氏见问，认为好话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妇人父亲金铺打杂，每月只挣身钱吊半。金铺在正阳门二条胡同，坐北朝南，姓陈。父亲住在琉璃厂东门。财东与父交好，他认母亲干姐。小妇人出嫁，花了他许多银子。今日来到，与小妇人男人饮酒。男人吃醉，不幸被火烧死。”贤臣闻听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叫声：“张氏不用刁词。本府有心把你严刑重处，尤恐汝心含怨。管叫你片刻甘心认罪。”贤臣吩咐带过张氏。

贤臣坐上闪目往堂下一瞧，立刻得了主意。叫声人来，带至堂后如此这般。该值答应。贤臣又叫人来，即出衙公



干。不多时，领命差人齐都办来。先领命的领了多人，立刻把倒墙的整砖搬了许多，堆在堂口前面宽阔之处。又见后领命的差人进衙，手牵两只羊，后跟两人，挑定两担木柴，同至月台以下，放在一旁。差人上堂，跪倒回话：“小的禀太爷，将应用东西办到。”贤臣又叫人立刻把瓦匠叫来，用砖砌四堵围墙。诸事完毕，发了工价，匠役散去。

贤臣吩咐把羊杀死一只，连那一只活羊，一并放在墙里，令人把木头用火引着烧羊。登时火着，烧得那只活羊怪叫。堂上书役，并瞧看之人，都不解其意，纷纷议论。且说贤臣闻报活羊烧死，吩咐衙役带领人去，如此这般。公差答应，翻身下堂，依言把墙拆了，将砖搬去，打扫干净。把两只羊挪到孟文科死尸一旁，上堂回话。贤臣摆手，公差退下。

贤臣离坐，走到尸旁，叫声：“人来，把坐位拿来。”该值上堂，把坐位搬至尸旁。贤臣坐下，书役左右伺候。贤臣瞧看，只见月台两边观看之人许多，并不赶撵。贤臣带笑高叫：“尔等军民听真，你们瞧看，不许喧哗。”又吩咐：“人来，传仵作验尸。”青衣答应，高叫仵作。下面答应，走至贤臣身旁跪下。贤臣吩咐：“你去把死者孟文科的嘴，两只羊的口，都用木棍支开，仔细看嘴内或是干净或是泥土，不可粗心。”仵作答应，迈步至死尸、死羊跟前，仔细验看明白。回说：“小的将死尸、死羊都验明白。烧死的孟文科，嘴内干干净净。死羊口内，也是干干净净。惟有活羊烧死，口内都是灰土。”贤臣闻听，带笑望月台两边瞧看之人说：“本府审案，不过推情评理。今日烧羊，有个缘故。常言良马比君子，畜类也是胎产。比如无论谁人，身遭回禄，四面全是烈焰围烧，岂有束手等死之理？必然四处奔命，口内喊叫。无处逃奔，才能烧死。你们想，烧得房倒屋塌，灰烟飞



起，人要开口喊叫。至于死后，焉能口内无灰之理？方才本府叫件作验看，孟文科口内干净。他乃死而不明，闭口瞑目，是以口内无灰。杀死的羊，也是如此。惟有活羊，众目同观，烧死火内，乱逃乱叫，不知无处可逃，烧死，因此满口都有灰土。”

言罢，贤臣站起升堂，叫人把张氏带过，跪在下面。贤臣叫声张氏：“你男人死的不明，从实讲来，免得受刑。”张氏口尊：“大老爷，丈夫醉后烧死的。”贤臣闻听冷笑，又将烧羊之证，从头至尾分解。张氏闻言，面色惊惶。贤臣看见，心下明白，说必须如此这般。想罢，大怒，一伸手，把惊堂一拍，断喝：“把你这个刁妇！本府已经分解明白，烧羊与你夫同样，分毫不错，还敢强辩！”吩咐看刑。立刻把张氏上拶动刑，又将恶妇拶起加拷。那妇忍刑不过，大叫：“爷爷，小妇人招了！”贤臣闻听，骂声泼妇：“招来！”张氏说：“求大老爷松了拶子，小妇人实说。”贤臣吩咐卸刑。张氏尊声：“大老爷容禀，此时小妇人说也无用，只求恩典，叫人把妇人父母，金铺陈魁一并传来，当面一对，立刻就明。”贤臣闻言，说：“人来，尔等把死尸、两只死羊一并看守。你们领他到死尸、死羊之前，叫他瞧瞧口中有无灰土，好叫他情甘认罪。”衙役答应，上前带下张氏去看。贤臣又往下叫朱桂、言玉、刘国柱上前。贤臣说：“你三人，立刻到前门外廊坊二条胡同路北换金铺，把陈魁领来。再到琉璃厂东门，将张氏父母锁拿对词。本府立等。”三人答应，领票下堂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讹钞 清官审断铜钱

且说三名公差，领票出衙而去。贤臣坐在堂上，查看招词。听的打角门走进几个，贤臣细观，都是年老的太监。一齐上堂，大嚷：“我们是朝中内监，奉梁、李二位首领之命来见，共十二名。首领们说，来府看情也在你，不看情也在你。”贤臣闻听，就知是那宗缘故。带笑说：“众位不用动气，我有道理。此乃奉旨之事，少不得验看。”言罢站起，带笑说：“老爷们跟我来。”吩咐人外面伺候，不必跟随。内监同贤臣迈步来至二堂，让坐，贤臣带笑说话：“梁之错，瞧不起施某，拿话堵我，我才启奏。皇爷准批查验，不全有心不验，又恐背旨；要是验看，伤了众位体面。驾到府衙，少不的施某私通看情。老爷们出衙，只说都已验过净身。太府好好回朝，多多拜上二位首领，万望担代。明早朝王，必然启奏，包管大家无事。”内监闻言，心下欢悦，带笑齐尊：“府尹，从今以后，才知太爷是正人君子。都是我们首领之错，无事寻非。我们个个知恩感情，容日答报。”言毕告辞，同至前堂。复升公位，贤臣故意高声讲话：“施某亲验非假，明晨五鼓面君，列位请了。”太府上马回朝。

且说贤臣正坐，从外跑进两人，手拉手儿向里面行。皆因贤臣吩咐过，凡有告状之人，不许拦阻。但见两人手拉铜



钱两相争闹，上堂跪下。贤臣留神看明容貌，一个年老，一个像似瞎子。贤臣用手一指，骂声：“刁奴才！有什么冤枉，快快实说，本府好与你俩公断，何用吵嚷！”二人见问，有年纪的先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容禀，小的是教门中回子，这个瞎子也是回子。小的俩乃表兄弟，小的是舅舅跟前的，他是姑妈生的。小的姑夫死了，他在齐化门外礼拜寺住，算命为生。小的现在顺天府西边鼓楼弯里，开一座小羊肉铺生理。昨晚这表弟进城到铺。小的问他来意，说他买卖不济，短少日用，姑妈叫他来找小的要点费用。大老爷上裁，一个姑表至亲，小的留他住在铺内，想着今早给他几百钱拿去使用。哪知睡了一夜，变了心肠，把小的血本铜钱两吊，拿着硬走，因此告到仁明大老爷台下。可恨他瞎眼迷了血心，欺负年老，与小的拼打。”贤臣闻听，说：“何用争嚷。”叫声瞎子：“我问你，二目双瞎，还行坏事？人家的钱，你拿着便走，也使得吗？”瞎子见问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他说完了，小的细禀。小的名叫王兰芝。大老爷看小的眼瞎，心却公道。虽说姑舅亲，各衣另饭。实回大老爷说，人生天地间，不过是凭的‘良心’二字。清平世界，岂有硬拿人钱就走之理？眼睁睁的讹瞎子的倒有，世界上从无听见瞽目倒赖有眼之人。大老爷评理，谁人肯信。”贤臣说：“王兰芝，依你说来，两吊钱真是你的了？”瞎子回答：“不是小的钱，小的就敢拿着走去？内有缘故，这两吊钱小的也不是容易积的。终日游街算命打卦，挣不得几文钱钞，少吃俭用，攒够两吊。小的心里想着要买两件衣服遮体。有心烦别人买，又恐赚小的钱少，是以想到表兄身上。闻他在鼓楼弯里开铺，典衣铺他很是熟识，烦其替小的买买，因此把两串钱拿进城来找他。适遇天晚未买，表兄留小的住在铺内，说今早去买。小的夜间思量，天气和暖，一时还用不着棉衣，何不把钱拿回



家去，放给人使，生几文利息，养赡小的寡母，到冬再买衣服未迟，所以才不买了，一早起来拿钱要走。不料表兄为财昧了血心，只用他说一句良心话。求大老爷公断。”

施公闻听，心中为难，无据无证。沉吟多会，又问那个回子：“你什么名字？”回回见问，叩头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名叫洪德。”施公说：“你铺中还有伙计无有？”洪德回答：“铺中有个伙计，他白日挑出羊肉担子去买，到晚回铺归钱。”施公说：“既是你的钱，可有记号无有？”回回尊声：“大老爷，小的串钱，不过是见数串起，哪里来的记号呢。”贤臣又问王兰芝说：“你的钱，可有记号对证没有？”瞎子见问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各人的钱岂无记号，小的穿的钱是满底子。”贤臣闻听，灵机一动，吩咐施安：“将钱数过。”不多时，施安数完，回禀：“小的数过，分文不错。”施公一摆手，施安退后。施公早有良策，乃叫洪德：“古言，人老自多忘事，大略你串之钱也是满钱。”回子说：“小的不会说谎，作一日买卖，手忙脚乱，哪有工夫检点，穿两串满钱也是真的。叩求大老爷审判。”施公吩咐公差：“快取新沙锅一口，拿净水上来。堂口架起干柴，沙锅放入水，放在火上，把钱放在锅内，去煮。”公差答应，遵照吩咐办理。办完回禀，施公吩咐随即将二人带上堂来听审。

公差答应，将回子、瞎子带到，一齐跪下。施公说道：“你二人争吵，告进本府衙门。本府用刑拷煮铜钱，他又不会说话。本府自有妙处，叫你二人心服。”施公说道：“人来，去到锅边，细看锅内水面上漂的是什么东西，用鼻子闻闻是什么气味。看明白，报本府知道。”差人答应，走至沙锅跟前细看：水底是钱，浮面漂着一层油。端起一闻，膻气之味。放下回身，上堂跪倒回明。贤臣又叫：“王兰芝，你可听见了么？”瞎子说：“小的听真了。”贤臣说：“你既听



见，快些实招。”王兰芝又信口胡言，贤臣把惊堂一拍：“与我动刑，夹起狗腿！”青衣答应，将王兰芝夹起。随说：“小的实招。”贤臣听说微笑，骂声奴才：“不怕你不招。”吩咐去刑，容他招来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回 淫妇忘八进衙 母女当堂对词

贤臣说：“王兰芝，快些招来！”瞎子口尊：“爷爷容禀。”就将见钱起意，昨晚酒后，打发表兄睡熟，把钱摸着，讹也是真，从头诉完。贤臣闻听，骂声刁奴才：“本府分解你听。若是你的钱，无别味。要是回子之钱，他不住的卖羊肉，接钱，手上有油，钱上必有油气。不然皂白难明。哪知本府专判奇怪之事。本府定你讹钱之过，有必重处，号枷在羊肉铺门首示众。姑念你母孤寡无靠，拉下重打二十大板，免枷。”青衣答应，用头号板打得两腿崩裂。打完，跪在一旁。贤臣又叫洪德：“本府恕你苍老，免打回去。”叩头谢恩。回子见他表弟挨打，心内不忍，将两串钱领出，与瞎子一串。王兰芝摸着，不顾疼痛，一齐叩头，欣然而去。

又见从角门进来男女几人，上堂跪在下面。公差上前回话：“小的等，将陈魁、张义、陶氏带到。”贤臣摆手，公差退下。贤臣说：“报名上来。”“小的金铺陈魁。”“小的张义。”“小妇人陶氏。”贤臣听毕，叫声人来，把陈、张二人带下。说：“陶氏，快快实话。”陶氏口尊：“爷爷请听，小妇人夫主贸易为生，金铺打杂。小妇人终日闭户家坐。单夫独妻，度过光阴。无故招灾，拿进衙门，莫把旁言信以为真。”贤臣闻听动怒，说：“刁妇住口，少得胡言！”吩咐：



“与我拶起来。”青衣答应，上前拶起。恶妇疼痛难忍，满口说招了。贤臣闻听，冷笑大骂：“狗妇，不怕你不招。”吩咐松刑：“快些实说。”陶氏口尊：“大老爷，是小妇人害了女婿。祸起陈魁，却是张义之错。夫主无能，家道贫寒，金铺手艺，引诱东家入他之门。张义爱酒吃醉，陈魁又将女儿灌醉硬奸。陈魁又定计，门斗孟文科缺少三亲六眷，生心谋死，好拐女儿同走。安心把张义撂在京城，所以又请女儿叫他应允，小妇人母女同着他去。陈魁唯恐小妇人女儿不去，取出团龙金子稳他。”施公闻听，叫声陶氏：“金子不知有多重，快快说来！”陶氏说：“陈魁言及足足十两八钱，正面显着玲珑。又说：‘金子为定，再无更改，你母女跟我回南，快乐无穷。你们母女害死孟文科，金子为聘，不必烦媒。若不允从此事，金子退还。’是以母女当时满口应许。小妇人三人定计：将文科灌醉，命根上用手一攥，孟文科立时丧命；放火把他烧的囫囵，料的真假无处去辨；随后掩埋，神不知鬼也不觉。哪知大老爷神目如电，看透其中情节，所招俱实。”

施公详理不假，内中又供出董成之金。施公想毕，又骂：“陶氏狗妇！叫女谋婿放火，带累邻右又遭回禄，心下何忍！”吩咐：“人来，先把他母女带下看守，不许交言串话。”公差答应，带下。

施公复又想起一事，叫再把张氏带回问话。下役答应，带上跪下。“本府问你，放火之先，怎么谋害你夫？”张氏见问，回答：“小妇人回过，陈魁早把夫主灌醉，同小妇人抬到房内，他掐着颈子抱紧，小妇人伸手揪他的性命根儿。用力连揪带攥，只听哼的一声气绝，陈魁才去，留话再听消息。小妇人害怕，无奈放火烧房。”施公闻听，骂声：“狗妇下去！不许与陈魁答话。”公差带下。



施公又叫：“人来，尔等去把孟文科邻右传来。”下役领命而去，立刻叫到。上堂跪下报名：“小的是门斗左邻张志忠。”“小的是孟文科右舍李有成，见大老爷叩头。”施公说：“本府传你二人并无别故，不用心惊。既是孟文科紧邻，张氏谋夫，难道无听见响动？应实说。”二人见问，异口同音说：“先并无动静。平日只知他素行不端，忽然今日起火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一回 贪色借年貌 替娶亲得妻

张志忠、李有成说：“孟文科之死，实不知其故。今日忽然起火烧房，实不知别情是实。”言罢，叩头在地。施公听罢，说：“此事与你们无干。不许远离，少时定案，解部对词。”二人答应，叩头退下。

施公吩咐：“把陈魁、张义带上。”青衣答应，登时带到跪下。施公叫声张义、陈魁：“你们的事情败露，从实招来，免得受刑。”张、陈二人见问，不肯实招。施公吩咐“夹起”。登时上刑，昏迷，用水喷醒，仍然不招。施公又说：“把陶氏、张氏带上。”二人跪在一旁。施公说：“你母女把孟文科之故，当他二人说来，如若不讲，立刻上拶。”张氏复又说了一遍。张义闻听女儿一派实言，心中后悔。陈魁听张氏供招，无奈才说：“小的情甘领罪。”施公吩咐书吏，把口供记了，与他卸去刑具。施公又叫人去到东直门北小街口，把董成传来圆案。下役即领命而去。

施公又叫张义，说：“他母女与陈魁实招。本府问你，他母女与陈魁奸情，你知情不知？”张义见问，还要嘴硬巧辩。施公又问陶氏、张氏：“你们与陈姓奸情，他说不知，须得你俩问他，不然又要动刑。”这贱人已经拶怕，听见动刑，心中害怕。陶氏望男人说话，骂声：“哈拉货！我问你，



你说不知，那日你回家，撞见我二人云雨之际，你为什么抽身回去？”张氏一旁接言，叫声父亲：“我们已经三曹对案，全都招认。”张义听他母女之言，无奈大叫：“太爷，就算小的知道罢！”施公闻听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吩咐书吏作稿，拿下四人画了手字，呈上施公过目。一边吩咐：“陈魁，你定计留金，交与何人？”“小的交与陶氏。”施公叫声陶氏：“那锭金子现在何处？快快实说！”陶氏回答：“现在腰内边。”言罢，忍疼回手，取出上递，青衣接过呈上。贤臣叫施安取出那锭金看，一样分毫不错。吩咐把陶氏、张义、张氏带下。

只见公差把董成主仆传到，跪下。贤臣说：“董成，你看这下面受刑人，是开金铺的不是？”董成闻听，望那边一看，回答：“就是他。”贤臣又叫陈魁：“你把昧金之故讲来。”陈魁怕刑，不敢强辩，口尊：“大老爷听禀，小的见他贫寒，金子未知是他的，借此欺他年老，安下歹心。只知肥己，无人晓闻，哪知上天监察。小的贪色，给与陶氏。今朝事情败露，献出金子，原是董成之物。小的情甘领罪，叩求爷爷免罪。”说罢叩头流泪。施公又叫凤鸣：“董成换金，若有歹意，焉敢告进衙门？若非本府审陶氏母女奸情，只怕屈死董成，作了怨魂。果要昧金，势必逃走，岂肯送信，又转家门？今朝本府断金复归本主，倒要你另外加恩于他。”凤鸣答应说：“是。”施公含笑说：“董成，此事皆因粗心招祸，莫怨上人。回家千万莫改忠心，上天不负好人。”老奴叩首流泪，说：“大老爷训谕，自当遵行。”施公大悦，伸手把两锭金子拿起，叫声董成：“把金拿回家去，见了你的主母，意勤莫懒，商议度日。去罢！”董成谢恩，答应爬起，上前接金。主仆下堂，欢天喜地出衙而去。

施公吩咐书吏：“立刻办文，内有人命重情，送部定



罪。”诸事齐备，施公令该值人役，将陈魁、张义、陶氏、张氏带出衙去解部，不必细表。施公又叫人抬出孟文科死尸掩埋。施公又把两只羊赏了众役。才要退堂，又见堂下走上一人，跪倒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二回 小西来报机密 男女进衙告状

话说那人跪在公案一旁，说：“小的来报机密。”施公打量来人容貌，年纪三十以外。施公看罢，开言说：“有何机密？快讲。”那人见问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在京都居住，原籍山西太原县人。父母双全，兄弟三人。小的姓关，名叫关太，懒在家中，安心在京。父母给小的银子千两，来京搭伙计经营。不幸本钱赔尽，无奈学走黑道，全凭折铁单刀护身。那晚刚进高山寺，谁晓刚进空房，撞见遭难一人。太爷，其中详细，小的有诉呈，一见便明。”随即呈上。贤臣接过一看，大惊，叫声关太：“本府问你，此事都是眼见吗？你且起来，下堂等候。少时到我私宅，有话问你。”关太答应，退下。贤臣回手把呈词放在靴筒。

又见打外面进来几个男女，嚷上公堂，纷纷跪下。贤臣看毕，吩咐：“你们男女既到本府衙门，不许乱说，叫哪个哪个说。”贤臣说：“那老妇人先讲。”老妇闻听，口尊：“大老爷容禀，小妇人家住后门火神庙边，后河沿临街大门。夫主姓张，名叫张大，终日挑水，五十八岁，并无儿女。小妇人今年六旬，常与人家说媒，又会接喜，在渣子行程住。这位奶奶与小妇人相好，当日作过邻舍。去岁叫提亲事，说的朱家闺女，今岁二月过礼，三月间娶亲。昨晚半夜出了怪



事。今日告状，内有隐情，这是一往之故。要问别情，只问他便知。”

贤臣又问第二名说：“那妇人，把你的情由讲来。”那妇人答应，说道：“小妇人家住火神庙对过口内，天师府斜对过。亡夫姓冯，名叫冯义，在日教学为生。不幸病过三载，撇下儿女。女儿今年十八，儿子十二，名叫冯昆玉。现今母子耐守清贫。小妇人五十三岁，亡夫五十岁去世。无靠孤苦，作些针线度日。儿子作小本买卖。张媒与女儿提亲王家之子，今年二十。寡母性善，并无妯娌。公公去世，世无亲戚，在日布店经营。此子品貌端方，家道殷实，母子和美，其人正道。小妇人想我家贫寒，女儿长成，无奈应允，行聘过礼，择期就娶。郎才女貌，倒也罢了。不料昨日过门，今日偶出怪事。女儿发人来叫，提起情由，真真羞煞。下情只问亲家母罢！”

贤臣闻听，话内必有大变，又问第三个。说：“那妇人，把你的情节禀上。”郝氏口呼：“大老爷，小妇人郝氏，今年四十四岁。亡夫四十八岁，姓王，名叫王麟，在日布店贸易。子名王振，年二十岁。他父死后，也在布店。多蒙财东看其父面，周济我子娶亲，算一番好意，哪知其中有变。小妇人家住后门方砖口内。夫主去世四载，儿子在店，每月工银一两。昨日娶媳进门，晚上亲朋散席，而后小夫妻入洞房。小妇人睡觉熄灯。半夜光景，忽听媳妇喊叫，当是他夫妻不和。小妇人连忙穿衣，跑出房门，看见一人往外飞跑，天黑看不真。却又见儿子从门外而进，劝他媳妇莫要做声。新人痛哭，拉住小妇人叫娘，只说坑杀人了。小妇人追问其故，说道：‘你儿出去，后又进房。摸着他满嘴胡须，欲要成亲。媳妇抓脸，此人就跑，面目无从看真。’媳妇就要寻死。小妇人害怕，看守天明，请他母到家，共同伸冤。叩恳



大老爷高悬秦镜，判断详细。”贤臣又问：“你家除汝母子还有何人？”郝氏回答：“并无别人。”贤臣说：“少妇不必含羞，那人沾身无有？”少妇见问，羞的摇头不语。贤臣深知其故，也就不问了。又叫王振：“本府问你，小小年纪，快说实话。”王振口尊：“大老爷在上听禀，事到其间，也顾不得羞耻。祸都由郭东家所起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实情 玉山道真语

王振说：“郭东家原籍太原府，名叫玉山，开布铺。小的父亲在日，每月工价二两。父亲去世，小的进铺接续。去岁小的商议亲事，一应费用，许以相助。小的回家告诉母亲，是以央媒提亲。他说：‘我早与你看中一女，住天师府对过，可着媒去说。’小的应允，烦张媒一说，即妥，择吉三月娶亲。财东又说：‘我离家日久，欲要娶亲，奈本处不许外乡之人。自从看见冯家之女，想成疾病。此亲算我所娶，给你纹银五十两，另续新婚。再加工银三两，管你一世不受贫寒。若要不允，还我财礼，逐出铺外。’小的无奈应承，瞒哄母亲。昨晚小的成亲之后，假装出外，他在门首溜进房中。新人哭喊，手抓口嚷，抢天呼地，玉山吓跑。以是今日告状，全是小的之错，情愿领罪。”贤臣听罢，大怒，骂王振：“你这畜生该死！世上此事岂可允得的么？”

往下又叫郭玉山：“本府问你，若大年纪，行此伤天害理之事，难道你家就无妻女亲眷么！要妻何难，明媒正娶，才是道理。缘何暗起亏心，图谋幼女，良心何在！把你生心之故讲来。”郭大叩头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容小的细禀。小的一时不明，自取飞灾。小的祖籍太原府，姓郭，名叫玉山。那日讨帐，路过彼处，瞧见其女端庄，嗣后得病待死，因是定



计。都是实情，小的该死认罪，叩恳大老爷恩典宽免，以后痛改前非。”说罢叩头。贤臣微微冷笑，骂声：“囚徒！倚势图奸，该当何罪！看大刑伺候。”青衣答应，咯噔一声，丢在当堂。贤臣开言，下叫：“尔等男女六人听真，国法无私，本府按律治罪。祸因郭玉山而起，刚才本府听你六人之言，前后倒也相对，就只郭玉山其情可恶。郭玉山，你替王振娶妻之事，实是愿意助人银两，又外给银五十两安家，每月加工银三两，再无更改。”郭玉山答应：“不错。”

贤臣闻听，又叫冯朱氏：“你女儿给王振为妻，乃系明媒正娶。内里生端是郭玉山之过。可喜你女儿辨出鱼龙，保住节操。本府隐恶扬善。你女既为王振之妻，还有变动无有？”冯朱氏见问，连连叩头：“大老爷听禀，先嫁由父母，后嫁由自己，小妇人不敢作主。大老爷只问女儿，由他自专。”

贤臣又问冯氏：“本府问你，一生大事，不可不说。只顾含羞不语。岂不耽误自己？当堂实说。”冯氏见问，无奈叩头说道：“可叹奴运蹇不幸，遇此歹人。母亲恩养十八岁，许配婚姻，妇人如何见的周到，难怪母亲误奴。都因夫主见短年轻，听信邪言，生米已经成饭，母亲后悔也是枉然。将错就错到底，小妇人嫁鸡随鸡，终无更改。皆因婆母不知，才生祸端。夫主纵虎入门，小妇人不恨别人，可恼贼徒。求老爷严加刑具追问。”冯氏越说越气，“欲求一死，又怕人说，惟有夫主知小妇人之意，瞒人容易，哄神却难。”言毕叩首。贤臣带笑说：“好一个将错就错，今日节操，对天可表。本府无私，不用含愧，包你意足无怨。”

贤臣下叫张媒：“你是愿打愿罚？”张媒闻听，尊声：“大老爷，小妇人请讨示下，怎么愿打愿罚？”贤臣微笑说：“愿打，责你个不见真实，十个嘴巴。说媒陷害良女，再打



五十大板。愿罚，媒银退还原主。”张媒回答：“小妇人领罚，算是运气不济。银子无动，还在腰里带着。”回手二两银子取出，递与公差。

贤臣叫声：“人来，押郭玉山到铺，立刻取银五十两。三十两一包，二十两一包，即等要用。”公差下行，郭玉山出不敢稍违，叩首爬起，同公差前去。不多一时拿到，公堂交银，差人退下。玉山跪倒。贤臣下叫：“郭玉山，听本府定你的罪过。尔愿替王振娶亲，并无反悔。余外帮银五十两，每月长工银三两，因你自招，算你赎罪之项。本府今且宽恩，快写无更改执照一张为凭。自今以后，不许你与王振穿房入户来往。倘自不遵，加倍罚银重处。”玉山闻听，只当领罚免刑，连忙讨取纸笔墨砚，铺在地上，趴伏立刻写完，双手递上。青衣接过呈上。贤臣从头至尾看一遍，写的倒也通顺。看罢，又叫：“郝氏，你领银三十两，朱氏领银二十两，听本府吩咐：你二人领银以为安家之费，自今安分度日，妇道不可门前站立。”又叫玉山：“本府今日恕你解部重处之过，轻罪难饶。人来，拉下重打三十头号大板。”皂隶答应，不容分说，拉下，登时打毕。又叫王振：“把执照赏你收去。自今以后，小心留意，不可生事。”王振答应，接下执照，回手揣在怀中，又复跪下。贤臣说：“王振，本府瞧你妻母，怒你重罪。年轻不思前后，败坏人伦，轻罪难饶。人来，把他拉下重打二十大板。”贤臣又叫郝氏、朱氏、冯氏、张媒四妇人释放去罢。一齐说：“叩谢大老爷天恩。”言罢站起，下堂而去。贤臣又叫王振、郭玉山二人取保释放。贤臣断罢这唤虎入洞、将错就错之案，那堂上书吏人等。无不称奇。

天色将晚，贤臣吩咐书吏作文一道，立刻行到宛平县，把弄妻不见一案用文关来，带到私宅问明其故，请旨定夺。



即将文书作成，命该值人役，持文到县提人。

且说贤臣离坐下堂，乘轿出，关太跟随至府。贤臣入内，与太老爷、太夫人拜见。礼毕，进外书房坐下，秉烛取出关太诉状，重新又看，上写：

具呈：小的关太，因无生计作贼。半夜挖窟，逢着怪事。撞见一位公子，系旗军，在密室遭难，偏遇小的挖窟进屋。房内空虚，并无银钱。小的报怨时，旗人听见，魂胆俱裂，当杀他之人，跪在地上哀告求生。说道，他是本京官宦子弟，太老爷旗下作官，初品梅林章京，内为大人外辖曰旗都统之印。膝下无子，只他一人，名叫巴个布。山名曰桃花岭。此庙桃花古寺，僧唤慧海，春秋二季上京，与伊父常常来往，宾客相待，供其银木，每到夏天避暑，住在山上。今岁来寺攻书，此时山果满树，恶僧上京发货。缺少人伴，散步到庙后闲游，遇些青春少妇，随即回避。欲要走脱，又不识路。恶僧转寺之后，同用茶饭。恶僧回后复出，把伊拉到空房，举刀要命。跪求，看其父情，留下毒药等物，令其自死，免漏风声，将门锁上。如天明不死，仍是刀下倾生。小的闻言，气忿在心，随将来意备述。公子叫小的救命，又说恶僧万恶，“流星”无敌，还有众僧，武艺精通。劝小的动不如且静，今夜搭救逃生，到京告诉他父，奏调将领兵擒拿恶僧。小的听言有理，当即救公子出寺，送至京城。到家几日，并无音信。小的不平，是以我单投青天控告上禀。



贤臣看毕诉呈，吃一大惊，说：“好一个可恶的凶僧，不亚于成龙私访红门寺一样。想来非请旨动兵擒拿不可。”贤臣收起诉呈，又叫关太进书房，复又追问一遍。说：“你有家传武艺，宝刀一口现在哪里，拿来我看。”关太答应，打腰间取出，只听当啷。贤臣闪目细看，有刀词为证：

刀柄可把，利刃吹毛。  
倭铁折就，上将魂消。  
传家至宝，避邪降妖。

关太双手上举：“请大老爷过目，小的此刀，传家七代，名曰折铁倭刀。”贤臣闻听，带笑又问：“壮士单刀精否？”关太回言：“小的门里出身，祖传三十六路，变化多端，无穷奥妙。”贤臣说：“拿住恶僧之后，我必重用于你。”关太说：“小的谢大老爷之恩。”叩首站起，重新将刀收好，一旁站立。

忽见守门人进书房回话：“外有顺天府衙役求见。”贤臣吩咐：“令他进来。”不多时带进，下跪报名：“小的郭起凤，给大老爷叩头。”“小的王殿臣叩头。小的二人，奉命到宛平县，把弄妻一案关来，现在门外，禀讨示下。”贤臣说：“带进听审。”二役答应，回身立刻带进。老少二人跪在左右。公差退下。贤臣观瞧已毕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四回 翁婿当堂实诉 贤臣问得隐情

话说那人见问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住在护国寺东廊以内。小的房主，官名都称按大爷，现是梅林章京。小人作工，住房一间，工钱五百，夫妻两口度日，老妻与房主煮饭，暂作月工。所生一女，名叫关姐，今年二十过门，这个就是女婿。偶出怪事：小的女儿过门未满月，忽然，那日他到小的家要女儿。回说未回家，他竟不依，反赖小的将女藏了。翁婿之冤，因此断不明白。告进宛平，三月有余。幸喜青天提问，好似拨云见日。小的名叫马富，妻子秦氏，五旬。这是以往真情，望大老爷秦镜高悬，判断。”言罢叩头。贤臣说：“年少之人讲来，不许隐藏。”那人见问，尊声：“老太爷，小的名叫胡六，白塔寺后住。寡母今年五十一岁，小的二十四。父亲在日定下亲事，因穷耽缓，今岁方娶过门。尚未一月，那晚忽然不见。小的次早去问岳父嚷闹，竟赖未归，告进宛平三月有余，小的手艺耽误时日。叩求爷爷速判冤枉，可怜寡母无靠。”言罢，叩头，哭的可伤。

贤臣闻听，忽然想起一事。叫声马富：“有一个桃花寺的慧海和尚，与按大爷家往来，不知你见过没有？”马富说：“大老爷，若提慧海和尚，小的怎么不认的呢！是女儿的干舅舅，认妻为干姐。女儿出嫁，曾来帮了好些东西，自此以



后没来。”贤臣闻听，言言对景，心下明白，吩咐胡六、马富：“你二人不用胡赖，本府另有裁处。放你二人讨保，只管营生度日，汝女自有下落。暂且回去。”又叫郭起凤、王殿臣：“你等将他带到衙门，告诉书吏，如此这般，事毕回话。”公差答应，带去办事。

且说贤臣吩咐施安款待关太酒饭，即留外书房住下。贤臣进内用毕茶饭，灯下修本一道，用木匣装好。诸事停妥，安歇。将早，贤臣净面更衣，吩咐备马上朝。来至外禁门，乘驢进了朝房，与王公侯伯次第坐定。看看辰时，只见四值太府请膳进宫，专等盒出好散。贤臣见王公等并无国事，随即站立，越众出班，紧走几步，赶至梁九公跟前，带笑说：“梁老爷，少停贵步，卑职有机密事转奏圣上。”把本匣付与梁九公。

太府接过匣，转身进太和殿。不多时膳盒下来，九公一见，忙把本章呈上，皇爷接过，闪龙目细观，原来桃花寺凶僧慧海和尚作怪，隐藏妇女。看罢，龙心大怒，命内侍拿过文房，皇爷在本后批写了几句。九公接过御批，装入本匣捧定，转身至金阶，高声说：“旨下，宣府尹接旨。”贤臣答应，出班跪听宣读。梁九公带笑说：“皇爷准奏，照批行事。”贤臣谢恩站起，接过本匣。又说：“梁老爷，你把那数名老伴伴，多拿盘费，打发到顺天府，起路引，叫其回家。不过压压耳目，再上京来，也算遵旨办事。”梁九公说：“承情，知道了。”言罢，进内缴旨。

贤臣见众公俱散，也就乘驢回府。下马，至外书房，展开本章，批写着：“依卿行事私访，调将提兵。若有不遵旨者，立即拿问，带进京城。”贤臣看完批语，甚喜。只见施安带进关太，郭起凤、王殿臣随后而入，三人上前叩见。贤臣说：“你三人来的正好。听我吩咐：今日本府起身，赶到



桃花寺。明早你三人到寺，可要如此这般，千万莫误。”三人说知道。贤臣回手提笔，写了一张批文，用印封严，叫声郭起凤、王殿臣：“此批乃奉旨之事，你二人赶至芦沟桥飞虎厅武职衙门投批，不可错误。投批之后，与关太会齐，即于次日赶进桃花寺，这样如此打扮。见我报信，不可明说。大事定妥，自有重赏。”二人答应，伸手接批，揣在怀中。贤臣又叫关太：“你把本府送到桃花寺交界，就赴芦沟桥与他二人会面，明日事情莫误。”关太答应。施公又叫施安，取钱三串赏他三人，以作路费。三人领钱，谢毕。

施公进内。家礼已毕，禀辞太老爷夫妻。更衣打扮香客，行李搬出，搭在马上，施公至大门乘驹，关太引路，登时出彰仪门。一路野景，观看不尽，饥餐渴饮。正走中间，关太口尊：“大老爷，此离桃花寺不远，西北山口就看见了。小的不用前送，小的还要赶到芦沟桥，与他二人见面。”施公说：“谨记我言。”关太答应而去。

施公催马，施安、施孝跟随，竟奔桃花寺山口而行。顷刻来到山下，忽见茶棚里面走出一个僧人。施公端相已毕，下马。僧人引着进棚坐定，吃茶歇息。和尚口尊：“施主，明朝初一开庙，半月山场。请问施主贵处哪里，进荒山何往？”施公见问，回答：“贱姓方，特来进香。”僧人闻言，回说：“施主少坐，待小僧禀庙主知道，好迎接进寺。”施公回言：“请便。”不多时，又同一僧转来，让施公进庙。施安跟随。施公闪目细瞧，山门以里钟鼓二楼、配殿群墙、穿廊隔扇、天王殿粉壁新鲜齐整。看毕，上了台阶。房中慧海出来，打量施公容貌，带笑说道：“有失远接，望乞恕罪，请进云堂用茶。”施公闻听，带笑说：“愚下闲来搅扰，甚是惹罪不便。”僧人连说不敢，彼此分宾主坐下。施公留神看这凶僧举止。凶僧带笑口尊：“施主，驾至荒山，莫非还愿进



香？请问贵府何处，贵姓何名，好容致照。桃花寺近来官府查得甚紧，明辰初一，好开山门。”施公见问，说道：“愚下姓方，名叫忠义，在南城琉璃厂路南居住。宛平县生员，参铺买卖。”正话间，门头和尚进房高叫：“当家的，今有仓平川太爷与房山县老爷出告条，贴在寺前，所行规矩照旧。已打发他去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开中门迎接

话说打发送告示差役去后，又有飞虎厅的人到。照应而走，凶僧又与施公讲话。施公假称明早还愿，慧海闻言点头，又叫僧人把老奴施孝唤进，立刻款待主仆。

且说郭、王二人往芦沟桥投批，即于午错的时候到了芦沟桥稍门。在茶铺吃茶歇息一会，出铺至飞虎厅门首，说：“借问这就是飞虎厅么？”门上答说：“这就是林老爷的衙门。”王殿臣接言：“请众位替我们回答一声，说京都顺天府施大老爷奉旨遣役，专投批文。郭起凤、王殿臣求见。”门上人不敢怠慢，进内回禀。林公闻听，心中纳闷：“我与他文武无籍，奉旨投批，不知取何缘故？”慌忙正冠，吩咐快开中门。鼓手站班，吹吹打打，威风凛凛。林如虎率领千把、外委分为左右，接出仪门。王殿臣怀中取出御批，双手举起，站立居中。林公一见，上前跪倒接批。拜毕平身，叫声上差：“请批前行，官员后跟。”王殿臣同上大堂，将批请下供奉公案，两名公差转在一旁。林公领众官参拜毕，林公展开批文，上写：“皇王御批。府尹示：此乃奉旨批文。芦沟桥西北有座桃花寺院，即在桃花岭内，庙大寺广，隐匿一群恶僧。为首和尚，法名慧海，无端惫赖，任意胡行，寺内窝藏妇女，吃酒荒淫，苦害良民。总因尔等失误觉查之故，



搅乱地方。今有人告到本府衙门，施仕伦奏明皇上。当今准批私行进庙探访凶僧，专等四月初一，飞虎厅调发人马，并力擒拿凶僧慧海，解进京都严问。倘有风吹草动，延误其事，走漏消息，及过午不到，拿不住慧海，听参。”林如虎看完吃惊，收起批文，叫声上差，郭、王上前，双膝点地，口尊：“老爷，郭起凤、王殿臣叩头。”林公说：“上差请起，原批请回。见施大人，就说我即率兵前去。”二人站起，接批退出，堂口寻找关太，不提。

且说林公打发二役去后，即挑选马上弓箭手一百名，藤牌手五十名，梢棍手五十名，都要年力精壮，器械鲜明。哪个故违，按军法重处。该值将校答应，回身出衙办事。林公回后，即命内丁准备，那些将佐、千把等官，军器半夜俱要齐备。林公又把将佐叫进书房，附耳说：“你等如此这般，不可泄露机关。”众将答应，领命出衙，只等天明令下，人马进山。言明奉旨镇压恶僧，举凡进香之人，不可惊扰，以免狼虫虎豹之虞。

且说施公在庙，凶僧侍斋已毕，凶僧吩咐小僧秉灯。慧海说：“小僧失陪。”施公回说：“请便。”凶僧起身。回至后房，与众妇人取乐饮酒。小和尚陪侍，施公倒茶，又坐了一会。小秃驴也是色鬼，步出云堂，把秘处小院门咯碇闭上，贪欢行乐，重门都无关锁。施公心下沉吟半晌，已经参透八九。又暗察里面，有男女喧哗之声。贤臣同施安望喧哗处，只听淫喋欢笑讴歌。施安挽扶贤臣上墙观看，忽听一僧提顺天府之故，心下着忙。又听众僧接言要害性命，又闻慧海僧说要盘问，吓得惊疑不止。复又细听，贤臣不料失脚，被众僧听见，一齐秉灯站起外走。贤臣听得明白，叫声“施安”，同跑在菜池藏躲。醉和尚开门出院，四下观看，并无人影，只有两只山羊。众僧也不细照，回身关门，安寝宣淫。不



表。

且说贤臣同施安躲避菜池，听得和尚进去关门，说：“勾了，勾了。”主仆回到房中安歇。次早，贤臣净面整衣，吃茶拜佛。站起，留施孝看守行李。带领施安，手擎香火，各处上香，就有上香那些老少，男男女女，闹热无比。慧海和尚贪看烧香妇女，色眼不转，贤臣暗恨在心。上殿烧香，僧人接过疏文。施安把香点着，递与贤臣，贤臣双膝点地，暗暗祝赞：“圣母娘娘，保佑弟子今日拿住凶僧，方显天地无私。”祷告已毕，上香叩头。站起，叫施安将疏文送在火池焚化，送香资银五两。贤臣回身，忽见关太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三人进庙，找到贤臣跟前。贤臣一见，心中大悦。恐怕被人看破，走漏消息，连忙把头一摇，说：“跟我来。”三人答应，跟定贤臣，一同走至僻处，悄语低言，将调兵之故细说一遍。贤臣低言吩咐王殿臣：“你去唤一老者，搀一小妇，带一小童，紧跟在后。倘有人罗唣，命飞虎厅兵丁锁拿。”又叫郭起凤：“你去，有个游庙的棍徒，名叫李太岁。叫他出庙，令飞虎厅官兵锁拿。”二役答应刚去，只听庙外山下，沾咯一声，神器响亮，贤臣知道人马到了。贤臣在前，施安、关太随后，回进云堂，与恶僧慧海讲究一会。

恶僧推故告辞出云堂，又到僻处。慧海叫声：“性本，了不得了！你说那香客果是施不全？哪里等得天晚害他，恐后兵到。”性本闻听，吓的倒抽凉气，欲要逃走，又舍不得那些美娘。慧海说：“这有何难，不用胆怯。所仗着咱俩的流星双拐，有何惧怕！”忽见门头僧慌慌张张跑进，叫声当家的：“将爷的前站，到了山门，快去迎接。”

慧海和尚不敢怠慢，连忙站起，走至山门。只见闹哄哄，人马到了。满壶弓箭，腰悬利刃。步下藤牌画虎，带着红纓。个个长袍短褂，手拿枪棍，耀武扬威，好似天神，又



见老将搦马迎面站立，威风凛凛，令人心惊。二僧紧跑双步，双膝下跪：“老爷在上，僧人叩头。”林公马上含笑说：“请起。”林公来至山门，弃鞍下马。二僧引路，进寺参神，稍坐吃茶。林公说道：“此来，我奉旨搜山，焉敢久羁。兼之领兵，还要找寻野兽，以是散步来此。”又到云堂，林公看贤臣，认得，上次贤臣进京之时会过。才要伸上去拉手，见贤臣着忙说：“我乃香客，失迎老爷，求恕。”林公闻听，深知其意，将计就计，说：“香客请坐，此乃善地佛门，何论官民，都是一体。”贤臣闻听，点头会意，躬身接话说：“老爷此言，折杀小民了。”两个凶僧，见此光景，信以为实，心中暗喜。林公带笑望二僧说话：“和尚与香客都不必多礼。”又议论些闲话，用计稳住二僧。且说庙外马步兵丁，见将主与僧人进寺，他们哪敢违令，个个刀出鞘，把座桃花寺门围个水泄不通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六回 凶僧掳少妇 锁拿李太岁

话说众兵丁把桃花寺围住，只见那些进香的男女、作买作卖人等惊慌。

且言林公坐谈，专候机会拿僧。忽见兵丁进房，至林公身旁跪倒：“小的回老爷，小的兵头见有四僧人戏弄良妇，小的俱提拿上，现在寺外，启爷定夺。”林公闻听，故意变脸，断喝：“你等大胆，出来多事，无令擅自拿人。本欲捆打，又恐佛地不恭，暂恕你等之过，带进寺来，问明治罪。”小校答应站起，假装惊慌，往外行走。慧海和尚一旁恐惧。且说兵丁登时带进老叟、少妇、僧人跪倒下面，兵丁闪在一旁。林公坐上打量已毕，向僧人说话：“尔等身在佛门，不守清规胡行，何人主使？快些说来！你们若不实说，解进官衙，动刑拷问！”四僧见问，假捏虚词，口尊：“爷爷听尊，小僧等均已受戒，焉敢胡为。今日初开庙门，人烟稠密，山路崎岖，老者引领少妇、小童下山。小僧上山，挨肩过来，少妇吵嚷不肯休，被老爷的巡兵听见，锁拿进寺。叩求老爷看佛怜僧，莫冤佛教弟子。”林公用计提僧，不肯深究。又问少妇：“僧人怎么胡行，快快讲来。”少妇见问叩头，尊声：“老爷听小妇人细禀，小妇人不敢虚词。老叟是小妇人父亲，母亲金氏，五十三岁，小妇人十九岁。夫主就在山下



居住，姓李名辉，耕种为业。公婆去世，却有妯娌，小童即是侄男。旧岁夫主染病，小妇人许愿上山拜佛，今亲丁四人前来。下车之时算是粗心，撂下父亲，手扶小童进门，拜佛烧香还愿。不知夫主心恼不等，竟自赶车而去。父亲找着，一同出庙。瞧见无有车辆，心下为难，无奈，扶父步行回家。忽见四个凶僧，一齐上前。父亲年残，拦挡不住，侄儿叫喊，小妇人着急大嚷。幸喜官兵跑上，锁拿搭救，是以同来见老爷，叩求公断。”林公听罢，故意含笑说那老者：“我问你，若大年纪，难道还是不知世路么？上庙烧香，古人所禁，你该阻拦才是。我自有道理。人来，把他父女、小童送下山去。”兵丁答应。老者、少妇，一齐叩头，站起随兵下山。又把四僧拉到僻处，每人重责二十棍。

又将光棍李太岁带到，跪在下面。兵头闪退。林公观看，说那棍徒：“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谁？”那人见问，口呼：“老爷，小的住在山下李家村，父母双全，只生小的一人，名叫李宾。奉公守法，不知犯了何罪，无故锁拿进寺。俗云：国家刀快，不斩无罪之人。”恶棍说话，摇头晃脑。林公大怒，一声断喝：“髻！该死的奴才，看你光景，必是光棍！人来，掌嘴。”兵丁答应，一拥齐上，打了二十个嘴巴。又见一人跪在下面，说：“老爷，今有部文到衙，限期紧急，不敢迟误。”双手奉上。林公拆开阅罢，说：“国母开恩，普济天下庵观寺院。林某所辖地面，必须查明。先将桃花寺中共有多少僧人写明，以便造册领赏。”众僧闻听，反为欢喜。林公同僧人查点已毕，写明清单。

且说贤臣吩咐施安，将行李搬出。诸事俱备，施公告辞林公。贤臣迈步外行，出云堂小院，在外专等消息。

且说林公见施公主仆下役出去，随即站起，使二僧不防，猛纵身形，剪步向前。兵丁一见，不敢怠慢，一拥齐



上，岂容动手。不料二僧暗藏器械，七手八脚，闹斗多时。贤臣闻报，遂使关太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三人进寺，与二僧征战。二僧虽则慌忙，使得流星双拐井井有法。关太等三人使倭铁吹毛刀、铁尺、攘子，五人窜跳迎跃，叮噹招架。看看天黑，林公吩咐兵丁秉起灯烛，点着柴薪，又用火把照如白昼。关太瞧出慧海一个空子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七回 关太施英勇 倭刀破双拐

关太随跟进用刀背打中慧海和尚的脖梗。“哎哟”一声，栽倒地上，“流星”掷丢一旁。翻身还想爬起，郭起凤临近，用力把一铁尺打在凶僧拐子骨上。又连打几尺，把个慧海打得哀声不止。关太复用刀背在凶僧的两膀打了几下。慧海不能动转，趴在地上。

关太等撇下慧海，三人围住性本，攘子扎去。铁尺又打。关太倭刀举在空中，性本忙来招架，心中害怕，架式散乱。只听慧海说话，大叫：“性本，休要动手。依我劝你，自受其缚。”且说三人围住性本，王殿臣见性本手法漏空，跟进一步，“哧”一攘子，扎住性本的手腕。“哎哟”一声，疼得掷拐在地。又被郭起凤铁尺打中肩头，栽倒在地。关太赶上，耳边跺了一脚，凶僧发昏，不能复起。

外面二公一见，心中大悦，吩咐兵丁上前，立刻把二僧捆绑起来看守。又令兵将淫妇搜出，并把余火救灭。此时东方大亮。贤臣大笑，尊声：“林老爷，施某奉旨私访，调动兵将事，亏贤公良谋。兵围云堂，将勇兵强，借仗虎威，拿住二僧。起解回京，施某转奏圣明，加官增职，兵丁有赏，旌奖谋深略广。”那林公闻听吃惊，愧颜通红。躬背行礼，口尊：“施大人，末将无才，全亏贵役，恳求包容。”贤臣见



此光景，说：“我面君之际，自有道理。”林公又打一躬，说：“多谢大人宽恕之情。”言罢，二公复回大殿坐下。贤臣吩咐留十名兵卒，看守庙宇，又命潭柘寺僧人照管。令下，即刻下山。拨车三辆，立即押到僧人、淫妇，一齐上车起解。二公乘骑。贤臣说：“林老爷，不用送了。离京不远，请罢。”林公闻听，随即告辞。

贤臣率领关太、郭起凤、王殿臣押解，顷刻进了京城，竟入顺天府衙门。升堂，差役站班。吩咐把众僧、妇女收监，派役监守。贤臣见天色将晚，退堂出衙回宅。到了门首，下马进内。父母前请安已毕，一旁坐下。施侯说：“我儿可喜，获住恶僧。”贤臣随将始末细禀一遍。施侯说：“你也歇息去罢，明日好办事情。”贤臣退出，到自己房内安歇。

次早升堂，吩咐：“人来，传那告状的翁婿上堂对词。”又叫人立刻提慧海和尚、众妇人听审。众役答应，齐往下跑，从监中提出慧海、众僧、妇女，上堂跪下。贤臣叫声慧海、性本：“你二人把诳骗众妇之故快快实说！”二僧见问，总而言之，混推胡赖，不肯实言。贤臣不由大怒，把惊堂一拍，说：“人来，把慧海夹起再问！”众役答应，一拥齐上，连忙夹起摆刑。慧海昏迷，用水喷醒，大叫：“青天，僧人招了。僧人在桃花寺内作恶，师父屡屡相劝，一怒之间，害却他命，埋在寺后。又与性本商议，诳买妇女上山。惟有桂姐，是僧人拐带来的，他父母在京。有位梅林章京，名叫按大，护国寺旁边居住，小僧常往他家走动。桂姐父母就在门房里住。与其母私通，因奸套奸，嗣后索性拐去。只知快乐，无人知闻，岂晓神佛不容。巴个布在寺攻书，闲游山景，看破机关，走漏风声。这是实情，愿领一死。”贤臣闻言，吩咐下役卸刑。书吏提笔写明口供。贤臣叫声“性本招来”，性本口尊：“爷爷，慧海作恶是真，小僧主谋不假，甘



愿领罪。”贤臣吩咐书吏写招，拿下二僧押了手字。贤臣又叫众僧：“你们既入佛门，不守清规，从实诉来！”众僧见问，齐尊：“大老爷听禀……”内中说游方、挑水、烧火、撞钟、擂鼓僧等有心修道，恐怕慧海撵逐，没奈随着胡闹，迷性、贪花、恋酒，都是慧海作恶，不知别情。诉罢，叩头。贤臣吩咐书吏写招，拿下，众僧画了手字。贤臣吩咐：“众妇女听判。”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顺天当堂发放

贤臣说：“尔等失身之故，本府眼见，不细追问。内中除桂姐，其余各报家乡、父母姓名上来。”众妇见问，各把姓名报完。贤臣闻听，叫书吏记写。又传下役，把告夫妻的翁婿传来。贤臣叫声：“人来，尔等把众僧、妇女带下，留慧海、桂姐对词。”众役答应带下。公差上前回话：“小的将护国寺住的马富、白塔寺住的胡六传到。”贤臣叫声马富、胡六：“本府传你二人，来认认那边跪的是你什么人？”二人见问，抬头一看，回答：“是小的女儿。”胡六说：“是小的妻子。”贤臣大笑：“你们认得不错？”一齐说：“不错。”贤臣叫声马富：“全是你妻之故。本府不究，你就明白了，才引出你女儿私逃之事。”又叫：“胡六，你妻被和尚拐去，本府奉旨访真拿来。明辰回奏，请旨正法。你二人下去。”二人答应，叩头含愧而去。贤臣又叫：“人来，你们把僧、妇下监。”众役答应。

且说贤臣起身退堂，上马出衙。不多时，回到私宅，灯下修本一道，事毕安歇。次早黎明，贤臣上朝，奏明皇上。旨意：“慧海、性本二僧，败坏佛门，应斩；余僧按律治罪。众妇除桂姐外，令本家认去。桂姐与翁婿之案，任其婿自主。钦此。”再谕：“施士伦为国勤劳有功，应升通州仓场总



督。”贤臣望阙谢恩，领旨出朝。上马，到顺天府监中提出慧海、性本，令役解送，交部斩首。贤臣又提众僧，每人重打三十大板，定年半徒罪，期满各州县重递起解本家，还俗为庶。又提众淫妇，每人三十头号大板，责罢收监。贤臣行文各州县，传其本家来顺天府领人。堂上留桂姐，以完翁婿之案。按律议定梅林章京按大家教不严，纵子知情不举，回奏罚俸一年。

贤臣吩咐：“人来，传马富、胡六对词。”青衣答应退下。不多时，翁婿上堂跪倒。贤臣叫声马富：“皆因汝家教不严，妻子私通和尚，因奸引出拐带之事。你女儿同慧海上山，就有心赖你女婿。若不亏有人首告，岂不笑死贼徒，屈了好人。本府按律公断，先问你赖人自图重罪。妻子之丑，本府宽恕。”马富闻听，心内明亮，自知己过，带愧叩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知罪，求乞饶恕。说我女儿，任凭女婿，自今再不欺心。”言讫痛哭悲伤。贤臣悯其开恩，眼望胡六：“本府问你，那妻要否？”那人见问，叩头说道：“小的颇知其女已坏，自甘一世无妻。小的叩求大老爷判断，只愿无事回家。”施公提笔定案，叫声马富：“责尔家教不严，以致丑事，图赖良民。人来，拉下重打二十板。胡六免究。”下役答应，拉下重打二十放起。贤臣又叫胡六：“汝妻还要不要？”胡六说：“不要。”贤臣又叫马富：“你女婿不要你女儿了，你可领他回去。”马富叩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，小的无脸领女，求大老爷公断。”贤臣闻听，吩咐传官媒带去桂姐，官卖价银，着胡六跟去领银，由他自便。二人遵结免究，胡六释放。下役答应，立刻把官媒传到，将桂姐带去。马、胡二人，叩头爬起，下堂讨保具结。胡六跟媒领银，不表。

且说那顺天府尹新任官进衙，把已结未结之案，接交明白。贤臣告辞出衙，上马回宅。禀明太老爷太夫人升官缘



由。二位老亲闻得，暗想儿子为官清正，圣天子贤明，所以圣恩隆重，才得高升。以后再能忠心报国，圣眷还不知要怎样优渥，想来好不喜欢。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九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行路偶遇盗官粮

且说贤臣派人将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关小西寻来。不多时，三人齐到，来至书房。见了施公，一同跪倒。叩喜已毕，侍立一旁。贤臣心喜，因三人破杀案有功，俱各加厚赏。复说带他们通州仓厂当差。三人闻听，情愿同去。分派已定，即到各处拜客。府内演戏三日，亲朋齐来庆贺。

贤臣应酬几日，有通州仓上人役前来，接到府门。施公不带家眷，只叫施安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关小西四人，收拾行李包裹。诸件齐备，叩辞了父母，告别了兄嫂，往外面就走。众亲友遂到府外，俱各哈哈腰儿。施公乘上坐骑。内司人役前呼后拥，跟随着大人去往通州进发，要赶吉时上任。

不多时，到了齐化门。贤臣马上观看，只见车马往来，拥挤难行。留心细瞧，大车上装的全是粮米。正在前行观望，听路上车夫喧嚷，因为争辙相打，各道字号，不肯逊让。这个说：“你敢来欺我，该探问探问。外号儿人称显道神，谁不晓得，祖宗让过谁！”那个说：“小子，你别吹牛腿，大太爷在轮字行京通湾卫，朋友甚多。提起大号黑塔赛孟尝，哪个不知！”只见彼此骂着，扭结不开。那时康熙年间，石路尚未修齐，所以车辆难行。

却说两个车夫只顾揪打，车上粮米撂在道旁，并不经



管。猛见从四外跑来一群男女，并非近前劝解，轰的一声，竟抢了米车，一齐动手。贤臣不解其意，勒马细察。但见这些人奔到车前，从袖内扯出明晃晃的尖刀，照着米袋往下就扎，登时粮米顺着穴窿直淌莫遏。那些人各从腰内解下布缝袋，撑开袋口对准穴窿接米。收盛满了，扛在肩头上飞跑而去。还有用簸箕撮的，衣裳兜的，乱纷纷，如蚁盘窝。不多时，车上米粮约去大半。贤臣马上看的明白，甚为恼恨。正要分派人役前去锁拿，忽见有几名官兵手举马鞭，将盗米之人一顿乱打，打的四散。又将车夫喝开。二人不打斗了，回来见车，只见粮米被人盗去许多，口袋被刀扎了稀烂，满地撒白花花的粮米。二人这才着忙后悔，大骂几句。只得把车上口袋一齐搬在地，连忙从近方买了些号粮，将口袋余剩的，倾出掺合完毕，连泥带土提在一处，比够凑足，复装在口袋，用绳捆紧，扛在车上，摇鞭赶车，恨恨而去。施公俱看在眼里，暗中医道：“难怪在京八旗人等抱怨，好容易等到开仓，关了米去不值钱。原来竟是这些奴才弄弊。如此看来，真是可恨！”施公思想往前行走，但见扫米之人，成群搭伙，满路穿梭。

贤臣看罢，甚是带怒，暗说：“此等人万不可留，到任后必先除净。”正在心中思想，不觉马到通州西门。抬头一看，前面执事甚是鲜明，属下官员排在两旁，前来迎接，吏役官员报名已毕。锣声震耳，青衣喝道，一直行到仓厂总督衙门。只见内外悬红结彩，鼓乐喧天。众人衙门外跪接。亲随人等跟定贤臣，乘马来至大堂滴水檐前。人役伺候，连忙搀扶大人下马，即刻升堂。前任大人交代明白，告辞出衙，归驿等候盘查。不表。

且说属下官员吏役前来，接连叩拜已毕。天色将晚，众官等方各散去。贤臣退堂歇息。次日清晨，净面用茶已毕，



这才穿戴齐整，叫家人施安往外去传轿夫人役，外面顺轿。将执事列住两旁伺候，贤臣乘轿，带领从人，执帖回拜已毕。大人回到衙中升堂理事。人役两旁站立。说到仓上成规，吩咐书吏按律出示晓谕：如有仓厂内外舞弊之人，访查明白时，重责治罪。又用朱笔标了几张手标，派人役于沿河一带，雇各帮船户，倘有无故停留淹滞者，如被查出，立刻锁拿问罪。将王殿臣、郭起凤唤到，吩咐道：“带领兵丁差役人等，在旱路上来往，察访扫米之徒。如若见扫米之人，不分男女，一并锁拿。”分派已完，贤臣退堂。

且说郭、王二人各遵宪谕，带领一千人众，出衙而去。未及三日，将扫米之人拿住许多，二人进衙门禀明大人，立刻升堂。衙投押到公堂，俱已下跪。贤臣一看，满脸含怒。用手一指，高声大喝道：“尔等这些无知的奴才，真是可恨！你们何得起意，私抢皇粮，也该想想国家的法律。从南边运来的米粮，俱是万岁爷着八旗兵丁之储，国家需用孔殷，哪许尔等妄行私窃的道理！清平世界，不务正道，竟敢大胆胡为。尔等只顾用刀扎破口袋，盗米肥己，岂知漕船比你们偷的更多；那些狗才车夫，恐怕米粮数目不足，难以交仓，掺些泥土。仓上官吏并不留心查验，下入仓廩。等到八旗人等关粮之期，以致关去，不能食用，岂不反苦害军民？在京旗人，年月演习弓箭，保国当差，并非容易。这米乃是老幼的口粮，似此连灰带土，原来尽是你们这些奴才闹的诡弊。快快的实说，何人与你等作主，竟敢如此胆大？尔等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众人见贤臣大怒，俱各往上叩头，哀求道：“大人开恩！小人们皆因实系家中寒苦无人，扫些土粮度日，并非受人主使扎口袋，盗官粮。欺心妄作，小人断然不敢。恳求大人开天高地厚之恩，小人们实在冤枉！乞大人恕罪。”贤臣一心要断此等之人，遂大声喝道：“你老爷亲



白眼见，尔等还敢乱道。空口问贼，焉肯实说。”喝打，吏役差人随即答应着。“每人重打三十大板”，皂役不敢怠慢，每人重责，登时打完。众人带泪望上叩头，求大人施恩。贤臣吩咐人役，由众人之中挑选几个，号枷在冲要之处示众三个月。从此扫米之人都知厉害，粮米堆在地上，无人敢来动。大人将书吏传来，随吩咐出示晓谕：车船之上，凡运粮，不拘水陆粮米到仓，监督收阅，查足数目，再看成色过斛。倘有成色不佳，斛口不足，将押运官同船户、车夫一齐治罪。书吏拟写已毕，用上巨印，派人粘贴要路。

大人退堂，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进内参见，大人说：“你等三人，明日出衙分路前去暗访。如有贪官污吏、恶棍土豪把持仓中之事，播弄是非，并同水陆粮路上盗米之徒，访明速来禀报。倘有，立即锁拿。”三人领命，各去查访。

大人闷坐书房，正思仓中私弊该如何办理，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三人约在一处，走上前来与大人请安，站在一旁。大人坐上问道：“你们三人在水陆粮道，查访事体何如？”三人见问，躬身禀道：“小人等前去各路查访，凡官吏、车夫、船户，而今都畏大人法令整严，不敢私弄情弊。”关小西禀道：“小人风闻一件奇事，查访确实，特来禀报大人得知。”贤臣连忙问道：“你等三人不知风闻何事？细细说来。”关小西上前禀道：“小人打听着，乃是八旗放俸的时候，王公、贝勒与官府人等，各旗掌档子领催，串通通州仓厂书吏、花户作弊，每逢二、八月开仓，必出许多黑档子。小人们特来禀大人，候开仓时当心密访严查，以除此患。”贤臣说道：“既然确实，必须禀明。无论王公、侯伯、贝子、贝勒，只管说来。他果然是搅乱妄行，你老爷自有办他们之法，管教他情甘认罪。”不知关小西到底说出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回 访恶霸仓厂除害 行善事罗汉临凡

且说施公听关小西一番言语，忙问道：“你们访出仓上弄弊之人，不知是何人，姓甚名谁？住居何处？只管说来。”三人闻贤臣究问此事，小西回道：“大人若问根由，提起来这些人名头，俱皆不小。皇亲索国舅有一个管家，姓路名通，五府六部衙门，俱皆相熟。夙日结交官吏，拘串仓上花户，逢二、八月开仓之时，暗行舞弊，诸事横行，黑档子米，竟敢大车小辆，任意运出仓门。还有几人皆是八旗满、汉、蒙古人，京都著名的。横行无道，仗着皇亲国戚府门上的管家、太监，时常往来，所以大胆胡为。有一人，名叫常泰，也是国舅府中的恶奴。满洲骁骑阿達敦的蒙古领催花拉布——外号人称臊鞑子。一名额士英，汉军领催——外号人称钻仓鼠。这些人走眼甚大，合仓大小官吏皆通，黑档米出来的实系不少。小人等访查俱已是实，并不敢妄言。大人必须在开仓之先，早作准备，摘去其私弊，使这些土豪恶棍，惧怕大人法令，仓内之事自然严整。”

贤卧听罢，满面含怒，连连说道：“可恨哪可恨！仓库乃国家重地，此等鼠辈，竟如此胆大欺心，作此蒙弊之事，实属目无法律。我施某若不治绝这些恶妖，徒食国家俸禄，能再不与国家出力，与军民人等除害？似此等之辈，候开仓



之时，擒住恶棍，严刑审讯，重责不恕。那时事了之后，你三人再加升赏。本官自有办法，你等三人照常办事，四处访查。口齿要紧，不可走漏风声，事毕有赏。”关小西听罢，连忙答应，转身出了书房，仍然各处查访。三人去后，施公坐在书房，吩咐施安取了一部《纲鉴》。大人观看，不提。

且说通州城北，出了一件奇事。此庄离城三十里，地名叫贤义村。村中有一家姓刘，只有夫妻二人，家中小富，娶妻郝氏。平日吃斋念佛，广行善事，近方的人多称为刘好善，半世无嗣。年至四十岁，忽生一子，夫妻二人，甚为欢悦，以为有了后嗣。更加修德，诸事谨言慎行。老夫妻二人总要教训儿子成名，才合心意。不料长成是个傻子，夫妻因此闷闷不乐。郝氏时常含泪叹气，刘好善劝解郝氏，随说道：“你我总要望长处想。常言说‘有了莫嫌愚’，愁闷也是无益于事。你我虽然子傻，尚不绝祖上香烟。倘然你我死后之时，任他去罢。凡人生天地间，各有一定的造化，儿女不能替死。纵然千思万想，也难逃幽冥之鬼。无儿女也不过如此。哪里黄土不埋人？你今太多此一举。”郝氏听罢，只得忍泪含悲道：“夫主，我岂不知‘眼前欢乐终归土，谁能替死见阎君’。话虽如此，可惜你我吃斋念佛，修个傻子，看来天公无有果报。”好善说：“贤妻言之差矣！常言道的好，一人总有一种的造化，又何必多虑。”夫妻正在闲谈，忽听门响，傻子叫声：“妈呀！我饿了，吃点斋儿。”连喊带走，进得门来，站得在夫妇面前，只是哈哈傻笑。夫妻见罢，不胜郁闷。又过了几年，老夫妻双亡。村中人怜恤此傻子憨，又念老夫妻行善，合村人帮助发丧殡葬已了。剩下傻子伶仃孤苦，村中现有三官庙，村中人公议，将他送在庙中当了和尚。

庙中有一位老和尚，年已七旬，把傻子收为徒弟。又过



了几年，傻子长到十七、八岁，还是人事不懂，就是傻笑。老和尚教授他经卷，只会一句：“我的佛。”一日，天色将晚，老和尚命他关上角门。师徒只二人在禅堂对灯而坐。老僧想起傻和尚自家的苦处，不由点头叹息：老僧屡次指望他说话，全然不懂，就是傻笑不绝，却是心无二意。老僧正然思念傻和尚之事，暗自思想，忽听外面有人敲门。老僧只当是庄主前来闲坐，叫傻徒弟：“你去开门，问是何人敲门？”徒弟应声而去，来至角门把门开放，问：“是谁打门？”也不等人答话，往内就跑，对着师父只是哈哈傻笑。又听外面有人叫，老僧无奈，只得自己出门去看。随问了一声，乃是借宿之人。

老和尚往里相让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两个僧人，其俊无比。又细瞧，却是一僧一尼。老和尚看罢，也不说破，叫声徒弟：“你送他二人到西配殿去安歇罢！”此时月色当空，不必点灯。老僧见傻子领他到西配殿，刚然转身要走，忽听女僧“哎哟”一声，口内只嚷：“肚里疼！”老僧走到门外，只见女僧坐在地上。老和尚连忙问道：“所为何故？”那女尼言：“是到了临月之期，求老和尚发一慈悲，借一席铺地。”老和尚听罢，暗自说道，事已至此，哪不是行善？叫傻弟子取了两把干草出来，交给与他。老僧与徒弟回到禅堂。不多一时，忽听小孩啼哭之声，老僧知女尼已是分娩，这才双手合掌，念了几声“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”，又叫徒弟熬了些饭汤，端着一同拿至配殿。走到门首，只见殿门紧闭。老僧叫声“小师父开门”，连叫数声，并无人答应。老和尚心中纳闷：莫非殿中僧尼自缢？待我瞧瞧如何。随叫徒弟拿灯来。徒弟答应，端灯引路。老僧仍扶他肩膀来到角门，看了看，各门皆是闭着。只得复回到配殿门外，又叫几声，仍不见答应。



正在猜疑之间，忽听殿内有痰声。老僧听罢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傻子快放下灯来，殿前去救人！”傻子忙把灯放下。老师父双手把门开放进去，叫徒弟拿起灯来照看，并不见人影。满殿内惟有香烟缭绕，隐隐闻有音乐之声。老师父诧异，又复振目一看，并不见血迹婴孩，连干草却也都看不见，地上并无别物。老师父叫徒弟：“你且带上殿门。”徒弟答应，刚要用手带门，只听门后草声响亮。老和尚忙拿灯来观看，只见门后一边一束干草。老和尚暗想，这必是把孩子弄死，裹于草内，他二人逃去。随叫：“傻子，打开草捆。”忽闻一阵香气扑鼻，又细一看，内有一物放光。老和尚走至近前，原来是一部经典。

老和尚看罢，心中甚喜，知是神物所赐的珍宝，连忙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。打开看时，上面并无字迹。老和尚暗自吃惊，说道：“奇怪！”哪知这经是刘好善善心感动菩萨点化送来的。傻子本是罗汉临凡。一人得道，九祖升天。刘好善夫妻一世行善，所以感动神佛罗汉下界，是以神人送来金字真经点化他。老和尚不知，拿着经卷去，说：“是何缘故，为何经卷无字？”傻子一旁站着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师父，那上面不全是些大黄字，怎说无字？”老和尚听罢，忽然醒悟，说：“是了，这经原来是这傻子的造化。”想罢，师徒回至禅堂，将真经供在佛龕之内。虔诚拜毕，天已黎明。老僧坐在炕上，因夜间受了点风寒，第二日便就卧病不起。不多几日，竟自呜呼哀哉。合村公同帮着傻子，将他殡葬已毕。从此，庙内只剩傻子一人。

这傻子，自得了金字真经，暗有神圣传法，教他这部经典。傻和尚日夜虔修，便得了佛法，深明道理，往往说些个隐语。村中人看不透，只当作疯癫傻话，全不理论。和尚也不肯明彰异迹，终日在庙中傻说傻笑。



这年，到了康熙四十三年。天下大旱，直到五月中旬，尚未落雨。军民人等着忙，各处督抚进折表奏。佛爷览毕，降旨御驾亲临，拈香默祷。王公侯伯、五府、六部、十三科道，各衙门文武官员，俱沐浴候随圣驾。京都庵观寺院，僧道尼跪奉皇经。又颁行天下，各省禁宰杀，一体叩祈甘雨。顺天府转详各州府县文武官员，于各庙宇设祈雨坛，令高僧、高道叩拜神佛。各衙一例遵办，禁荤食素。

且说贤臣在通州，会同合郡官员，连忙派人到城隍庙设祈雨坛。僧、道扬幡挂榜，法器齐鸣，僧、道上坛各奉真经。贤臣蟒袍补褂，同众文武，每日焚香，佛前拜祷，叩求甘雨。这日，正同文武佛前行礼，只见有人前来禀报，说：“有巡漕御史在城外下马，现时到了馆驿，小人们前来禀明。”不知这位御史姓甚名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众官员射箭赌钞

且说这巡漕御史，正是白旗满洲四甲的人。本姓赵，叫索色，人称索五老爷。他身后跟随十数个家丁，拿包袱，携坐褥，提定烟袋荷包，俱是穿着纱袍、腰束凉带来到。贤臣一见，连忙一瘸一拐，走至面前，彼此各施一礼。忽听通州州官道：“索大人，不认识施大人么？这位就是仓厂总督大人。”索御史闻听，仔细将贤臣一看，只见头戴纬帽，身穿蟒袍补褂，足穿官靴，左带矮拐，右带点脚，前有鸡胸，后有斜肩，身体瘦小歪斜，十分难看。索御史心中暗笑：怪不得人称他“施不全”，皇上怎么爱惜他这等人品？看罢，假意带笑说：“彼此见礼。”往里行走，直至庙堂。一齐各按次序落坐用茶。不表。

且说满洲人，最爱喜的弓箭。索御史见施公身带残疾，心中暗生一计，打算叫施公人前出丑，说射鹄，施公带笑道：“大人出的主意甚妙，却是一宗解闷之事。但只一件，我施某有一句拙言，在众位面前先要说明。我夙有贱恙，两膀无力，未免弓箭不堪。众位要莫见怪。”索御史闻言，不容分说，拍掌大笑，说：“施大人，算你输咧，少不得择日奉扰你的酒席。”施公见索大人自以为得意，慌忙说道：“索大人休得见笑，既是设局射箭赌胜负者，须要在大众面前言



明。众位身体强壮，胜十倍于施某。可有一件，望求担代，才敢允承。”索御史道：“施大人不必太谦，无非取笑而已，免得在此闷坐，输赢何必挂齿，大人不必推辞。”说罢，吩咐他的跟人到馆驿将弓箭取来，又派人将鸽子取来，就在庙内宽阔之处，量准步数，将鸽安置停妥。家人前来禀明。索御史说道：“箭厂收拾已妥，众位可派人取弓箭，各带钱数串。”众人听罢，各派人而去。施公见众人家丁下去之后，即将施安唤到跟前，吩咐如此如此，急去快来。施安答应出去，似箭如飞往衙而去。

不多时，众家丁陆续而至，此时僧道将经止住，前去用斋。州官说：“索大人，既然佛事已毕，大家该取笑解闷了。”索御史道：“很好，众位请！”大家一同往箭厂而去。各有亲随跟着，放下坐褥，按次而坐。索御史说道：“我有一言说出，大家莫要见怪。今日既然取笑，赌赛输赢，不论官居何职，只要精熟箭法，射的妙就赢。即刻将钱拿来排好，言明赌钱若干，免得临时咬嘴。”众官员说：“有理。我等谨遵大人台命。”言罢，各吩咐家丁拿过包袱，换了衣服。

索御史道：“不知哪一位先来比较头一支箭？请上来！”索御史言还未了，忽听一人答道：“大人，卑职不才，情愿先讨一箭，与大人耍上一箭。众位休要见怪。”贤臣一见，却是通州知州名叫计拉嘎，系正白旗蒙古领下人，素日与索爷相识。索御史听罢，连忙说：“既然尊州取笑，何必太谦。不知尊州要赌输赢若干。”知州答道：“卑职与大人赌一串。”索御史闻言，带笑开言说道：“计老爷，你也过于小气了，一串钱哪里值得说赌？还不够抽头呢！此乃头一箭，是开张市，我与计老爷赌上了二十串钱。你若输了，就按此数目；我若是输了，按着此照加倍。但不知计老爷尊意如何？”知州见索御史追问，心中打算，若要应允，又怕一堆钱输了；



欲说不允，此言出口，叫众人看着轻薄。实出无奈，尊声：“索大人，既然如此，卑职从命，请大人先赐一箭。”索御史叫亲随取过弓箭，往前行了几步，对鸽子，擎弓在手，两足站定。但见他不慌不忙，拽满弓弦，后手一松，一箭射去，忽听哧的一声，这支箭正中鸽子上红心。众人喝采。

索御史赢了这一局，洋洋得意，说道：“计老爷与索某耍了一局，还有哪位出头，索某情愿领教。”话言未了，内有一人走至索爷面前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斗胆请付一箭。不过取笑，并非特为开赌，望大人切莫见罪。”随说着满脸带些小殷勤，众人一看，原是通州司务厅札向阿。索爷道：“札老爷，你要射箭耍玩，不知要赌多少钱？大概也是二十串罢。”札向阿连忙说道：“卑职言过，原为消遣，赌钱五百。多了，实不敢奉命。”施公与众官尚未答言，索御史说道：“札老爷，你这五百钱的话，也说的出口来！你也是此处官员，不比庶民下役，三五百钱看的很重。你我大家俱受万岁爷爵禄，说出此话，岂不怕旁人耻笑？况且也就不能预定谁胜谁负，难道说札老爷有先见之明？”索御史这一片言词，说得札老爷面红过耳，带愧说道：“索大人，卑职不过说的笑谈，大人就信以为实。依大人要赌多少呢？”索爷道：“赌上十串何如？还先让你射头箭，若果中红心，你将这二十吊钱都拿去，你看如何？”札向阿暗想是个便宜，说是：“卑职怎敢大胆，有僭钦差？”索爷道：“札爷不必太谦，就请罢。”札向阿回身拿过自己弓箭，走至红鸽对面，认扣搭弦，将弓拽满，看准了往后手一松，只听哧的一声，扑通一响。连忙观瞧，原来射的太高，从鸽子上冒过，约有一尺，射到席上。众人看罢，俱皆暗笑。这样箭法还下场，何苦丢这个丑呢！札向阿见箭落空，一则输钱心疼，二则被众人耻笑，两气夹攻，急得二目发赤，鼻凹、鬓角汗出直流。迟了半晌，没奈何的，叫跟随一人拿



过十吊钱，放在那里地下。瞧着那钱，口虽不言，暗中直是叹气。

但言施公坐在旁首，只见索御史箭不虚发，心中暗自说道：“索色，你虽然箭法纯熟，只是一件，未免目中无人，眼空四海。这些无能之辈，俱都教他将钱赢了，这虽小事，岂不以后更教他夸口？况且他的主意，与众人比较是个题目，原是安心叫我在大众的面前现丑，因此他才出这个主意。”施公想罢，暗说：若不如此这般，他们如何肝胆佩服于我？站起身来，又勉强带笑，口尊：“钦差，我施某与大人讨一箭，对耍一局如何呢？”索色见贤臣说要射箭，正合其意。连忙带笑开言说道：“很好。我陪着大人就是。”众官要瞧施公出丑，一齐说道：“二位大人上场，我等情愿监局打箭。”贤臣明知众人凑趣，心中暗骂：“好一群趋炎附势之徒，竟敢如此欺我，那岂不是妄想！尔等既如此，我若不叫尔等甘心认罪，尔等岂肯佩服？”叫声钦差大人：“你我今日入局，乃是初次，必须要多赌几十吊钱。我射中了赢三十吊；我若输了加倍。索大人你看如何？”索爷闻听，连连道：“是，还是施大人爽快仗义。就请大人先发一箭，我等领教。”

施公听罢，并不推辞，吩咐施安拿过铁背花雕弓。宽去官服，随人接去。大人忙将弩箭下入槽中，弦搬在搬子之上，安置停妥。大人走至鸽子迎面，双足站定，对准鸽子红心，张弓搭箭，雕翎发出。只听哧的一声响，不料箭头略偏，那枝弩箭射到鸽架柱上。众官见他开弓的架式，不敢明言，暗中发笑。施公早已明白，遂即走到堆钱之所，上前伸手就要拿钱。索爷连忙说道：“大人，你输了，怎么反倒来拿钱？”说着用手拦住。正在乱忙之际，下边用脚将钱踩住。施公忙把索爷的双膝抱住，跪在地下。不知索御史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二回 施贤臣设计请客 索御史暗恼忠良

且说索御史见施公跪倒，抱住他的腿，大声喊道：“救驾！”索爷大吃一惊，一时心中醒悟，连忙将脚收回，双手将施公搀起。尊声：“施大人休要如此，你我不过取笑散心而已。”施大人站起身来，含怒说道：“钦差大人，官及极品，为何知法犯法？此钱乃万岁的国宝，上有‘康熙’二字。用脚踩住，岂不欺君太甚？”说着扭项对众官道：“我施某上本，少不得添写众位作干证，由万岁发落！”众官听罢，一齐吃惊。众官一齐走至施公前，拱背驮躬，带笑说道：“索大人实出无意，望求施大人贵手高抬！”

大家见施公出了庙堂，俱各哑口无言，心内害怕。索御史更加后悔，暗自说道：“倒是我时运不至，自引火烧身。这事看来，必须如此这般，方能解释。”想罢对庙内老道说：“这堆钱，你们拿去作为香资。”复又吩咐亲随，将鸽子、弓箭收拾起来。家人答应，登时收妥。索爷迈步出庙，上马回至馆驿。众官见天色已晚，俱各散去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回到衙门，用茶饭毕。家人秉烛，连忙修奏折稿。大人尚未写完，忽听外面叫“爷”，施公停笔，叫施安：“你去到外边看看，有何事故？”施安应声而去。不多时，上前禀道：“回大人，方才小人问明，言说索老爷特遣家人前



给大人请安。有封手书，前来投递。”施公听罢，点头说：“施安，你将来人唤进来。”施安应命而去，将来人唤到贤臣面前。那人跪在下面，口尊：“大人！奴才是索宅的家人，名叫来喜。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来给大人请安。”施公看来人身穿青衣，头戴凉帽，年约三旬之外，甚是强健。大人看罢，叫道：“管家起来。”那人站起身来，从怀内把书信取出，双手交与施安，转呈与大人。贤臣拆封观看，但见上写：

索色谨呈。前者在大人台前，实因粗心草率，误踩国宝，以致冒犯台驾，有越国律。大人若奏明圣上，索色难逃欺君之罪。拜恳大人，施天高地厚之恩，容恕过愆，决不敢有负深恩。如蒙见谅，现有薄礼一盒，望祈笑留。如不嫌弃，黄昏后遣小价奉上，幸遮盖郡众人眼目。特此致意，万望勿却。

贤臣看罢，不好明言。心中暗自说道：“你索色倚仗钦差二字，眼空四海，原来也是胆小之辈，惧怕提参。我想了，此礼若不收他，但放心不下，反怨我过于刻薄。这并非国家大事，参与不参，无甚要紧。但只一件，收下此礼，难免合郡官员不知。那时风声传出，圣上知道，岂不败坏我为官清廉正直之名，说我贪财受贿。”左思右想，忽心生一计，除非如此这般，方保无事。想毕，连忙提笔，写了一封回字，装在封筒之内，吩咐施安交与来人，说道：“管家此书持回，呈与你家老爷，说施某多多拜谢。”来人转身而去。

不表来人。且说施公自将银收下，寻思将众官口舌缝住。坐在书房暗想：“拿住他们款迹，还得叫他们感着我的人情。纵然日后传说，便也毋妨于事。”想罢，叫施安：“你



速去吩咐书吏，写几个请帖，差人送到合郡衙门文武官员：明日在城隍庙请吃午饭，不可有误。”施安领命，办理而去。片刻，施安上前回道：“众吏役伺候齐备。”

贤臣出衙上轿，顷刻间到了城隍庙。贤臣下轿，复又走到配殿。只见厨役人等，将座位设排的整齐，桌椅收拾停妥洁净。贤臣看罢，吃茶落座。等候，不表。

且说众官接了施公请帖，猜疑不定。暗想，为射鹄与索大人闹的不睦，曾说要上本提参，还要带写我等为证，怒不可解。出了庙门，今又反请吃饭。已听人说，他是惹弄不得，作事真叫人测摸不着头绪。既然相请，只得前去，到临期之时，再辨吉凶。

不表众官纳闷。且说康熙老佛爷祈雨之际，奉旨断屠，到处文武官员，俱皆奉旨吃素。故此，施公派人命厨役全的是备办素蔬素面，俱往了城隍庙而来。这内中有位八老爷，官名厄尔清厄；有位五老爷，官名伊昌阿。二人俱守备之职，彼此同行，互相谈论。走至庙前，只见众官下马下轿，一个个鱼贯而入。到了庙内，俱各先至雨坛参拜佛像，然后后来至大殿。施公站起相迎，俱各见礼，各按次序而坐，从人献茶。施公含笑说道：“众位老爷，施某一时刚暴，以至如此。回衙自思，甚为后悔。今日特备一粗蔬，少伸致意，望众位大人海涵，休要介意。”众官听罢，大家连忙站起，说道：“我等实系不敢。还是大人量宽容恕，我等深感大德。今日又蒙赏赐筵席，卑职有何德能，敢领此盛意。”贤臣说道：“不过几件粗菜，不知好与不好。众位不必太谦，望大家休得见笑。”彼此谦让，将要各按座位，不见索御史。施公道：“钦差不到，其中必有所为。待施某想个妙策，必须将钦差请来。”怎样设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三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施贤臣假审庖人

话说贤臣，见钦差大人未到不能摆筵，叫施安：“速取我的名片，到金亭馆请钦差大人，就说众位大人端候索大人驾到呢！”施安答应，出大殿，行至雨坛，已见索御史入来。他先到雨坛参拜神像，往前紧行几步，与施公行礼，说了几句客套，又与众官相见已毕，齐进大殿。茶罢，施公、索御史入坐首席，彼此谦让，只得各随品级坐定。施公下席相陪，吩咐道：“施安，你快去厨下传与厨役：天气炎热，苍蝇甚多，务要叫他们小心洁净。如若齐备，就摆上来。”施安答应，高声传给厨房。厨役不敢怠慢，派人撤茶盘，设下酒壶杯筷，摆上各式素菜。众家人俱在一旁侍立。施安轮流斟酒。贤臣坐在末位，含笑说道：“承众位不弃，薄酒一杯，诸公须要尽量，切不可拘泥。”众官道：“大人既赐盛饌，美意深情，我等何敢自外。酒足饭饱，各自随饮，何敢劳大人深让。”众官正在开怀畅饮，不表。

又说座内有位多六老爷，乃正白旗人，素常为人心直口快，最喜奉承，爱戴高帽。若知他的性气，须着给他几句好话，你说要什么都行；你说他那件事不能办，他偏要去办定呢！他见施公陪着众人殷勤相让，又不住嘴的吩咐厨子小心，这达子老爷心里甚喜，大声言道：“我等蒙大人赏赐，



大人不用费心照应。”只见他说着，并不等让，吸溜溜、呼噜噜就是几碗，真是爽快。可巧挨着他座位有位九老爷，系镶黄旗满洲人，官名怀忠之，因声讹同，叫“坏种子”。平日与多六老爷有些戏耍，深知多六老爷的禀性，今日见他这般粗鲁，安心要给他个炭篓鬼戴，故意望着这位达子老爷点头夸好，说：“还是我们多六老爷，生成的福大量大。我看着吃的实是爽快，真叫我佩服。我出个主意，不知多六老爷允许否？我料你大概不过四五碗面之量，你如再吃三碗宽卤面，我情愿输肥猪一口，美酒五坛。候开屠之后，奉请众位作陪，仍然在此筵宴。吃不了，作为取笑。你看如何？”这位达子老爷本性高傲，听说此言，他不思忖能否，便满口应承。带笑道：“请众老爷作证，我如不能，加倍认罚。”众官齐说有理。施大人吩咐厨役，速速端面上来。这位六老爷本来食肠甚大，才见施公这等厚情，已经吃得十足了。今又被怀九老爷这一激，复逞能赌胜，还要吃三碗。哪知连一口尚未咽下，忽然“哇”的一声，连新带陈，张开口一喷，溅了怀九老爷满脸一身，急的九老爷大声嚷道：“你这是何苦？”话还未完，将衣服一抖，自己也觉撑持不住，一张口吐了个满桌子。众官正在嫌憎，他二人这宗气味难闻，又被恶臭一冲，忽然都反胃恶心，难以忍耐，登时一个个吐了满地。俱是头晕眼花，有隐几而卧的，有靠椅而坐的，有蹲在地下，有伏在板凳的，等等不一。

施公看罢，连忙大声喝道：“这一定是公厨役粗心，卤菜不洁净，故此吃了恶心。”只见施公满脸带怒，叫道：“施安，将厨子传来！我要问问他们口供，因何面里如此？”施安答应，就将厨房人役叫到八名，一齐跪在殿台上。施公故作含嗔，用手一指，大声喝道：“好！你们这些奴才真乃大胆！调卤煮面，你老爷曾不住的吩咐。为何众位老爷吃面之



后，这样乱吐？叫你们小心，还敢如此！”厨子听了这一片言词，禀道：“这炎热天气，小人惟恐苍蝇乱飞，看着仔细留神。众位老爷吃了呕吐，小人们实不知情。”施公仍不息怒，众人一齐相劝，说：“卑职等是无福消受大人赏赐，求大人看在我等面上，恕过厨子。大人为卑职责罚他们，倘日后传说难闻。”施公听罢，故意点头大声说：“若不看众位老爷情面，定将尔等重处。但只一件，施某暗想卤内即便落下苍蝇，不过一两位误食而呕吐。不知今日为何竟是如此，其中大有情弊。我幼年看过药性赋，待我当面一试便知分晓。”说着，满脸带怒道：“尔等记打一次！速速下去将众位老爷吐的东西，拣来我看。”

厨子答应，连忙叩头，谢老爷饶恕之恩，一齐站起出殿。不多时各持油盘，用筷子在殿地把所吐之物，俱挟在盘内。每人擎着一盘，走至施公面前，一齐放在桌上。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遵命把各处秽物，尽都拣在盘内，请老爷过目。”放罢，一旁侍立。

施公闻听，假装闪目观看，但见未化的肉食甚多。验罢，对着众官把脸一沉，哼了两声，复又开言说道：“众位老爷，请听施某有一言。并非施某多事，常言说，作子要孝，为臣要忠。看着众位皆是明知故犯，少不得用本提参。”言罢，吩咐厨子：“尔等快些将这秽物撤去。将那肉物等类，俱用水洗净。我明日奏明圣上，好拿你作证。”厨子这才知用反胃药，为的是要拿各位老爷错处。众官彼此相看，后悔不及。正在慌张无计可施，索御史从殿外摆摇而来。到了施大人面前说些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讨御封

话说索御史吃了半碗，觉心腹发闷，连忙吃些槟榔、砂仁、豆蔻，压将下去。后来见众文武一齐呕吐，便即走到殿阶之下。候众官吐罢，忽听施公在里边闹谣言。他领教过施公厉害，一听心中早就明白。走进殿内，至施公面前，满面带笑，尊声：“施大人，索某今日望大人跟前讨个全脸，望求大人开恩恕过，切莫奏闻圣上。不知大人肯赏脸否？”贤臣见索御史如此求情，连忙站立，满脸含笑，口称：“钦差大人请坐，众位请坐。既都知过却好，适才施某一时刚暴，众位莫生嗔怒，还望涵容。你我既食君禄，必当报答君恩。皇上为国忧民，亲身祷雨，用素膳步行入坛；又颁旨各府州县遍贴告示，禁止屠宰。咱众文武，同受雨露之恩，应遵皇上谕旨。咱们先违背圣谕，何能管理军民？知法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众位既然知过，施某只得钦差面上念通家之好，不行深究。”众官听施公之言，一齐打恭，这才将心放下，回衙安息。不表。

且说康熙老佛爷，自颁旨祷雨后，仍不见甘霖沛降，圣心深以为忧，暗想：“民以食为生。五谷不能播种，小民何以为生？自古商汤祷雨桑林，引事自责。朕登九五，海晏河清，年丰岁稔，为何这等亢旱，缺雨苦民。莫非朕有失德之



处，上帝震怒，警戒于朕？”老佛爷忧虑民间疾苦，日日斋戒，并不骑马坐辇，步行入坛，光头不戴帽，率领文武虔心拜祷上帝。众文武官员见主上如此，俱都是光着脑袋，跟随圣驾就在太阳殿里晒着行走。五鼓进殿，黄昏圣驾还宫。这等虔心，传扬天下，国民无不感念圣恩浩荡，替圣上念佛。

此时，惊动了—个水内精灵，他要借此机会，讨—金口封号，好修正果。他算计—定，慌忙化作番僧模样，夤夜到了京都德胜门外，投在黑寺庙内住下，自称黑面僧人。这精灵修炼，颇有数百年道术，心灵性巧。暗想无由自荐，不能朝见圣主，暗中串通喇嘛僧，外面代他传扬，善能呼风唤雨。又打点庙主，代奏明圣上。喇嘛僧受其所托，使委婉奏明，庙内有一个番僧，善能祈雨。圣上爱民恩重，并不深究，降旨准奏。这黑面僧亲手画了—张法台图样，奏呈万岁御览。圣上龙目看毕，降旨将图发交工部，遣官监验，照式起造。钦天监选择吉日，命僧人登坛。工部官员依旨，率领匠人在地坛布置既妥，立刻兴工。只见图样开写明白：

法台—座高七尺，面宽三丈要见方，上要开花，下铺地平。台下每—面放大水缸七口，每口盛净水半缸，其中各插柳枝七根。台上下四围，俱是悬花结彩。

众官吩咐，匠人不敢迟误。治造齐毕告竣，专候选择良辰，黑面僧入坛，此话不表。

且说江西广信府，天师洪教真人，—日正在丹房打坐。有值日神来至面前，控身打—躬，口尊：“法师，今有—岔事：只因上帝不降甘雨，真命天子恐其黎民不安，颁旨设坛求雨。惊动了黑旗角下—个妖精，化作番僧形状，以法术自



炫。圣上降谕，强求甘霖，不但无济于事，徒耗精神，反致招引邪教暗入京都，惑乱君心。我若隐匿不奏，岂不辜负圣恩。”洪教真人即刻吩咐法官道：“尔等速备应用之物，明日起程入都面圣。”

真人朝行夜宿，一路无话。这日来至通州，真人下船乘轿，法官骑马，到了齐化门，穿城而过，一直奔至九天宫住下。因恐惊走妖邪，不去朝见；只好临期陛见，与僧人赌面。又写封牌一面，诸神免见。又暗差法官，探听番僧何时入坛。法官讯问已毕，对天师禀道：“后日十三日，良辰吉时，番僧上台求雨，万岁御驾亲临，众文武一齐随驾。”真人听罢暗想，必须如此奏明，方为停妥。想罢，眼望法官说道：“尔速行安置，以备朝见。”法官答应。

这日正是朝贺之期。钟鼓齐鸣，笙箫细乐，檀香扑鼻，金鞭三响，老佛爷驾登龙位。文武朝参已毕，分班侍立。当值官上前跪倒，口呼“万岁”三声。“臣启奏我主，今有江西龙虎山洪教真人来京朝见，候旨定夺。”老佛爷降旨召见。龙颜一见大悦，问道：“朕未出旨宣召爱卿，卿家何事来京，可细细奏明。”真人见问，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听臣启奏。微臣并非擅自来京。臣既食君禄，应当报答君恩。降怪除邪，臣之道也。有事隐弊，即便欺君。只因京师妖气甚盛，臣恐主公被邪感动，为臣不敢不奏闻我主得知。”老佛爷闻奏，甚是惊疑。连忙说道：“朕降旨设坛，祷告甘露，为救黎民。正在望云思雨，朝臣奏闻，有一西方僧人善能祈雨。朕当准奏，命番僧求雨，以苏民困。并未闻妖异之说，卿家不知有何风闻？可细细奏闻。”天师听罢佛爷之言，复又奏道：“臣自汉至今，祖居龙虎山，世掌洪教，蒙恩封正乙真人。臣家世代相传，奏天救命，每日有值日神轮流听事。臣在丹房净坐，值日神报，臣才得知。言：‘苍天未能



下雨，圣上怜民，宸衷切虑。圣驾率领百官，日日进坛祷雨。龙恩远播，军民仰望念佛。故此惊动妖邪，潜来帝阙。我主若命他求雨，不但无益于民，而且有害稼穡。雨露飞霜，自有定期。年岁丰歉，系奉上帝旨所定。天意难测，大力岂能相强？臣故连夜来朝，奏明圣上，赦臣胆大无旨进京之罪。”

且说康熙老佛爷，乃是马上皇帝，本不信邪言。天师奏罢，未免龙心不定。暗想，清平世界，白昼之间，妖怪何敢变化人形？转想：天师敕封洪教真人，受五雷正印，历代所传，保国佑民，斩妖除邪，岂敢妄奏，自寻其罪？朕想那年朝贺，寡人方十二岁。朕见他童年称天师，不过是江西一个小蛮子，借祖上之名，还有什么法力？朕要想难他，打着满洲话，叫梁九公擎过三杯茶来。先赐他一碗，他用左手接过。又赐他一碗，用右手接过。朕安心试探，复又叫人送过一碗。朕思他必定放下一碗，接第三碗。谁知他将右手那一碗，往空中一送，便将第三碗接在手内。那一碗悬在空中，竟是有人托住一般。朕见他谢恩，将手擎两碗饮毕，处与内监接去。复又伸手，将空中的茶碗擎在手内。朕只当他一饮，谁知他向空中一倾，却未见水点。彼时，朕心甚是不悦，以为他卖弄法术，轻视于朕。只见他不慌不忙，递过茶盏，连忙跪倒叩头，口称：“万岁！微臣有事启奏。适因扬州天心府城十字街，偶遭天降火灾，微臣倾化落了一阵茶雨，已将回禄泼灭。”朕又想起乘船，坐在船头，但见海水波涛陡起，浪比船高，几乎将船打翻，文武一齐皆惊。朕见他的小手一摇，喊道：“龙神免朝！”一声未了，水即归源，波平浪静。朕因心中甚喜，不枉天师名号，时时赐些珍珠彩缎，又加公爵，以垂永久。天师回去约至三年，忽有九个番僧来到朝门。该官奏朕说：“北京乃兴隆之地，就只气脉不



通。若能挑通河道，气脉流行，可以千年永固，国运日强。”朕思奏得有理，一时误信邪言，将要降旨动工，天师忽然来京午门候旨。朕将他宣至金殿，谒朕已毕，他口呼万岁：“微臣伏闻主上降旨，京都挑通河路。此事于我主国运大有不便。九个番僧乃九条泥鳅精所变，我主不可被其蛊惑。”朕彼时闻奏，问道：“依卿如何将邪物治住？”他奏：“微臣自有方略。此时如用法力擒捉，不但摇动军民不安，反觉费力。我主降旨，止住兴工，这怪皆修炼年久，其性灵通，知微臣来京，即行暗遁。”朕因降旨停工。三日后，果然九个番僧不见踪迹。这几件事皆朕所亲见，足微先知之异。今日之事仔细来详，大约不错。

老佛爷想罢，复又慢开金口，说道：“朕承天道，惟恐百姓流离，今因荒旱，以致误信妖言。据卿所奏，番僧必是妖物显化，不但无益于民，反受其殃。此乃朕不明之故。若非爱卿护国来朝，未名堕其术中。不知卿家有何法术擒捉此怪？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五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潴龙

却说佛爷听天师所奏，即欲降旨，把番僧擒至金殿，使天师法力，叫他现出原形，看他是何妖物。天师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万岁，且擒住妖怪，叫他真形现出，方免叫我主龙驾受惊。事了毕，臣自有佛法求雨，以救生灵。”天师奏毕，俯伏金阶。老佛爷龙心大悦，叫声爱卿：“果能求下甘霖，普救黎民，朕不负卿，依卿所奏。”

天师随众步下金阶，出了合勒阿思哈门。轿夫搭过金顶钢人轮，到了内东华门。路旁有人大叫“冤枉”，嚷着跑到轿前，横拦去路，跪倒不住的叩头。天师在轿内沉吟不语。法官一见，连忙说道：“你这人，好不分晓。”天师看罢，轿内开言说：“你这人，本爵看来，并非庸愚，难道你不知洪教天师专管擒怪，并不代理民词？有什么屈情，快到那有司衙门去告。”此时，众军民见有人在天师面前告状，一齐拥挤观看，但见天师轿内说话。那人复又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真人，晚生自幼读书，世务不明，冒犯法驾，应该万死。无奈其中实出不得已，只得冒罪前来，拦真人法轿，叩求天师老爷救命！”天师听那人口称晚生，知是儒门之士，连忙说道：“你既是文人，不必下跪。你且站起，慢慢说你的冤枉，本爵看是如何？”那人听天师之言，口尊：“真人，晚生



告的是城西河内潏龙。现有呈状在此，请天师过目。”真人接过，逐字看了一遍。只见上写道：

具呈人甘忠元，祖居顺天府昌平州，庚子科举人。为潏龙肆横，良田变成泽国事。窃生有祖遗良田数顷，坐落在芦沟桥浑河上梢，距西岸五里，满门藉此衣食。不意九年前，忽被蛟龙霸据，竟成水族之窟。嗷嗷待哺，几致九死一生。因为此幽明结怨，含忍数年，抢地呼天，沉冤莫诉。今闻真人法驾到京，冒死奉读，叩恳开天地之恩，施无穷法力，俾恶畜敛迹，沧海仍复良田。则生合家均蒙再造之恩，万代衔结不忘。上诉。

天师看罢呈词，沉吟多会，叫声贤契：“不必伤心。本爵既接了你的呈词，自有道理。你今日暂且回去吧。明日不出红日，速来敝观，本爵自然将你这段事，判个水落石出。”甘忠元闻听天师之言，心中暗自欢喜，慌忙与天师跪倒，往上叩头，说道：“多谢真人天恩。”天师在轿内，连忙命人相搀，说：“贤契请起，不必多礼。”甘忠元只得平身站起，告辞而去。

天师既至观中，先在丹房静坐，吩咐法官收拾上坛法物，以备随驾擒伏番僧。法官应声而去，不表。只见守门军役前来跪倒，启禀真人：“昨日告潏龙的人求见。”天师听罢，吩咐法官到观门首，将甘举人进来。法官答应而去，不多时一同甘举人来至丹房。甘忠元见真人深打一恭，将要屈膝下跪。天师连忙拦住，吩咐叫人看坐。天师道：“如今贤契这一段冤屈，本爵与你判明：此事实由贤契言语轻薄所致；又当运陷不通，所以他借此为由，将你田地强占了去。



这个仇怨，本爵只得与你们讲和。”说着，吩咐看茶。

忽然门外有人答应一声，其音洪亮，韵似沉雷，把甘忠元吓了一跳。连忙闪目一看：但见一人手擎茶杯，往丹房而来。长大身躯，约有七尺。扫帚眉，窝扣眼，驴脸长腮，两耳厚轮，噉着尖嘴，大牙露显唇外，胡须亚似钢针。满身穿着，全是皂色，足登鞞靴，打着裹腿。气昂昂走到天师一旁站住，一语不发，躬身侍立。甘忠元看罢，心中纳闷。暗想南方人多是生的清秀，何为如此这样凶狠？正在猜疑之际，只听天师说道：“甘贤契请茶，是客必须先敬头碗茶，方显本爵恭敬圣门弟子。”这甘忠元心中正在不解其意，及听天师说道甘贤契请茶，甘忠元将茶饮毕。大汉气冲冲的接了茶碗，手托茶盘，扬扬而去。天师说道：“方才送茶大汉，你果认识此人否？”甘忠元回说：“不识。”天师说道：“这就是你的对头浑河潜龙。本爵将他拘到，一者判断此案，不能单听一面之词；二者使他献茶与汝，作为赔礼。贤契自此，言语须要谨慎，不可再为毁谤龙王了。本爵看你应该是灾消难满，目前虽然是遭困，将来自有升腾之日，与本爵同为一殿之臣，须加奋勉，修德为善。你的田地，候明日开河之日，有自分晓，绝不能短少。但是地近河岸，更须敬重河伯龙神，果然虔心供奉，自此家门清泰，地亩丰收。非是强派汝事敬龙神，本爵与你既然判断呈词，总要公平正直为是。贤契须要牢记。”甘忠元听毕，站起告辞。真人送出观门。

且说真人见甘忠元已去，将法官叫到丹房回道：“尔将雨坛应用法物可齐备？”法官道：“俱已备下。”真人一回手，取出五道灵符。未知天师如何擒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六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傻和尚明警世界

话说洪教真人将甘忠元告猪龙一案办明。吩咐法官：“明日是妖僧祈雨之期，陪驾进坛，与黑面僧相会，须要留神。各按方位，守住汛地。候邪僧上台，即刻把符焚化。我在龙驾伴主。尔等千万仔细，莫要惊动圣上。那时擒住妖僧，也显洪教道法高。”

不多时，万岁驾到午门。众人跪接，山呼已毕，一齐相随御辇，真人隐在众人内。前呼后拥，出了正阳门，霎时进了雨坛。到了龙棚，佛爷下辇，升了宝坐。众文武复又参拜，分为左右侍立。此时番僧尚未来到。天师同法官进坛，暗中布置齐毕，专候着番僧进坛，好焚符咒。此话不表。

且说圣义村三官庙傻和尚，自从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点化，授了金字真经。因他的根基本深，一至夜静，自有神人指教。不上几月工夫，不知不觉，醒悟得万法皆通。说的禅语，俗人一点不懂。这夜至三更时，他在三官殿中静坐参禅，圆觉之际，毫光四起，竟将庙院照的通红。村中人皆以为庙内失火，众人约齐，说道：“咱们往庙里看看，倒底是何缘故。”一同走至庙前，门却未闭。一齐走入，打算要问问傻僧。走到殿前，只见傻和尚赤着身体，独坐三宝殿供桌之上，闭目沉睡，浑身淋汗。此时正在隆冬，天气甚为寒



冷，他乃赤身大汗淋漓。众人看罢，说道：“有些奇异！”从此，合村人无不供奉。

到次日早起，全村人约齐老少男女，同奔到三官殿内。见了傻和尚，一齐参拜。傻僧一见，先傻笑了一阵，疯疯癫癫，眼望众人说道：“我的佛！你们都是胡闹！要祈雨该求龙神，求我会下雨？要求我本事，只会这吃斋。雨已降下，就到。我要驾着乌云，入山去找龙神，那时你们求他。我的佛！”满嘴胡念了几句，复又傻笑了一阵。众人俱不懂他的话，但见他放倒身子，仍是酣睡，打起呼来。众人看看，一齐赞叹，互相抱怨走着，彼此暗骂秃驴可恶。傻和尚见众人去后，到了天晚，上课已毕。至次日清晨，把老和尚留下的破衲头，斜披肩上，手拿木鱼，举步出庙，回手倒扣庙门。因感庄主之恩，绕庄走了三遍，高声朗喧佛号。又将木鱼敲的声响震耳，念了几句偈语，道：

天龙不慈悲，晴天大日头。

要祈甘露降，还得善人修。

声音不断，绕村念了三遍，招得犬声乱咬。此时天气尚早，村人俱未起来，梦中惊醒，听了俱各不解。乃至起来寻觅，傻和尚踪影不见，众村人纳闷。

且说傻和尚围村念罢偈语，又到他父母坟墓之上磕了几个头，两腿如飞，竟扑奔通州北关。不多时，到了关庙热闹之处。一边走着，手敲木鱼，一面高声念道：

方相逢，不相逢，悟透繁华转眼空。天公震怒垂旱象，只为人心太不公。傻也傻，聪也聪，前生造定难变更。凡人若能识透我，阿弥陀佛！天下安



宁五谷丰。

傻僧念这几句，原隐着“方人也”三个字。当初贤臣作江都知县，假扮道人私访，将“施”字拆开，号称“方人也”。今傻僧安心显应，惊觉贤臣，故把这三字编成口号，满街念佛。军民不知，以为妖言，俱不在意。

此时，施公仍是每日同合郡文武齐集城隍庙，参神祷告。众官拈香已毕，忽听庙门外敲的木鱼连声响亮，口里念的，听不出是念经卷，是诗词，众官全不理睬。惟有施公，听他念的有因，不觉心内怀疑，将要派人去看问，忽听诵的又改了话语。施公与众官复又侧耳细听。只听外面大声念道：

好哇哇，绝不该，我不傻来又不呆，昊天遣我下瑶阶。世人不公心太狠，感不动龙天泪下来。“方人也”，不明白，不拜灵山好怪哉！阿弥陀佛，可笑你，再迟时我转天台。

傻僧在城隍庙外喊念，贤臣在庙内听的甚为真切，一时心中不解。又听木鱼打的震耳，只在庙前来回朗诵。众官听了，俱都不理睬，仍去闲谈。施公心内暗想，忽然醒悟，说：“哎呀！这内中分明隐着‘方人也’三字，应了我初任江都县，暗访五虎恶棍，路途甚远，此人如何得知？”施公想罢，暗自说道，何不叫他进庙内盘问盘问？叫声施安：“你去把那喊叫之人唤他进来。”施安答应，走出庙门外面，大声叫道：“僧人！我们老爷唤你进庙有话说。你快随我去。”傻僧闻听，也不答言，随着往里便走。到了大殿之外，即便立住。贤臣与众官在殿内闪目观瞧，怎生模样，有诗为



证：

发蓬足赤真不堪，破烂衲衣身上穿。  
憨相面上油泥厚，点头傻笑带疯癫。  
虱子浑身爬又滚，斗大木鱼挂胸前。  
化现所为求甘露，安心惊觉施不全。  
借此为由欲远遁，俗人哪识此机关。  
可叹迷人参不透，真假不辨作笑谈。

施公与众人看罢，俱不知何意，当作挂单和尚看待。众官因知施公最难说话，俱不多嘴，暗暗好笑。施公叫声傻僧人：“你进庙来，我有话问。”但见傻僧在殿外答应说：“来了！特来问你，何必问我？”说着，疯疯癫癫来至殿内，那种气令人难闻，众官各掩鼻躲到一旁。施公只得闭气问道：“你这僧太也胆大！‘方人也’三字，原是我的姓氏拆开，恩在江都县任上，暗扮道人，私访恶霸。你何以隐在禅语之内，细细说来。”傻僧见问，说道：“不用究问，听我说来：

你说你忠不算忠，你说你奸不算奸。好哇！忠奸二字难分辨，摄款提钞入私囊。忠呀奸！

施公闻听隐语戳心，不觉恼怒，高声大喝道：“我听你这疯僧满口胡言，就该掌嘴！”众官见贤臣发怒，俱替傻僧担怕。那傻和尚却全无惧色，仍又傻笑。此时，施公见他这等形状，急语之中似有奇异，连忙问道：“你能求雨么？”傻僧笑道：“那是我的拿手戏。”施公听罢，说：“能够求雨，恕你无罪。若要是无雨，一定重责不恕。”

施公与众官谈论，只听殿房内把木鱼敲得连声的响，憨



声憨语，跪着宣读佛号。众人听着，都不甚懂。到了天晚，贤臣与众人议论，都不回衙，就在城隍庙过宿，候着明日午后应验否。此话不表。

且说正乙天师，随着圣驾到了雨坛，吩咐法官诸事备毕，仍然退在文武班内。圣上在宝座上闪龙目观看，但见正面高台一座，搭造得甚是齐整，悬花结彩。法台上下一概应用之物，俱已备好，甚是鲜明。蒙古包搭在台后，还有许多喇嘛，穿各样套头，在那里正候着番僧。万岁看罢，传旨问天师话。真人连忙越众上前跪倒。老佛爷问道：“今僧人上坛，不知卿家怎样行事？”真人口呼：“陛下降旨，令僧人登坛，臣自有法术擒他。”万岁闻听，说：“卿家暂且退下，朕自有道理。”真人仍然隐避在众文武官员身后。

此刻吉时已至，番僧来到。圣上传旨，命通事问：“僧人辰时进坛，何时落雨，可以下几个时刻？”通事官领旨，回身行至蒙古包内，见黑面僧问明，复到龙棚回奏万岁道：“奴才讯明僧人，他说辰时登坛，已刻布云，午时落雨，可以落到日落黄昏，包管足用。”万岁准奏，传旨命僧人上台。番僧从台后上了雨坛。

老佛爷在龙棚对面，看得甚是分明。但见番僧重眉大嘴，黑面红须；身躯矮胖，大肚累堆，长得甚是凶恶。又见他上了法台，对龙棚谢了圣恩，退在一旁。着令众喇嘛绕台已毕，好去作法。众喇嘛锣鼓齐鸣，犹如嵩祝寺、雍和宫、黑黄寺打鬼的一般。众喇嘛扮着二十八宿、九曜星官。今日番僧求雨，众喇嘛穿用那些物件，为的是显着威风好看。圣上看罢，一扭龙项，暗自传旨，叫声张爱卿：“你看番僧胡闹求雨，要这些何用？”真人见问，连忙跪倒，口尊：“万岁！番僧如此，无非枉劳气力，他如何能求得下雨来？臣启我主，容臣前去作法，以擒妖孽。恕臣慢君这罪。”佛爷说：



“休令妖僧走脱！”天师复又进了龙棚，回奏道：“臣启我主，微臣俱已备妥，大约妖邪插翅难飞，少时我主自明。”番僧是何怪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七回 众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驾

话说番僧，原系水族之物，窠巢同类甚众。其居水深千尺——即世所传海眼。近方之人时见有水怪出现，都不敢近岸窥探。那里边水怪尚有道行浅的，因未能变化，只在沼内埋头，不敢出来滋事。

这番僧，未求雨之先，曾与众水怪计定。说道：“天下干旱，真命帝主怜民，望雨甚切。趁此机会，讨一金口封号，日后得成正果。愚兄前去，只要感动人王帝主，事必可成。如到求雨之时，众位助我一阵风雨，不必管禾苗损益，五谷生与不生，但能应点，搪塞过圣朝天子。龙心一悦，必然钦加封号。愚兄果能得到好处，必要携带众位一齐飞升，同入仙班。”众水怪听说落一场雨，受了御封，便可成仙，俱各欢欣无限，叫道：“兄长只管前去！”

却说那怪听罢同类之言，方化作番僧形状，来投黑寺，并未算着天师来京，故此任意胡为。他要早知天师在此，慢说还来登坛，也就潜逃远遁了。只因他虽修炼多年，可以化人形，吐人言。但只一件，他虽闻知洪教真人之名，未曾会过洪教真人之面。又无人对他言讲，所以他不能知道。这番僧又自觉一概安置，众朝臣又不识他的根底，谁能破他的虚诬？



只见番僧上了坛，先朝龙棚行朝驾之礼，随后椅上坐着，众喇嘛各打钟鼓铙钵，顺着雨坛绕了三匝。敲打得声音聒耳，言语却听不出来。番僧趁着音乐嘈杂之际，连忙又从左边椅上站起，行到正面向北稽首礼毕。见他又将铃儿摇了三下，口中念了几句，如鸟语一般，也不知是经是咒，听着难解。念罢，放下那个铜铃，掐着口诀仍是嘟嘟喃喃。拿着一道符，往香烛上一点，顷刻焚化。那符焚讫，果然一股浓烟，飘飘摇摇直扑了西北。番僧暗通了他的水族，仍又退到椅上坐候等雨。

且说水中那些蛟、螭、龟、鳖、鼉、鱼、虾、蟹，这日正在沼中探头缩脑，忽然来一阵阴风刮到水面。众妖知是信符已到，不觉欢腾跳跃，一齐呼兄唤弟，说道：“大哥的信符已到，必是哄信人王帝主。咱们快去辅助他，得了御封荣归，你我都入仙班。”说罢，各显术法，各驾妖风，乱哄哄吐雾喷云，从水沼起到半空。转眼烟雾迷漫天际，真正是狂风滚滚，大雨冲冲，霎时到了京师地面。看看离龙棚不远，众妖更加精神百倍。高兴之际，猛听对面如雷响之声，喝道：“呔！好孽畜，还不与我退去，前面有真命帝主！我等奉洪教真人敕命，在此护驾，孽畜速退！少迟片刻，立即叫尔等金鞭碎顶！”那众水怪之内，原是忘八精领头，虾精紧围，随身后蛟精督队。这些怪物正在适意鼓勇前进，忽听这么一声如雷，那乌龟精先就吓了个倒仰，把小青果脑袋一哆嗦。猛又一抬头，见有位金甲神横阻去路，相貌十分凶恶可畏。那怪知道是一位天神，怕的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连忙将长脖扭转，对后面众怪道：“快回去，快回去！不好，不好！幸而我耳灵眼快，颈子能屈能伸，要不是颈项快缩，那鞭早就落在顶梁上咧！我倒想着领你们在京师地面，秦楼楚馆，叫你们在前三门见见世面，开开眼界。再者，我这几年保养



颇好，打算在人烟稠密之处，出现出现我的伟胖身躯。不料正在兴头之际，忽听似雷的一声，先就惊了我目瞪口呆；又一昂头，竟似汗蒸如雨。敢只是奉天师法旨，护驾的金甲天神喝说‘不行疾退，立刻便叫轻生’，我听罢惊慌失措，几乎把尿溺吓出。我想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咱们总有些道行，料也敌不过天师。我故把脖子一缩，知会你们一声，赶忙跑回。从来交朋友，虽然患难相扶，亦不过尽其心力而已。现今世上都是你狼我狈，又有几个信义君子？何况我辈从此再不想脱凡壳成仙作祖咧！我自幼在龙宫里，每日当当散差，吃碗闲饭罢，凭谁邀约，再也不去受这惊怕咧！”忘八精说着，尚吓得噓噓牛喘。

有一鲇鱼精听罢，暗想：“总不敢擅作威福，滋生事端，今日为朋友连累，险些遭杀身之祸。自今以后，我就在这深潭里。”想罢，大笑道：“乌大爷，平日见你雄纠纠，自夸体壮心高，不亚铜头铁背。常说要出外去叫叫字号，闯闯光棍，遨游五湖四海，却原来是个银样蜡枪头，前紧后松的软盖儿。见了真章儿，就有些虎头蛇尾咧！”又虾儿精跳着说道：“姥姥，你别张着大嘴笑人咧！今日还算乌大爷的运气旺，一眼瞧见那金甲神，急流勇退，忙叫撤步。要不然，惹恼那位金甲神追赶下来，还许连巢窠里，闹个翻江搅海，一齐抄讨入官呢！我只顾瞎抢似的，喊着前奔。猛听了那么一声，几乎把我的虾心惊落，虾魂惊散，真是可怕！”众水怪听罢，齐说道：“算了罢，算了罢，咱们也休瞎想咧，也别瞎说咧！再要瞎闹，只怕大家都不安生。咱们不必讲交情厚薄咧，各保性命罢咧！”

不言众水怪被灵官赶散，不敢出头。且说番僧，自焚罢信符，一心盼望同类相助。果然功夫不大，黑云直矗，疾风暴雨从西北直奔龙棚。番僧看罢，更是精神雄壮，暗喜道，



还是我们龙潭中朋友，真不失信。只要在京城多落几刻，得了封号，何愁不身列仙班。番僧正想得心满意足，猛然抬头，不觉吓得惊疑不定。暗说，不好，这事有些奇怪！怎么下了这几点儿就住了呢，这如何遮得住龙目？我的朋友平日不是这样无信实的，为何今日言清行浊，将我撮上台来，拔了梯去。莫非其中有什么错误缘故？领队的乌大哥与谁口角，作了气恼，赶忙回去？介士跌了个折腿，不能前行？长须公公姥姥，都被渔人网去？真乃叫我着急纳闷，不明其故。莫非他们等着？去一道信符，再求下一次雨。待将三道符一齐焚化，看是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八回 惧诏问妖僧谎奏 破邪术天师出班

话说黑面僧，见他自己说的时刻已到，不见雨下，急的坐立不安，心中怨恨同类。暗说，这事分明把我坑害，他们果真不来解救于我，人王帝主要是问将下来，有什么言语回答？龙心一怒，根究出破绽，哪还了得！心中暗自踌躇，偶然又想起一片欺诳之词，我何不这般如此，暂且掩饰过去。

且说佛爷坐在龙棚，候着落雨。起初看见僧人焚罢了符，果然陡起了浓云，烈风骤雨随着，登时点点滴滴，地皮尽湿。只见坛外围着许多的军民，大声念佛，复又欢声说道：“还是万岁爷洪福齐天，感来这位神僧，佛法广大。有了这场甘霖，四方自然安定了。”众军民议论纷纷，佛爷龙心大悦，对着众官说道：“朕看这僧人似乎有些来历。虽非正道，这雨却不能假。如果田禾足用，朕也不究他的根基。但这雨中气味触鼻，仿佛硫磺味似的，朕心直觉发闷。”

众文武听了佛爷之言，有亲王侍卫大臣，齐行奏道：“臣等俱觉头晕心乱，颇有可异。我主可诏洪教真人近前一问，自见分明。”老佛爷叫一声“爱卿平身”，天师遵旨立起。皇爷道：“适才僧人所行，料爱卿目睹其事。雨中带有腥膻之味，甚觉难受。且又所下无多，即便云消雨止。卿试言明其故，好展仙术擒住，免其祸民。斩馘市曹，以清妖



孽。”真人奉谕启奏道：“此雨，实非四海龙神奉上帝敕命所降，乃是妖物暗用邪符，通其成精作耗的一党前来弄的狂风暴雨，所以腥气难闻。这雨不但于田禾有损，兆民受了这一股邪气，还怕要有瘟疫之灾。”皇爷听说如此，不觉惊异道：“这事据卿所奏，甚为恐惧。朕特虔诚至祷者，原为虑民疾苦，冀上苍速施膏泽，以免百姓倒悬。若叫妖僧这样妄行，朕却不为救民，反为陷民。爱卿须速行设法解散妖氛，朕于卿家必不有负。”

却说真人，见皇爷这般忧民孔亟，复又跪倒叩头奏道：“老佛爷，传下谕旨，召那番僧前来问话。”侍官出了龙棚，即刻至雨坛蒙古包搭，先对通事谕知旨下，速召僧人。通事闻听，不敢延缓，登梯上坛，对番僧说明圣上谕召龙棚见驾。番僧正在心中想计，暗说，皇上总恼怒，不过累黑黄寺喇嘛吃个误举之罪，也就罢了。想要拿我，万不能够。番僧想罢，随说道：“圣上既要召问，只得依旨。”说罢，随定通事顺梯而下，直奔龙棚。侍官先回明。皇爷传旨，即令带进龙棚。侍官连忙引领而入。到了龙棚，通事带番僧一齐跪倒，参驾礼毕，跪在尘埃。

皇爷端相番僧，迥非人类，在宝座用龙腕一指，说：“你这僧人，何故罔朕？你奏明辰时登坛，午时下雨。为何时刻已到，只落了那么几点雨，便就天晴？你必须明白奏来！”番僧见问，连连叩头，道：“目下吉时已过，叩乞龙恩，准其至明日午刻，再行上坛祈祷一阵足雨，普救天下禾苗，以赎不验之罪。乞佛爷开天地之恩，赦其毋咎！”通事奏述已毕，皇爷尚未处分。见天师从御座之后，转到圣驾一旁站立。眼望番僧，用手一指，叫道：“怪物！你可认得我么？”番僧正在俯伏，忽听有人叫他怪物。急抬头一看，只见御驾旁首侍立一位道教：年约三旬，精神满足，生成仙风



道骨。番僧看罢，把两个大眼一翻，头一晃，复是满嘴龇哩哇啦说了几句。天师也是听不分明，忙问通事。通事答道：“僧人说，是未曾会过，不识是谁，请问姓名。”天师听罢，微微冷笑道：“料你也不知。我乃祖居江西龙虎山，敕封正乙真人。自汉迄今，护国佑民，荡魔除怪。我今特来看你求雨，问你求的雨在何处？”番僧一听说是天师，犹如半空中打个霹雷，登时魂飞胆落，伏在地下如木雕泥塑，一言不发。天师见他默而不答，说道：“孽畜，你可知罪！老佛爷为国忧民，设台祈雨。你胆敢借事生端，来到帝廷欺蒙主上，竟敢痴心妄想。应该回思已往，罪犯天条，叠遭雷击。既然躲过，就宜潜心苦练，改过自新。仍乃肆行不悛，妄起邪心。你想有几个贼子奸臣、旁门邪教能成此正果的？况且这畜类所行，不想出身根底，妄想金口御封，要成仙道。若叫你这等列入仙班，恐天下惑世诬民之术，皆成蓬莱三岛仙人矣！你求不下雨来，就该请罪，你反妄奏有人冲破你的法术。我早知道，你纵然求得雨下，亦是无益禾苗，有害百姓。兴妖欺主，该当何罪！你既自寻死路，料难再事姑容。依我说，你速往圣驾之前，将你原形现出。本爵慈悲，代你叩乞主上体上天好生之德，赦你一条活路，速回水沼苦心潜修。若仍是痴迷不醒，圣方一怒，只怕你性命就不保了。那时休怨本爵不施恻隐之心。”却说番僧听罢天师的一番言词，悚惶之极。要知如何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九回 张手雷法台驱邪 掷铁牌龙潭致雨

话说黑僧伏在龙棚御座之下，被天师切责。因疑信参半，要试真假，他便暗怀毒计。偷眼看着，觉离他切近，便运足腹中黑气，对准真人直喷去。

哪知天师见他跪在地下不哼不语，早预防他不怀好意。看他那边把嘴一张，真人不肯容情，把手一撒，呼噜噜！如雷声振响，万道霞光，直夺番僧而来，倒将那股黑气反行卷回。番僧大吃一惊，知是天师无疑，双足一踉，旋起一阵黑风，到了龙棚之外，飞奔云霄。

众文武正然惊讶，见从御座后复起一阵香风，金光一闪，随着黑风直赶将下去。皇上同众文武，尚不知何故。宝座上，龙颜大怒，望天师说道：“哎呀，不好！番僧远脱去了。爱卿作速使方略，休叫伤了朕之子民。”真人连忙跪倒，口称：“万岁！微臣有惊圣驾之罪，乞我主宽恩！”老佛爷龙腕一摆，说道：“此乃爱卿降妖，何罪之有。速平身，施法术擒妖邪要紧。”天师复又奏道：“万岁且宽圣忧。怪物插翅难飞，微臣早已暗遣神将各守方隅。适才金光所起，乃是护法灵官追逐妖邪，绝不致遗害百姓。”皇爷宝座上点头道：“但愿如此，无奈亢旱依然，朕甚觉有愧于心。爱卿保国佑民，速行施法，祈得一犁甘雨，慰朕如渴之望。”天师叩头



奏道：“臣食君禄，当报君恩。臣托我主洪福，仗祖上传遗，祈一场雨露，以救禾苗枯槁，以安万民之心。”皇上听罢，反忧为喜，道：“卿如此，可登雨坛祈祷，快施无穷法力，前去致祷！”真人奏道：“微臣不须登坛，自能致甘霖下降。”老佛爷问道：“爱卿不用上台，如何求雨？”真人回身取来一物，尊声：“万岁，速遣大臣一位，手持此物，飞马到黑龙潭掷在水中。不过一二刻，有细雨清风纷纷而降。”

皇上听天师所言，不知是何法宝，这等奇验。老佛爷接过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黑漆铁牌：长有七寸，宽约三寸，正面上写着“洪教敕令”四朱红字，背面画着一道符印。老佛爷看罢，龙心暗道，这样一个小铁牌，如何说便能求得雨下，看来也是难测。若是不灵，天师岂能虚谎？想来天下孔、张二家，皆有祖传至道，使后人不能不尊崇奉敬。朕今看来这个小铁牌，定有灵应。却说天师见皇爷看牌沉吟，连忙奏道：“启我主速降谕旨，派一大员持此物捺在黑龙潭，不可回视，策马速归，雨便随落。”老佛爷龙心大悦，忙对马五格谕道：“张爱卿适才所言，卿可曾听得明白？”马大人见圣上问话，连忙到驾前跪倒叩头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奴才皆已闻知。”老佛爷道：“你既知道，即刻擎这铁牌，速去黑龙潭。”马大人叩头说：“领旨。”复身站起，接过铁牌，退步出了龙棚，忙吩咐家人牵过能行的坐骑，带一名仆人，一齐扳鞍上马，如飞而去。转眼之间，已到了黑龙潭近处。弃镫离鞍，跟人将马拉过一旁。马大人自己走到潭边。但见水势濛濛，清鉴毫发。看罢，急将铁牌捺在潭里，连忙撒步回头，扳鞍上马，奔回雨坛。

且说黑龙之水，原系与海水相通。那时龙宫内的水卒，正在潭中巡哨，忽见有一物沉下。水卒接过一看，乃是一面法牌。水卒不敢耽搁，连忙双手捧定，行至水府禀知龙王，



呈上铁牌。龙王一见，知是洪教真人的救命来到，即刻差巡海都尉到处知会雷公、电母、风婆、雨师，众神会集一处。龙王同众神率着水族，一齐到了空中。顿时布云掣电，发雷行雨。

不言龙王奉天师敕令。且说圣主，自遣马大人黑龙潭去掷铁牌，坐在龙棚，复与天师言谈妖物。未二刻，只见马五格已走入棚中，驾前跪倒，口尊：“万岁！奴才遵旨，将铁牌捺到龙潭。回马行至半途，知铁牌果然灵应：漫天乌云，油然四起，现在雨亦沛然降下。奴才特行奏明。”老佛爷闻奏，龙心大悦，将龙腕一摆，马大人站立，退归班内。老佛爷随即欠起龙体，离了宝座，忙步到龙棚之外，闪龙目四面观看。众王大臣亦俱相随，仰天而望。但见满天云气蒸腾，电光闪烁，清风拂拂，雷雨交加。佛爷不觉龙心大悦。众文武跪倒齐呼：“万岁！万岁！圣寿无疆！”老佛爷一见，连忙说道：“众卿俱各速起。此乃张爱卿道术之神，朕心甚加愉快，亦不枉众卿相随劳碌。但雨虽然落下，不知怪物如何？张卿家再速施法擒来，使他本形现出。朕看他到底是何妖物，胆敢前来惑朕。”言罢，仍入龙棚，复归宝座。众文武亦各随入，排在鹭序鹓班。天师进前奏道：“微臣已召请马、赵、关、岳四位神圣，各按东西南北把守汛地。复有六丁六甲、值日功曹诸神，各把方隅，犹如铺下天罗地网，一直在云端里守候。妖物料亦无处藏躲，不久便擒到驾前。”此话不表。

且说番僧足登黑云，从龙棚直起到空际，心内打算逃回沼去。猛一抬头，往回里一看，只见有道金光，紧随在后，又听如雷似的大喊道：“精物哪里逃走？速速回去现你原形！不然，吾神鞭下立刻叫你惨命。”那妖正在惊慌之际，忽听怎样一响，吓了个走投无路，只得停住。偷眼一看，但见那



追来的神圣甚是威猛，赤发红须，朱红面色，面只巨目；头戴金冠，大红袍衬黄金甲，腰束黄绒宝带，胸挂紫金牌，靴登五彩，手执金鞭，声音洪亮。妖邪看罢，知是灵官爷追将下来，几乎惊跌下来。道教之中，就是这位灵官王元帅；到了佛门，就是韦驮。凡妖魔鬼怪皆怕这个神圣。

有人阅看及此，问说这话前后叙的不符。他道，先前说黑面僧不认得天师，怎么就认得这灵官呢？即便见过说是认得，为何先在龙棚之际，天师将灵官请下，在御座后保驾，众官看不见？因俱是凡目。妖僧他是妖怪，那时看不见，这会子在云端内就看见咧！即有此问，只得叙明。孟子说道：“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既为神圣，自在令人莫名其妙，有不可思议之处。不要说妖怪，假如凡人，神圣要叫你看见，把金光一闪，你便看见；要不叫看见，把金光一隐，你想要看见万万不能。灵官爷先在龙棚，原是暗中保驾，隐闭金光。妖邪低头伏在御座之下，所以未能见法相。此时到了虚空，灵官爷现出金身，妖邪自是看得详细。从来天下奇奇怪怪之事，叫人想不来解不出的尽多，若以平常情理较论，往往骇人听闻。殊不知天之高，地之厚，万物之多，风土之异，人情之殊，年月之久，其间无奇不有，无怪不生。若以自己未闻未见，未曾作过的，便说世间并无此理，并无此情，并无此等事，究竟那是坐井观天，浅见薄识，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少所见多所怪之人耳！况且仙佛神圣，道高德重，自能变化无穷。不是那异端邪术，惑世诱人的障眼法儿，说出来荒唐难信。闲言叙过不表。

且说妖怪，见了灵官爷圣像，意乱心迷，恨不能立刻钻天入地，得全性命。暗说：“不好！料是多凶少吉，难逃公道。我实指乘机借求雨得点好处，归入大罗仙，得预蟠桃会，多少逍遥自在！哪知心高命蹇，晦气临头。不知遇了这



个鸟天师来破了我的机谋，倒弄得引火焚身。这个时运，真乃不利。那个灵官，真紧紧跟定，倘被他金鞭一击，恐难保这个残生。早如此来这样结局，何必跑到北京，担这个惊怕？倘要出了丑，不但遗笑江湖，怎么再回水沼见同类朋友？”垂头丧气，心中抱怨。只见灵官爷紧紧赶到，扬着金鞭往下要落。吓得妖怪浑身乱抖，不觉急中生智，暗想：“我纵然跑到何处，他一定也是要追到何处。自古未有不慈悲的神佛，我且上前恳求一番。倘灵官爷发了善心，暗放了我逃走，免得如飞奔命。若是不允，再作道理。”只见灵官登时冲冲大怒，骂道：“好孽畜！胆敢违吾法令，看鞭罢！”说着，那金鞭照那黑面僧头上，一直落将下去。不知妖僧头颅被灵官爷击的如何，要知端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〇〇回 王灵官拿妖缴令 番僧法坛现原形

话说妖僧哀告灵官爷，忽听怒声大叱，抡动金鞭照头便打。妖僧一时心内着忙，想已躲避不及，连忙将大嘴复又一张，吐出一股黑气，托住金鞭，撒身驾起妖风，往北逃走。

忽然，又遇天神相阻，更觉魂迷意乱。猛一抬头，乃是一位黑脸神将，坐骑斑斓猛虎，手擎竹节钢鞭，身穿黑袍，肩披黑甲，腰束乌玉宝带，足踏乌底官靴，头戴幞头，面如锅底，熊眉豹目，满部胡须，在一片祥云瑞气之中，举着钢鞭如疾雷似的，大声威喝，横拦去路。妖邪看罢，认得是黑虎玄坛，妖怪手无器械，不敢相斗。倒退了几步，连忙转身，强打精神，复弄妖风，又奔南方逃走，此时玄坛爷见妖物前来，正要纵云擒捉，忽见一阵黑风向南疾下。玄坛往前追赶，到了龙棚，见妖物已经过去，只得停云守住汛地。

却说那怪跑过龙棚，想从南方暗遁，急得心似油煎，汗如雨下，暗说“厉害”！回头一瞧，但见玄坛爷不复紧追，微觉心定，恨不能得一藏匿之所。

正在兴风一直南下，算计转弯脱身，忽听正南上也是一声大喊：“妖怪休要前来，今有正乙真人法令，防你窃踪，令吾神把守南方捉获于你。你若求不死，速至圣天子御前化现真形，还可活命。不然，刀下无情，立时叫你身首异处！”



那怪正在攒力借风，猛然迎头又听这一声威叱，更觉魂不附体，暗说，不好！南北俱有天神阻住。连忙闪目从对面一看，但见那天神头戴五凤金盔，身披黄金宝甲、云里织锦绿征袍，腰束碧玉红绦带，胸挂护心宝镜，足登五彩云靴，坐下赤兔胭脂马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；面如重枣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五缕美髯，飘飘颔下，英雄浩气，冲贯太虚，左右侍从围随前后。那怪看罢，知是伏魔协天大帝，不觉打个寒噤。暗想，这位神圣，更是伏魔上将，万事难以闯过，不如早奔他方。妖怪将要转身闪避，只见前面一声大喊：“呔！好畜生！看见我家老爷，还不速现本形，前去请死？真乃大胆，有吾圣取你的命！”说着，一纵祥光，手提大刀，直扑那妖邪。那怪一见，连忙拨转风头，斜刺里又往正西扑去。周仓见妖物逃去，才要乘云头追赶，但见圣帝把手一摆，周爷收住云光，仍在龙棚正南守住汛地。

且说妖物暗想，这四面八方，俱有天神把守着去路，只怕今朝合该吾命休矣！此话慢表。

且说灵官爷自纵金光，暗回龙棚，等候众神将怪物拿到驾前，好交法旨。迟了一刻，不见动静。灵官爷恐妖物哀求，众神慈悲将他释放。急忙复起香风，到了龙棚之外，用圣目遥看。但见众神虽围住妖邪，尚未动手捉获；妖怪站立中央，四顾发闷。灵官爷看罢，纵起祥云，直升碧空，到了妖怪切近，大声喝道：“畜生，真乃胆大！吾神良言示你明路，竟敢违背，料你是要吾神动怒。”说罢，抡起金鞭，按着妖物项上落下去。那物见灵官爷鞭到，无处可奔，连忙侧身躲过，趁势起阵黑风，来回与灵官爷旋转。灵官爷心中大怒，威声喊道：“众位神圣，既奉真人敕令，捉获妖邪，还不齐上，等待何时！”众神一齐喝道：“妖邪休推睡梦，我等奉天师法旨，特意在此捕捉于你。若非真人法令，要你的活



口，此时早叫你骨化飞灰。要是自知罪孽，快到龙棚见了人王帝主，化现原形。真人开菩提之心，求免你一死，也不枉你千年道行，付于流水。要再痴迷不省，难免尸骨寸磔，性命不保！”

却说那怪听众神圣之言，身摇心荡。仰首四望，天兵天将围绕得密密层层，无隙可脱，不禁泪痕满面。暗叹一着之差，灾祸临光，何苦当初生此痴想！连忙跪倒，哀求不已。灵官爷一见大怒，骂声：“好妖孽，真乃胆大！众神圣怜你千年道术，用良言指你明路，你反装聋作哑。料你这东西不知好歹，不遵法令。”说罢，大喊一声：“众位不必善劝。这孽畜自己寻死，何必容情？”那怪听灵官爷喊罢，只见四位天神挥动天兵，刀枪并举，齐往上攻。看罢心慌，暗自想道，不好，我若再不说是速转龙棚，必遭他们的锋刃。少不得再去求见真人，不叫我现出本形，少丢颜面，逃回去免得同类轻薄。要是圣主不赦死罪，那也就无法可说。料是在此哀恳，亦是枉然。想罢，连连叩头，口称：“众神暂且息威，听小畜一言上诉：众圣既悯小畜，不即诛死，是要小畜得留活命。小畜何敢再违慈谕，不听善言？小畜惟求众圣开恩，使小畜见了天师，到了龙棚之外，然后再化原形。”灵官爷不等妖怪说完，大喝言道：“即速到龙棚现出本形，吾神好交法旨！”那怪为难多会，算到别无良策，将心一横，两眼一闭，收住风头。暗想任凭运数罢了。呼的一声，从半空落到平地。众圣犹恐那妖欺诈，复从下方逃走，暗中紧紧拥跟。只见那妖物已伏龙棚之外，遂一齐用金光隐住法相，在云中候着天师发落，好符送归位。

不表众神暗中卫护，且说皇爷自从天师铁牌求下蒙蒙膏雨，龙心大悦，坐在龙棚，正与文武群臣，称赞天师祖代灵迹。群臣将宁献王送天师的七言律诗，述诵圣听，有“黄金



甲锁雷霆印，红锦绦缠日月符。天上晓行骑只鹤，人间夜宿解双凫”之句，老佛爷听罢，说：“这诗赞美的诚非虚语。自汉迄今，天师道术至高，仙踪之异，果然不枉上帝敕封之位。朕今看来，深自确信。”天师听罢老佛爷御言称赞，连忙跪倒叩头，道：“为臣有何德能，敢劳我主过奖。”龙棚之内，君臣正在谈论着妖僧被获，忽听从云雾之中，下来一阵怪风黑气，见一物跌落龙棚门首。皇爷同众臣齐吃一惊，离宝座闪目观瞧，原来就是那求雨番僧伏在地下。

老佛爷一看，刚要开金口下问，只见天师一转身躯，用手一指，喝声：“孽畜！真乃死有余辜。本爵用良言警戒，你胆敢违吾法谕。不但不悔罪现形，反倒喷毒逞恶，窃逃法网。不想你这点本领，焉能脱出吾指掌之中！今既被擒，可也再轻饶不得你过去。依本爵说，还是快现原形，然后再请圣上下旨发落，判你的重罪。”

此时，众文武随驾观看。但见番僧跪在龙棚门外，战战兢兢，低头受责。从来没有不贪生的人物。那怪从空坠下，不知老佛爷叫他是死是活，心内不定，喘作一团。今听天师教训一番，又见皇爷围着多少侍卫，那等威严，更觉恐惧。那怪眼含珠泪，连连叩头求饶。敢则是人是畜生，到了将死关头，心想得生，惟恐言语错乱惹祸，恼了生杀之权的立刻怒发，叫他废命。所以那怪到了此刻，恐防一时说的不明白，立即要命，此时说话，竟不似先前咿哩哇啦，也会说出清白的官话来了。但见那怪听罢天师之言，连连叩头求饶，口尊：“真人，小畜一时不明，迷了心前来，致生罪孽。小畜实非有心贻害百姓。望求真人垂怜物命，婆心救免，使小畜得不出丑，小畜再不敢生事害民。望求真人开一线之恩，永不敢忘大德。小畜要是心不应口，将来必遭雷击之报。”那怪说罢，仍是叩头不已。



却说皇爷见妖怪哀求，复归宝座。天师听罢那怪之言，俯首暗想，沉吟半刻，转身进了龙棚，连忙跪倒叩头。老佛爷一见，叫声：“爱卿，速起平身。有何言词，朕无不依，卿只管奏来。”真人听毕，谢了恩，侍立，躬身奏道：“臣启我主，这个妖物虽然有邪道蒙君之罪，不过畜类之心，不明国法。原其情，是为急成仙道。不该妄起贪心，前来钻谋营干，诳蔽朝廷。并非安心生灾作耗，惑世诬民。臣启万岁，赦他死罪，使他改过自新。臣算将来这孽畜身上，还有一段因果。”龙心默定。真人亦不敢预言，使天机泄漏，日后自见应验。凡物不该遭劫，一定将他治死，诚恐逆天不利。存他活命，现出原形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〇一回 施贤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闭锁空房

话表黑面僧，现出原形，伏在龙棚。老佛爷闪目观看，是一条金色鲤鱼，爬在地上。老佛爷看罢，对文武用手一指，将要开口责说，忽见一阵腥风直扑面目，黑气上起。老佛爷觉腥膻难闻，忙往后退，复归宝座。又听呼的一声，那怪风仍刮的旋转天地。老佛爷复注目一看，还是那怪伏在旧处。看罢，未及开言。天师连忙前行几步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畜生！真乃野心不退。为何这等性急，陡起妖风，几乎有惊圣驾。你不想本爵未曾送神，你焉能脱身？今日本爵一片慈心救你，你这孽畜便该捐除兽心，牢记誓愿。要是再蹈前非不改，必逢天怒，定受天诛！即犯在本爵之手，难再想轻饶放过。”畜类也具羞恶之心，听着真人切责，直是低头蹙缩，齧棘之状，甚觉可怜。老佛爷本是仁德之主，看着，不忍将他处死，叫声妖物：“今朝若非张爱卿代你说情，朕一定将你碎尸寸磔，以为兴妖祸世者戒。既洪教怜你修炼不易，概不根究，留你一命，再不可贻害生命。修的功圆行满，何愁不得归正。如今赦你无罪便了。”那怪听老佛爷圣谕，不住头点。真人见圣上已竟发落，急命法官符送众神归位；又转身叫声妖物：“以后莫负圣恩，速去！”

那怪听真人开了活命之恩，真是漏网之鱼，连忙驾起风



奔回水沼。见了同类，又气又怒，怨说众水怪无义。那些众怪述说有神阻路厉害，才知是天师预遣天神空中阻挡，不能前进之故。那怪自讨了这场没趣，俱各相戒，再不轻赴北京，每日在沼内纯修，后话不表。

且说老佛爷见雨已落，妖物现形，龙颜大悦。对天师叫声爱卿：“适才求雨的那面铁牌，朕想颇有灵效，可称是仙家宝物。今扔在龙潭，必是不能再得。卿为祈雨济民，却将灵牌遗弃，朕甚惜之。这等仙传之物，爱卿果能还有几件？朕想用金牌更换，备存在龙神庙内。倘有时逢着旱灾流行，朕便派人用牌祈雨。”老佛爷言罢，真人连忙跪倒，口尊：“我主，臣那面铁牌，更不过是符印之灵，并非仙传宝物。虽已掷在深潭，到了夜静，龙宫自差水卒前来缴送。我主圣谕存留，微臣遵旨。当遣法徒，奉上龙神庙内。如逢时旱，我主仍命一位大员，不论何地龙潭，掷到水中，都有神验。无意所在，最忌宣泄，微臣不可预言。”老佛爷听罢，叫声爱卿：“所奏确为至理，朕为忧民事，亦当顺受天命。不知今日这雨落到几时？”天师道：“微臣敕令龙神行雨，就在一日为止。但微臣复有一事启奏万岁：适才微臣仰观雨景，只见正东甲乙方，忽起祥云瑞霭，笼罩一方。据臣看来，定有神人降凡。”

老佛爷闻听，忙问道：“爱卿既然看出有神仙降世济民，不妨这事明奏，生在何处？日后访出实迹，必要钦加封号，不枉神仙降世临凡。”天师听老佛爷追问，连忙行礼，至龙棚清净之处，召遣值日神查明回报。值日神起到空中，霎时一看，便知就里，到天师面前报明。真人听罢，复对老佛爷奏道：“微臣已悉其事。这灵光瑞彩，乃是佛门慧根发现，在通州郡内。始因本地刘姓夫妻，吃斋念佛，积善感动西方世尊，说他夫妻行善不懈，该生一佛子，将来使他夫妻终归



极乐。因遣罗汉降生，化成痴傻。刘好善夫妻故去，村人怜他憨傻，送到本庄三官殿内为僧。后来有菩萨与善财童子幻化僧尼，授他无字真经，又默有神人点化传法，遂悟澈佛门微妙。如今这傻僧要遁入深山，欲报本处供养之义，暗用佛法度化愚迷。他知我主颁旨求雨，通州官员集在城隍庙内。他便前去惊觉官民，在众官面前，许定今日午时求雨济众。合郡官见他疯傻，锁在空房之内。那僧先知此处微臣敕令龙神求雨，他暗中诵经相助。现今雨已应候，众官说他有异，俱各信服。雨落，禾苗悖然生长，一方共乐岁丰，万民欢声遍野。一为积些善功，再为报答乡里。从此便匿迹藏名，脱身世外幽岩古洞，以待脱了凡骨，复返西方，移带刘好善夫妻齐升仙界。今这傻僧，还在空屋奉经劝世。值日神回报如此。我主暗访通州城内，自有实迹。”佛爷听罢天师所奏，龙心暗道，今民间有这等善人，能感动神佛，亦是国家祥瑞。朕还宫后，必须前去访明，看看这个神僧是何形象。想罢，对张天师说道：“今日妖伏雨落，皆是爱卿之功力，候朕加封便了。”不须烦琐。

且说通州傻和尚，自从锁在静室之内，那一夜把木鱼敲的梆梆不住。吵的众官俱未得安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施公同众官净面用茶已毕，仍去照常行香，参神拜圣。众僧等仍然各依本教科仪，修醮念经，吹打法器。

此时，通州那些军民，听说有一游方傻僧，认定当日准能落雨，俱走来观看怎么求法。来到庙内，闻说和尚锁在空房，一齐纷纷说道：“京都皇帝，派本处官叫求了这许多日，并未求得龙神落几点儿雨。不知哪块来的个这傻秃，就敢说是行得了。现在旱得人都编出口号儿来咧！满街上作曲儿，唱什么‘朝也拜，暮也拜，拜的日头倒干晒。早也求，晚也求，求的水滴都不流。’看这个傻和尚，也是白捣乱就完



了！”军民乱谈。

忽听傻僧木鱼儿梆梆加力的击了三声，大声念道：

叹世人，真可惜！作贪官，为污吏。不积福，不克己，不忠不孝还不悌。口头言，甜如蜜；不良心，黑似漆。坑拐谋骗把人愚。逞强梁，生巧计，机谋费尽千钧力，真可惜！并不顾头南脚北，倒成了手指东西！

嘴里念着，木鱼敲的声音略小。念罢，又大击三声，往下又念道：

十方佛，他是谁？谁是我？黄粱大梦谁能脱？邀龙神，不得闲，布云童子哄了我。午时三刻不见云，未时六刻难救我。灵山佛，苦杀我，早沛甘霖慈悲我！

憨声憨气，流水的朗诵。那些军民听了，也有笑的，有说编排得好听的。此时众官拜毕众神，庙院散步，听了都不为意。只见有一下役上前禀道：“回众位老爷，西北起了黑云向东飞来。”众官闻听，各去纵目西望。果然，云遮天日，似有风雨来到，俱各盼望。不料迟了片时，又一昂头，云已散尽，那红日炎炎如火一般，晒的大地更加炎热。看罢，俱各烦闷，齐说：“可异！明明雨已落下，转眼又雾退云消呢？这傻僧说的甚妙。难道见着一片云，便算求了雨咧？分明是饿疯了，前来调谎骗食，还大着胆自定时刻，看他到底怎样？”施公听着众人所说，暗想，这傻僧果然不下雨来，他岂肯特来找打？要说他一定可行，却又午时已到，不见有



雨。贤臣猜疑不定。忽听傻僧又打那木鱼更加乱响。众官道：“这傻僧也算有异处：精神不小。一夜闹的众人都不能闭目，咱们俱觉困倦。”只听他又在屋内傻声喊道：

人人同说着迷，一说善事便是疑。晨昏恶气冲天地，怒了龙天雨露稀。天不雨，你们急，怨说阴晴天不齐。天虽远，却难欺，人间善恶老天知。要求感召风合雨，一念之善起云霓。

众人听他念罢，刚要转身回去，只听空房里木鱼儿又大敲了三声。不知往下还有什么话语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〇二回 念歌谣助雨济世 种银苗遁迹归山

话说傻和尚停了片刻，复将木鱼大敲三声，改了言词，念道：

人人皆笑我痴傻，我笑乖的瞎作耍。来复去，这一朝，今朝无雨你不饶。我的佛法无边，快来救我把雨洒。我自傻，你自乖，乖的求雨雨不来。我的佛，快显灵，慈悲我的一念诚，送来风雨作交情。

众官在窗外听他念了又念，打着那木鱼似甚得意。有位守备说道：“这分明是唱的谣言歌儿，焉能会求得来雨？似他此等样式，到乡村讨碗饭吃，岂不胜在此叫人监守！我看不如趁早赶出庙走，免的讨人不安。果真要有大本事，又不致那样的衣不衣，履不履，饿疯了前来乱道咧！”说着，众官到了施公面前，述说了他念的话说，请命撵逐。

施公听罢，说道：“众寅兄，不必气恼着急。他念的并非奸言，又非讽刺众人。常言，匹夫一念至诚，便可感风雨，召鬼神。果然说大话，小结果，有头没尾的，空来溷扰，再责逐他。再等稍迟一刻，不见有雨，叫他心服口服的



领责。”施公说罢，众官看了看天已午刻，都要过去，那日色热的，真是可畏。众官民此时，都知和尚说的时刻不曾有验，全在庙里围着，等看施公怎样摆布他。

众人正在交头接耳的乱说，猛听傻和尚大嚷之声，把众人倒吓了一跳。又一细听那傻僧嚷的，乃是：“黑龙黑龙，快把雨行！甘露三尺，慰彼三农。”他那里嚷罢，忽来一阵轻风。众人对天远瞧，那浓云已满九霄，登时大雨直倾，雷电交作。军民见那雨从未初直落到酉正，微止了半刻。众僧道各回本庙，天到黄昏，用罢斋饭安歇。不表。

却说那雨，先前瓢泼的直倾，停约一刻，复又蒙蒙，一夜未止。到了天明，四外一望，真落了个池满沟盈，运粮河中，河水平添三尺。

众官晨起，吃茶已毕，见知州到来。众官俱对施公相庆贺，贤臣说道：“此是傻僧功德。众位寅兄不知有何定论待他？”众官道：“还是大人作主。”此时，施公已测透傻僧出处，不是凡庸和尚。只得说道：“你们先摆上斋饭，再叫他前来，问他所欲，再作道理。”州官道：“求雨乃有益地方之事，下官的责任，卑职奉命请他到来。”说罢，带着跟随人行到房门外，只见门尚虚掩。吩咐跟人将门推开到室中一看，那傻僧卧在地下沉睡，忙令跟役呼唤。

只见那人挺身爬起，朦胧二目，憨声说道：“你们为何惊了我的瑶池圣宴，使我不得吃饱？”州官听了，猛然不解，暗说这傻僧必是疯梦未醒，不然为何说出混话？又知他憨傻无所畏惧，连施大人他还不怕。无可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下官奉施大人命，特来相请说话。刚才至此，何致唐突有惊赴宴？和尚快出去罢，莫令大人见怪。”那傻僧听罢，不说去否，先翻着眼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，前来搅我？”跟随人役见他直说疯话，恐怕再说出不受听的言词，忙接口道：“这是本



处的父母官大老爷。”那傻僧一听，先哈哈大笑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当是谁，这么拿搪作势，敢是州尊？那你们说他是父母，就应顾子妇，怎么不疼子妇，就爱那姓铜的、姓钱的方眼孔呢？”说罢，站起来又笑，拿起木鱼往外便走。将州官闹的面红耳赤，无法可施，只得随着来到前面大殿。

只见傻僧与施大人也不行礼，众官倒起来让他坐。他并不推辞，便坐在施大人对面。州官想着施公必要怒他无状，哪知施公一见便道：“这场雨，幸和尚求下，救济万民，有此善功不小。今备蔬斋，暂用一餐。再者，请问禅林住来何处，将来好派人赍送斋粮，使百姓尊礼。”施公说罢，吩咐修斋。下役答应，叫厨子制造些蔬菜素面送上。刚摆在桌上，那傻僧一看，说道：“大人要请我吃饭，就是不吃那素物。”州官先前受他奚落，正在心里恼恨，忙接口道：“皇上自求雨以来，便颁旨断屠。”傻僧听了，复大笑道：“你这州官也倒不错，分明当着施大人说谎遮掩。要不为吃肉，何能叫人捏住款柄？”内有位武职，说道：“你这傻僧直是妄口诬人，有何凭据？”只见傻僧大笑道：“你们不服，派人到鼓楼南街上，张、许二屠家内，他那地窖中蒲草盖着，现有豚肩猪腿。就说已经下雨，官不计较，按价给他买上几斤，他必肯卖。”州官听罢，忙忙说道：“要是不准如何？”傻僧道：“要是不验，将我这化缘讨饭吃的神木鱼儿输给你，叫你衣钵传世。”州官怒气说道：“真乃晦气！这僧人过于憨，不畏法，满嘴说的是些什么话语！今倒要依你买去，如不准时，再行算帐便了。”说着，吩咐下役而去。不多时，把肉取来，回说：“小人去时，屠家初还抵赖不承，后来说破他们藏肉之处，才心慌取出，并未讨价。”众官听罢，彼此相看，都不敢说嘴咧！

施公在一旁，也觉惊异。暗想道，这和尚大是神妙。将



他求雨济民所行神迹，具表奏闻圣主，加他个封号，大修寺院，使一方不湮没了佛门显应的善缘。贤臣想罢，将内司叫到近前，说是如此这般，急去快来。内司答应而去。此时天色尚在阴晴相半，施公吩咐摆上筵席。众官笑道：“时已过午，和尚既要酒肉，叫他先用罢！”施公明知是憎傻僧多话之故，难以相强。

看那傻僧，并不逊让。手把木鱼槌，将木鱼儿打了几声。众官又不知何故，腹内窃笑。忽听他叫道：“施大人，我有个小曲词儿，能知人心事，你们将耳朵伸开，听着我唱。”唱的是：

众位官儿休暗恼，官场规矩我不晓。  
直言说的人怒了，低骂秃驴我不好。  
从来都不知颠倒，吃斋睡觉合傻笑。  
雨足田野匪我功，敕令龙王张洪教。  
爱敬忠来爱敬孝，不求御口加封号。  
有心为善如不赏，你的金银我不要。  
一步自比一步高，他年相会作总遭。  
龙潭虎穴防惊险，不倚英豪恐不牢。  
我本佛门一傻僧，人生定数我难明。  
要求未到先知事，钦命东巡问孔生。  
去来不必问行踪，佛法因缘异日逢。  
去处来时来处去，黄金布满整园中。  
天相吉人忠与孝，真经一卷动天庭。  
莫怪憨僧多管事，佛心无处不多情。

那傻僧念罢，走过去，便坐在正面椅上。众官认他去吃筵席，暗说，这和尚怪极，心里骂他，都能知道，莫非是真



神人，怎么又饮酒食肉呢？实在使人猜疑不明。

不言众官纳闷。且说施公听罢他念的言词，心内也觉猜疑。暗说，这僧莫非是济颠重来下界？我心想的事，他都念出。其中又有令人难解之处：我想给他奏明皇上，并想送他银子，只是方才的主意。说是恼他骂他，又说有人怨他，刚才说话、詈骂都是有的。那山东孔生，乃是在江都县之事，今日怎么说是要知过去未来，去向山东问他？又说是钦命东巡，又说有龙潭虎穴，还说是异日相逢，这些话，不知又说到何处？难道皇上命我去山东访孔圣后裔？此话断无此理。等着施安回来，赠他银子，看他如何，再将他带到馆驿，问他个确实，贤臣正然思想，只内司到来，将银呈上。贤臣命放在桌旁。

且说傻僧对着那酒肉并未下筷，他看见银子送到，仿佛长了精神一般，慌忙站起，到那银子近前，大声说道：“众位老爷看着，我能借这大块银子种在地下，展眼长出银苗。”嚷道：“此项白银我无用，舍在山东济万民。”不知傻和尚之术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〇三回 众仓户巧蒙作弊 施大人复申牌示

话说众官，听说傻僧去种银子，都坐着等看如何变法。哪知他乃借此脱身呢？这傻僧，早知施公心内之事，不欲明说，宣泄天数，所以借唱儿叫人听着，已经算是含糊对付了。他又知道，施公还要往下详问，故此他见施安将银取到，便趁机会，说此种银生苗，哄的众人信了，要看他的异法，他才往庙后走出。他哪里真去作那无益之事？到了院后，便将银倾在地下，又从庙的后院绕到门前，徜徉而去。

众官候了多会，不见动静，就有那心急的说道：“这和尚怎么不回，莫非拐银逃走？”施公道：“不要妄口诬人，他与其拐走，我既说送他，何妨明着拿去呢？那银子，许未长出苗儿来，不好意思前来，却是有的。天色已晚，不论那位贵职前去看看，叫他不必要作这法术了。看看如何，速来回话。”施公叫施安同着几人刚走到了那里，只见白花花一堆银子捺在地下。吩咐众役拣起，又到神殿禅堂找了一回，并不见傻僧，只得回来禀明施公。施公心中才悟，想他唱的话语之内，已经说着是不要银子，不必问着来去行止。

且说贤臣自与众官求雨已毕，回到衙中安息一夜。天明起来，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关小西进衙叩见，侍立一旁。贤臣问道：“你们访查之事，何妨对我说来。”三人见问，连忙答



道：“小的等这几日在仓里仓外，水旱道上，留心踩查，并未见有实在情弊。只是听人传说，先前仓廩官吏，并车船人役，相沿种种弊陋，不一而足。说是虽有正直无私的，又皆怕招嫌怨，互相隐瞒，不肯出首。那等奸滑仓吏，往往与皇亲国戚、各府的豪杰勾连，于中蔽混。每逢到了二、八月，放各旗的米石，便生出许多鬼弊。说是历来廩中之米，都该出陈入新。他们生心先暗通奸商，将上等的好米侵挪抵盗，又暗与各旗的承领串合一气，捏造虚报，欺蒙冒领，乘机走出仓外，卖与米铺，分价各饱私囊。到了亏欠米数，复生奸计掩盖，不是用红朽的支应，便是用搀合沙土的搪塞。八旗兵丁，老实朴讷的，无法可使，不但领些红朽米，还被他们七折八扣的克落。小的等听说这些个弊病，全由奸诈花户，并著名豪匪作出来的缘故。听说那些官员不是不能详察，皆因有等贪鄙的，希图分肥，以为平空内里得利，所以明知不举，反与他们掩遮奸迹。瞒得一年是一年，隐得一季是一季。此是小的在仓廩左右访闻的一派话语，特来禀知老爷。如今眼看又到开仓日期，小的先前访明的那几个积豪恶匪，还许仗着他们主人的势力，诱花户结成一党，照旧的前来行欺诈私。准否，老爷再行裁夺。”

且说贤臣本来就好管闲事，今听关小西等这样一说，未免心中气恼，点头说道：“非汝等再来详言，我几忘之。吾想到任之后，应该例有条陈。先前出的那几道牌示，皆是书吏仿仓厂从前的故套。如今既知还有这宗许多弊处，只得再自拟一道牌示。你们三人暂且下去，照常的缉访，吾自有主意惩办他们。”关小西等听了，一齐退下。贤臣见三人退下，吩咐摆饭。用毕，心中思忖：一等到开仓，须得认真留心，务使一切仓弊尽绝。这些个蠹吏棍徒，非要叫他们望影而逃，不能不消除了后患。贤臣想罢，立刻吩咐内司，将纸笔



放在桌上，将墨磨浓。贤臣提起笔，不多时，自拟了一道牌示。将稿作完，叫施安交明仓书，另行缮正。施安即刻吩咐缮清送进，复呈与贤臣。施公阅看了，用朱笔标过掷下，叫仓吏传木匠造木牌，粘贴上面，悬挂仓厂门首，并要路之处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〇四回 奏条陈仓上守法 施大人领命出巡

且说仓上官吏，皆知施公新添了牌示，传说的人人皆来观看，一齐走到近前，只见上写着：

钦命仓厂总督施，为再申牌示，以防弊漏，而重国储事：照得国家设立仓廩，积存粮米，原为八旗官员兵丁日食至要之需。一出一入，该员弁等，均宜谨防留心。稽查升斗之米，不准营私，须要执法如山，秉心若水。倘有吏役舞弊，即宜禀明惩治，不得微徇情面，隐忍不言，总期不负朝廷恩用人材之至意。近闻有等豪恶，影借主人权势，窥伺春秋二季，领放俸米、甲米，以为奇货可居，前来煽动胥吏，行欺行诈，弄鬼作奸，内外勾通，虚捏重领，恣意将黑档子米窃运出仓，瓜分肥己。种种弊习，闻之殊堪令人发指！更有等贪婪之员，不思洁行供职，反图分润私囊，知而不举。己先不正，故不能正人，致令此辈肆无忌惮，所以仓务日愈久而弊愈深也。本院自莅任以来，知从前牌示，尔等视为旁文，故流弊至今不净。今本院访闻已确，不惜舌敝唇焦，再申示谕。大概本院之声名，莫不知



之有素，尔等须将从前心肠，早早收拾。倘再仍踵前弊，一经密察，定即按例严绳以法，绝不稍宽。各宜慎遵自爱，毋致噬脐。特示。

康熙 年 月 日示 实贴仓厂

那些军民人等，看罢牌文，个个赞美施公的贤能。那仓上官吏，平日不作弊的，便说有了这牌，往后即可止住弊病，免的日后查出错处，受其拖累。那等先前作弊的，看了这牌，未免恶其害己，心内便生暗骂，说这个歪骨头，真正可恶！莫非打算着要在仓厂一世，无故又添了这道牌示，即便他走了，后任也必要较准，何苦挨这空心骂。众人好恶不一。

且说贤臣，自出了牌示之后，每日将仓上之事，与那有才具的属员，议论讲究。凡仓上诸务，莫不悉心谘访。一日心中想起郭起凤等禀明有皇亲国戚的家丁煽惑花户舞弊之事，遂唤内司，取过文房四宝，拟了一道奏议——皆是深切仓厂利弊条陈诸务，俱是正本清源。那时，康熙佛爷正在励精求治，看了这个条陈，龙心甚喜。暗说，施仕伦之才能，真堪大用，不枉朕越级擢用，畀以重职。遂朱批道：

施仕伦所陈仓廩条款，均系慎重仓务，有益国储。着该户部定为成案。自此次定立章程之后，务各秉公实心任事，以赎前罪。果然始终奋勉，着该督随时奏请，即予升迁。其贪赃舞弊者，该督随时确访，按例严办。至花户舞弊，系监督自行察出，即专治花户以应得之罪。如系通同，即照犯赃例议处。至开仓放米，再有恶仆豪奴，并肆横积匪，串诱吏胥，行飞诡之弊，该督查明据实参奏。不拘王



公贝勒、国戚皇亲、文武第宅，即按约束家人不严之例，处分示罚。其奴仆即照恶棍匪徒盗窃仓库之款定罪。施仕伦视国事犹如家事，竭尽勤劳，整顿仓储，纤悉备举，不避权势，杜弊除奸。其才智心力，颇有古大臣之风。着加赏一年双俸，并颁赐荷包一对、折扇一柄，用旌其能。钦此。

自朱批旨意下，施公看罢，立刻望阙叩头，又上了一道谢恩赏的折子。那些仓上官吏畏法，再也不敢舞弊。果然那年到了开仓，一概事务被施公治理的条条有款。先前索御史来查仓廩，半途回京，今又复来到。开仓之日，同着监放米的各旗员，一齐来至通州，见了施公俱各赞美，并监验着放米。这一次放米，各人激励，一毫陋处皆无。

不言施公的法令名声传遍京、通、湾、卫。且说那年各省，也有风雨调和之处，也有旱涝遭灾之处。先前表过，年成不能到处一样，各省督抚按例具折奏报。唯有山东一省，有数州县，由春及秋并未见雨，旱灾之甚，人民莫不惶惶。山野之处，半为盗藪。山东巡抚特疏奏知皇上，请蠲请赈。

老佛爷见了表章，即在龙案上展开。观看罢，龙颜便带忧愁，对两旁众位大臣说道：“不料山东遭灾如此，饥民不堪。据抚臣所奏，如今已是草食不济。朕览之殊觉忧思。想万民嗷嗷待哺，不急加抚恤，必致流离失所，为匪为盗，地方不安。但施赈必须得人公直廉明，方保地面官吏无克漏之弊。倘不遴选才智素优之员，前去总理监察，百姓即不能得沾实惠。众卿等可保举一员，深悉民情疾苦，不负朕倚任的，速行前往，朕乃放心。”此时众公卿听罢老佛爷圣谕，遂乘机奏道：“我主要赈济山东数百万饥黎，非专差大臣监查不可。若用僨事贪庸、职分卑小之员，必不能镇慑官吏，



洞悉民情，亦不能有公无私，宣布国家恩泽。查有仓廩总督施仕伦，才具明敏，廉洁贤能；又系任过知县，深谙民间之事，此时又总理仓务。若用施仕伦前往放赈，凡赈用的帑款米款，该由何省拨发，自然熟悉胸中，办理周到。臣等想来，非此人不能任此大事。果然臣等所举，有当圣旨，祈我主降旨，召施仕伦来京朝见，命他前往。”老佛爷心中哪能想到他们暗藏奸计，要叫施公远离京都？

且说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已过中秋佳节。施公在仓上已将那俸米、甲米，并补领的零档米石，俱一同索御史、众仓监督，将米放完。那日正在纳闷，闻听内司来禀说：“有圣旨到来。”贤臣听罢，连忙吩咐摆下香案，整理衣冠，前来接旨。此时差官已至仓厂衙门。只见那里摆着香案，施公一瘸一点，前来迎接。差官一见，勒住行脚，下马进衙，将旨意先供在香案。施公朝着圣旨行了三跪九叩首礼，然后跪听宣读。差官复又请起旨意，开读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贤能廉介，国之股肱；尽瘁鞠躬，臣之本分。兹尔仓厂总督施仕伦，前者，卿任知县，朕即知尔吏治才长；既迁府尹，治国治民，尔更能多筹广略。今复略陈仓务，不避威权，力除恶习，洞达利弊。卿之屡著劳绩，诚不愧为治世能臣。兹因山东一带赤旱成灾，禾稼无望。山东抚臣奏请颁赈。朕思保恤灾黎，必须精察廉明，方能镇慑不肖官吏并刁绅恶监势恶盗徒。朕总期穷民得沾实惠，免贪吏侵克弊端。尔施仕伦才力有余，算无遗策，国计民生，谋尽周到。兹钦加尔太子少保之衔，前往山东救灾放赈，勿令一夫不得其所。倘有贪官污吏、恶霸土豪，尔只管认真惩办，莫使



流毒害我良民。所有赈用银米若干款项，该由何省仓库拨用，料尔自能审时度势，随时制宜。察看民情，该如何措置，任卿便宜施行。尔拜受恩命之后，即便来京，请训驰往。其仓厂事务，朕另派员暂行护理。尔其勿滞。钦此。

施公三呼谢恩毕，方站起与差官相见，让到官厅吃茶款待，叙谈闲话。

不表差官回京。且说施公心中想道，都中许多臣僚，老佛爷不肯差用，怎么转想到我施不全呢？莫非其中有人保奏，也未可知。想到此，施公即刻吩咐施安，叫进关小西等，收拾行李起身进京。

从此，这一进京，往山东放粮，施公的名声，人人传布。一路上又出了许多奇冤异事，除了许多恶霸强贼。这正是天生贤臣，扶佐圣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〇五回 入京师贤臣陛见 扮客商私访民情

且说施公自从接旨，即刻吩咐关小西等，收拾行囊，诸事安置已毕。贤臣出了仓厂衙门，施安等扶持上马，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关小西等，围随在后，星驰起程。仓上官吏，送有里许，贤臣便吩咐：“众位回衙，须要好好当差，报效国家，无亏臣职。”众人听罢，方才回去。贤臣带领着亲随，进了齐化门，吩咐关小西等，暂押着行囊，且先回宅。自己只带着施安，从东华门直入，进了禁地，叫施安在外等候，闲言不表。

且说施公那日到了朝房，众朝臣俱已朝散。彼时老佛爷正在南书房翻看史书，思想山东灾荒，求所以补救之策。当值的卫太监，只得到龙驾前跪倒，说道：“叩启我主万岁！现有仓厂督臣施仕伦来京陛见，在朝房候旨定夺。”老佛爷传旨，命宣至宏德殿问话。卫太监叩头下去，来到朝房，对施公高声说道：“皇爷有旨：宣总督宏德殿见驾。”

施公听罢，不敢怠慢，即刻随着卫太监，从金阶一旁往里面走不多时，到了殿前。只见老佛爷已经走到那里，在御座上坐着呢。两旁有几个随驾的太监伺候。此时卫太监只得退闪一旁。施公上前，低头朝着老佛爷行了三跪九叩首礼，又跪伏在地。老佛爷一见，那等歪歪扭扭的身躯，也觉着可



笑。天颜可喜，叫声仕伦：“尔不愧为国之能臣，看你这形体，实在的跪伏不便，朕今赐你一个锦墩。”说着，命内监取过。施公连忙谢恩，仍是半跪半坐。老佛爷又叫声仕伦：“朕前者观尔条陈仓务，深切利弊，足征尔劳心国事。今因山东奏来荒旱，民间遭此颠连，殊堪悯恻。今将颁赈救恤，诚恐不得其人，百姓难得实惠。今特命卿前往放粮，并巡察贪官污吏。如有奸佞强恶之徒，任卿酌处。至该赈用粮米帑物，该由何省拨用，卿只管便宜行事。料卿此去，必能筹策得宜，万民不致呼号失所。兹特加卿太子少保职衔，出巡稽察。俟回京之日，另加升赏。卿宜速速起行，勿令小民流离载道。”施公听罢老佛爷圣谕，连忙奏道：“微臣是无才能，只不敢负我主厚恩，有误国家政事。微臣明日即便登程。”老佛爷听了，即命退朝。

贤臣受命，至次日连忙起身，辞别了父母兄弟，并宅内一切众人，登程就道。且说贤臣出行的日子，乃是到了九月初一，金风凉爽，暑气全消，一路上逢州过县，轿马仪从，俱接驿站住宿。地方官送迎，并预备公馆，不必细述。

过了芦沟桥，贤臣、小西二人先走，大轿在后，按站住宿良乡县。这日到了涿州地面，遇着一件可异之事。施公与关小西闪在路边，偷眼看着。只见乃是一家发殡的，车上送殡的是个少妇，旁边有一男子相随。那个少妇哭的声音并不悲切，坐在车里，直是与那男子眉来眼去的，一阵一阵的传情，不像丧家的气象。贤臣看罢，心中有些犯疑。抬头看了看，天色到未申，叫声小西：“天气不早咧！你去找个洁净旅店，住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”小西答应，往前边找去，不多时找着了。贤臣同着小西一齐住下。到了店内，便叫小西出去访问，是何等人家出殡。

好汉闻听，连忙前去。不多时，走向店内，慢慢对贤臣



说了一遍：“那少年男子，是个皇粮庄头。家业广大，倚财仗势，结交衙门吏役。好色纵淫，欺压良善，无所不为，全作的没天理的事情。此人姓马，外号人呼为马鬃，本名叫马大年。送殡的那妇人，是他家人媳妇，娘家姓柳，外人呼他叫柳细腰。他丈夫冯二点，不知所因何故，前日自缢而死。这个庄头，今日拿出钱来，发送他媳妇送殡，所以马鬃跟在后面。”小西说着，贤臣心内早已明白，对小西说道：“这件事，我看定有缘故，不用说是淫女与那男子通奸，日久情热，谋害了亲夫。按理，这淫妇立刻究问明白，就该一齐治罪。只是钦限紧急，要一详审，未免误了行程。只好赈济回来办了，暂由恶人多活几日。”说罢，主仆用罢晚饭，安息一夜。次日清晨，店小二送来脸水，净面已毕，就势儿要了茶饭。用罢，小西算清店帐，扛起行囊，告辞店主，迈步出了店门。

贤臣歪拐的跟随在后，关太前行，复又上路，一直的穿过涿州城去。贤臣身带残疾，焉能行走得动，只得又雇了两个赶程驴，搭上褥套。小西扶持施公骑上，然后自己就势也就乘上，前后顺着大道行去。那贤臣骑在驴子背上，就不是步行那等样儿咧，也有了精神咧！瞧了瞧左右无人，遂叫声小西：“常言说‘多能多干多劳碌，不得浮生半日闲’，这话说的不错，只是人生都有个定数在内。通州求雨，那傻僧已竟说明。当下我尚纳闷，今日果然钦命出巡山东放赈，岂不是个前定？可巧今日到了此处，便遇着这等怪事。我有心想在涿州立刻升堂，审问来历，又怕耽误钦限，有碍被灾之民，辜负了老佛爷轸念究黎的恩惠。”关小西说：“此事小的与大人，乃是暗行私访，不好明去札委知州。且又过了城池，不容易再返回去了。”贤臣听罢，叫声：“小西，你这主意，却倒不差。除恶安良，本地州官既然廉明有胆，大概足



能审出这个冤情，除了这一方祸害。虽说咱们已经过了城池，我想着轿马人夫，尚未能过去，昨日一定也住在涿州公馆。由京起身之际，我已吩咐明白，令施安坐着大轿，逢州过县，俱按钦差的礼节，应对地面官员。料他习见熟惯，谅不至走漏风声，被人看出破绽。今日咱们起程甚早，料他们尚未动身。小西，你看前面，必是个村庄，索性赶到。”

贤臣与关小西进了村中。四顾一望，只见路西里挂着茶牌，上写着“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。”粉皮墙上，还写着：“家常便饭。”小西看罢，说是“咱们就在这里吧！不用往前再走咧”。说着，好汉从驴上下来，扶持贤臣也落了平地。茶馆门外，有两根木柱，将驴拴好。主仆二人走进去，只见那里面甚是清净。原是一个年老的妇人，并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童，应酬茶客。贤臣一见，心中甚喜。小西上前找了一张桌子，将行李放下。主仆二人，一齐归坐。那小童送过茶叶。小西放在壶内。小童将开水泡上，佯倘而去。小西说：“老爷速写札谕，小西好赶着前去。”说罢，因带有现成纸笔墨砚，在褥套之内，掏将出来，放在桌上。贤臣提笔一挥，登时写了一道“详审奸情，以重民命”的札谕，让小西好赶着前去。又写嘱知州：暗中访明奸夫淫妇的缘由，以及该当如何勘验，如何申详，只管细心问拟，如有错误，自有本院作主。贤臣写罢，即交与小西。英雄接到手中，如飞而去。

小西到了涿州公馆，可巧施安那里果然尚未动身。小西到了公馆，对施安等如此这般，说了一遍。王殿臣、郭起凤一齐说道：“不须再奔州衙，大概知州必前来相送。‘钦差’回头交与他就结咧！”说罢，小西将札谕递给王殿臣，仍就大踏步去保护贤臣。后来施安见知州来送，即命王殿臣将札谕暗交州官。那知州本来不避权贵，又兼有施公札饬，果然



将奸夫淫妇究出实情，按律治罪。施公以后知道，上摺子将知州保举，升任知府，此是后话。

不表施安坐着大轿而行，且说关小西急忙赶到茶馆，只见贤臣尚在那里吃茶坐等。一见英雄已到，便问办的如何？小西如何对答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〇六回 少妇送殡露破绽 恶霸行路逞威风

且说关小西听了施公之言，问道：“老爷，这奸夫淫妇害了本夫，今日如何看出他们的破绽？”贤臣说：“我并无别的法术，不过私访民情，处处留心。见闻之际，暗察声音动静。凡人于其亲爱之人，必是始病而忧，临死而惧，及其已死，哀切哭泣。适才见那妇人，哭已死之夫，声音不哀而怀惧。又见与那男子眉来眼去。闻声察色，知其因奸致杀，一定无疑也。”小西听罢，心中叹服，说道：“老爷真是烛照如神。”说罢，给了茶钱，主仆仍然骑驴就道。

且不表五里遇着桃花店，十里过了杏花村。小西催赶着两匹驴，甚是快速，顷刻走了三十里路程。那里有个地名三家庄，主仆喂罢脚驴，找了一座干净饭铺，吃了饭食，复又登程。只见路上来往行人，也有骑马、坐车的，也有推车、肩担的。贤臣一同关小西骑在驴上，听这些人言讲。

贤臣眼望好汉，把头一摇，将驴一勒。好汉更会其意，只得也将驴暂住，让众人的驴过去，慢慢跟在后面，果窃听二人谈说：“我倒有个兄弟，亲眼见他对我说来：这位施公大老爷，原籍是南方人儿。只因祖上挣下功劳，皇上加封，入在镶黄旗汉军之内，世袭的镇海侯爵。初任江都知县，代署过州印二任，顺天府三任，便升到仓厂总督官印。可见皇



上重文才，不是取的相貌。”那人听了，更加不服，道：“我说这句话罢，尊驾再要夸奖他，不如先骂我个猴儿崽子！不是在下夸口，愚下乃茂州人氏，我姓牛，外号人称牛腿炮，在茂州小小有个名望。不论几时，众位要是走着我的贱地，打听打听，没有个不知。列位往后撞着我，不必理我。常言‘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’，将来众位总有到茂州去的。我们结拜的有四个弟兄，每日同在一处，义气相交，人人皆晓。我大哥姓武名貌，绰号人称铁金刚。我二哥姓金名玉山，家中广有产业，终日眠花宿柳。三哥姓赵名大璧，爱交江湖朋友、衙门官吏，人称独霸茂州。在下本名牛玉璜，皆因说话行事，没有板眼，所以人送外号牛腿炮。我们哥儿四个，不敢说有点小字号，就是皱皱眉头哪一个都称‘乖乖的’！众位有时到了贱地，倘有个大事小情，只管提说我牛腿炮一声，什么事情都可了结。如今，我这是从涿州探友回来，路过此处。你们说这些言词，实在叫我听着可恼！施不全果然山东放粮，必要从此路走，我看他将我怎样！他行的事，我都知根知底，贪财害众，奸诈欺人，怎么算得忠臣！在江都县，有个黄天霸，却是一位英雄杰士，被施不全甜言巧语哄的跟他捕贼办事。那黄天霸作官，心甚怕死望活，挣功立业，把他结拜的弟兄，为救施不全，都用镖镖死。你们猜后来怎么待遇黄天霸？竟如家奴一般驱使，并无一点儿提拔之处。黄天霸跟的日久咧，不知他是最好不过的坏骨头！”众人见他满面通红，带着酒气，全不理他，一齐催驴，各自走去。

此时贤臣与小西俱跟在后，听了个详细。施公恐人看破，并不愤怒，仍是坦坦然的骑着驴行走。那关小西本来不曾念过诗书的，又兼手有艺业，英雄气象，自是粗鲁。听见人谈论贤臣，登时怒发冲冠，按捺不住，就想上前动手。刚



一抬头看贤臣，只见施公那里摇头。小西看罢，也就知道贤臣怕是泄漏机关，不肯叫他撞祸。复又把驴勒住，离那伙同行的，约有一箭之遥。贤臣又回头一看，并无人跟随在后，遂叫声小西：“将才我见你面红耳赤，似乎有些气恼，那如何使得？未行之先，我就吩咐过，一路须耐性，不可妄动火性，自蹈危险。凡事我自有裁处调度。适才天使其然，叫恶人自诉供招，不过令他们多说几日，然后自然叫他们知道。”一路上，二人闲言。不表。

却说主仆催驴前进，过了三家店，又走了三十里，至新城县过站。由新城雇驴上路，又走了三十里，至白沟河。这日共走了九十里。到了天晚下店，用毕茶饭，安歇不表。至天明给钱，出了店门，复又雇驴前走。这真是朝登古道，暮宿荒村。主仆虽是雇驴趲路，却不论到了何处地面，要遇着行人众多，便将驴慢走，一为探听本处官员贤否，二为访察各处的土豪。

这日施公上了驿路，但见男男女女，扶老携幼，四路奔走，如蜂似蚁。听说那些人全是由山东出来逃难的，也有说是投亲，也有说是访友。又有那多嘴的说道：“你们这些逃走的，难道你们没有耳风？现在老佛爷知道山东灾旱甚重，特发帑米，钦派大员前来赈济。你们就到那里，谁能给你们蒸下包子煮下饭？不过也是忍饥受饿，乞着讨饭。常言说：‘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刻刻难。’在本处喝碗水，尚不至作难。若到了他乡外郡，只怕一口水想喝热的，都不现成。据我说，你们不如回去。带着少女幼妇，离乡背井，哪里都是那等好人？倘遇着凶霸之徒，不讲情理，看见你们饥饿，假意怜悯，生出主意。看见妇女面貌生得稍有姿色，或用银钱饵诱，或用强横欺凌。一入了牢笼，只得由他摆布。或是拐卖，或是强奸，许多的恶处，说不尽他们的阴谋。到那时虽



然后悔，也就晚咧！现在听说康熙老佛爷，派的一位清官，钦赐国帑，救济饥人。这位清官，乃是三甲荫生出身，皇上都知道他刚直，不怕势力，专除赃官滑吏、恶霸土豪。判断公案，真是神钦鬼伏。才能更不用说，作顺天府尹，作仓厂总督，专与国家去弊，行那利益之事。王公、侯伯、驸马等，要叫他寻出过处，也是不肯饶恕。傲上怜下，朝野知名，真是一位有才学的清官。如今可就是差这位老爷前来放粮，他要一到，哪个官吏还敢通私作弊，坑害良民！一定能沾实惠。你们快赶回故土，等着去罢。”

不言行人在途议论，且说贤臣听罢行人私语，自己点头暗想，据这人说来，却不枉我为民劳苦。可见善人说恶人不好，恶人也是说善人不好。张献忠论古今人物，他说西楚霸王是天下第一。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出都门未经几站，说的我便是好歹不一。但只一件，那说不好的，本是恶霸强徒，我偏访恶治他，岂肯还说我的道理？这说我的好的，一定他也是好人，到底不埋没了我为国为民之心，这就是了。

贤臣想着得意，心中一喜，精神徒长，三十里路，不多一时，便到雄县。那驴到关厢，驴夫接去。主仆进了饭店，吃茶洗脸毕，吃些东西，会了钱。小西扛起行李出铺，越过关厢，进了雄县。但见人烟稠密，街道上铺户甚多，主仆也无心观看。只因钦限要紧，贤臣怨顾不得残疾劳碌，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按站雇驴，盘桓前进。贤臣一边走着，对小西说道：“据我看沿路之上，听来往行人话语之中，负屈含冤之民。到处不少。有心细访严查，立刻审问，又恐违了钦限，饿坏许多灾黎。我料施安此时已经过去，比咱多走着一程。如今咱们也只得快走。倘遇说话——有些隐情的，留心记着，俟放粮完毕，再行判问公案。”小西听罢，道：“但凭



老爷尊意。”说着，主仆不敢迟滞，真是往前一程一程的行走。一日由任丘县一早起程，走不到四十里，到新中驿打尖。还是雇驴，又走三十里，来至河间府，换了驴，又走三十里，至商家村，天色到黄昏之际。这日，走了一百里，方才歇在店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〇七回 走漫洼小西取水 逢贼寇贤臣遇灾

话表施公与关小西只因赶路，错了站头。主仆商量着步行，走出十五里之外，到了献县，再雇脚力。贤臣此际，也是无可奈何，只从权缓步当车，往前行走。小西扛起行李，不敢快走，知道贤臣是身带贵恙，腿有残疾，只可款款而行。主仆二人，也顾不的风尘扰扰，顺着大道，一直行来。

走了不到二三里的光景，施公那步履便觉艰难，一拐一溜，一步挪不开两脚。小西一看，只见贤臣浑身淋汗，满面通红，不要说是那残疾腿，连那好腿都似发涨的样儿。他歪着嘴，一言不发，直是哼个不止。小西偷眼观瞧，累的他鸡胸越显，锅罗子越大。虽然如此，却无一言抱怨。好汉看罢，暗暗点头，赞叹贤臣忠心为国。

不言小西暗赞，且说这漫洼之地，并无铺面，行人也都稀少。好汉心疼贤臣，抬头远望，但见前面有个古庙，相隔尚不甚近。贤臣无奈，叫声小西，“罢咧！也不必往别处再赶，咱就在这庙内歇息歇息。倘有住持，就势儿借杯茶吃。”说罢，主仆一齐进庙。其中并无僧道，前边禅房俱已倒坏，只有中间正殿尚存。贤臣抬头一看，中间挂着模模糊糊的一块横匾，上写着是“三义庙”。明柱上还有一联挂对，只见被风雨淋的也不清楚了。贤臣细看，方能辨认，其联云：



若傅粉，若涂朱，若泼墨，谁言心之不同如其面？

为君臣，为兄弟，为朋友，斯诚圣不可知之谓神！

施公看罢，知是祀的是“刘关张”，连忙上前叩拜。小西放下行李，也叩了三个头。又将息将息，行李铺在就地，让贤臣坐在上面。施公喘息多会，方才神定，忽觉着一阵干渴，说道：“是怎么得口凉水喝喝才好。”小西是个义士，惜施公是干国忠良，连忙答应说：“这却不难，只用老爷略等片刻，我近方寻取些前来，老爷好用。大约此处离献县就在六七里路，纵然少迟一刻，到那里也不很晚。”贤臣只得应允。小西如飞前去找水。这话暂且不表。

且说这漫洼地面，虽说离着献县不远，却是个荒僻之处。前不靠村，后不靠店，孤零零一座破庙，时常暗隐歹人，窝藏匪类。又兼那年山东大荒，盗寇如林，抢夺财物。皆因郑州是天下冲要之区，四方的余寇，全来奔聚。那年郑州地面，著名之寇乃是：亚油墩李四、弯腰儿赵八、杉高尖周五、独眼龙王七、笑话儿崔三……他们的姓名不必全表，统共一十七个。因为踩盘子的踩着了有往郑州贩红花紫草的客商，本钱重大。他们知道大客人全有保镖的护送。探听明白，保护客商的，有十来个达官。亚油墩恐怕达官扎手，敌挡不过，又再三哀求一位有名的豪杰，出来帮助。那日他们踩准了那伙客人经过，亚油墩李四约会齐了，便去动手。他们邀的帮手，武艺高超，一阵将达官杀退，得了包赃而归。这漫洼三义庙内，他们作为分赃之所，知道的都不敢从那里经过。



今日贤臣，自打发小西去找水去后，自觉遍身走的筋骨疼痛，随便在铺的褥套上，靠着神台闭目养神。不料每日行程，过于劳乏，不知不觉，便将躯倒在行李之上，合眼睡着了。常言说，人睡如死。外面众寇一见，心中大怒，一个个七手入脚，奔了贤臣。这个说：“一定是只孤雁飞乏咧，藏在这里息腿呢！”那一个说：“莫非是个奸细罢？”又一个说：“不管他是作什么的，先把 he 收拾起来，出一出咱们的气。头里只顾与那达官厮杀，不料那大汉保镖前来，真算有他的黑蛤蟆劲儿，冷不防 he 给了我一家伙，险些儿把我弄倒。如今有了这只孤雁儿，你们让我先出这口气罢咧！”常言说，人厉害叫作狠贼。这个强盗一边说着，赶上去按着贤臣的大腿，用力往下一拉，咕咚的一声，捺在地下。摔的那贤臣叫“哎哟”，连忙睁开眼观看，只见满殿中是人，只不见小西在内。先前睡的两眼迷蒙，此刻添了个二目昏花，忙忙哀告道：“啊呀！列位把我拉醒，所为何事？快快撒手。”再说众寇闻听，一声大喝道：“你别作梦咧！拉醒了你，只是便宜你。实告诉你罢，如今你遇了催命判官咧！”说罢，不容分说，就又动起手来。贤臣一见，说是“不好”，自觉吃惊，暗道：“我这命怎么这等多磨多难！果然是前来特访恶人，遇着灾星，那是自招，无处可怨。今日走着道儿，无缘无故的来到 here 歇腿，会碰见这伙强人，难道这也算我自投罗网，怎么说这等的凑巧？此站并无牲口，走的遍身酸痛，来到破庙安息，忽生焦渴，命小西去取水，以致离开。小西取水，去了好久，为何还不回来？莫非这是前因后果，老天注定我该当此地逢绝？壮士呀！你早来一刻，还可相见，不然，我命休矣！”不知小西立刻来否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〇八回 众盗寇嘲笑对句 关小西闻信惊心

话说贤臣盼望关小西，不见来到。无法可施，只得还是哀求，此时也不顾官体咧！想着迟一会是一会好，候着小西回来。想罢，叫声众位大王：“暂且息怒，听我一言。”只得假意说道：“列位好汉请听，在下是京都人氏，今来献县，探望至亲。只因身带残疾，走到此处，步履难行，故此来到庙里暂息片刻。可巧忽生困倦，不觉睡着，以致好汉贵驾到临，有失回避，罪实不轻。今既冒犯众位，就是碎剐零割，无处可怨。只是可怜，在下是远方人氏，我一命不值蒿草，可惜我一双父母，必然饿死家中。好汉们若肯饶恕我一命，连我家中父母，也不致饿死。好汉们算是救了我的一家三命。常言说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’，大王等不杀三命，更是功德无量了。日后在下还家，每日烧香拜祝，愿大王们日日添财进宝。”

只见那独眼龙对众寇说道：“你们别瞧这个孤雁，长的虽然不甚够本，却倒舌能嘴巧。你们看这一派的蜜拌糖的话，我直觉心软咧。”那杉高尖，也对着笑话崔三道：“万留不得！把他绑在柱上，取一把牛耳刀，开了膛，吃点心血，大家先喝了解解渴。等着大哥来到，拿出你们带的酒来，大家再就着尝一点儿，开发了他。同着大哥，连他的东西一总



分了，咱们好各散。我今晚还要到阜庄驿，会会我那得意的人儿去呢！”李四、崔三二寇闻听，叫声四哥：“你真也算越老越少心咧，那么一个养汉老婆，也值得这样挂在心上？这算什么事情，还说出口来。就是那样猪八戒的破货，也称‘得意人儿’？要真好，古来说的西施、昭君，生成一朵鲜花样儿的，还许买张八仙桌弄在家里当香花供养呢！你这才叫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。今日说的这好话，比作‘见了骆驼容长脸，抱着母猪唤貂蝉’。叫我们说，不如先将那心收了罢，等着大兄来到，诸事已毕，我们有个巧当儿，领了你去，管保叫你乐个有余便罢！”亚油墩李四便吩咐将施公上身衣服剥去，绑在柱子之上。

登时将贤臣吓的眼似釜铃，面貌失色，直望外瞧。心内暗暗叫道：“壮士呀，我的命只在眼前，你怎么还不见到！早知今日有祸，虽然喝死，也不叫你取水，纵然困死，也要挣扎着前行，赶过此处，何致今朝废命。”贤臣心中一急，气往上撞，大叫一声：“老天啊，真真的太不睁眼！”此是贤臣害怕，不知不觉的叫出这么一声来。

哪知众寇一听，更加气恼。其中有一个叫白脸狼马九的，他见贤臣失声怨叹，便大叫一声，说道：“好这个不知死的东西！你既大胆前来，甘心纳命，你还敢怨天怨地的？多出言语，先割了你的脑袋，吃了你的窝窝头！”说罢，照脸就是一掌。只听吧的一声响亮，又听“哎哟”，打的贤臣眼冒金星，鼻流鲜血。登时忍气吞声，不敢言语，只是点头自叹，暗痛在心。且说李四，见白脸狼马九打了贤臣，还要上来再打，连忙阻道：“马九弟台，且稍停手，忍着些。少时就要他的活命，那消与他生气。不必打他，你们老哥儿们不拘谁动手罢咧！”亚油墩话才住口，只见独眼龙与杉高尖二寇，一齐大声嚷道：“四哥，今日这点小事，让给我们开



开利市。往后打仗迎敌，免的胆怯，叫你们众位老兄笑话软弱。如今壮一壮胆子，再要杀人，也就容易咧！”二寇言罢，俱扯出明晃晃的利刃，手内擎着。杉高尖说：“七弟，今日你先让我罢。”独眼龙说：“五兄，你让兄弟今日试试，好不好？”李四复又开言，叫声：“二位也不用再争咧，左右咱们还得等着大哥。即有这个工夫，再容他一会儿。七兄弟，你素常对我说，会什么酒令儿，什么诗句。我如今出个主意，你们两个都得依着我，说一个对句。上联还有个曲牌名儿，你们哥俩对下一句。谁要能对上来，谁先动手。对不上来的，不但叫他不能动手，还要罚他个东道，吃喝时叫他给众人斟酒。免得二位争论。”二寇听罢，只得将刀一齐入鞘，都说：“四哥说的最好，你先说一句，试试我们的才学，谁高谁低。”

亚油墩见二人应允，叫众寇一同团团坐下，说是：“众位听着，如今我说的不好，众位也罚我个东道。”只听众寇一齐答应，都说：“四哥快说，我们好听着，有味没味。”李四道：“我就指着这只孤雁说罢：‘雁落沙滩，撞着打牲人必死。’”众寇听罢，齐都咂嘴，连声夸好道：“真是比的不错，我们听着，这才学比那醉写的李白，不在以下。这该周五你们哥俩的咧，快对呀！”那周五本来斗大的字认不了一升，哪能会对对联？急的张口瞪眼，抓耳挠腮。那王七却念过四五年书，心内灵透。他住家又挨着学堂，常听市村的那些学生，讲究什么对字，所以他懂的个大概。且说王七见周五对答不来，便得意说道：“五哥，你先慢慢的想想，我先对上一句，试试合四哥的意不合？”周五听了，并不言语。众寇一齐开言，说是“很好”。王七带笑说：“众位听着，不要见笑：‘劈破玉龙，飞彩凤任意高腾’。”众寇闻听，一齐大笑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，四哥说了个‘雁落沙滩’，王七弟的对



个‘劈破玉龙’，活的死的都有，又有两句曲牌名儿。”说着，又一齐掐着指头，算了一算，都是十一个字数儿，遂哄然共赞道：“大才，大才！吾等不敢不服你的。”此时，周五急的面通红过耳，说是：“你们可再等等。我对了，也对上句，看好不好。”众寇说：“使得，你快想就是了。”

不表众寇咬文嚼字。且说贤臣，被白脸狼击了一掌，不敢言，只得任其捆绑。低头思想，暗暗叹气道，我的恩重圣主，只知微臣山东放赈，哪知我半路亡身。微臣一身死无妨碍，只可惜误了国家大事，有关亿万民命，不能实受国恩；高堂父母，不能侍奉。

却说壮士小西，自从往近方的去处取水，不敢迟慢，如飞的奔了村庄。走约三四里，但见前面有村子。好汉走上前来，瞧见偏东一家庄院，门前有座菜园，旁边一眼砖井。小西看罢，举步走至井边，并无汲水之物。刚要前行求告，忽见从里边走出一个老者，年纪五旬，肩担水桶，手内拿着细绳，来到井上。小西一见，连忙近前拱手，带笑开言，叫一声：“长者请了。在下是行路之人，从此经过。因伙计身有残疾，步履艰难，一时焦渴思水，在下故此前来。万望发善心，赐一器皿，取点水回去，好去救伙计之渴。”那老者听了，说是：“客人不必太谦，这里有现成的水桶，你自己汲些儿上来。我去给你找一水罐，你好盛了，拿着回去。但不知你们那伙计今在哪里等候？”小西答说：“现在漫洼三义庙内。”那老者听罢，说道：“客人，你快着汲水，我去给你拿水罐。”说罢，老者慌慌张张，须臾拿到。小西此时将水已经汲到桶内。那老者说：“客人，我有一句话告诉你。依我说，你快着取了水去罢。你那伙计，时运要好，还许无事。要是走着低运，只怕此时早就没了性命。你们远方人，是不知道。那三义庙内，好似杀人场，陷人坑，时常强寇那里歇



马，害的行人不计其数。青天白日，鬼神现形。不遇着他们，那是万幸。若时巧了，一时碰上，只怕你说破了唇舌，也不肯饶放。你快回去看看罢，不是玩的！”

小西听罢，登时吓了个真魂失散，连忙拿着水罐，说是“多承指教”，告辞老者，流星似的往回里便跑。一面跑着，一面游疑。及到离庙不远，连忙闪目观瞧，但见庙外闹嚷嚷的，约有一二十匹马，拴在树上。许多的小卒，坐在树下，树旁挂着几十个袋。先前小西走过黑道儿，一见这光景，就知是江湖上的。众人都在那里席地而坐，一个个指手划脚，不知说些什么。看来看去，只不见贤臣的影形。好汉登时心下着忙，口内连连说道：“不好！一定应了那老者的话。”心中一急，怒气一攻，往庙里便闯将前去。不知关小西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〇九回 商家林贤臣被困 三义庙义士发风

话说关小西惊忙带怒，舍死忘生，找寻贤臣的下落。好汉站起身躯，大踏步往前走去。走了不远，心中忽然想道，俗语说“事要三思，免劳后悔”。我这一进庙去，若论武艺，他们总有二三十人，要说擒住我，料亦费事。只是个“能狼难敌众犬”，果然我的恩主已经遇害，我今闯进去，或是我伤了他们，或是他们伤了我，不过拼着一死，倒也壮志，不负主恩。倘若主人未曾遇害，我今一粗心进去，与他们拼命，他们必定先害我的主人，不但不能救主，反是送了主人的命。不如我往近处，偷着看上一看，再作道理。好汉想罢，复又找了一个土坡走上去，找着庙墙缺处，仔细观瞧。

先前皆因众寇乱哄哄的，或起或坐，并庙外小卒们，与树上拴着的那几匹马遮掩住了；又搭着那时好汉，也正在走的头昏，急的两眼迷离，所以未能看的真切。这时，将心神略定，更加着留心察看，故此瞧见贤臣，小鸡子似的绑在那殿柱之上。好汉看见贤臣尚未被害，稍宽放心，只是无法解救，进退两难。暗说这事幸而不曾冒失，那时要是一冒失，杀将进去，倒是害了恩公。如今须得想个万全之策，才能救得出此火坑。好汉一面思想，只见旁边有株柳树。回身将取来的凉水提着，走到树后，自己喝了几口，仍然放下，蹲在



树旁，思想妙计，此话暂且不表。

却说众盗寇，只因等杉高尖思想那副对联。他满庙里乱走，忽然起来坐下，坐下起来，要想着往下对答，又无那等才学。正在急的坐卧不安，可巧有一卒前来报事。众公你道报的何事？只因关小西先前蹲在树下，心中想计，短叹长吁，急躁多会，总盘算不出计策。一时浑身发着热汗，亚似蒸笼，淋漓不止，刚要想着站起身来凉快凉快，偏偏的那小卒前来撒尿，见一大汉在树下乱晃。这小卒也不顾出恭，一路乱跑，便喊叫着回庙。小西一见，知道形迹已露，不得不出头前去。又暗想，大丈夫死则死耳，纵然在这里蹲到明年，也保不住恩主残生，如今不如进庙，如此这般，再见机行事。好汉想罢，将主意拿定，随后跟着那小卒慌忙迈步前往。比及小西到了庙前，那小卒已经将撒尿遇着大汉的话，先对众寇说了。那时杉高尖想对子，想的又羞又气，正然无法可施，忽听小卒如此这般一说，便趁这机会，拉开了回钩儿咧！众寇俱未开言，他先一声怪叫：“哎哟，哪里来的狗男女，敢来此处窥探？”

且说好汉心中拿定主意，进庙去看风使船，忽见先前进庙的那个人，跑将出来。他见好汉已在庙前站着，便叫道：“呔！你这厮作什么来在我们这里张望？我们寨主已经知道，叫我传你进去，有话问你。我认你还在树下偷看呢，敢则自己投来。很好，看你倒是根棒子，还不怕死。”好汉听了，未及开言。那些庙前的众卒乱说道：“好好好！他自来在这里找他伙计的，还不肯央及着我们给他禀报呢！我们想着留他一条生路，劝他逃出，他还扭着性不肯。幸而没叫他跑了，原来你已对大王们说咧！你快带他进去，我们也不私作这主意了。他说‘生死情愿同伙计一处’，看来却倒是个耿耿朋友。进去罢，回来给你肚子上大大的拉一道口子，把心



摘出来，再叫你波罗里睡觉。”这些小卒，狗仗人势，认好汉是那贪生怕死之徒，并不放在眼里，故说这几句谐话。好汉想着他们都是无能之辈，空长着眼睛，不过是个配搭，哪里能认出石中璞玉，人中豪杰来，所以按捺风火之性，任凭他们乱道，总是假意带笑，说道：“借仗众位，领我进去一看，见见寨主的尊容。再者，会会我那伙计之面。生死存亡，无可抱怨。”只听先前那小卒说道：“你不用忙，有屁股何愁挨打？待我领你进去。”说罢，那小卒在前引路，好汉紧随在后，进了庙门。那小卒说：“你先在此略站，待我禀明众家寨主，凭你的造化，听我们大王令下。”小卒说罢，奔到殿阶之下，又如此如彼，大声回禀了一次。

却说那众寇，自派小卒儿出庙之后，你言我语，都在一处等看来人什么光景。如今听小卒儿说，是为找伙计前来，众寇便知与那柱上绑的是同伙儿，登时就怒恼了几个，吩咐道：“你们须要小心，看守前后，休叫那厮跑了，快叫他前来！”小卒连忙答应。此时好汉就在庙门，俱听明白，并不言语。只听那小卒嚷道：“那只孤雁，我大王有令，唤你近前。”此时，好汉真将火性压了又压。心想，到此处，遭此事，遇此人，不得不低一低头，遂昂然往前厅走。众寇一齐闪目观瞧，但见一人穿着随身便衣，买卖人打扮，年约二十多岁，紫膛面色，齿白唇红，膀窄腰圆，身体雄壮，赤手空拳，并无一毫惊惧，大摇大摆，带笑往里直走。毕竟不知小西进去没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一〇回 施大人被绑明柱 关义士独闯贼巢

话说小西撂下取来的凉水，从庙外墙缺，瞧见老爷在明柱绑着，心下着急。走到庙门口，听了会子消息，遂大摇大摆，赤手空拳，走将进去。众寇看见小西一人赤手空拳进庙，毫无惧色，齐来观看。

不言众寇观瞧好汉。单言施公自从被绑，虽说一心等死，心内却也想着求生，正在暗祝。那名盗寇对字答不上来，耳轮内忽听小卒禀报，说是庙外柳树下有人探视。贤臣听了，知是小西，腹内暗中念佛。以后又听那名盗寇，要拿兵刃出去寻找，心中不觉又是惊恐，唯怕小西也被他等擒来，那就无一点盼望了。及听到众寇拦住，不叫去找，只命小卒将他唤来，贤臣遂又将心略略放下，却仍是暗自沉吟，想着神圣保佑。救命星虽说来到，就只一件，怕是他不能计出万全，仍是吉凶两可，不能预定准脱此祸。常言寡不敌众，这许多盗寇，小西一人，焉能阻挡？但愿想出个奇妙之计，那还可免遭擒之患。倘要被他们捉住，或是孤身空手撞来，纵有些艺业，一人难当那众手。贤臣正在思想，无奈心中左右旋转。只见报事的小卒从庙外回来，对众寇禀说：“树下那只孤雁，是为前来寻找同伙的伙计而来。现在庙前，情愿进来，要见寨主。我已将他带进庙门，望大王等示下。”



贤臣见众寇皆嗔怒，听说叫那小卒带进来，又听小卒答应，传唤之声，贤臣也就连忙偷眼细看。不看便罢，一看见是好汉，倒不由的心下着忙，吃这一惊更是不小。暗说道，哎哟！小西你太粗率，为何器械不备，寸铁不持，便遽而闯进庙来。倘若与众寇变起脸来，如何遮挡？你分明不是前来找我，却是自来送死。贤臣急的心中乱跳，二目如灯，又是怨恨，又是惊怕。瞧着好汉，暗暗叫苦不绝。

且说好汉关小西，随着小卒往前行走，心内虽是着急，外面不带声色，竟如无事一般。偷眼看看绑的贤臣，那残疾身子仍然乱动，知道不曾伤了性命。心里暗暗说道，还罢了，幸而不曾粗鲁，以致误事。看这光景，只得用柔计，凭我的嘴巧舌辨。想罢，又暗瞧众寇，高矮肥瘦，虽是不同的体貌，却都狰狞健壮，一个个肋下悬带利刃，而上含着嗔怒。好汉看罢，暗道今日吉凶定在两可，我关某但凭主仆之命便了！奴汉拿定主意，故装作老实之状。

只见小卒往前，对着众寇打千儿，说道：“禀报众位寨主，孤雁捉到，请示吩咐。”众寇一摆手，小卒转身，退在一旁。好汉此时随着进前，假意礼貌，满面带笑，把手一拱。口称：“众位寨主爷在上，过客有礼。望众位包容一二！”从来作好汉的，不肯屈膝强寇，这正是用那不卑不亢的礼数，一者不致激怒众寇，二者使众寇也不敢轻视。却说好汉对众寇说罢，不慌不忙，安安稳稳，站在一旁。那些众寇见好汉正在面前，有那和平的，看了这番英雄光景，单身前来，就知不是个酒囊饭袋，心中便生喜爱。有那粗俗混浊的，未免动气，一声怒喊：“呔！你这厮真乃胆大包天。见了大王爷，不肯下跪，你还说有礼咧！你有礼，大王爷没礼？你既胆大前来寻死，要不叫你瞧个厉害，你也不知大王爷的手段：能摘人心，能喝人血！”说着卷袖磨拳，奔好汉



就要动手。

此时，那亚油墩李四，也看出好汉胆量过人。明知伙计入了虎穴，胆敢硬来寻索，必定有勇有义，不同寻常之人，因此连忙上前相劝道：“众位弟兄暂且住手，先问问他。他既来问咱们要人，就是老虎口里夺脆骨。看这光景，必定有些武艺，该当先叫他施展施展，老爷们瞧瞧。果然也好，算他是个棒子，也有个交头儿，也免的我们绿林闭塞住了，往后叫那些英雄好汉闻名，好来入伙。你们想他要无惊人艺业，必不敢擅自进庙，自投死路。这也用不着动那真气，看他不过是笼中鸟，网内鱼一般。”那几个盗寇，听罢亚油墩所言，还是带着气忿，答道：“如此便宜这厮，且叫他多活一刻，料他插翅也飞不去。咱们就看看他的本事。可也是呀，一人敢来寻找伙计，也算有他的黑蛤蟆！”众寇只顾你言我语，贤臣听着，暗暗念佛说道，这还许有点指望儿，小西的单刀，我是见过的，倒也很可以的，但不知他事到临头，未识怎样？贤臣想到这里，却又担惊起来。只听那几个盗寇，又一齐大叫：“呔！那厮休要推睡里梦里。大王爷说了会子，你是怎么样罢？也不用尽自发愣咧！你既敢来找着伙伴，你说说你有什么本领，讲究讲究，叫大王爷爷听听。”

好汉站在旁边，将众寇所言所行，俱看的明白，记在心中。总想着以柔取胜，好慢慢的看事行事，所以不透半点怒气。今见众寇这等追问，连忙抱拳，复又陪笑，口称：“寨主，不劳发动虎威，从容且再听小人奉禀。在下并非此处居住，乃是山西太原府人氏。只因在京贸易，搭的伙计，他是北京顺天府人。只因我俩茂州置货，路过此处，在庙歇息。我去取水，回来才知他冲撞众位寨主。但求爷台，怜他家有双亲，年老无靠，赦其冒犯之罪。使我两人同来同去，免的小人不好回去见他二亲。倘若伙计命丧此地，北京亲友，必



说小人暗行谋害。故此斗胆前来，叩恳众位寨主爷开恩，饶放这个残疾之人。我二人果得生还，回去必要早晚焚香，暗祝众位大王爷，增财多寿。”言毕，复又弯腰，深深打了一躬。

众寇听罢好汉之言，登时便怒，高声喊道：“呔！你这厮快快住口，不必弄这巧言。谁问你这些家常话来？唠唠叨叨的，信口胡诌。谁有那些功夫听你的闲话，真欲立刻要你的活命！爷赏脸问你的是正经话，是要会武艺，你就立时出现出现，我们看看。要不懂什么，那也就不必说咧！叫我们人将你绑上，一并诛死。你也不必含怨。你想唠叨会子，难道就算咧？快说罢！”好汉见问，复又勉强回答道：“众家寨主请息威怒，要问小人的武艺，在众位寨主面前，不敢言会，不过略知一二。”亚油墩李四闻听说：“我知道你必是个挠儿赛。算计着你不会武艺，也不敢独自进庙。你说罢，会使那宗兵器，咱们好比拼比拼。”好汉说：“寨主要问小人准会那宗，却是二九十八般兵刃，都晓得些。”不知好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一一回 关小西轻冒锋刃 施按院暗惊魂魄

且说那名盗寇扯出一把锋快的攘子，大喊道：“呔！那厮你既常走江湖，可知道孤雁前来撞虎，用攘子扎肉试胆。今日也无酒席，有把空攘子叫你试试，你可敢应么？”小西本是门里出身，又年轻力壮，心想倘若不允，又怕众寇看轻了。故意把两手倒背着，带笑说：“既承寨主赐光，何敢不领？”说罢，只管将口张开，却目不转睛，留心看着贼人那把攘子来的是好意歹意。暗想，若是有心要命，那攘子必奔致命之处，一觉来的力猛，也就不肯留情，暗使办法闪躲开，再与他们拼命相撞；若觉来的不是歹意，那就另作一番举动。今见盗寇的攘子，果然来的不恶，一直奔嘴。所以好汉背着手，张着口，等着锋刃来到，浑身一攒牙劲，用牙巧力咬住。两眼却仍不住的嗔瞧着他怎样用力。众寇本是心爱好汉，为试他胆量，若要安心要命，枪刀并举，一齐拥上，任凭你有泼天本领，也是枉然。好汉把攘子咬住，众寇也有喝采的，也有赞念的，走上前去，叫声老弟：“回手罢！这人胆量大，有英雄气概，不枉久闯江湖。果真再有出奇艺业，邀他入伙，又济一只膀臂。”

常言一张嘴不能言两宗事。单说贤臣绑在柱上，见小西空手进庙，心内已觉着忙，今又见盗寇拿着攘子，直奔好汉，



好汉并不提防，反例背手站立等候，更加惊魂失色。暗想道，罢咧，罢咧！不用说，一攘子扎个双关透，先收拾了他，然后再收拾我定咧。及略一定神，但见好汉已把攘子咬住，倒又吓了一身冷汗。暗道，够了，够了！不料小西有这等惊人的武艺。看起来，先前倒是我的过错。就据这样，总算好汉之中，出类拔萃。少时就敌不住众寇，施某虽死不怨。

不表贤臣暗中称赞，且说那拿攘子的强盗，瞧的明白，见好汉咬住刀尖，脸上毫无惧色，不由的心中觉佩服。又听同伙多有夸奖之声，说是要约他入伙，劝着回手，只得连忙抽利刃。好汉把嘴一松，那盗寇撤回攘子，插在鞘内。大叫一声：“众家兄弟，这位朋友真是罢了！就不知武艺怎样？”那名盗寇话未说完，忽见又有一寇不服气，嚷道：“你们何必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志气。口咬攘子，又何足为奇！他既说十八般兵器都会，问他熟习哪宗：待我与他见个高低，分个左右。”一面说的，大声喊道：“呔！那厮还敢来与你大王爷比拼几合？”却说好汉，猛听一寇怒声大叱，连忙抬头一看，只见那人年约二旬，白面无须，身形壮伟，那等高傲样儿，远出相外。此人姓刘名虎，外号人称小银枪刘老鼠。自幼学习罗家枪法，使一根短戟杆，果然武艺出众，专要来与好汉较量。

且说盗寇刘虎说着就走至墙根，一伸手抓起他惯用的那杆枪来，扯去布袋，掖在腰间，拉开架式，走了个门户。又望着好汉，把手中枪一抖，只见枪尖上有许大的一块光华，射人二目。只听他大叫：“那厮快来比拼！不然，你大王爷先就刺你三枪。”好汉闻听，连忙抱拳，陪笑中尊声：“寨主停手。我有几句浊言奉禀，万望众位海量见纳。小弟不过微浅艺业，焉敢与寨主较短论长？常言说‘班门弄斧，太不知分量’。今日怎敢在圣人面前来卖经文？再者，古人说‘刀



枪无眼’，到那时倘要失了手，寨主伤了我们，可怜我们是他乡在外；要伤了寨主，我们更是担罪不起。还求寨主高抬贵手，饶放伙伴，免的他一门老幼，把眼望穿。若说比武，小弟愚蒙，实恐一时有伤尊驾。”说着，仍是带笑打躬。那盗寇刘虎听了，登时怒喊：“呔！你这厮不必在大王眼前闹这习熟的利口。这里有的是兵器，任你拣择。大王到底试试你的本领。再要唠叨，大王这杆枪便是你的对头。”说着，拧枪便要刺去。好汉一见，忙说：“寨主，暂且停了。既承吩咐，情愿遵命。就是倘有不到之处，众位休得见笑。”嘴内虽然答应，腹内就知不妥。暗说，罢了，罢了！这一比试，定是凶多吉少。复又偷看贤臣，但见老爷面带惊惶，目不转睛的瞧他。好汉看罢，心如刀绞，暗暗叫苦说，恩公啊！咱这性命只在旦夕。果然神天保佑，小的万一治伏众寇，咱主仆便可死里逃生。倘或众寇都动起手来，那就难保胜败。好汉顷刻急的汗流满面，愁思无计，只得道：“斗胆献丑。但是寨主的兵刃，却不敢擅用。我有随身一口单刀，现在腰间，容我取出，与众位过目。”言罢，回手从腰中解下一条搭膊，取出那口刀来，先拿在手内，复又将腰紧好。然后，去了裹刀那块青绢，使个怀中抱月的架式，抱定宝刀，好汉一晃在手。你看那等英雄气概，足使群寇钦佩。

先前关小西见施公被绑，命悬呼吸，一进庙门，何等的谦恭，那时惟怕众寇恼怒，所以用那一派忍劲。及至央求会子，总是枉然，也便不肯竟用柔和，打算生死凭命一撞。今又见兵器到手，直似杀星附体一般，那等柔弱之话，一念全无。雄纠纠的昂然站立，抱着刀，大声喊道：“众位，前来与我见个胜负！”好汉说罢，小银枪刘虎说是：“那厮不必再问，大王已久候多时，快来比拼！”说着，便急急的把枪展开。不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一二回 小银枪鏖战关太 众绿林箭射施公

话说众寇见小西轻冒刀锋，张口咬住利刃，个个喝采，都说倒是硬汉子，不愧久闯江湖。盗寇内中惟小银枪刘虎不服，要与小西比试比试。小西也就亮出刀来，一个箭步，蹿出殿来，抢了个正上首，二人即便交锋。小西招架着，眼内留神，只见那寇来回蹿跳腾挪。此时众寇观瞧，俱鼓掌欢笑，夸奖刘虎枪法精通。那知施公听着，却似冒了真魂，暗说，你哪里知道我施某命尽贼手，前途再不能与你见面。施公只听众寇贼乱嚷，所以心中害怕。那些众寇都认着好汉武艺不济，未看出用的是诳军之计，所以欢喜。无能之辈，心中藐视，蹿蹦跳跃，尽力的奋勇争先。大抵人生全仗父精母血，凡先天足壮的自不同，先天虚亏的自然单弱。一说比武交战，不是杀三昼夜不离鞍。这等荒唐之言：慢说人无那样精神，大约马也受不了。闲言不表。

且说刘虎与关小西战约食顷，把刘虎累的筋麻力竭，声如牛喘，急得两眼都红咧！又怕伤脸，虽然气力不济，还不肯认输，喊叫如雷，勉强着拧枪上撞。好汉早已见出他那番意思，暗骂道：“好强盗！你也有力软时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个样儿。”想罢，将刀慢慢展开，更了门路，闪砍劈剁，上下翻飞，行东就西，引得刘虎满院里来回奔走。众寇见他



不能取胜，俱急的搓手。好汉一边心中暗度道，我只管与他这样比较，何时是了？不如生个方法，败中取胜，也不伤他，叫他出丑。想定主意，故漏一空。小银枪不知是计，心中大悦，把枪一弹，照着好汉一直刺去，眼看枪尖离身不远。众寇又齐声喊道：“好哇！到底刘寨主的枪法无敌呀！”施公一听，连忙抬头观看，心中乱跳，说：“不好，小西之命休矣！”

展眼间，忽见好汉使了个黄龙翻身的进步，那枪尖从脊背上擦将过去，刺空从左肋扎过。单说好汉让过枪尖，不肯容强盗逞能，急忙跟进一步，大声嚷道：“寨主看刀！”那刘虎正在将枪刺空，一时难以抽回招架，忽听一喊，那刀已到头上。只见他把枪往地下一捺，脖子一伸，大叫道：“我不要这命咧，你砍罢！”呼吸呼吸，发喘不止。好汉见刘虎撒赖，忙把利刃抽回，叫声寨主：“只不过取笑而已，在下吃了熊心豹胆，不敢有伤尊驾。”小银枪闻听，羞的面红过耳。复又歇了片时，方才弯腰将枪抬起，立在原处，将那豪横之气，减去大半。眼望着好汉，对众寇说道：“这位朋友的刀法，真是罢了！称得起江湖好汉。众位老哥儿们，休要轻视这样武艺，总算数一数二的分儿。我今在众哥们跟前，先使个礼儿；看我分上，放了那个绑的孤雁，叫他们伙计二人去罢！这样的汉子，日后作个宾朋相识，也不辱没咱们绿林的名气。”

刘虎说罢，众寇似乎有些不愿。亚油墩李四说道：“今日咱们遇着硬风，幸而邀出大寨主，得了这注资财。从此之后，咱还是洗手不干。今日我瞧这人的武艺，却倒不错。常言说，‘捉虎容易放虎难’。要是轻易将他放了，传扬出去，说咱们败在他的手内，未免这话不大好听。依我说，还是劝他入伙为是。一来免他在外传说，二来免的害伤人命，三来



添上他作个膀臂。日后再遇硬风，自然无惧。”众寇听说，齐声道：“好！但有一件，只怕他不允。”李四说，只须如此这般，管叫他坠入计中。

众寇商议停妥，一齐来至殿前，把殿门堵住。一个个带笑说：“朋友，不知你贵姓高名？问明了你，咱们共同商议件事，管保大喜。”好汉不知众寇什么主意，听罢，连忙抱刀陪笑，口尊：“寨主，饶放我们二人，就是天大的造化。要问贱名，姓关名小西，不知寨主说的喜从何来？”亚油墩先说道：“并非别事，只因我们现有十七位同伙，打算圆成十八罗汉之数。今见你是个朋友，我们心里想邀着你入伙。”小西故意满面堆欢，叫声众位：“既然抬爱，小弟漫说入伙，纵然牵马执鞭，也愿相从。只有一件，须将我这伙伴送回北京，叫他父子、夫妻相见，然后我再回来，任凭东西南北，随着众位，我心才安。”亚油墩说道：“朋友，你不必胡思乱想，从不从在你。实告诉你罢，绿林的规矩，起义时须要三牲福礼，纸马飞空。人人都把中指刺破血滴入碗中，斟上酒搅开，大家盟誓，挨次而饮。如今不用费那些事，只要你自己刺破中指，盟心发誓，我们才信你是真心。”好汉听了这番言词，又对众寇说道：“我关小西从不欺心。寨主如果放出，我绝不失信，如叫在下此刻滴血设誓，这件事纵舍残生，不能从命。常言说：‘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’”

众寇听说好汉不肯入伙，登时大怒，齐说道：“四哥，不用任他唠叨了，合该他两命已尽。”言罢，齐拉兵刃，堵住三义庙门。又有几个早走出庙外，从树上把四付撒袋取下，挂在腰间，复进来站在庙前。一个个擎弓在手。好汉听众寇说要用箭相射，心中大怒。暗骂这一群可恶的强盗，我若非恩官累手，你们的弓箭何足惧哉？杀杀血路，便可闯出重围。想罢大声喊道：“哎呀！罢了，罢了！大丈夫生前何



欢，死而何惧。纵然射死，不落臭名。”众寇听见好汉这等大叫，一齐说道：“四哥他既愿死，说不得先射他几箭。”说罢，那持兵刃的盗寇，往两旁一闪。只听嗖、嗖、嗖，雕翎乱响，箭如飞蝗，照着好汉一直射去。

表过贼人十七名，各样兵器虽然皆有，却只四付撒袋。好汉见贼人射的甚是凶勇，恐其伤着施公，连忙站立贤臣之前，挡住老爷的身体。手舞单刀，打的那箭满殿乱飞。此时施公吓得面如金纸，叫声壮士：“你不用顾我了，我死尽忠，理之当然，不可带累于你。依我看来，你有这口单刀，足可杀出，快快逃命要紧，莫误报信。”小西听了老爷一夕话，好似万刀攒心，忙乱之间，不觉失声大叫：“哎哟，老爷说哪里话来？小的报恩主，虽死无恨。”好汉说着，挥动单刀，遮前挡后，全无半点忧容。

却说亚油墩李四，听见好汉喊的称呼不对，即刻吩咐众寇止住弓箭。说道：“众寇哥儿们，你等听见了他俩的言语，前后不符。先前这只野熊与那孤雁伙计相称，方才又叫恩主，其中定有缘故，令人可疑，须要问明白，免得误事。”说罢，望着好汉说道：“朋友！听你的说话，里头有些差异。你既说是伙计，怎么此时又称主仆？你务要说实话。”亚油墩话未说完，好汉怒不可遏，大叫一声：“呔！众强盗，从来大丈夫不能更名改姓。你们既问实情，实告你们罢！那绑厅柱上的，他乃是皇上钦命的仓厂总督。只因到山东放赈，我家老爷，是赤胆忠心，扮作客商，沿路私访民间冤枉。现今接了许多状词，专等赈济回来，与民判白。不幸走到此处，被尔等所绑。我家老爷姓施，作过江都知县，料尔等也不会不知。如今你们放了我们的主仆，万事俱休。倘要痴迷不醒，害了我们主仆，将来动了官兵，叫你们俱遭横死！”

众寇当日闻施公在江都县，志断十二家盗寇，人人知



晓。如今众寇听了关小西之言，个个想起旧恨。亚油墩李四先就一声怪叫，“啊！众家兄弟，你听明白了？咱们也不必叫他入伙咧，也不用往下再问咧！快快开弓放箭，要了他俩的命罢！要是放了他，久闻施不全最好奸诈，倘若负恩怀仇，只怕咱们必有后患。”众寇闻听，齐说有理，一齐开弓放箭，复又唰唰唰一阵乱射。常言说，“一任重瞳勇，难敌万刃锋”。好汉那口单刀，虽说抡开可挡乱箭，只是一口刀不能护卫两人。好汉顾了贤臣，顾不了自己。一见众寇箭如雨点，不禁圆睁二目，热汗直倾。心中着急，一散神，猛听喇的一声，左膀之上，中了一箭，好汉疼得半边膀子发麻。施公看罢，心似油烹，大睁双睛，候着等死。

主仆正在急迫，忽见一名小卒，咕咚咕咚，如飞跑上殿来。口中大嚷：“报与众家寨主得知，现有大寨主的马，看看来到。”众寇听罢，亚油墩说道：“众哥们，暂住手。迎大哥进庙要紧。”说罢，十七名盗寇，留下一半，各持兵刃，阻住殿门。那几个一拥出庙。不知果系何人，众寇那等敬服。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一三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众草寇拜叩大人

话说好汉关小西，正要舍命搭救贤臣，忽听有人喊声。侧目一看，只见从庙外进来几人。为首的是一未曾见过之人。暗说，这必是众寇迎接的大寨主，但不知他嚷道“刀下留人”，听因何故？正自不解，又听与他交锋的那几名盗寇，大声嚷道：“老哥们快来，这只孤雁蹿出殿外，与我们动手。我们竟有些‘耗子啃旗杆——吃不躺’咧！快来帮着共擒那人。”好汉心内游疑。

忽见那为首的走近前，大声说道：“兄弟们不要动手，我有谈话。”又对他含笑说道：“朋友！你也住手，我有道理。”众寇闻听，一齐止住器械，好汉只得站在一旁。众公，你道来的此人是谁？正是飞山虎贺天保！暂且不表。

且说贤臣，听说那名盗寇先要杀他，正在等死。耳内忽听熟人讲话，偷眼观瞧，那人甚是面善，暗道莫非是贺天保么？果然是他，吾命生矣。是不是叫他一声。凡人最怕到急难时，此时贤臣竟顾不得羞耻，说是：“来者可是贺寨主么？”飞山虎闻听，连忙举目：只见绑的果是贤臣。一面答应，走到近前，亲手解去绳绑，吩咐小卒取过衣服，给贤臣披上。又叫取被套，让贤臣坐定。扭项对众寇说道：“众家兄弟，大家快来请罪！”施公再三推辞。贺天保道：“老爷，



若不受我等之拜，他们也不放心，老爷必定有挂怀之处。他们擅绑老爷，罪该万死。只求老爷开恩，我等赔礼。”施公料难推脱，只得应允。贺天保率领众寇，一齐拜倒叩头。众寇俱不敢违拗。拜罢，站在两旁。众公，你道飞山虎为何这等尊敬施公？只因素与黄天霸八拜之交，总要成全他黄老兄弟，看着江湖义气深重。

且说贤臣受拜已毕，说了几句谦词，连忙叫道：“关小西，快来相见。”此时，壮士站在殿外，俱已听见老爷唤呼，连忙往里行走。贤臣叫他二人相见。关小西道：“久闻恩公讲说，仁兄乃当世英雄，今幸相见。”贺天保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此乃老爷过奖之言。”彼此礼毕。贤臣道：“众位寨主，俱各坐下，有话好讲。”众人一齐就地而坐。贺天保笑说道：“小人与老爷别后，贤公进京引见，自然位极人臣，官居极品。但不知这样打扮，从何处起身，又往哪里访事？不知为何进入此庙，叫老爷受此一惊。仔细想来，皆是贺天保之罪。”贤臣听罢，说声“不敢”，随着又将前事大概说了一遍：“今幸遇寨主，施某得了活命。但有句不知进退的话，请问壮士，休得嗔怪。今日众位饱载而归，不识从哪条路得来的买卖？”飞山虎见问，并不隐瞒。即将从郑州道上，打劫富商，告诉贤臣。施公听了，带笑叫声：“贺义士！你可记得关家堡同黄壮士救施某之后，你说过的话呀？那时因施某官卑，恐怕招摇耳目，未曾叫义士相随。你亲口说过，弃却绿林，候着施某进步，下书相邀，为的是久后挣个功名，轰轰烈烈。不料贺义士答不应口，复又做起这个营生。大丈夫生于世上，应当全信，方是英雄。”贺天保听到此处，不等施公话完，叫声：“老爷有所不知。小人虽然不是奇男子，却也自负是个人物，绝不敢无信。”说着遂将别后之事，并这次为全江湖之义，实非入伙的话，也对贤臣说知。施公听



罢，知义士不肯撒谎，点头说道：“义士，你与众位自是不同。施某此去山东放赈，正在用人。今义士若肯相随，立几件功劳，施某定然启奏当今主上重用。豪杰自不愁身荣贵显，一来施某可报救命之恩，二来可全始终之信。不知义士心下如何？”贺天保听说，叫他随往山东放赈，忽然想起一事，暗吃一惊。

此是为何？皆因山东有座大芽山。列国时出了一位好汉，姓柳，名展雄，曾在那山上聚草屯粮，招军买马，故名红雀山。杀上邦，封赠不受；杀下邦，让位不坐。名闻天下。到了大清，那山上又出了两个小芽儿，虽说未成大事，也算山东的一宗祸害。一名于六，绰号叫赛袁达，手使一柄混钢枪，甚是厉害，习就的飞抓，可以败中取胜。一名于七，外号小野龙，生来的心性灵巧，使两柄铜锤，一柄软鞭，施展开，人难招架。有一个谋士，名为方小嘴，颇有智略，外号人称赛姜公。只因那年山东大荒，他三人为首，招集了数百无业之徒，隐在大芽山圈之内，时常出来作乱。本处官员，自保前程，不肯呈报，竟至任意抢夺商民。贺天保乃是南方一带豪杰，虽然不作绿林，久知此事。今听施公之言，猛然想到将来赈米一至，难保这伙人不生搅扰，所以心中着忙，急将此话对施公说了一遍。

施公听罢，不由的又惊又恨。惊的是，到了山东，一时间防备不到，皇粮有失，其祸不小；恨的是，本处官员，有此大盗，做哑推聋，不趁微小之时速治，到了盘根固蒂，欲治不能，致使倾害黎庶，搅乱村庄。如今幸遇贺天保，得闻此事。不然，真受其害，怎么回京交旨，老佛爷岂不嗔怪？看来这事，非带着贺天保前去，不能放心。想罢，复带笑叫一声贺义士：“你可知常言说‘猛虎不吃回头食’？适才施某对你说的一片话语，你是怎么样的呢？你如若果然跟我前



去，据施某看于六、于七，不过疥癣之疾，容易擒灭。”施公说后，不知贺天保去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一四回 贺义士随往山左 施钦差住宿济南

话说施公，听贺义士所说于六、于七等在山东作乱一片言词，带笑开言说：“据施某看于七、于七，猫贼鼠辈，不足为患。义士，你若不符前言，就算是失信。不然。就是怕山东于六、于七，不愿跟施某前去放粮。”看官，这是施公怕贺天保不去，故用话激他。

贺天保听了，果然又羞又恼。羞的是再入绿林，被施公撞见，面上觉着发羞，无地自容。恼的是施公说他怕于六、于七，羞恼交加。大声说道：“老爷若提当初之话，他们也俱不知所行。今日说个明白，叫众位听听。”你看他带着气，滔滔的将初遇施公，及看黄天霸弃邪归正，他要相随，未得如愿，当时说过“后会有期”的话，又对着众人说明，道：“要不是众位说是达官扎手，再三请我相帮，贺天保怎肯又行此道？可巧被老爷撞见，不是失信，也是失信。方才老爷说我惧怕山东于六、于七，不敢跟去，岂不可笑么？如今虽赴汤蹈火，就死在山东，我也是去定咧！我也不管众位哥们怎么个主意，我只得跟着大人，洗清了贺天保不是贪生失信之人。”众寇听天保这等重信，又见施公爱惜英雄，都愿改邪归正。齐说道：“天保既然跟着大人，我等情愿一同与老爷牵马坠镫。”



施公见天保已经允从了，心中暗喜，带笑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论理施某当奉请相帮。奈众位现在劫夺客商，他等失了金银，必要到州县禀报。倘若动了详文，说是钦差带着强盗，恐其中大有不便。施某放米回京，再行相邀。”贺天保知道施公是推托他们，听罢此话，叫声老爷：“既然不带他们，小人就有一难事，请老爷示下。”贤臣不解其意，忙问：“壮士，有何难事？快些说来。”贺天保道：“劫来的这些资财，还是叫他们拿了去呀，还是另有个主意呢？”

贤臣这才明白，暗说贺天保这是要把重担子放在施某身上，我有道理。想罢，带笑叫声壮士：“论理这些资财，很该叫他们分散。但这一件，被盗的商人，必往本处官府呈报。这文武官必差兵丁衙役，踩拿原案。日子一多，你我前程难保，也是不好。欲待把这些资财交与地方官，给还失主，众位寨主白辛苦一次，也是不好。若依施某，列位无全空之礼，多少叫他们拿点儿。我有方法赔补失主，失主得赃不究，列位也无后患，倒是两全其美。”贺天保听了施公这一片话，他也不管别人依与不依，口内连说：“使得。很好！很好！列位哥儿，你只当认了嫖赌罢！”亚油墩李四，见飞山虎这等发落，说：“大哥少礼了。别说是大人的话，就大哥你说一声儿，谁敢不依？”贺天保闻听，满心欢喜，上前伸手解开褡裢，拿出了四封银子，递与李四道：“众家弟兄拿了去，作个盘费，大家好早离此地。”此时，众寇见李四接了银子，人未免不得一样，也有愿意的，也有不愿的。虽然贤愚不等，只是皆惧飞山虎，敢怒而不敢言，一齐站立两旁，候着贤臣的吩咐，好去分赃四散。

飞山虎与众寇正然说话，忽见一名小卒，往里飞跑，到了殿内。只听叫声：“众位寨主得知，庙外边来了好些人马，还有一乘大轿。”众寇闻听，疑是官兵前来捕盗，心中正自



不定。只见施公开言，叫声关小西：“你出庙去看看，想必是施安行到此处。”关小西连忙答应，返身来至庙外一看，果是施安坐在轿内，放着轿帘。王殿臣、郭起凤众人围随。还有河间府的文武官员，也随在轿后，都是全副的执事，在前引路。

关小西看罢，料众官不知就里，必须假作一番礼节，好掩众人耳目。往前紧跑几步，在轿前跪倒，口中说：“小的关太，迎接大人。”郭起凤、王殿臣一见关小西，就知老爷在此庙内，也不敢漏了形迹，在马上说：“起去，大人正要到此庙内行香。”好汉答应个“是”，平身站起，引着轿子，进了三义庙。

众官先在庙外伺候。施安到了大殿，留神一看，但见大人坐在殿上，居位两旁，有许多人围住。看罢不明何故，只得同着郭、王二人，上前行礼。郭起凤又将众官庙外伺候的话，禀明贤臣。施公吩咐取过衣服，更换好了，传出话去，与众官相见。霎时文武齐到大殿，按仪注行礼。仔细一瞧，坐轿的人，站在一旁，那丑陋不堪居中坐的，才是真正钦差。看罢暗暗吃惊，就知是大人假扮私访。众官正在心耽恐惧，忽听贤臣说道：“众位前来迎接本部堂，我早来到此地。现今访着贵处多有盗案，不知众位知与不知？施某既是奉旨前来，少得上本启奏。”河间府众官员，见贤臣说他们地面不清，一要提参，俱难免罪，未免心中害怕，个个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卑职一时疏忽，失于觉察。万望大人宽恕卑职等，再不敢覆蹈前辙。”贤臣闻听，复说道：“尔等自知己过，本部堂也不深究。但只一件，我想失盗之人，必不甘休，你们看那地上，放的就是原赃。内里短银二百两，你等须要补上，叫失主领去。再者，这些好汉，都愿弃邪归正，不敢为匪，你们不必再行追捕。施某吩咐过他们离



开此处。”众官听毕，齐声说道：“钦差大人格外施恩，卑职不深究彼等，遵命。”说罢，领着原赃各自回衙。后来，果照施公所说，完了此案。众寇见河间府官员去后，也俱告辞而去。此话不表。

且说贺天保、郭起凤、王殿臣，大家通了名姓，见礼已毕。伺候贤臣坐上大轿，他们俱各乘马随行。沿路上按着站道，有官员迎送，甚是威风。夜住晓行，不多几日，到了山东境内。贤臣在轿内，用目观看，店道村庄，甚是荒凉可惨。看罢，点头暗叹：幸而老佛爷龙恩深重，不然这等年景，此处之民，何以全生？一面暗想，离着济南省城不远。只见文武官员，郊外迎接。贤臣吩咐进城，不多时，到了公馆。文武官递了手本职名。贤臣叫暂且退去，次日相会。当下施公与贺天保等，用饭已毕，安歇一夜。到了清晨，施安伺候，贤臣净面用茶更衣。

此时文武齐到公馆相候，只听炮响三声，奏起音乐，内丁请大人升堂。贤臣出厅，升了公座。众官进见，行礼已毕，分左右侍立，候钦差示下。贤臣一一接见。先将老佛爷之恩，对众官颂扬了一遍。随后带笑问道：“此处这样年岁，幸而人心安靖，盗贼不生。将来河粮运到，大概不用防范，也可放心。”济南府众官，不知贤臣暗中访明白，是以话夺话。听罢，一齐曲背躬身，尊声：“钦差大人，将来拨运皇粮，须得加紧防守。此处有一大患，闹的甚凶。”如此如彼，对施公尚未曾说完，贤臣大加嗔怒说：“尔等这些言语，还竟敢对着本部堂讲说？施某早已知道！这伙贼匪，闹的凶恶。众位既怕呈报，有干罪名。本部堂不敢徇隐，明日只好飞章入奏，众位休怨施某无情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